新聞學刊全集

黃天鵬編

新聞學名論集

黃天鵬編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48·

文化・教育・體育類

新聞學刊全集

黃天鵬編



據光新書局1930年版影印

趙序

新聞之說，肇自李唐，初以邸鈔，馳驛四海，漸漸士夫間，亦有緣事紀述，用資夷考者。至於近世之所謂報，則國人視泰西瀛海，瞠乎後矣！用為之前，聲華較茂者，厥數申報，亦甫將六十年耳。上困於中朝吏治之不綱，下又以人民智識，難臻發達，而迄莫得潛孳之士，竭其心力，以圖發揚光大其事業，則尤未盡其長之至因也。

曠覩列邦，持籌畫算者，併赴錙銖，閉戶讀書者，瞑搜苦索，論定所事，俾資砥礪之階。言政者操觚以從，訪事者挾策相隨，晨宵無間，遂賑賑隱隱，創偉蹟矣。年來國步多艱，喉舌之責，或少少爲流俗所歆動，故國中一二知名之報館，亦頗勤奮蹈厲，儲才較衆，業亦漸昌，獨閉戶潛學者，尙復罕觀，則治本之道，終去一間。坊肆偶陳論報之書，或徒尙學理，或獵涉西洋之故事，初不能盡削足以強適其履，則亦徒效於參證。蓋論新聞事業之新聞，不可得見，則新聞事業，將奚自而孟晉耶！黃子天朋，久客京華，橐筆爲業，傭書之養，無愧於前人，赴事之勤，遂冠其儕輩。以久預報業，痛知利弊癥結之所自，則發憤集同人治新聞學，以視行輩中彈冠於顯者之門，沈醉於金粉之叢者，不特薰蕕異器，卽其苦心孤詣之學於所業，亦足尙矣。重以事業所寄，因天下之公器，出其緒餘，遂發行季刊，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至翌年歲暮，凡八册，別爲通論紀事演說雜文等，而麗以小說附錄。維時輦下爲政之道，多在人衡評鑑定之列，天朋獨能矯矯，綰月旦之領袖，進芻蕘之忠言，斯不必以言論丰采，馳譽

壇坫，即其受持者，亦足以風世勵俗，爲有餘矣。其開歲，天朋他去，斯刊遂輟，及定集海上，小卜一椽，故技復活，所得益神。獨拳拳尚不忘情於前刊，謂積若干人之心力，付諸殘缺，微特矜惜相存，且湮沒前修之位，是不足以慰式來茲也。遂重加檢訂，芟蕪存精，勒爲全集，就中名篇儁語，要皆有志者經心結撰，足以爲業報者他山之助，非業報者津逮之資也。世變日亟，事態日繁，生丁叔季，紛至沓應，不盡窮宇宙之長，即不足事一生所安，返博於約，旁采錯刻，令報誰歸。則言新聞學，正不徒爲業報者啓發，且將負重任於一切人類，此特其嚆矢云爾。願持此誼，與天朋共勉之，兼以勉讀是書者。民國十八年仲夏武進趙尊嶽叔雍書。

徐序

黃君天鵬嗜新聞學，主辦新聞學刊，計出八期，內容精美，斐然有聲。近更就所刊文字，選若干篇，分訂二卷，合爲新聞學刊全集，書旣成，徵序於余。

余惟新聞紙者，近代文明中勢力最雄偉之物也。其力足以維持政府，亦足以傾覆政府；足以促進外交，亦足以破壞外交；足以造成一人之名譽事業，亦足以毀壞一人

之名譽事業；足以激起一時之怒潮，亦足以驚醒世人之迷夢。君主遇之每多失其權，軍閥遇之每多挫其勢；名人一經其一致攻擊，則倒如泰山壓卵沸湯沃雪之易；祕密一經其詳細披露，則如春雷一聲，瞬息轟傳於萬里以外，乾坤震蕩，無足以當其鋒者。國民之政治思想，賴以養成；社會之道德智識，賴以涵育；思想之自由，賴以發揚；文明之基礎，賴以奠定，其力誠莫與厚矣。

至此力之爲禍爲福，則全視人之運用如何，如能善用之，則新聞紙者，誠「社會之耳目也，國民之喉舌也，人羣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如濫用之以顛倒是非，捏造黑白，無中生有，小事化大，則小之足以敗壞個人之名譽，使其見棄於家庭，見疏於朋輩，失其地位，身負惡名；大之足以使銀行破產，公司倒閉，國會失其尊嚴，政府因而改組，甚至引起國內之政事，擾亂國際之和平。由上觀之，新聞紙之勢力愈大，則新聞記者之責任愈重，至爲顯然。新聞學者，以養成良好新聞記者，並導新聞事業於正軌爲職志者也。斯學昌明，則人類愛新聞事業之

福，愈增其量，是斯學之重要可知矣。自民七北京大學創設新聞學研究會以來，國人對於斯學，漸加注意，近年以來，新聞界之各項改革，如採訪之注重，編輯之改良，印刷之進步等等，與當日該會所倡導者，均不無若干之關係。該會本有「新聞週刊」一之發行，惜僅出數期，即因五四運動停刊。今新聞學刊之內容，更見精彩，則此全集之發行，必更有裨益於國人對於斯學之研究。吾知中國新聞事業，亦必因此而益見進步矣。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徐寶璜。

吳序

新聞之成爲一種職業，乃屬近世之產物；新聞之成爲一種科學，更屬近世之產物。以職業之學問化，在文明幼稚時代，未易臻此境界也。中古以上，職業與學問，恆分離獨立，不必合一。故豪商巨賈，營業於闤闠，士大夫常羞稱之，謂其無與於學問之事，特市儈之所爲已耳。及近世科學發達，學者對於萬有現象，萬有事業，皆務

探其理窟，窮其作用，建其基礎於科學之上，俾事業與學問，漸趨一致。故服務社會者，無論所操何業，皆得訴諸理論，標示其在科學上之位置。現代文明之特徵，實在於是。而新聞爲文化上之職業，其與科學，尤易接近；故溯新聞之歷史，其產生之年代，雖屬淺近，然在今日，已蔚然成爲一科學。比諸其他職業，幾欲猛着先鞭焉，則職業之科學化爲之也，則新聞之富於科學性爲之也。中國之有新聞，至今不及百年，新聞之成爲一學科，學校以是垂教，學生以是受業，則始自近十餘年已耳。然而三日於菟，其氣食牛，社會對於此學，已刮目相看。記其前途萬里，日見發展。顧發行期刊，專以提倡此學爲事者，前此尚闃乎其未有聞也，有之則自新聞學刊始。新聞學刊，發行未及一年，然不脛而走，留心新聞學者，爭手一編，以資研究。其能博社會之歡迎，則以其於新聞上各問題，條析縷分，竟委窮源，務使其爲學術化，職業與科學，醇化而合爲一體，此新聞成爲新聞學之趨勢也，此新聞學刊提倡斯學之方針也。以此方針，順應現代之潮流，其對於新聞界能有重大之貢獻也，豈待煩言而解乎！斯

刊之發行，主之者爲黃子天朋，天朋以海內歡迎此刊者，常以前後各期，欠缺不完，引爲遺憾，乃重刊全集，分門別類輯爲一編，俾向之僅見一鱗一爪者，得此則獲窺全豹焉。此非徒以廣新聞學刊之流傳，亦將使治新聞者，知此業現已成爲一科學，努力向上，務使其事事趨於學術化，則不特新聞進步，社會一切文化，亦將隨之而進步。余希望此種效果，隨斯編之重刊而出現也，故忻然樂爲之序。

民國十八年七月吳貫因識於北平

編例

一，新聞學刊創于民國十六年一月，北京新聞學會出版，二載之間，共刊八期，又增刊四號。本集乃選輯各期材料而成，故命名全集。

一，新聞學刊自十八年一月起改組擴大爲「報學雜誌」，按月刊行，歸上海光華書局發行，全集未錄各稿，酌裁編入月刊，將來選輯報學叢刊，體例編制，仍求一

貫。

一，新聞學刊問世一年後，復應全民日報之請，兼辦一姊妹新誌曰「新聞周刊」，四期後因事停刊，坊間已絕版，茲並選抄若干，附於全集。

一，全集共分八篇，以性質分之。附錄郵電事件，乃編者供職上海時親訪諸珍重閣者，閣主代表上海日報公會入京交涉，故言之綦詳，為近報界一大公案。

一，全集之輯，與事者友人京報張君一葦，時代報王君一心，復承申報同事汪英賓氏戈公振氏趙君豪氏指教。北大教授徐伯軒氏，時事新報主筆趙叔雍氏，鄉先進吳栩闕氏贈惠序文　皆深感幸，統此誌謝。

民國十八年八月八日記於上海望平街五樓西廂

贅言：全集出版有日，海外得賴君書，謂予為主辦者不能無言，誠然，予固不能無言，然予所欲言者已屢言之矣。回憶創辦之時，歷歷猶在目前，數年來，差幸未曾一日放下筆刀，未曾臾須離開鉛槧，白紙着黑字，一期未虛，雖無當著述之

末事，然予以身獻報之心，能稍有所建白於報界，亦大快慰。今新聞學刊作一全集結束，報學雜誌繼之而發榮光大，始終不更我人爲報之目的，願與海內同志共勉之也。己巳中秋天廬又識於神戶市外客邸。


通


論

編例

一，新聞學刊創于民國十六年一月，北京新聞學會出版，二載之間，共刊八期，又增刊四號。本集乃選輯各期材料而成，故命名全集。

一，新聞學刊自十八年一月起改組擴大爲「報學雜誌」，按月刊行，歸上海光華書局發行，全集未錄各稿，酌裁編入月刊，將來選輯報學叢刊，體例編制，仍求一

新聞學刊全集

目次

演講

紀事

序言

雜文

短簡

小說

附錄

新聞學概論

徐寶璜

新聞紙之性質

新聞學之對象爲新聞紙，英文曰Newspaper，新聞紙之特點有三：

(一)用一定名稱

(二)用紙印刷

(三)繼續定期發行

新聞紙之區別甚多：由形式及材料上言，可分日報，雜誌，通訊之稿等；就發行期而言，有日刊，半周刊，周刊，旬刊等；就時間而言，有朝，午，晚等；就銷路而言，有地方報，都會報等。若就編輯而言，有保守報，取穩健之態度，重理智之觀察，多登載政治，外交各種重大事件，社會瑣事，則屏絕之；有感情報，重大事件，固所注意，社會瑣聞，亦在顧及，評論則重於感情；有黃色報yellowpaper，較感情報尤進一步，非但樂載動人感情之新聞，甚且言過其實，以動人視聽，每於新聞中加以奇特之穿插，致多失其本來面目，以迎合社會一般好奇之心理，例如火車相碰，死者甚尠，彼則張大其辭，虛云死傷若干，誠空前未有之大慘劇也。就金融言，有專靠廣告而支持者，有機關報爲某機關鼓吹以得其報酬者，有津貼報專靠他人之津貼而立者。

新聞紙之職務

新聞紙之發生爲適應社會之需要，其在歐美各國，猶布之於衣，穀之於食，政客官僚，可藉以發表政見；學者人士，可藉以發揮學術；農工商等，亦可藉以互相介紹。其重要職務有四：

（一）供給新聞（二）評論時事（三）補助商業（四）補助教育。例如新聞通訊社爲供給新聞，現代評論等則爲評論時事，雜誌等則爲補助教育，日報等則包括上例四項焉。

凡新聞紙須含有上列各項，方有可存在之價值，反之則否也。

人爲求知動物，社會交際日繁，則互相關係愈密，故須明瞭一切，方可應付環境，順乎潮流，新聞紙卽係應此種需要而生者。

一　供給新聞

(甲)求正確　新聞爲多數閱者所注意之事實，故應加以考察，以正確爲標準。

(1)不可以訛傳訛　各種新聞，加以考察後，確係正確，始予登載。不可以謠傳訛，以致失事實之眞相。

(2)不可以推測爲事實　推測固以事實爲前提，但其結果不可加以肯定之詞，致貽閉門揑造之譏也。

(3)不可顚倒事實　輕微之事，不可大之，重大之事，不可小之，須持第三者態度，不以己見爲轉移也。

(乙)求完全，凡新聞須整個的登載，勿作片面之宣傳，爲片面之報告，致失事件眞面目，而發生不公平之評論。

(丙)求迅速　語云：新聞易老，又云：「新聞如鮮魚」，蓋云明日黃花之消息，正如失

味之魚。故新聞貴乎迅速，新鮮始有價値也。

(丁)求豐富　交通便利，新聞繁多，而應注意之事亦夥。是以新聞內容，宜力求豐富，不可偏於一國一地或一黨一類事件，須竭力搜羅，以獻各界。換言之，內容須力求豐富也。

二　評論時事

新聞紙爲國民之喉舌，世人有正當之意見，與公允之評論，非假新聞無從表現。其負評論時事責任之重要，可想而知也。其職務凡三：

(甲)供給各方以平等發表之機會　新聞既爲國民之言論機關，社外一切來件，但須所記不虛，言之有理，不應問其屬何黨派，及與本報主旨向背，而予刊出，供世人之討論，給各方平等待遇。

(乙)代表輿論　代表輿論，爲新聞紙之重要職務，早爲世所公認，凡每事件之新聞，

應默察多數人之意見，爲正當之發揮，作具體之判斷，代表羣衆輿情。

（丙）指導輿論　新聞紙不僅代表輿論已也，對於不正當之輿論，應指導之而入正途；羣衆誤解之事理，予以明白之解釋，使得正確之評判，造成眞正之輿論。

三　補助商業

近代商業以世界爲大市場。一般商業家，必爭奇鬥巧，使人知其貨物種類名稱及特長，然後銷路可廣，商業始有發達之希望。故必有待於宣傳之媒介。新聞紙不翼而飛全球，其代登廣告，因是項需要而發生也。且經商必明瞭時勢狀況，及各處商業情形，商家自行探採，匪特力之所不及，抑亦勢之所不能，而供給之者，則新聞紙尙矣。此各報之所以特闢一欄，廣載各物行市，以應商家之所需求，卽新聞紙之補助商業也。欲求完美，其要件有三：

（甲）樹立廣告之信用

我人對於現在新聞紙上之廣告，多不信任，以各報皆以賣地位爲目的，故凡來登廣告者，並不計及其眞僞，悉予登載，於是人皆輕視廣告，而廣告之效力亦減矣。欲革除此弊，對於廣告，宜負全責；即審察其內容之眞僞，凡欺人與一切齷齪之廣告，概謝絕之，更宜進一步，要求登者自負全責，一發虛僞，即行停止。如此初雖受相當之影響，然信用一著，必受閱者之歡迎，而商家亦必爭先刊登廣告矣。

(乙)提高廣告之技術

廣告今日已成爲專門之技術，故報館宜延聘對於廣告學有研究者以擔任之。繪畫宜精美滑稽，始引人入勝；說明宜簡練明瞭，使閱者易喩；配置宜巧妙，使於刺目。如登廣告者之說明與繪圖，而俱不美，報館宜要求有予增改之權，如此不特予廣告直接利益，而亦增色匪淺也。

(丙)充實商業新聞欄

新聞紙既有補助商業發展之必要，故各報多闢專欄，以專載商業新聞，力謀與

富，用最明潔之方法，以供給於商家。以上三者，如能實現，則報社所得之廣告費亦隨之而增加，因果相生，新聞紙一日千里矣。

四　補助教育

文明各國教育普及，且多義務教育，似無待新聞紙以補助之矣。然學校教育期甚短，有新聞紙以補助之，則思想知識與時俱進。演講所圖書館等之設備，終不若報紙之效之大而普及也。欲完此職責，亦有二條：

(一)慎選材料

新聞紙所選之材料，必足以增進知識，培養道德者。蓋中人之資，其思想常因其讀物爲轉移。新聞紙爲日間之伴侶，久而久之，其思想自能潛移默化，培養道德在是，敗壞道德亦在是也。故新聞紙對於各種材料有益於人者，則鼓吹之，否則攻擊之，爲社會之明銳，人羣之導師。不然事實顚倒，是非混淆，爲不道德之暗示，則報

紙之價値爲乎在？就知識言之，如國內外之大事，經濟教育等等之思潮，一一彙錄，作統系之批評，或介紹時人之偉論，以爲世參攷，俾閱者每日以最短之光陰，而學業與知識上獲最大之利益。使報紙於閱者有若圖書館及知識雜貨店。否則僅以誨淫之詞，風流之案，以充篇幅，博閱者之歡迎，則下等之黃色報矣。

(二)文字淺明

新聞紙爲一般人之讀物，且一部分爲忙碌之人，故其文字宜以最明淺爲主。敘事應流利通暢，條理分明，使閱者一見即明白如畫，庶無愧社會教育之榮譽也。

新聞之分析

新聞究爲何物，關於此問題，可由兩方面觀察：即一由閱報之讀者，而一由辦報之主者。其答案則新聞者，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夫新聞之爲事實，無待贅

言。但事實眞相，往往不易探得，始無論如何，訪員及編輯皆可認爲一種新聞，而設法訂明其眞僞，以定去存之緒，故消息與新聞不同，消息乃未經證實之新聞，新聞乃已經證明其可靠之消息而具有新聞之價值，始可發表也。總是新聞與小說不同，小說可以理想杜撰，未必有其事，新聞則必爲事實，絕不容涉及捏造。故凡新聞之未可靠及假定者，皆應屏絕登載也。但可靠之事實，又必以最近者爲限。如二十四點之材料，不可謂不可靠也，而無新聞之價值者，則以其爲過去之陳跡耳。蓋歷史與新聞有別，歷史爲死新聞，新聞則爲活的事實，且爲未來之史料。然最近二字，亦有限制，須以交通之狀況如何爲標準，如美國交通便利，通信事業發達，國內電線、縱橫蛛網，國外無線電，又亘世界。無論任何事情發生，距離遠近。，訪員皆可隨時隨地報告，且極迅速，報費亦甚低廉。凡事皆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過去多視爲「明日黃花」，紐約報紙，每日常發刊四五次：晨出一次正報，午晚則出三四次增刊，以報告此數小時內之事實。而最近多以十二時內事爲範圍。吾國交通梗阻，通訊機關不發達，而邊陲

各地，如新黔藏等尤甚，不得不稍寬格。所謂最近者類指近數日事。不過各地交通情形不同，所謂「最近」遂略有差異，雖有一定之標準。而超過最近標準之新聞，有時亦有登載之價值。則以該新聞之價值，是否隨時間而消滅爲定。如今日公債之行市，明日已不同，其價值亦因之而降低。但有時亦可節要補登，而無害於新聞。如時人名人之死，記載多敍述其過去行爲或傳略，此舊事且增新價值，是謂『舊聞活用法』。不過此種舊聞須附於最近發生之新聞，始有價值而已。

新聞應爲最近之事實，且應爲多數閱者所注意者。如一人正在上課，雖爲最近之事實，然不爲多數閱者所注意，而乏登載之價值。譬如一車夫驟得一極厲害之傳染病而死，或者爲人暗殺而死，車夫雖不爲多數人所注意，而其病關係多數人之安危，其被害事爲社會之案件，因此特別之情形，即可視爲新聞，而亟予登載。又如紐約有一富翁死，彼在地方有相當位置，在紐約可視爲地方新聞而發表，在國外則無登載之必要。因國外之讀者，與此富翁無絲毫之關係，即無注意之必要也。但使此富翁臨死

時，遺囑將其遺產全部捐贈爲建設世界各國之慈善事業，則各國報紙，皆視爲重要之新聞而登載，且因是注意其死之情狀，致富之原因，事業之計劃等。蓋讀者並不注意此富翁個人之生死，乃因其遺囑將財產捐贈於國際事業，始引起注意心也。且關係之範圍極廣，非一二人爲最多數者，故有詳細記載之必要也。

新聞之爲物，至爲無定。某大學最近之事，某大學之人注意之；出乎某大學則注意之人少而價值亦比例而低下。正如甲地之地方新聞，在乙地多視爲無足輕重，以有地方性也。綜上以談，新聞不僅爲最近之事實，且應爲多數閱者所注意者也。質言之，新聞者最近之事實而爲多數閱者所注意者是也。

吾國新聞界每謂『有聞有錄』，且援用成例。（小記者謹案：近京中有某銀行控告某報造謠於審判廳。某報即引『有聞必錄是其天職』爲辯護語。）實則在理論上絕無存在之價值，不過處現時言論尚無自由可言，或於事實可得相當之保障，而此暫時之現狀，其流弊乃無窮。試問無論任何消息，不問其確實與否，而即認爲事實而登載之，

其結果必致以訛傳訛，混淆是非。無意中竟受人之利用，成爲造謠之機關。卽退一步言，所聞均係事實，亦未可卽予登載，而須經審定是否爲最近之事實及多數閱者所注意者。何況報紙之篇幅有限，安能盡所聞而必錄耶！吾國之所以用此語者，似由不自愛惜者，假此以達其他種不正當之目的。他日新聞界進步，言論有自由記載之權，此語必歸陶汰無類也。

新聞究爲何物，旣如上述，綜要言之，新聞一須爲事實，二須爲最近者，三須爲閱者所注意者，且屬最多數。故記者於得到各種消息後，首先問其爲事實否，爲最近事實否，再用一定之標準，是否爲多數閱者所注意。合此條件，可予登載，否則字紙簍材料也。

新聞之精采

新聞之精采 Feature of the news，卽以平衡消息之去舍。精采云者，乃足以引起

多數閱者注意之事實也，茲分論之、

二　個人之關係　一般人對於不關己事，多存莫管他人瓦上霜之心，而關己事雖至微細，則未嘗一夕去懷。故各種消息，凡與多數閱者發生密切之關係，則可斷定為多數閱者所注意，而可視為新聞發載。此引起閱者注意之點，即新聞之精采也。例如金融之漲跌，銀行營業之失敗，一般人多有切膚之關連，則可視為絕好之新聞材料。又如菜蔬米糧時價等，皆有同一之價值。他如社會之安危，政局之變動，關係極大，尤須詳載也。

雖然，與閱者無甚大關係之新聞，亦多有發載之價值、如著名之人物及機關，與事情之反常者。例如黎黃陂之學佛，溥儀之出洋，汪精衛之生活，雖與多數閱者原無關係，而以其為名人，遂惹多數人之注意，新聞記者亦視為珍貴之材料而登之。且不僅注意名人已也，亦甚注意名機關，如總統府，故宮博物院，及大政黨本部之一言一動，多見於報紙是也。至事情之反常，可以舉下列為證，京津火車通行，非新聞

也，一旦若出軌或誤鐘點，則出乎常例而成新聞矣。昔某報記一農人一百三十一歲，子女共三十人，長子已九十三歲，幼子僅五歲。此新聞非記農人也，乃記農人事之特異也。故美國Mr. Dana曰『狗咬人，非新聞也；人若咬狗，則為新聞矣。』此誠的語也。

（二）人類之同情　人類非純注意己事及奇事已也，凡足以得人同情，縱不關己事，亦所注意。此項事實，約分三種：（一）生命之損失　如火車出險，死人數目，以多少為比較，死人愈多，則人類感情之同情愈深，而注意愈大。又如商輪遇險，人物俱沒，此大慘劇，無不認為要聞，而登於重要位置也。（二）財產之損失　財產之損失，亦足引起多數人之注意，如前十年某大火警，損失有數千萬之巨，流離失所者二十餘萬人，凡閱者見此巨大之慘案，未有不敢想知其究竟者也。故全世界報紙，皆爭先登載之。（三）可悲可敬之事　事之可悲可敬者，閱者亦極注意，如席上珍劉廉彬諸女士之死，全國報紙刊其事甚詳。然觀二人之事業，無一驚人。所以詳刊之者，悲其遇而敬

其志也。五卅案報紙連篇累牘，不厭求詳，亦以其事件可歌可泣也。(四)地方色彩某地方一種新聞，於某地方範圍內，皆極注意。他處則注意者少，以有地方性也，故僅列爲地方版而已。是以新聞不單問其本體之性質，應注意其外附之事情焉。

此外如各種比賽勝負，奮鬥之運動等，皆新聞之精采，記者應有明確之觀念，敏銳之眼光，於種種新聞中，提出其最精采處，引起讀者之注意可焉。

新聞之價值

新聞社每日所得新聞，有如山積，其刊出者僅若干分之幾。而此刊出者，置前置後或詳或略，則全視乎新聞之價值。價值者何，即注意人數之多少，與其程度之深淺是也。故新聞之取舍，可取數者而比較，以精采重要之程度，及精采之結合如何爲準。如含多量精采之新聞，其價值自大。而可定一標準，新聞之價值，以精采之重要

及結合爲正比例。同一新聞，其價值之不同，以發生及登載之時間爲反比例。相隔時間愈短，則價值愈大，愈長則價值愈小。因此各國報社，皆鉤心鬥角，縮短時間，以保存有新聞之價值。其法如左：

一、採集與報告之求速　昔時採訪新聞及報告於報社，多用書信及面述，至費時日。自電報發達後，採訪及報告，多利用電報及無線電。便利而且迅速，價值因之大增。而歐美各大報社，力圖敏利，且自設電線及無線電臺海底電等，自供專用，尤爲快速可驚。近更發明電傳照像及原文，其增新聞之聲價尤大也。

二、每日發刊次數之增加　每日報紙，僅發刊晨刊或夕刊一次者，出版後所有重要新聞，均非隔日不能登載。新聞價值，每因是而低減。各新聞社舉謀改良，乃增加發刊之次數。有多至七八次者，前以二十四小時，始可報告之消息，今數小時可報告於閱者矣。吾國則因種種阻礙，報紙不甚發達，有重要事件，惟有刊行一簡陋之號外耳。他日進步，當取法歐美無疑也。

三、隨時皆可改版　當編印已竣時，忽得重要之消息，不宜待至下版者，則用臨時改版法。即將比較不重要消息取出，插入重要之新消息，此法近已通行歐美，故所謂『昨日』事，絕未之有。即今日事，亦嫌欠清晰，多改用『方纔』『幾時』等字樣矣。至改版手續殊簡便，以用Stop press也、

然新聞之價值，隨地亦有異，大抵以發生新聞之地為中心，而以距離遠近為價值高低之正比例，較近則注意者多，價值較大，稍遠則稍減矣，故有專供本地之地方版，專載本地之新聞，外地則不附近焉，綜上可下一公例曰，同一新聞之價值，以發生及登載相距離為反比例，而評衡則賴乎素有涵養訓練之良記者也。

一九二七，一，謬記。

威廉論新聞學

吳天放

萬國報界大會會長即美國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之論新聞學，爲各國人士所推重。氏謂世界報紙，約有六萬餘種。若以其性質爲準，可分消息的，意見的，及文字著述與科學研究之三大類。然此三類性質爲各報所兼有，故其分類決非絕對的，不過爲分量之差。氏復以民族性及國境爲準，分報紙爲四類如左：

一，英國式　注重於意見之交互，政治之討論，及實際上長篇之研究。

二，法國式　注重於報告之方法，宣傳之計畫，及記載格式，以引起閱者之興趣。

三，德國式　注重哲學之理論，與科學之嘗試。忽略批評及記錄。然此爲歐戰以前之情形。

四，美國式　注重消息之靈敏，宣傳之迅速，並招徠名流之論述。其記載之範圍，擴充至娛樂運動及人類社會應有盡有之行爲。

然氏以爲分別種類，在報紙上殊無關重要。惟如何使報紙之有成效，是爲最要問題。關於此，威廉謂至少須具左列五種要素：

一，獨立　報紙爲公，不專替一黨一系或私人之宣傳。新聞事業獨立於國民最多數公益之上，自動立言，憑良心以記載；明示正邪，爲人類社會謀幸福。

二，正確　新聞基於facts，翔實記載，以確爲歸。遇有要案發生，務須探因溯

源，並躬往檢察，未可杜門臆造或勦撮塗說。即有論判，當以公理爲衡，細審以何說爲當而後發表，庶幾爲正。

三，勇敢　根據正義之觀念與道德之義務，大勇敢爲，謀償全人民之注觀與傾聽，雖萬金不動，臨刀鋸鼎鑊而不渝。懦夫弱子不勝邪惡環境之誘逼而降身爲奴，試問何以任言論家或新聞記者？

四，興趣　材料不可乾燥，用筆務須淺達，印刷宜求鮮明，標題須耐人尋味。則閱者不禁油然而感生興趣，自一閱不能不再閱，再閱以至於日日不可少。

五，純潔運用　第五，包括以上四要素須皆純潔有用。戒絕齷齪卑鄙之記載，與牛鬼蛇神之論調。對報界同業，並須負有廓清積弊，或匡正運動之好人的職務。

今考世界報紙，凡具有久長生命與燦爛輝煌之榮譽者，固無不具有以上素要也。惟報章之職務，不僅錄載事實或宣告消息爲國民之耳目，亦監督政府或發揚輿論作人羣之口舌。故威廉以爲凡有志於新聞事業或言論家，其最不可缺之準備與修養乃有三

端：

一．相當知識　知識為工作之資本。舉凡政治，法律，經濟，論理，哲學，心理，社會學，外國語，以及其他科學知識，皆為構成名記者與大言論家之要素。否則，事理未諳，將何以發察偽僞，論判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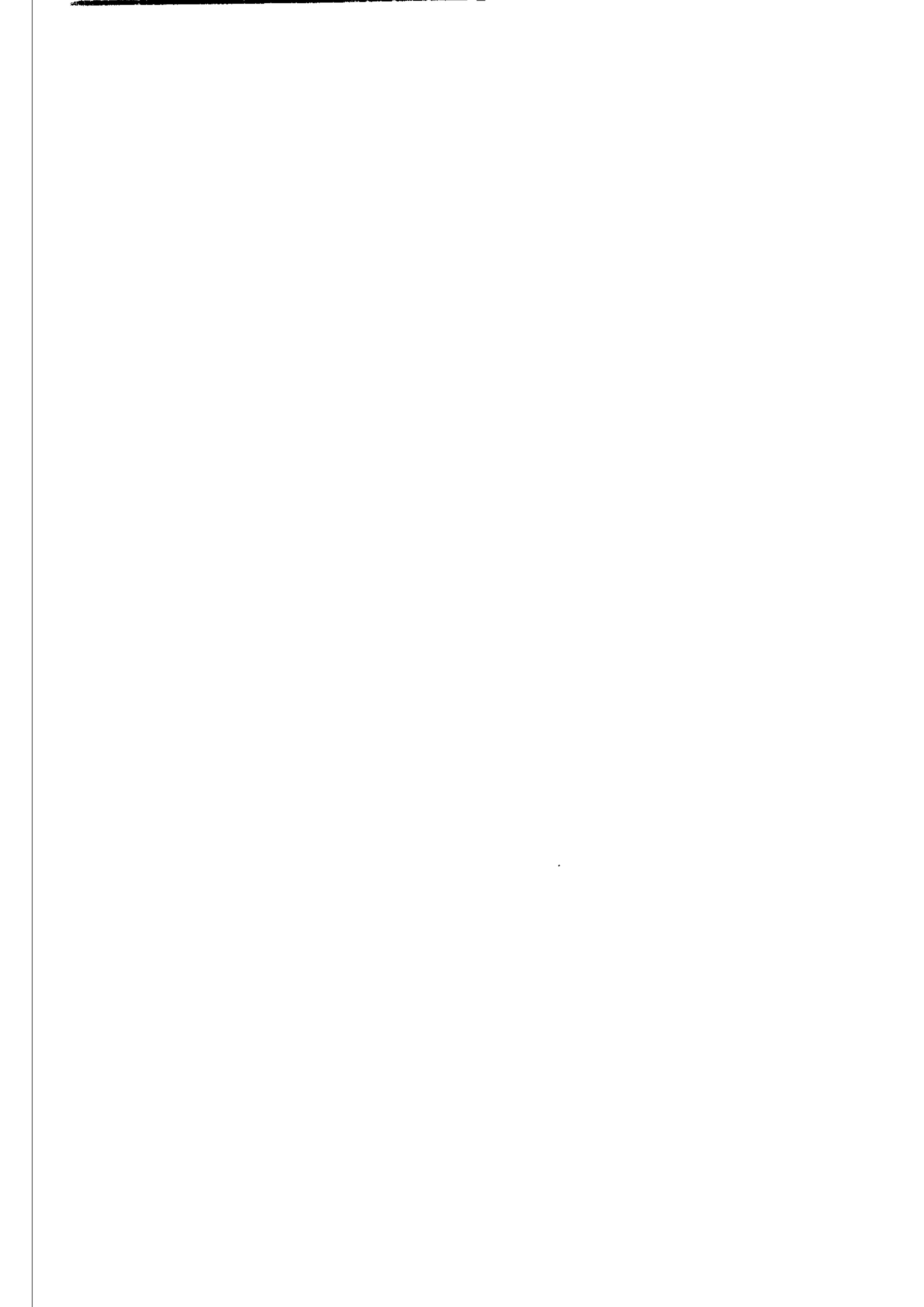
二．相當技能　技能為運用知識之工具，愈精愈妙。舉凡演說，著作，編輯，交際，採訪，以及諸種鉤心鬬腦，皆為最要之技能，為實現名記者及大言論家之要素。

三．相當人格　修重道德，擁扶正義公理，以養成高尙人格，尤為當世要務。知識與技能必有人格始爲正用。人格為人類一切外表之出發點。英哲有詩：「偉大人格者之一枝筆，勝過一把刀，」「非一枝筆勝過一把刀也。

愚按中國新聞事業有正式日報已歷六十餘年，由國人自營亦近三十年；顧現時之情形，為何如耶？試就威廉上述之意加以檢衡，則中國新聞界之當引為奇大之羞恥與

歉悔者，似未可遽爲諱也。茲姑略介氏說，以資棒喝焉。

十六年，一月，三日。天放



新聞學上之精編主義

周孝庵

第一節　何謂精編主義

時代愈進化，社會組織愈複雜，則發生之事件愈多，而報紙上之『新聞地位』乃愈可寶貴，新聞記載當愈求經濟，『精編主義』之產生，即爲適應此環境。

『兵不在多而在精』，用兵然，編輯新聞亦然。試展吾國已往報紙之歷史，則最初

電報每日不足百字，今則日須四五千字以上，電報之排印最初用二號鉛字，今則大半已改用四號字，往昔電報不立標題，年來則亦有多立標題之趨勢。十年以前之本埠新聞，尙以三四號鉛字排印（現內地報紙，仍有此種現象。）今已改用五號字或六號字。當時以破獲『燕子窠』爲一等新聞者，今則本埠新聞中將無復其存在之餘地，蓋報紙之『紙面地位』依然，而新聞則日見增多而不已，增多之結果，不得不限之以『精』，求適合此地位，若鉛字之改小，不重要新聞之割棄，謂非報紙進步之現象，不可得也。

現在吾國報紙之編輯藝術，已有顯著之進步，固爲不可掩之事實，然所載新聞，求其能合於『精編』者，尙不多覯。其對於新聞之『來者不拒』及『多多益善』實爲主因，舉其大者，則編輯方針之不確定，無聊新聞之多，編輯方法之守舊，皆足以湮沒新聞價値並減殺讀者興趣。此種弱點實爲華報前進之一大障，且訪員有一重大之誤解，以爲訪員之責任，在記載詳盡，故不論何種新聞，凡經其採訪者，不問事件性質如何，悉詳記之，若『詳記』爲採訪上之榮譽，殊知不然。蓋報紙之地位有限，而有限之地

位，須登有價值之新聞，若不問性質如何，一律詳記，實足浪費地位，使後到之重要新聞，無西足之餘地。卽令編輯者加以删減，然所費之時間，實屬可貴，故新聞之應否詳記，應以有無詳記之價值爲斷，而訪員尤應有觀察新聞「重心」之所在。若詳記瑣屑輕微之事件，殊太無謂，故精編主義之目的，一言以蔽之，則在「不貴量而貴質」，凡質之良者，取精用宏，不厭其多，質之不良者，則毅然割棄，寧缺毋濫，其實施方法，舉其大者，約有二點：

(一)「精編」應以新聞價值爲標準，茍有價值，應詳爲登載。否則，絕對不應刊載。現在吾國報界中頗有味於此義者，致無價值之新聞，連編累牘，冗長可厭，其實新聞長短，應視價值而定，無甚價值者，應改爲極短，或予廢棄，使報紙上所刊載之新聞，均有刊載價值。並使處此「報紙革命」時期中，編輯藝術有顯著之進步。

(二)編輯者一面應注意新聞中之「毒素」，一面應搜集適當之材料。

現在上海報紙中，已有實行『精編主義』之徵象，如時事新報平日取材之標準，純以新聞價值之有無大小定去取，而其本埠新聞中之『簡報』，尤為特色，其編法如次：

簡報

▲滬杭甬路局前因機頭缺乏，特向英商安利洋行訂購十二輛，其第一批九輛已於去臘抵滬，現第二第三輛，亦將於日內運到。

▲財政部國定稅則委員會，已遷入漢口路外灘江海關新屋一樓五百七十六號房屋辦事。

▲本埠日僑，因今（十一日）為日本之紀元節，擬休息一日，以資紀念。

▲日陸戰隊參謀長梅崎少佐及古橋參謀，於前日赴甯視察。

▲財政部江蘇省緝私局長唐乃安，昨發布告，禁止冒名撞騙，及屬員營私舞弊等情事。

▲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醬園業分會定明日假城內福佑路四十號門牌上海醬園業公所開成立大會。

▲本埠法租界馬浪路西成里一帶之房東義品銀行經租處，近通告各里房客，自三月一日起，一律實行陽歷付租。

▲本埠青年會念八週紀念徵求大會，定本月十五日（禮拜三）中午十二時假靜安寺路西卡爾登飯店舉行開幕禮。

▲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近以會務發展，辣斐德路原有會址不敷應用，特遷至泗涇路六十二號半，與中華工商研究會合併辦公。

『精編』之方法甚多（見以下各節），『簡報』僅其中之一耳。簡報中之新聞，大半不甚重要，若任其累牘，浪費地位，不若删而節之，刊諸簡報，俾多留新聞地位，刊

從其他較有價值之新聞。總之，精編之方法，不以簡報爲限，但簡報之編法，則爲「精編主義」之一端，最近上海民國日報，亦有『簡報』之設矣。

者吾國初有報紙之時，日銷數十份乃至數百份而已，後漸增至數千份乃至數萬份，今日銷路最多之報紙，已有十萬份以上之銷數，雖不能如美之紐約日報每日有超過百萬份以上之讀者。然以中國人口之多，地域之廣，苟內亂停止，教育普及，交通發展，則予敢斷言，中國之新聞事業，將來當在任何一國之上。夫吾國新聞事業旣有如斯遠大之希望，則努力改造，勢不容緩。美國舊金山日報第一版之上，刊有「本報刊載之新聞，均有刊載價值」之語，以言吾國，則此種精神，實不可少，惟具此種精神，報紙乃可改造，故『精編主義』之產生，實爲『編輯改造』之表徵。

第二節　同一之標題

新聞或電報，均應打破『地域主義』，而以『事實發生地』爲單位，不以『來稿地』爲

單位，既述第三章中（並參閱第十一章第三節），故對於同事件之新聞，應立在同一標題之下，而不應加以「腰斬」，東分西散。下列所舉，乃打破舊制度之實行者。

各地白雪紛飛

▲本埠　昨日本埠天氣驟寒，終日陰雨，入晚七時後，忽降微雪。

▲無錫　十九日無錫快訊，昨日驟寒，華氏寒暑表三十九度，上午一時，天忽彤雲密佈，未幾即瑞雪紛飛，至天明，約計得三四分，上午仍續降續止。

▲南京　十八日下午陰雲四合，天氣奇冷，入夜更甚，北風飄飄，雨雪霏霏，清晨（十九日）出戶，一

望皆白，積雪厚已數寸，而空中雪片猶滿天飛舞也，是日本爲孫傳芳返旆寧垣之期，以雪之故，本城迎孫之官紳冒雪而往云。

▲杭州　杭垣天氣奇冷，十九日清晨見雪，午後始霽，山陰處已厚寸許。

▲漢口　本報十八日漢口電，今日此間初雪。

第三節　公文式新聞

公文式新聞，包含公文及布告而言，此種新聞，既佔地位，復令讀者頭昏腦漲，沉沉欲睡，往往一件公事，經過幾個機關，則滿紙僅見「內開……等因……准此……此令」之一大堆之「承轉」官樣文章，故除極重要之布告或公文有照登之價值者外（如對外宣言，與人通電等等），餘均應使之簡單化，換言之，即使公文變成純粹之新聞也，茲舉三例於次：

（1）第一例

浙江警政廳長昨上夏省長呈云，「呈爲轉報事，竊本月十六日，據內河水上警察廳長徐則恂而稱，爲具報出巡日期事。本年十七日，奉鈞廳訓令第三四一號內開，本月二日，奉省長公署指令內開，令警政廳，呈一件，呈爲轉報內河水警廳長出巡考查各區隊並擬送節略由，呈悉，節略存。仍仰該廳長出巡日期轉報備查，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案前據該廳長呈請到廳，當經指令，並轉報在案，奉令前因，合亟令仰該廳長遵照，迅將出巡日期具報，以憑核轉，此令，等因，奉此，廳長現定於十六日起程，督帶隨員，先赴嘉湖兩屬，躬自巡視，所有出巡期內，一切廳務，指派第一科長陳士龍代拆代行，理合備文呈報，仰祈核轉施行等情，據查是案該廳長呈請到廳，當經據情轉呈在案，據呈前情，除以如呈備案，仍仰將巡視情形，於竣事後詳晰具報，以憑核轉等語，指令印發外，理合備

文轉報，仰祈鈞長察核備案，謹呈」云云。

以上公文中最重要之點，厥爲「徐則恂定十六日出巡」，而滿紙「內開：等情：據此」之廢話，爲報紙地位計，亟應改成爲下列之新聞：

浙江內河水上警察廳長徐則恂，現定於本月十六日起程出巡，督帶隨員，先赴嘉湖兩屬，躬自巡艦，所有出巡期內一切廳務，已由徐廳長指派第一科科長陳士龍代拆代行。現已由徐廳長將出巡日期具呈浙江警政廳，轉呈浙省長備案矣。

（二）第二例

浙江省長昨接福建省長咨文云，「爲咨行事，准福建省議會咨送，請轉咨商貴省長，飭溫台各屬，准開船運米出口，以維民食建議案一件，內開福建下游一帶，米糧缺乏，向取給於台灣浙江，自台灣割讓後，所恃以濟缺不足者，唯溫台各屬耳。乃清季中日戰爭，浙米出口亦懸爲厲禁，當時不過防奸商營利，藉資盜糶，

非併鄰省而宣布遏糴也。厥後因船業漁赴浙，懋遷有無，每於返閩時運米南來，一遭漁船扣留，遂滿載充公，自是閩商裹足，無從運轉，泉屬各縣民食，遂形缺乏、竊以閩浙毗連，似不宜形同秦越，亟請咨請省長，咨商浙江省長，飭溫台各屬，許商船運米出口，以閩省之需要，資浙省之供給，酌盈濟虛，源源接濟，若慮奸商射利輸販外洋，則應由閩省官廳，給予護照，往浙採運，經溫台各地方官查驗後，准予出口，抵閩時，即將所領護照，呈繳所在關局核銷，不准需索規費，其有運回米數，與所買不符，確係販賣外洋者，即送交法庭治罪，如此，則輸運流通，奸商亦有所顧忌，應請省長，咨商浙江省長，查核施行等因。准此，查閩省以下游一帶地方，米糧缺乏，向恃貴省溫台各屬產米為接濟，貴省長禁運出口，當時係因中日戰爭之際，恐有奸商圖利，藉資盜糧，不得不特設防止之法，現在世易時移，該會所議杜絕販運外洋各辦法亦極周至，請貴省長俯念該處民食維艱，准照所議，轉飭遵照辦理，以免遏糴，而濟米荒，准咨前因，除咨復

外，相應咨請貴省長查核辦理見復，無任感荷，此咨。

此項公文之弊，與第一例同，故亦宜改爲新聞，不特節省地位，清眉目，讀者對之，當無「沉沉欲睡」之苦，孰得孰失，不言自喻。式如下：

福建省議會，曩以福建下游一帶，米糧缺乏，向取給於台灣浙江，自台灣割讓，僅恃溫台各屬以補不足。但浙米自中日戰後，即懸爲厲禁，禁運出口，致閩船業漁赴浙，懋遷有無，每於返閩運米南去之時，爲漁船扣留充公，閩議會特咨閩省長，請轉咨浙省長，飭溫台各屬，許商船運米出口。若慮奸商射利，輸販外洋，則應由閩省官廳，給予護照，往浙採運，經溫台各地長官查驗後，准予出口。抵閩時，即將所領護照，呈繳所在關局核銷，如運回米數與所買不符，確係販賣出洋者，即送交法庭治罪，現閩省長已據情轉咨浙省長辦理云。

(3)第三例

淞滬戒嚴司令昨發布告云，『爲布告事，據上海兵工廠呈稱，爲呈報事，竊本廠新造軍械，向有演放試驗之舉，現定於本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在西炮台試放過山炮，當此戒嚴時期，易滋誤會，爲特呈請布告居民，一體週知，萬勿誤會，實級公誼，謹呈，等語前來，爲特布告，仰居民人等，一體知照，萬勿誤會，此布』。

項布告，無關重要，故亦應節爲新聞，試例於次：

上海兵工廠，現定本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在西炮台試放過山炮，恐居民誤會，現已由該廠呈由戒嚴司令部布告週知矣。

第四節　公函式新聞

無關重要之『公函』，不時發見於華報，『大鑒……此致……』，千篇一律，殊爲扼腕，蓋報紙所應登載者，僅係函中之事實，而非公函之格式（報紙非尺牘），茲比較如次：

「上海商帮公會昨發布告云，『敬啓者，本會爲建築會所問題，特訂本月七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假大東旅社開聚餐會，討論各項重要事宜，屆時務望撥冗蒞臨，並隨帶聚餐費二元，爲勝感禱，此致某某先生，五日』。

以上所舉，乃其最簡單之一種，其他冗長而無聊者尚多，茲將上列公函，改爲新聞，則彼此所佔地位之大小，不可同日語矣。

「上海商帮公會現定七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假大東旅社開聚餐會，討論建築會所問題，每人須帶聚餐費二元云。

但應注意者改成新聞之『公函』，僅以普通而不重要者爲限，如在暗殺案中在被殺者身畔搜獲之遺函一件，不特有照刊之價値，且須努力搜集此項函件，爲之製成銅版也。

第五節　開會新聞

社會之組織愈複雜，則社團之組織愈多，吾國報紙之『開會記事』，連篇累牘，司空見慣，殊不知重要社團之開會，固有登載之價值，若無甚重要之社團開會，報紙固無許多地位，爲之登載，試舉例於後。

上海滬南商界聯合會昨日下午四時，在會所開常會，到者沈則遠，周建勛，趙國勳，朱詩夫，王心典，吳鐵生，陳仁書，黃才生，黃念毗，湯新牛等十二人，公推周素傑主席，趙立人記錄。先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略謂本會自上月九日成立以來，幸賴同人之努力，各界之贊助，會員已逾百人，實深欣幸，今日之會，專議此後會務進行之方針云云 詞畢 ，由文書主任朱達夫報告上次常會議決案，及最近收發之函件。次會計主任黃念毗報告一月來之收支帳略，計收入二百十七元八角四分二厘， 支出一百十七元八角四分二厘，實存一百元。次討論會務：(一)會所問題，沈則遠主張借天文台路玉振里一千〇四號爲會所，王心典反對之，謂會所應在地點適中之區，故主張於蓬萊路學生會內，湯新牛附議，付表

決，通過。（二）會期問題，吳鐵生主張常會每月一次，各科會議每半月舉行一次，沈則遠主張各科會議每週一次，衆無異議，通過。（三）辦事細則，宋達夫主張由文書科起草，陳白書附議，通過。（四）日本出兵山東案，黃念屺主張本會應發通電，由文書科起草，黃才生附議，通過。直至四時許始散。

社會中特『開會』爲生活者甚衆，惟恐其新聞不見於報紙，尤懼其『姓名』不見於新聞；一小小問題，則必今天開會，明天開會，使其『眞姓大名』在報紙『不落空』，而其目的乃達，報紙造成此種無腸公子式的『名人』者甚多。如滬南商帮聯合會之一段常會開事，亦某人發言，某人附議，開得『不亦樂乎』。其實所議者，僅屬於一會尋常之『會務』，自有該會議事錄可以記述。對於『會』以外之社會大部份人，均無關係，故繩之以新聞價值，絕無刊載必要，茲試改爲新聞，則可長可短焉。

1 滬南商帮聯合會，昨日下午四時在會所開常會，討論會務。

2 滬南商帮聯合會，於昨日下午四時在會所開常會，到十二人，議決會所設蓬萊

路學生會內，並對日本出兵山東，將發宣言，餘議會務而散。

與前相較，其地位之節省，不可以道里計，故開會新聞，應定四種標準：（一）少數人不重要之集會，不必刊載。（二）除有名人物外，新聞中不必記人到會者之姓名，只記到會之人數足矣。（三）只登議決案，某人發言，某人附議，均可略。（四）討論之範圍僅關於一會而性質又不甚重要者，與社會無直接關係，可代以『餘議會務而散』，其議事則詳記該會『議事錄』中可也。但重要之集會，而討論之問題又與多數人有關者，自有『愈詳愈妙』之價值。

第六節　廣告新聞

不正確之新聞，無刊載之價值，無新聞價值之事實，亦無刊載之餘地，此治新聞學者類多知之。

乃各報獨對『宣傳性質』之廣告新聞，則常割寶貴之地位而刊載之，殊以爲惜，蓋

廣告新聞之目的在『誇揚』，在『引誘買客』，新聞中每有言過其實之處，社會憑報紙而嘗試，嘗試不滿意，輒有詆毀報紙之心理，下列一則，可見一斑。

刊登贈送日曆

華國埠洛溫行，房屋之宏壯，資本之充足，為上海各商號之冠，專出各種化妝品，如牙粉，牙膏，牙水，香皂，香水，等品，花色繁多，品質精良，有口皆碑，故頗受閨閣仕女之歡迎。近新出美術日曆一種，用五色彩印時裝美女，每張用上等紙張精美印刷，每星期日，尋附一張，由畫家精繪臨特風景，仕女新裝等畫，為日曆中之特創，其成本頗昂，連日分贈各僑主顧，達十萬份之多。

姑不問新聞之內容如何，但報紙苟每日有類似之廣告新聞二十則以上，則所佔之地位，已極可觀，因此犧牲其他純粹之新聞，殊不值得。證之歐美日本之報紙，對於新聞之力求正確無論矣，即普通之廣告，亦必嚴行拒絕，故其廣告，非具有信用之商

號，絕少登載。若吾國報紙則不擇廣告，無日不有。雖曰維持營業，不得不爾，抑知維持報紙聲譽而使讀衆愛讀，於心安乎？而關於當廣告而爲之宣傳，所佔地位，亦不宜過多，僅可酌登其「要質」，若過甚其詞之字句，則期期以爲不可。

第七節　通電宣言

政府之對內對外宣言，以及政局中心人物之通電宣言，均有極大之新聞價值，如直奉戰爭時雙方之通電，江浙戰後齊燮元下野之通電，在當時之報紙，莫不視爲「好新聞」，若以六號字排在「公電」中，則其價值盡失矣。此外社團機關之通電宣言，亦有刊載之價值，如民國十五年九月間「萬縣事件」發生後，全國人民，義憤塡胸，通電宣言，紙片飛來，首幾日，各報均擇重要團體之通電宣言，爲之全文刊載。其後一連七八日，日日如此，報紙明知此係國民對外民氣之表現，不能棄之「字紙簏」中，但報紙並非專登此一問題之「專刊」，勢無如許地位以容納。無已，惟有斟酌情形，摘記發

出通電宣言之團體名稱，其措辭大致相同之通電宣言，則可略焉，舉例如後：

各團體對外表示

自武昌合圍，陽夏陷落，北伐軍正當得手之際，忽有廣州省河事件，又有四川萬縣事件，最近又有共管聲浪，本埠各團體聞耗大為憤激，昨日發表宣言表示憤慨者，計有學生聯合會，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三區執行委員會，四川青年社，四川青年執行委員會，瓊崖新青年社，金銀工會等，措辭均極沉痛，而四川旅滬同鄉會，昨特開會，討論對付辦法。

第八節　輕微事件

輕微事件，無甚新聞價值，故在『精編主義』之下，不應連篇累牘，登於報紙，但所謂輕微事件者，係指下列數種之事件：

1 輕微之火警(未成災者，或小火即熄無甚損失者)

2 輕微之盜案(未成刼者，或雖被刼而損失極微者)

3 輕微之傷害(如鬥毆致人輕傷者)

4 輕微之訟案(如所爭之標準物甚小，或案情極平常者)

5 輕微之車禍(如車輛撞傷行人，受傷甚微，或雖撞而無損者)

6 輕微之船案(如船隻相撞，並無死傷，或損失不大者)

7 輕微之煙賭(如破獲極小之燕子窠，或拘獲叉麻雀者三四人等)

8 輕微之竊案(損失極小者，或拘獲形迹可疑之竊賊等)

9 輕微之違警案件(如妓女拉客，混用鉛角等)

10 社會之瑣屑事件(如乞丐之倒斃等)

以上新聞，幾每日見諸報紙，浪費新聞地位於不貲，良以爲憾，故以上輕微事件，如有特別情形者外，似應屏諸「新聞欄」之外。

第九節　集會秩序

『集會秩序』徒足浪費新聞地位，無甚價值可言，故除重要之集會外（如全國商聯會開幕，關稅會議開會等）應登其新聞，而删其『秩序』，舉例如次：

上海商幫公會昨在中心旅館開常會，其秩序（一）搖鈴開會（二）入席，（三）推舉主席，（四）推舉記錄，（五）宣布開會。當由主席沈公善起稱，今日為本會第一次常會，到者踴躍，無任欣幸，深望諸君發表高見云云。（六）討論會務，議決加入總商會，並發行月刊。（七）聚餐，（八）攝影，（九）奏樂，（十）散會。

試思一極平常之開會，滿紙秩序，何等可厭，為之刊載，不特地位不經濟，讀者對之亦無甚興味。

故編輯者應取『不貴量而貴質』之方針，將其中無關緊要之秩序，一律删除，而成下列極簡短之新聞：

上海商帮公會昨在中心旅館開第一次常會，沈公善主席，議決加入總商會及發行月刊云。

第十節　破除迷信

謠傳將有鬼敲門

▲陰曆五月十一二三等日

閘北方面，近來忽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謠言，謂夏曆五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入晚後，各處將有鬼敲門，屆時須緊閉家門，不可外出，如聞外面有人叫喚，亦不可開門答應，否則必將病斃云云。數日來家傳戶曉，一般膽小者，頓現恐慌之狀態，有不少婦女

輩，已預備在該數日中，於晚前買就應用物件，實行關門拒鬼，不再外出。並聞此項謠傳，南市等處，亦有發現云。

霹靂一聲石獅粉碎

▲一時又有謠言：天明每聞獅吼

前日午後一時，天氣酷熱，俄而黑雲四佈，繼即雷電交作，忽然霹靂一聲，將浦東滄家宅後面居民俞某住屋頂上長約尺許之石獅子一只擊碎，一時觀者畢集。據該處鄉民云，該石獅已歷多年，近來每至天未明時，恆聞得該石獅吼聲，大有躍躍欲活之勢，故遭雷

擊云云。一般迷信者奔走相告，咸驚疑不定。

以上兩則新聞，見之於上海某大報，實一憾事。蓋近世科學昌明，迷信鬼神之說，漸無立足之餘地，報紙應鄭重記載，破除迷信，而不可摭拾捕風捉影之談，大登特登。須知編輯員一時之疏忽，足以貽社會無窮之惡影響，此其一；報紙上所登載者，應爲正確之事，今明知其爲謠言而登載之，殊與此原則有背，此其二。故以上第一條，絕對不必刊登，第二條則祇須刊載石獅觸電之事實，「據該鄉民云……」以下之一段，殊屬可笑，故亦應割棄。否則，該處居民更將「奔走相告，驚疑不定」矣。

新聞事業淺論

王小隱

報紙最重要之關係者誰乎？斯吾儕業新聞者所首宜認清者也。夫一報紙之發行，其事百端，由探集而編製，由編製而印刷，由印刷而發行，其中千頭萬緒，各執其事。然究與何人關係最重，因緣最深，其休戚而同好惡乎？曰惟與一般之讀者而已。報紙之出版，本所以供讀者之購閱，初無俟於申論，事實之紀載，言論之發揮，

莫不以讀者眼光，判其效用，以同情多寡，判其命運。設非然者，文事縱極綺麗，印刷縱極精良，亦不爲讀者所喜，未有不茶然而敗者也。故報紙與讀者之關係，究屬濃厚，抑或淺薄，非僅可以覘新聞事業前途之榮枯，而一國文化狀況，亦得而標指焉。言文化者，固當分析言之，舉科學文學哲學藝術之成績，皆範於此一名詞之下。篤而論之，科學文學哲學藝術之與人生所發生之關係若何，則統謂之享用可也。科學享用，至顯易覩，萬里破浪之輪舶，與刳木而成之小艇，嵯峨輪奐之巨廈，與蛇行出入之團瓢，文野之端，差別至明。至於文學哲學藝術，則涵融潛默，包括萬象，尤能超越尋常，蔚成壯風，於飲食起居之外，別爲精神上之高等享用。而此高等享用中，於今乃又有一普通物品，則報紙是也。人類之智識慾，既爲天性所賦，博見多聞，自屬相當要求，與文學之娛養，哲學之安慰，藝術之美化，皆可視爲同一價值。今日號爲高尚民族之國家，莫不有多量之報紙，以供其人民之需要，觀其銷數之鉅，幾與衣食消耗齊觀，而其人於一日生活中，閱報都佔一個固定時間，以人生百年計，閱報費去

之時間，必在十二年以上。其因讀報而引起悲愉憂喜之情緒，又不知其幾許，然此非愚魯之民所得而享有也。

報紙爲人生享用之一種，與衣食住同其重要，享用者自能審定其精粗，而供給此享用之人，又安能以草具牛衣強人服用耶？是記者與讀者非先有一種共同之目標，預爲精神上之一致不可矣。夫精神一致者，非記者迎合讀者之心理，曲予阿附以求一傳之謂也。報紙固爲代表多數心理之趨向而發言，然有時以獨到之見地，深遠之眼光，嘗爲社會一時所疑訝所詆諆，而矯然以求最後之勝利，使向之疑訝詆諆者，咸爲爽然自失，此亦報紙應有之風骨。若故爲甚奇大怪之論，以期好惡拂人之性，標異於當時，雖亦有時流傳，而終必無人過問。是則所謂精神一致，究爲如何之意義，惟在讀者咸能了解於：——

新聞記者之究爲何物　吾嘗聞世之恭維新聞記者之言矣：謂爲無冕之皇帝，時代之先驅，力量逾於十萬毛瑟，社會之指導者。審如所稱頌，新聞記者自問能否當之

無媿，吾亦個中人，只宜敬謝不遑。若夫詆訶新聞記者之言，曰流氓，曰竹槓手，墮落靑年之尾閭，小政客之附業，軍閥之妝飾品，則吾又斷然敢謂此類信亦有之，惟不能執一而例百，舉偏而廢全。吾人對新聞記者之本身，新聞記者觀念既如此含混，欲確定其社會上之地位，因亦困難。不第此也，即新聞記者之本身，亦尙不能了解其地位與使命。吾悔聞新聞記者之口頭禪，曰指導社會，曰監督政治，儼然以發聾振聵自居，先知先覺自命。然其流弊所極，則新聞專制之名詞，於焉發生，記者萬惡之呼聲，亦一度聞之矣。是蓋高視闊步，以爲世間對我莫得而制裁，忘却其地位，究爲何等。然新聞記者，固一社會上之服務者也，服務社會之人亦夥，若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實業家，藝術家，……而新聞記者亦猶之乎以上之諸家耳。以淸晰之頭腦，公平之精神，銳利之眼光，有活潑之手段，以扶持此一種事業之增進，而供給社會人人之需要，始可謂不忝厥職。而社會方面，對於其服務之勤勞，與向來之經驗與閱歷，而加以相當之重視。新聞記者亦應自知其地位之重要，修養其品格才能，同爲文化上之宣力者。

吾聞美國新聞學家威廉博士：『古人每稱有筆如刀，但此筆須在偉大人格之手。』其言殆謂倘非其人，則蒙其害者多矣。又路透電社長瓊斯氏云：『新聞記者之任務，惟以探索新聞之眞相爲歸旨，其他皆餘事也。』一味彼兩人之言，則新聞記者之究爲何物，當有一較爲明瞭之見解矣。至此乃不能不再爲讀者一言：

對於報紙向來之誤解。恆聞評罵報紙者曰某報頗好，其言論罵得痛快也；曰某報頗好，其消息多屬奇特也；報紙之足爲世重，果以詬罵痛快，消息奇特，即足以盡新聞界之能事乎？批評云者，本含有責難之義，責難可也，謾罵不可也。今人每混批評於詬罵，既不擇人擇地而施　，受之者亦莫不色然而怒，雖有剴切之忠告，已無復容納之餘地，所謂與人爲善之旨，豈不掃地無餘耶？故以罵爲能事者　，投一時之心理耳，非應有之義例，世人以善罵爲記者之責任，罵人爲報紙之天職，詎不怪哉？至所謂消息奇特者，吾亦夙稔之矣，每以張皇幽渺，擴大其辭爲貴　外人在中國所營之報紙，每利用此點以資推行。每有戰亂，則預爲鼓吹；事出風聞，乃加以推衍。殊不知

粉飾太半固屬有忝厥職，而游談無根，亦屬厥職有忝；援用有聞必錄四字以自文過失，與以慎重登載四字以掩飾固陋，其間相去幾何，正亦未易言也；以報紙之弱點而轉爲閱者所推許，不得謂非畸形之現象矣。果讀者能拂去以上之誤解，從平實眞確方面，對報紙爲深切之評判，其有益於新聞記者之品格事業者，自非淺尠，而於新聞事業之前途，亦能促進於軌道之上也。新聞事業果若何而始能進於軌道之上，吾敢爲一言以賅括之曰：

新聞事業應爲科學的，平民的，商業的，非此不足以言新聞事業也。吾國新聞事業，實鮮科學精神。歐美之新聞事業，已蔚然成爲一科學，每歲出版之專書，都數十百種。日本雖爲新進，而新聞學講演錄，年有四五次之發行。返觀吾國，新聞學之書報至多不過二十餘種，（參觀新聞學刊第一號，天廬作品，）即以數量言，亦絕不相侔也。此猶關於學理之討論，若交通機關，印刷用品，諸待改良增加者，尤難縷數。往歲日本地震，電報電話鐵道全部停頓，大阪各報社以傳信鴿傳達消息。英國某

報社發生火災，立即於臨時社址照舊工作，翌日報端乃以本館之火災爲重要之新聞。此種臨事鎮定，吾人自應加以傾服而心向往之也 所謂平民的，即擴充此一享用，至於人人得享之，非爲一部份或一階級所獨享，記者服務之範圍，亦不僅爲一部份一階級所限；是固所以增高新聞事業之效用，同時亦得促進一般新聞記者之努力與興趣，用以激動文化之波瀾也。此皆指報紙之精神言之。若報館之此起彼落，尚未臻改進之期，已頓形瓦解。求一有三十年資格之報紙於京津，已渺不可得、若高壽五十餘年之申報，已首屈一指矣；誠以身在上海，處商業之中心，事業乃大部爲商業化，故得獨享遐齡。若京津各報率依政治爲轉移，故鮮克令終，亦勢有所必然者也。爲報紙生命計，必以商業組織爲基本，超越政治範圍，此言究否爲我人之夢想，亦中國新聞事業能否進步之預言焉。新聞事業爲社會事業，社會事業非一方面所能獨策其進步者也，故讀者與記者應共同扶持新聞事業之進步！

余之中國新聞事業觀

鮑振青

一

廣大之疆土，四億之民衆，五千餘年歷史之中華民國，洎乎今日，出乎世人之期望，幾躋於退化時代矣。況此十六年來，國事糾紛，人民遑於生命餬口，學問藝術，焉有餘暇顧及耶!?故凡百事業，悉受阻滯，卽至吾人勞勞碌碌之新聞，亦何件不如

是？夫新聞紙之使命，非僅代人耳目，作政客之傳單，實有指導改造社會之責任。此外發展文化，援助外交，監督政府等均新聞紙重要之使命也。若在我國幼稚之輿論界，且多有不明本身之使命者，何足以負此重責。余今草此篇，並非譏笑吾國之輿論界，誠以他山之石，聊可攻玉，忠言逆耳，利於行耳！

我國近代報紙，創刊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前，當時日本現存之最老報館，如東京之讀賣時事報知，大阪之朝日每日，尚在胎裏，中國報紙，既有長久之歷史，今則反處於退嬰時代，隨起隨滅，良可嘆惜也。

我國報紙未發達原因，請先述之如下：

(一)教育未普及　識字者人數有限，國人閱報能力未充，新聞紙只爲一般識字界之讀物。

(二)報費太昂　吾國物價之賤，較之日本，最少三倍。而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等在上海市上零購每份須銅元十數不等，東京之日日大阪之朝日每日，紙質精良，記

祇翔實，材料豐富，遠非各報所能望塵，而每份祇售一個銅元而已。

(三)交通機關不備　交通不便，致報導消息不靈，轉運需時，日本之報紙，雖距離五六百英哩地方，無隔宿之報，遠地消息則以電信電話飛行機傳書鴿傳遞；若在中國，豈可得耶？

(四)內亂頻頻　軍閥橫行，虎頷殘喘下之報紙，容易遭劫，如封禁報館，殺害記者案，疊出不窮。今日中國言論界，可稱災星值歲矣！中國報界，有如此不幸之遭遇，黠者遂寄命外人勢力範圍之租界，然從此對外問題之發揮，益不敢多所論列。證之五卅事件，上海中國報館之可憐，真千古奇恥也。職是之故，內感橫暴軍閥之摧殘，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奄奄一息。

(五)經營者缺乏辦報精神　報紙之使命，既欠明瞭，而將國家社會公共言論機關，變爲一黨一派，軍閥政客，或私人宣傳機關，堂堂之大報館，對於國家社會毫無貢獻俾益。此惡政下習，因陋就簡，未卜何時始能鼎新！故吾謂中國報館，首失本

身之價值，目今無可與諱也。

（六）編輯◎無報學常識　中國報館先生，每有專作罵人文章，妄言亂聽，地方發生事件，不親身探訪，而無價值之投稿，多多益善，以塡篇幅，迎合弱點，多不盡其職。

（七）編輯者無犀利獨到眼光　對於世界觀察，社會常識，毫無研究；編輯方法，隨俗浮沈，千篇一律。剪刀，糊，紅筆爲他們唯一武器。故所出之報紙，除供特殊階級人物瀏覽外，一般人閱之，乾燥無味，無怪人多不閱也。

夫全國之報館，大小凡三百之多，而統計每日全國發行部數目，未過一百萬（約五十萬左右）。不足抵彼區區蕞爾小島日本一報館每一日之發行部數也。凡諸種種，皆足以證明吾中國輿論界之少進步，而未能祛幼稚之現象也。

二

中國今日之新聞事業，頗像兒童在小學畢業，欲求其在社會服務，可謂難乎其難。當此之際，欲培植其成長，非加以薰陶，灌輸常識不可也。

「報館之任務」以報導為唯一責任，固不待言，但其使命，固不僅此；如提倡學術，獎勵體育，援助外交，糾彈政潮，為民衆謀福利，發起各種有益社會之集會，努力於與社會接近，使民衆了解報紙之功用，在在皆其責也。

「報導之敏捷與確實」中國報紙對此二大責任殊不注力，若在外國，則上午中發生事件，可登載於晚報；下午中發生之件，可載於翌晨之朝報。在中國則不然，最快非隔晚不可。遠地者，固不待言，有之亦專抄錄外人報紙而已。此無他，交通機關不完全，外勤記者，特派記者，未有設置之故。欲探一消息，非仰給外人不完全之通信社稿件，即轉譯外人報紙，以填篇幅。至於外國報館，全國及世界各大都市，皆有特派記者駐在，如發生問題事件，不惜金錢，以最敏捷方法，探訪調查眞相，然後用最快速方法，報告本社。此指國外而言，國內亦不過如是。其中重要地方，如北平天津

上海南京廣州香港，各報館皆設有完備之支局。復不惜鉅資，建設自用長途電話，否則與電話局訂約，每日限定一定時間，以爲報告新聞資料之用。此外則備有飛機，傳書鴿，用以傳遞新聞原稿及照片。此外又利用汽車，火車；彼不獨對於傳遞消息如是，即報紙之發送，亦如是；蓋新聞事業，以快速爲貴也。

「報價宜廉」 報紙之銷場宜普遍，查歐美日本諸文明先進國之報紙，風行之廣，每社每日所出報紙，動以數十萬至百萬計。凡一商號均備有五六份至十餘份之報紙，大公司則另有專司報紙及剪報之責。此外家家戶口，即至窮鄉僻壤，無不訂閱報紙！份。即至車夫，婢僕，走卒亦手執一份而閱。至若乘火車，電車，均見人人手持報一二份而閱，以解旅途寂寞，彼外國物價騰貴，獨對於報紙則獨廉價者，欲求其普遍暢行而已。至於我國報紙價高，以一切所需之材料，無不仰給於外來，且印行數有限，廣告缺乏，故不得不昂其值以補損失。

「編輯之法」 中國報紙，閱之感枯寂無味。全篇非殺伐之消息，即是某要人之通

電，幾佔全篇幅。余嘗詢諸國內同業者，謂非如此，無材料塡篇幅，故不得不如此云云，南方上海之報紙爲尤甚。且時受壓迫，政治未修，報紙無法律保護，偶觸暴力者之怒，難免受殺身之禍。故吾主張今日中國報紙之編輯，宜順應時勢，對於政治一欄，可以力省；唯一使命，提倡識字運動，普及教育，獎勵藝術體育，關於民間疾苦，努力於社會事業，獎勵發明家，多插照片及漫畫，引起閱者美感，興趣，以補文字之不足。使報紙與社會有密切關係，不是一黨一派之傳單，如此人人當然手執一紙歡迎愛讀也。」

「報館之社會服務」 報館經營者不知辦報之使命，編輯者無世界國家社會眼光，將有重大責任之報紙，變爲強有力者之街報傳單，完全失去本身精神使命，致失社會之同情。各國報館皆有計畫之設，專籌畫各種社會事業，期與民衆接近，間接宜傳推銷本報。我國今日改革事業極多，民間疾苦尤甚，在報館宜乘反響痛感之際，不惜一番犧牲與精神，做一番有益民衆之社會事業；如籌款救濟饑荒，獎勵人民讀書，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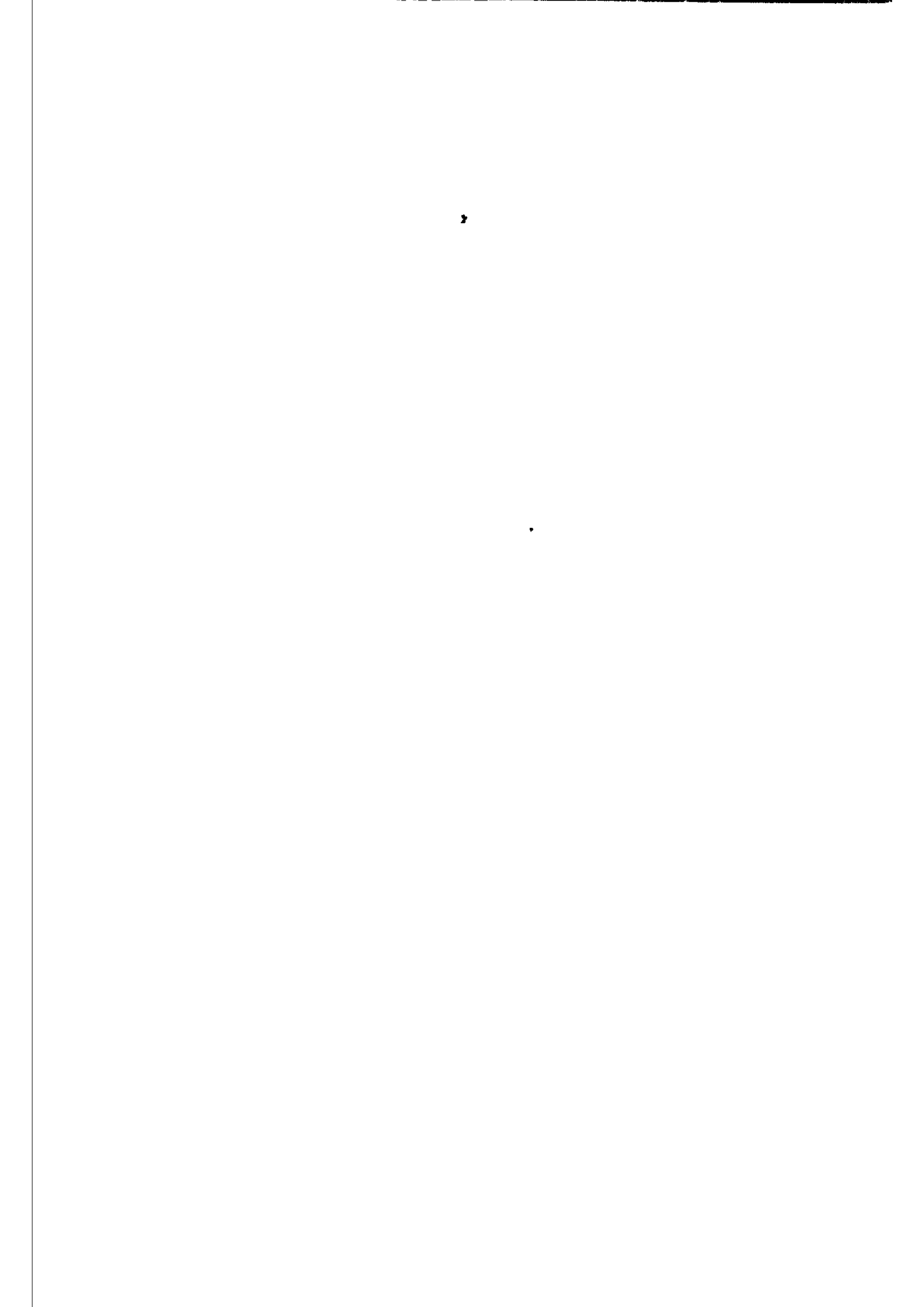
備寫眞展覽會，開講演會，提高工人生活，提倡實業，獎勵發明家，開運動競技大會，招待內外學者名士開講演會，提倡築路，清潔，保護兒童健康運動，改良惡習，諸如此類，其實益必大有可觀；民衆自然感激不盡，對於報館記者同情諒解之念，油然而生，報館之發達可指日而待也。

「報界之改革」 報紙消息貴神速靈通，遞送亦如是，奈我國交通機關不完備，所欲難求。此外報館不注意於特派記者之設，故本埠遠埠消息，大抵仰給於外人所辦之太上通信社之材料，及抄錄該地之報紙所載。夫抄襲外埠報紙，其消息已成明日黃花，不能目之爲新聞，自不待言。外人所辦之通信社，非政府機關，即野心陰謀家所主宰，其對於我國，本無好意之可言，如挑撥雙方惡人反感，宣傳惡消息於世界各國，如與其國發生交涉問題時，淆亂黑白，顚倒是非，陷我國於不利，攻擊我國不是，使世人不同情我國。但我國報紙，非採外人通信社稿件，則無以塡篇幅，本國又無完全通信社；故以余之意，由南北各報館出資，辦一完備之通信社，如美國之聯合社，日

本之新聞聯合社之設，此說黃天鵬君，早有此主張，惜國內同業趕忙於殘存生命，無暇及此，惜哉！

總之今日中國之報紙，應改良之處甚多，而國中不乏識時之士，深知奄奄一息之報紙，非力圖整頓改良不可也。

十七年，四月二十日，草於日本須磨海濱寄廬。



中國新聞界之鳥瞰

黃天鵬

一

十年以還，新聞論著，歲有所見，而紀實之作，則未之覯。蓋通論之篇章，易於命意，若實際之狀況，非調查無從捉筆也。吾業向淸壁壘，諱言報館內事，世有舉以相詢者，則閃爍其辭，或大事鋪張；載之典籍，亦復如是。玆作擬脫窠臼　，另營新

篇，以吾之所知所見所聞，秉筆直書，暴露新聞界之眞象。或可爲同業談鼎革者論據之材料，予世人以相當之了解，喚起一般之注意而謀通力合作。惟時局多故，交通梗阻，報界變遷復敏，所述容有舛誤也。

時人之論新聞事業不發達之原因也，不外：一政治未上軌道，言論每受摧殘；二教育不普及，新聞紙未至人人必讀之地位；三商業衰落，新聞紙主要養料之廣告費，收入極爲有限；四交通不便，消息及運輸滯而費昂；五工藝未興，機器紙料油墨，無一非舶來品。至關於內部方面，則人才之缺乏也，組織之未善也，探訪之無術也，編輯之不得法也。無一非今日新聞界之通病。此誠的言，無可與諱。然此牽涉於社會問題者至繁且鉅，諺云河清幾時，新聞紙旣站於時代之前頭，卽應於荊棘叢生中闢一新出路。然此又未易言也，本身無良善之基礎，又烏足以肩此重任。故吾人以爲今日之談新聞業者，須從本身之改造始，而本身內容如何，卽爲吾曹首先應明瞭者也。

據前年北京「中外報章類纂社」所調查，全國出版之日報午報晚報，共六百二十

八種。以地域分，北京第一，計一百二十五種；漢口第二，計三十六種；廣州第三，計二十九種；天津第四，計二十八種；濟南第五，計二十五種；上海第六，計二十三種；而南京則十五種而已。全國通訊社共一百五十五家，北京得七十三，武昌得二十一，漢口得十三，開封當國民軍全盛時代得九家。此表所列，與近「北京新聞學會」所調查者稍有出入，而在未有新統計以前，此亦較爲可據之材料。又外報五十二種：英文二十六，日文十六，俄文六，法文三，韓文一，亦各有相當之勢力。

此僅就報紙而言，若合雜誌統計，有云當在三千之目，新聞學刊五月在北京郵務管理局之註册，已九百有幾，若依出版物向多不註册之習慣論，則三千之數，可謂近似。以全國人口計，讀者二十餘萬，可得出版物一種。前數年郵政局之報紙雜誌統計共一千零五十九種，以人口計，每四十萬人一種而已。年來兵連禍結，出版物受其影響至鉅，時蹶時興，未必有若何之進步也。

全國新聞紙之中心，爲北京與上海，各有特殊之異點。北京爲首都之所在，政治

新聞之發源地，報館通訊社林立，現能出報者三十有幾家，通訊社能發稿者十數家。各報廣告收入少者數百，多者亦不過數千，不敷所出，鮮能以營業爲本位，故多崇津貼爲生活。求其略具規模，足以言報者，殊不多覯。銷路逾萬者大報二三，小報一二，餘則數千數百，甚且數十而已。而此日出數十份報之主者，居然亦無冠帝王，奔走顯貴之門，假以爲升官發財之階梯，襲陷三數篇描寫此輩之內幕，極離奇之大觀，幾忘爲其爲記報業之狀況，而爲極不堪之醜史也。年來此種奇事，向時有所聞。所謂大報館者，逢此時局紊亂，當局藐視輿論，均有不易維持之危狀。往往幾月不見社評，新聞亦甚潦草，已入於衰微時代矣。天津近在咫尺，握北洋經濟之咽喉，廣告收入素豐，租界言論較爲自由，各報乘時崛興，力謀鼎革，當年在京發賣，頗呈朝氣。惜江南禁售，讀者挹於一隅耳。上海商業，全國稱盛，廣告一項，季論百萬，申新各報，有悠久之歷史，已樹良好之基，臻於營業之本位。林立租界望平街，受政潮牽連甚尠，即機關報，亦有精采。銷數均三四萬以上，有至十一二萬者。政治記載稍遜北

京，而經濟消息，遠非北京所可望塵。廣州地鄰港澳，對外交通最早，為新聞業之發祥地。國民黨踞守有年，新聞業因頗發達。廣告費尚有相當數目，執筆亦多嶄新人物。惜政潮澎湃，易入漩渦，去年北方政變，人才羣會羊城，各報之論著副刊，極一時之盛。「國府」北之長江，乃一蹶一振。漢口為全國之核心，中部商業總匯，隔岸武昌，為政治次要區，各報營業尚佳，雖未及滬報，已勝京粵一籌矣。南京迫近上海，新聞業向無可觀，「國府」定都後，始有起色，仍不脫津貼本位也。其他各地，因陋就簡，少足以言，可略不論焉。

二

綜上以觀，中國新聞事業之中心，一為北京，一為上海。其次北則天津，南則廣州，中則漢口，最近國民政府東遷，南京驟成政治樞紐，新聞記者雲集，黨報應時崛起，新聞之鼎盛，為民元以後所未有。此五六重要城市，足以代表中國新聞界，惟拖

於篇幅，僅能擇要評述如次：

北京新聞界之元老，爲北京日報及順天時報，均有二十餘年以上之歷史，北京日報墨守繩法，鮮改舊觀；資格雖老，反默而無聞。順天時報爲日人機關，編制印刷，仿東報格式，社論日必有作，純帝國者之口吻，爲吾國有志人士所不滿，詆爲文化侵略之工具。惟有時抨擊稗政，臧否當局，言人之所不敢言，頗博淺識者之采聲，揚眉撫掌稱快。而戰事時期，軍警檢查新聞極嚴，稍利對方之消息，即行抽去，讀者無從得其眞相。順天時報以日使館之庇護，向不受戒嚴條例之限制，一切消息，自由記載，當局無如之何，讀者渴思得戰事之確訊，爭相訂閱；日出二張，銷數約近二萬，爲北京各報冠，近自設製版部，每日均有精美之插圖，其附和中國舊禮教與風尚，深合北人守舊之脾胃；第五版之談花柳，尤爲商界人士所喜閱。然非新聞業之正宗派。

晨報創於民國七年，前身爲晨鐘報，世傳爲某系所主辦。編輯新穎，爲國內有數之報紙，執筆多新人才，「國際新聞」特佳。陳淵泉氏之評論，頗爲時人所稱道，謂有

「行嚴」風味，惜持見時有所偏耳。近以某種壓迫，社評遂輟，偶有刊露，取不署名制。「副刊」於灌輸思潮，發揚學術，頗爲努力，久博好譽，自前年孫伏園氏憤而辭職，繼者若詩人徐志摩，哲人瞿世英，已覺遜色，近歸學藝部主持，一落千丈，入已轉而注視其「星期畫報」矣。北京版選科嚴慎，所謂樂而不淫者。銷數次於順天時報，讀者以智識界爲多，比較上算好報也。

益世報總館在天津，與「公教會」有關，社評爲顏旨顏氏所撰，自京報邵氏社會日報林氏被難，京中魯殿靈光，此老頗得一部分人共許。京兆區地方新聞特詳，以銷路遍及於順直也。

世界日報僅四五年之歷史，段氏執政時代，反對「章士釗政策」，以敢言稱。後聘劉復主編副刊，聲譽隆起，頗有「後起之秀」之名，隱然以「京報」自命。自成走劉去，副刊旋取消，注力「畫報」，然精美終不及「星畫」也。

此大報之較著者，小報如「羣強報」「實事白話報」等，新聞剪自昨日大報或晚報，

戲單小說鼎足而三。印刷極劣，售價二枚，平民利其淺白而價廉，人手一篇，其銷數之大，常越著名大報之上。近年新興之「小小日報」，印刷稍見改良，以遊戲小品著，銷路甚好，月有盈餘。於大報叫苦連天之時，乃新興者竟李有二三。此中原因，則以大報開支旣大，平日挹注之津貼，又以今非昔比，多臻絕境，囊者所挾持之工具（以津貼之多寡，定筆下之情份）已無所施。今雖勉強出版，亦風中之燭，苟延殘喘而已，反不若小報易於維持也。

上海新聞界申新（新聞報）兩雄角逐，大報十有一家，小報凡四十有幾，爲世人所悉者三數家而已。政權自人革命軍掌握，黨報之氣焰復熾。「晶報式」之小報，如雨後春筍，內容鄙劣，不堪入目，後經當局禁止，風始稍戢，半年來北方禁售，各報銷數亦受若干影響也。

申報　以五十餘年之歷史，爲海上報界之前輩，銷行最廣，婦孺盡知。發刊於同治十一年，初主者爲英人美查氏，美查旋歸國，委其鄉友阿拍拿及芬林接辦，光緒三

十三年以二萬五千元讓於華經理席子佩氏。民國初年，再讓度於史量才氏，廣告發達，營業賴以獨立，持論平允不阿，未與任何方發生關係，年來內部大加刷新，幹部多新專家之人才，自備最新式捲筒機，添裝音樂無綫電台，每日六七張，國人頗言其超然。自刊「教育與人生」後，民衆日見歡迎，廣告收入，月在十萬左右，聞今年當獲二十萬之紅利。日銷十萬份以上。該館刊有「最近五十年」紀念冊，第一篇新聞事業，頗多可誦之作。

新開報　時人每與申報並稱，初爲華商所經營，推西人董其事，後不能支，爲丹福士收買。光緒二十五年轉售與美人福開森氏，聘汪漢溪襄理其事。越七年，改爲股份公司，趨重社會及商務之記載，「快活林」與「星」字插畫，極合普通人士之心理，銷路以中下級社會最佔勢力，月可有十一二萬進款，銷數與申報不相上下，自設無綫電收音機，消息益見靈敏。黨軍到滬曾擬改組，以在美署註冊未果，後伯奇赴滬疏解，始得無事。微開此次頗予以不少之打擊，近已稍復原狀矣。有「卅年紀念冊」，以目

覽。

時報　初館主狄楚青，創於光緒三十年。六七年前，風行海內，聲名之佳，遠超各報之上，而學界之人，尤樂結納。平等閣主生平好佛，新館址上建以七級之寶塔。主筆爲陳景寒。歷年營業不振，幸得有正書局之助。每週所刊行之圖畫周刊，極蒙普遍之歡迎。特約通訊亦多爲各報所不及，彬彬振青萬葉小可，其著者也。近由黃伯思氏接辦，廣告缺乏，賠累甚多，新從德國運到六色版，爲全國唯一印機，現印紅綠二色，美術意味甚濃，亦新聞業一大進步也。前新屋落成有紀念刊，詳其事略頗爲詳盡，日本有鮑氏主持之分館。

時事新報　昔爲進步系之機關，主筆張東蓀氏，前數年時有任公之文章。舉凡編輯營業，均取最近式，且富改革與進步之精神，世人與北京晨報並稱，以有共同之色彩也。其社論頗有精采之作，亦能容納社會輿論之來稿。副刊之「學燈」於「新文化運動」克盡天職。黨軍入申，適當易主改組公司之際，編制一變，標題提綱撮要，

別具新格，銷數已在四萬左右，世人目中，一差強人意之新聞紙也。

商報　初爲粵人湯節之所創辦，始於民國九年，言論記載，聳動社會耳目。總主筆陳布雷氏（畏壘）之論說，以嚴正犀銳知名於世，一洗圓渾陋習。但局面過大，後卒不支，終以「席上珍案」湯被拘，主權轉入李徵五氏之手。旋又入傅筱菴名下，傅逃，聞有人計畫接辦，不久當有新消息也。

民國日報　爲國民黨之機關報，月在黨中有正式之開支，不甚注意於營業也。主筆爲葉楚傖，邵仲輝（力子）主編之「覺悟」，極受青年之愛閱。自黨軍佔領東南，得政府大宗資助，益事擴充，規模彌大，復得法院特許之「訴訟廣告」，內容日新月異，十數年來旗幟最鮮明，始終不變其旨之報紙也。

此外如新申報，爲申報舊主席氏門氣而另創者，三年前始停去，與政治關係甚深，盧何既敗，受創甚巨，黨軍到滬，卽行封閉。中華新報爲政學系機關，無甚特色，論評尚有可觀耳，聞亦在封閉之列。神州日報資格甚老，顧不惹社會之注目，副

刊「晶報」以滑稽名，或云已獨立發行。此外滬報中國晚報及遊戲報等數十種，內容每況愈下矣。

廣州新聞業，發達既早，益以革命根據地，遂蒸蒸日上。近年已增至二十餘家，有一共同之特點，則議論激昂，亦民氣使然。「民國日報」「國民新聞」「七十二行商報」「現象報」其較著譽也。地在西關第七第八甫兩街，報界公會頗有成績。以前而言，可大別爲二派：（一）黨的機關——如國民新聞民國日報等；（二）商辦及私辦的——如羊城共和人權國華及七十二行商等。此外帶有教會色彩者如「光報」，接近政府者如新國民等。茲略談大者內容之一斑：民國日報爲上海民國日報姊妹報紙，黨在粵東的宣傳機關。編輯仿上海民國日報格式，組織較備，消息靈敏，而黨務之記載尤詳，隨報送七種周刊，爲一般青年所深善。論說本黨之宗旨，內則打倒軍閥，外抗帝國主義，於報界中佔首要之位置。七十二行商報爲商會所經營開辦，二十餘年，資本雄厚，館址壯麗，所設之藏書樓收羅頗富，爲各報所未有。注重商情，少談時事，「新

商人欄」，登載經濟常識及中外商情，尙符所名，於南洋銷路亦好。此間各報多有特闢「輿論欄」，專載「本地風光」，與京中小報「遊戲小品」，佔同等位置。各報銷路，現象報曾超「萬」字，黨報亦頗暢行。南洋讀者甚多，數千常例也。年來工人勢興，加新之外，擅改稿件，停印報紙，時有所聞，報界遂以多事。珠江口外之香港，爲新聞發源地之一，若「華字日報」，其歷史爲全國之冠，政潮起時，港報頗銷行於內地，以得新聞較自由耳。

漢口新聞事業，雖未足以與營業報相提並論，要亦與純恃津貼爲維持者有別。地當全國中部，商業之薈萃，廣告較各地爲勝，予過其地曾作一周之勾留，溯其往史，亦有可觀。辛亥前後「大漢」「新聞」「江漢」諸報，相繼樹幟，各有所鼓吹，旋遭當局之封禁，社會以未甚重視之故，殊之同情之聲。時「中西報」始卽以營業爲本位，社會亦公認爲穩健的超然的之報紙，不啻一漢口之「申報」也。武昌起義，大漢報主者老民黨胡氏，以宣傳革命，著有勳勞，足以轉移人民對報紙之注意，而起問政情之思想也。

繼起者不下十數，與蹶不時，惟大漢，國民以各據有特殊之勢力，得與復興之中西報爭雄。民四以至吳氏把政之日，新聞紙隨政治之潮流以出沒者，約三十幾種，若正義（民八創刊）若公論（民十）若新國民（民十二）若大陸（民九）若民德（民十一）若武漢商報（民九）為規模較大而世知名者，斯可謂漢上新聞事業極盛之時期。北伐軍飲馬長江，報界情形劇變，實，午，快，通，及漢江晚報等自行停版。黨軍每至一處即有大規模之某地民國日報組織，以宣揚黨義，國民新報以某種關係，遂將館址及印機，全部贈助，以促「漢口民國日報」之成功，月支經費六千元，經費既裕，自是以言發展，自「國民」移甯，該報亦停，潘宜森發，又甯漢分裂時，其後之「中央日報」紙張僅及大報之一半，與通常之晚報等量，內容未見有何革新，而於展閱實較大報為便當。計六小張，副刊為孫氏所編，言論激烈，世目為極左派，冊已遷甯。各報銷路，約在數千之間，有云七八千者，據調查表所列，未敢以為信也。

南京新聞事業，民元臨時政府成立，一度「曇花」，此後不振，以迫近上海，有當

天之滬報故。報紙十有三家，日出一張，惟「大江南」「新中華」及「南方」出二張，銷路稍優。與杭州成都濟南紹興諸城，全以津貼爲生活。或內地商業未甚發達，舍此殊難爲役也。自國府定都後，一變而爲黨國首都，政治，外交，黨務，軍事無不集中於是。新聞業勢如朝陽，光焰萬丈，踏透東方國聞諸社，特派專員，京滬漢粵各報選派幹才記者，採刺新聞，打發消息，一冷落之首都，又重見車水馬龍之觀。孫氏時代之藉名斂財求賄之報館通訊社，不下七八十家，以政治改革，滅跡銷聲，「報界公會」「記者俱樂部」，亦已不見，而另有一番新氣象：（一）「中山日報」日出二張，經費尚足，黨務記載，佔全報五分之二，形式與「江南報」同，主筆爲黨部所派。（二）「國民革命軍日報」，日出一張，批評多於記載，以精幹名，銷路冠各報之上。（三）「市民日報」停出不時，爲總工會之機關。（四）「三民周報」共二大張，內容形式，與「中山日報」相彷。聞近中央黨部於「新聞政策」時有論列，將有「中央日報」及「中央通訊社」之經營，亦吾業發展之好音也。

走筆至此，已滿十葉之稿，回顧所述，無非吾業零落之衰象，姑作結束，轉述天津報界之復興，以為此文殿，是年亦終願得一事，稍足以慰懷意也。

天津新聞紙之老輩，大公報其一也。刊於紀元前十年，初以宗旨純正，言論警闢，見信於世，聲譽鵲起。旋入某黨之手，遂黯然無光。安福系既敗，曾為曹錕所禁售，厥後遼寂無聞。近由新記公司接辦，改成股分組織，以營業為本位，大加刷新，與「國聞通訊社」有密切之關係，消息極為靈通。社評取不署名制，以敢言著，頓復舊譽。京津人士，爭相先覩，持論近中庸派，然總不失為一有風骨有主見之報紙也。

益世報　為天主教神父雷鳴遠氏所創辦，初以彩票式招攬訂閱，亦辦報之別開生面者。日出四大張，廣告之發達為華北第一，印刷紙質，首屈一指。館址在義租界，故言論較為自由，京有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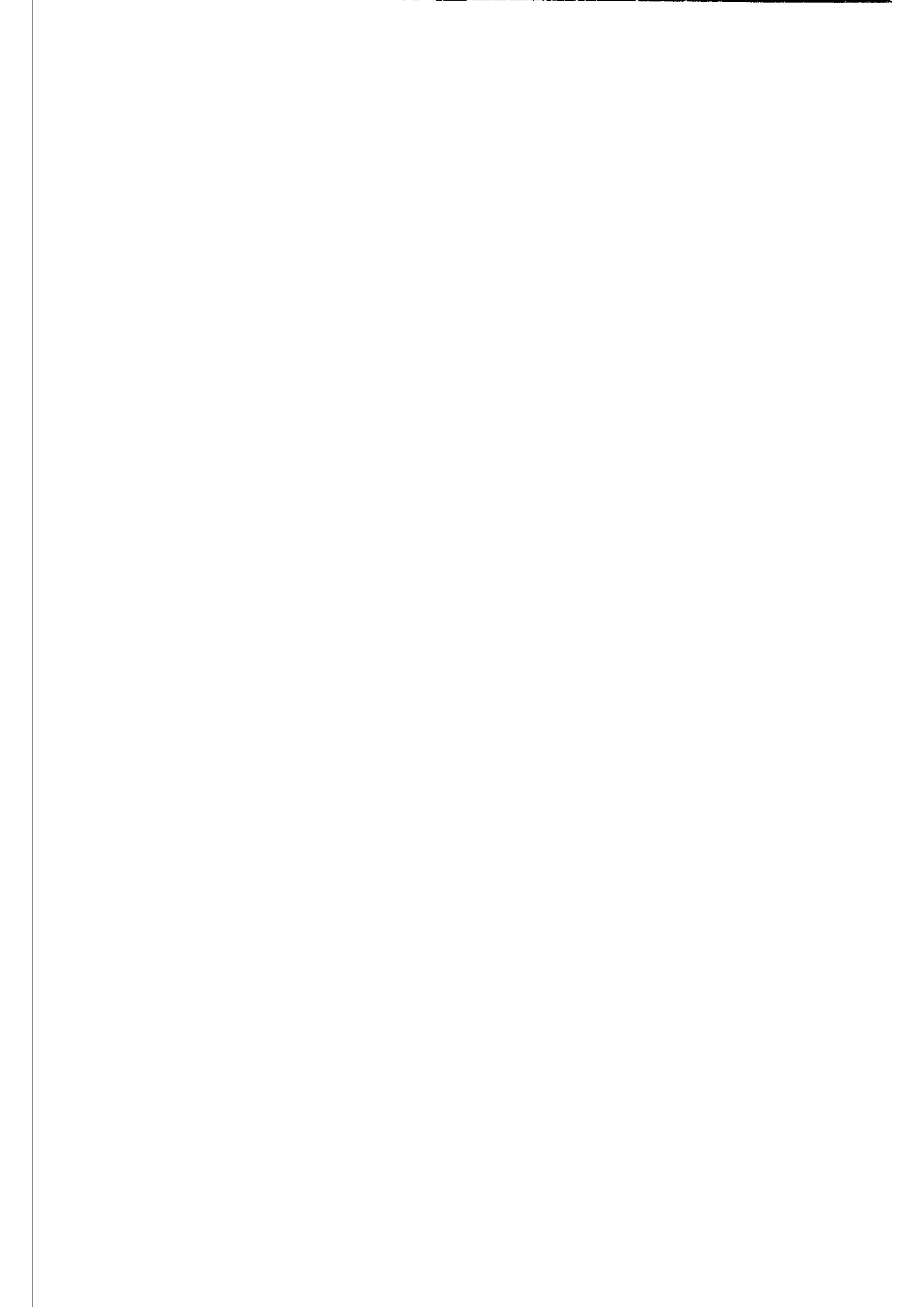
東方時報　The Far Eastern Times 為英人辛博森氏仰承某公意旨所創辦，發刊於北京，中英合刊，頗風行一時，後以故停版。今中文在津發行，銷行東北，稍關外

巨擘，廣告亦得法院之助，與上海民國日報，同一辦法也，副張爲「東方朔」。

泰晤士報　初刊時鑒於嗎啡爲禍之烈，曾刊黑籍表，以喚醒羣衆。「五四運動」與益世報同祖護學生，爲當局所嫉視，但一在英署註册，一在美署，莫之奈何。快樂林之小品，津沽人士，頗感興趣。

庸報　出版爲時兩年，版式力翻新樣，日出三大張，廣告甚富，新聞編制，亦多講求，問世雖漸，而氣炎逼人，較之一般暮氣沈沈之老報，當覺後生可畏也。假以時日，一極有希望之報紙也。

一九二六年，秋日，天廬未是草



日本新聞界一瞥

郷宗孟

天天心心二子來爲新聞學刊徵稿，並示之題曰『日本新聞界』，吾對於新聞學，素乏之研究，驟見斯題，原不敢承，繼以囑託孔殷，義無容辭，只得拉雜成篇，聊以報命耳。

一 日本新聞與言論之自由

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日本臣民於法律之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之自由」。是日本新聞紙，一旦軼出法律範圍之外，即不得有言論之自由矣。日本為取締新聞紙起見，嘗制定新聞紙法，其第二十七條規定：「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外務大臣，關於軍事或外交事項之揭載，對於新聞紙，得以命令禁止或限制之，若新聞紙揭載違犯此項命令或紊亂安甯秩序或妨害風俗之事項，又冒瀆皇室之尊嚴變更法律或紊亂朝憲之事項，裁判官當處罰之時，得禁止其新聞紙之發行」云。此等限制，須待裁判所之判決，而後始克實行，若裁判官認為無罪，則新聞紙不受處罰，是此規定，尚無背於法治國之名也。然日本除依裁判官之判決而外，尚有行政官自由處罰新聞紙之規定，即新聞紙法第二十三條云：「內務大臣對於新聞紙所揭載之事項，認為

紊亂安甯秩序或妨害風俗時，得禁止其發賣及頒布，於必要時，並得扣押之」云。依此規定，內務大臣得任意命新聞之發賣禁止，且此項命令，係由法律所委任之正當權限，新聞紙對之既無提起訴訟之途，自當認爲最終之決定焉。是故在日本之現行制度，官廳對於反對黨之新聞，往往利用發賣禁止之命令，使其新聞會計，感受困難，或藉此以施其懷柔手段，而一般人民，亦不得認之爲不法處分，於是橫暴當局，每得行其壓制政治，以達各自之目的也。

二 日本新聞社之組織

日本新聞社之組織，固因各社而有不同，然就大體而言，概分爲編輯及事務（或稱營業）兩處。

編輯處通常包含主筆，編輯長，各部長，普通記者，校正部，印刷部等而言，間

有編輯長之下，設副編輯長，各部長之下，設副部長。又記者中，有俗稱探訪者，通常充探查各種報道之任務，其記事則由他人作成之，有時置速記生，使之書取由各地傳來之電話。編輯處之各部，大抵分為政治，外報，軍事，經濟，調查，照像等部，社說通常由主筆作成之，各部長及其他社員亦有選任之者。大新聞社，大抵於內外各重要地方，設通信員，編輯長一面對於本社社員及內地各通信員，時時加以指揮，同時彼兼外報部主任，對於國外之通信或電報，亦為同樣監督。新聞社除依此等方法取得材料而外，全依通信社為之。通信社與新聞社相同，各於其所在地，分派記者，蒐集新聞，同時又於內外各地，置通信員，供給材料，通信社有供給一般的報告者，有供給演藝警察婦人家內者之類等局部的材料者。新聞社對於由通信社所供給之材料，通常由編輯長分配之於各部，有揭載其全部或一部者，有僅供其參考者，要皆依主筆之任意耳。主任及各部員，有各居別室者，，主筆以下全體社員皆同居一室者，在主筆之傍者，通常編輯長或副主筆席，收納各種材料，分送之於各部，各部長等詳讀一

過，其無用者，則削除之，應附加者，則附加之，選定標題，並註明應用之活字，命社丁送交印刷部焉。

事務處分爲廣告販賣兩部，新聞社之重要收入，爲廣告費及報費，通例廣告費，較報費爲尤多，故報費僅足供給紙筆費及郵費，而社員之俸給及機械之運轉費，則非依廣告費不可。廣告有直接對於新聞社請託之者，有由新聞社勸誘之者，但由廣告介紹所轉來者亦不少。販賣部掌販賣及配達事務，日報大抵任電車站，火車站或旅館等處販賣，晚報則令賣報人在行人往來場所呼賣。對於直接或間接訂購新聞者，其配達之方法，約分二種：第一對於鄰近者，則由社或代銷處派人配達，此配達人，通常身佩銅鈴，跑行分送，日本各大都市，清晨作叮噹之聲者，即此配達人也。第二對於各地方之讀者，通常由郵局遞送，若遇天災地變，交通梗塞，則以汽車輸送之。

三　日本新聞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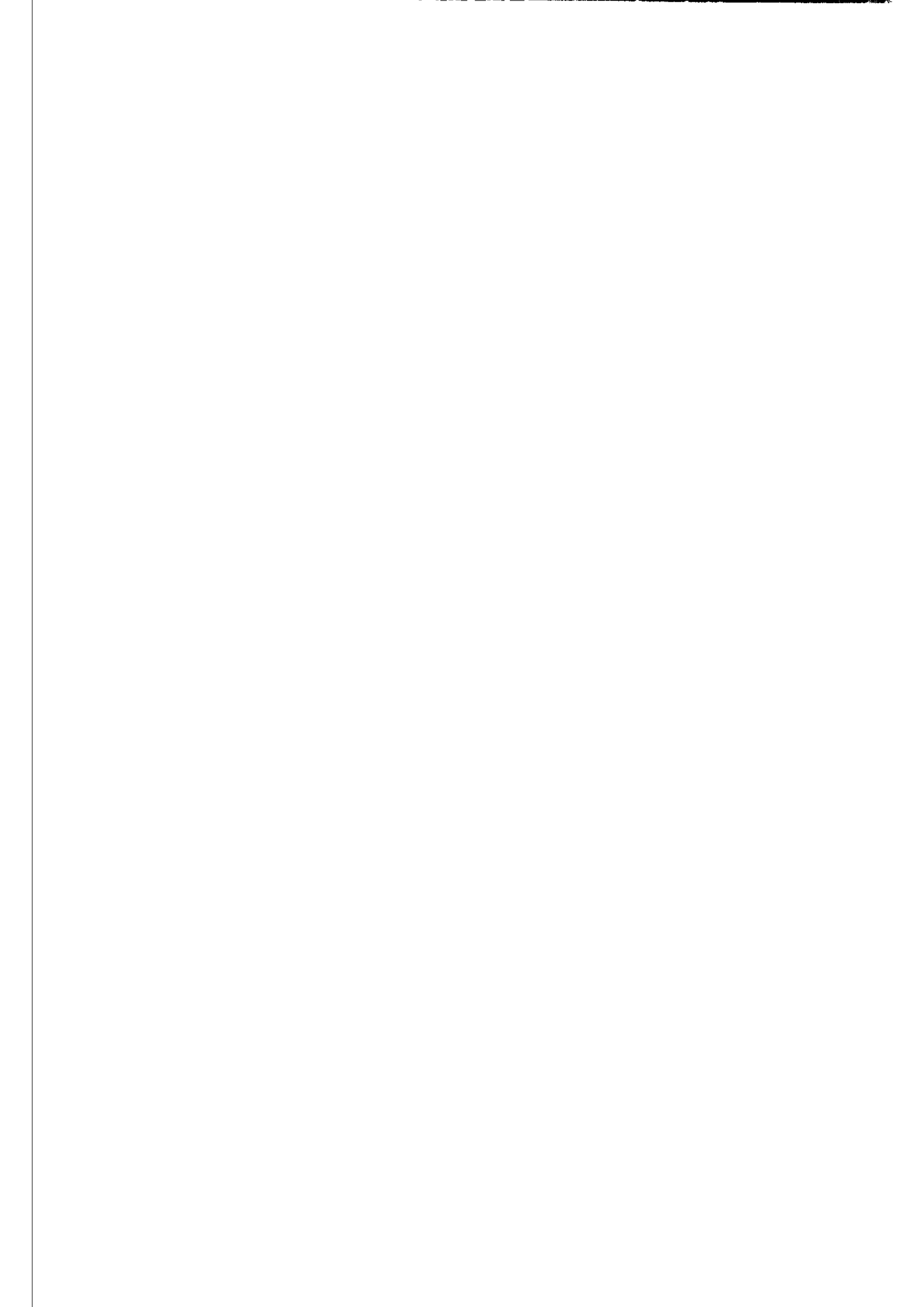
日本各大新聞，以出兩大張爲原則，但多者三四張，少者一張，其例外也。第一版除新聞標名而外，皆爲廣告，第二版首載社論，次爲歐美事情及中國事情，再次則爲國內重要新聞。觀日本新聞與我國內容之差點，即在日本以外國新聞爲重，我國以國內新聞爲重，蓋日本地域狹小，政權統一，除關於行政部，立法部，司法部，政黨或選舉等項而外，國內事情，殆無可紀，同時因其人口稠密，殖民事業，最關重要，故各大新聞社，莫不在外國重要地方，置通信員，探訪各國政治經濟事項，以電告其本社，日本各新聞有記「本社電禁轉載」者是也。反之我國地大物博，羣雄割據，關於奉張，豫吳，浙孫，魯張，贛蔣，鄂唐等等新聞，已屬罄竹難書，何暇顧及西歐東日？間有一二大新聞社，亦不過轉載路透電或譯日本報數則，以資點綴而已。第三

版爲社會新聞，日本所謂「三面記事」是也。其記者通常以中學畢業生充之。此外如經濟事項，文藝等類，大抵登載於第四版，其出兩大張者，則登載於第二張焉。

最後應附記者，日本新聞「年中無休」是也。所謂年中無休者，謂一年三百六十有六日，新聞無休假停刊之時也。我國新舊年節無論矣，他如植樹節，雙十節，武昌起義，雲南護國等紀念日，各新聞莫不休假停刊，值此國家多事之時，紀念日當逐漸加多，吾恐將來一年三百六十有六日，我國新聞社，將無日不在休假停刊之中矣，哈哈！豈不可笑！

日本新聞界，自非此數千言所能詳盡，茲不過舉我感想所及者言之耳。

一九二七，一，一五。



世界通訊事業

黃天鵬

客歲愚爲「外人在中國之通訊事業」一文，殊深致慨於外國通訊社之操縱，而結論則謂同業協力組織一『聯合通訊社』，爲今後唯一之出路，讀者頗多默許，足徵輿論的輿論之所趨也。

通訊社與新聞紙，關係至爲密切，互爲因果，互相援輔而發榮滋長，猶魚之與水

者也。蓋新聞紙材料之來源，除本社專用之外勤記者地方通訊員及重要都市特派員等訪稿之外，其大宗材料恃於通訊社之供給。誠以報社設備無論若何完善，並難於社會及國際鉅細新聞，網羅而勿遺，爲補救意外之遺漏，不得不求助於通訊社。且報社不僅報告消息已也，尚有指導社會之要職，評判新聞之價值，審定消息之去留，在極短而倉卒之時間內，製成若干萬言之新聞紙，事務至爲繁重，故採集材料方面，惟有委託一部分於通訊社，此種需求既極迫切，而通訊事業遂成大規模之營業機關矣。

通訊有二大責職：其一爲報告消息，此項消息，除供給報社外，並供私人公署機關。其二爲收羅新聞材料，但止忠實敘寫，而判斷評論則爲報社之責。此二大責務，非有雄厚之資本，專門名家之人才，爲大規範之組織，優美完善之設施，不能勝任而愉快，此又近代通訊事業勃興之一大原因也。冊考世界大通訊社之組織，共有左列幾種：

（一）營業通訊社　通訊社之經營者，純以營利爲目的，勿論其爲個人企業，抑屬

股份公司組織，而以搜集新聞賣與報爲業務則一也。易詞以言，則視新聞爲商品，而以之交易者也。此種通訊社之特質，屹然有獨立之地位，故世有非聯盟派之稱。其與報社之關係，如經濟學上之生產者與消費者然，若United Press若Wolff若Stefani以及未改組以前之Reuter亦可謂屬於此一類。大都爲社長獨裁制，每起於個人之努力，沿成股份之企業，因其領袖制也，關於事業之責任與進步，無有推諉束縛，易收長足之開發，數十年前之路透社，即其最著之例。然利之所在，必有弊焉：通訊社與報社既立於對等之位置，自少密切之聯絡，每有同一新聞之傳送，報社爲求特異，則刊本社特約電而棄通訊社之報告，往往通訊社有詳細報告而轉用自社簡略之稿，實徒耗費而失重要翔實，其弊一也；通訊社與報社既成交易之關係，代價務求其低，通訊社爲自利計，遂多取巧，重要翔實新聞，或以費多而不發，轉而從事於普通消息，以應酬於主顧者，其弊二也；通訊社既爲私的組織，易引外人之誤會，而有種種之傳說，如爲某種宣傳機關也，曾受某某之津貼也，於信用上每收極大之影響，其弊三也。

但今日通訊社屬於此類組織者，尚佔多數，惟歷程上，似由私人雄圖而進爲合作經營耳。

（二）官辦通訊社　所謂官辦通訊社，可分爲二種：一爲仰承政府之意志創辦，凡經費由官廳支給者是也；一爲純由國家所經營，如革命後之蘇俄者是也。第一類若與之新聞局，儼如政府機關，秉承意旨，以發布消息。其長處則得政府之補助，消息靈通，易於發展。其短處則因國家之利害，而新聞帶濃厚之色彩，所謂御用之機關，於新聞之報導公平眞確，皆非所計。俄國帝政時代 Mesthid 通訊社，即此中之著者。此類官式之通訊機關，其主旨與組織，每隨潮流而起下，職員因存五日京兆之心。其所發布之消息，社會只視爲政府之意志及態度，殊失却維持尊嚴，與本能之發展也。蘇俄爲一特殊之國家，通訊業亦收歸國家經營之。蓋一以通訊事業，具有公共之性質；二以通訊業爲人生享用之一，經營費自應由國家負擔；三通訊業亦隸國民教育事業之範圍，自非私人所得而有；四以通訊業爲宣傳之利器，彌應由國家主持。具此數因，

衡諸蘇維埃理論，國有爲當然結果也。吾人以新聞學原理立脚點視之，與乎言論出版自由以論，則此種管理法，實非合理之辦法，且違背新聞公確之原則也。但在蘇俄特殊政體之國家，似當別論耳。

(三)聯合通訊社　美洲聯合通訊社 Associated Press 即此中之傑出者。日本近年亦有此種組合，以經濟學上名詞言之，可謂新聞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合作社。社員即以各報社爲本位，經費由各報社分擔，爲一非營利之合作機關，目的在謀本身之利益而已。關於新聞之搜集與分配，由各報就駐在地蒐集，隨時報告聯合社，由該社審定分散於社員，新聞既可網羅萬有，而人才資力，又可節省浪費，法至善也。 查聯合通訊社之內容，以理事會爲最高機關，理事由社員公舉，以主持一切重要事項。但普通事務之執行，則由僱員辦理，藉示大公無私，較第一二項之美善，不可以道里計，故此種合作組織，不啻一種新聞之交換，以最小之勞力獲最大之利益，凡需鉅大代價始獲得之新聞，賴衆力易於舉辦，一事數電之複弊，恃合作而免除。而最要者則外部

無謂之誤會，如本文第一項所述者，因公開的團體事業，而莫由以起。故美國聯合通訊社得以有千數百之社員，五萬里之專用電線，凡非社員即無享收之權利，環球各大都市，莫不有其分社或訪員，其勢力之偉大，在最近之將來，可執世界通訊業之牛耳，英國路透之亟謀改組，亦以是故也。

此外尚有間於第一第二兩項間之組織者，改組後之路透社是也。路透初為私人之企業，繼成股份公司，最近大部份股東已為英國新聞聯合社 Prese Association 所佔有。社雖以營業為前提，而各報社以股東之資格，握有發言之權。於社之進行，每喜有所論持，力除新聞商品之弊。但其與政府之關係，依然不能袪世人之疑慮，帝國贊成或反對之事件，路透頗取同一之態度，以為發布消息之骨子。世有為之辯解者曰，通訊社之職守，一方面為溝通國際之消息與思想，而另一方面為國民外交之後盾，不得不爾也。

綜上以觀，通訊社之組織，自以聯合式最佔優勢。我國通訊界情形如何，言之實

爲痛心，以偌大之國家，通訊社爲量雖數百十家之衆，然竟無一大規模組織之世界的通訊機關，以參加於國際團體。舉凡國際之消息，止仰給於一二外國通訊社，是非黑白，一任外人之操縱。吾人每謂若外國通訊社一致罷工，中國新聞紙當成一大笑話，雖此事未必實現，然業新聞者依賴之心理，可見一斑矣。往者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各國通訊社以周密之組織，與國家事前之布置，皆具偉大之宣傳力，我國則毫無設施，假口舌於外人，以求各國憐憫之同情，此不特國家之辱，亦新聞界之羞也。

新聞爲造成輿論之基礎，外國通訊社囿於國民之偏見與其本國之利害，其新聞自非吾人所需求者。本國自設之通訊社，即進不能左右國際輿論之大權，退亦足以自張喉舌，不受外人之誣衊。而平日潛移默化於各國讀者，尤有莫大影響。大都國際間對於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之好惡，皆由於素時各大通訊所傳播之消息爲基礎。我國若五卅事件，若最近之甯案，皆任外人誣謠，先入爲主，其影響於國交，非吾人之所可

逆料矣。此由國家而立論，誠屬必然，即在新聞事業而言，中國在世界已佔重要之位置，世人之欲了解中國，與中國之應明瞭國際情勢，已成極大之需要，國際通訊社之倡辦，尤爲刻不容緩也。

中國今日之有需於大規模通訊社之建設，舉世所共知也，國民政府亦頗注意及此，已有所擬議；吾人由報界自身立言，目下之急圖，惟有聯絡全國報館，協力組織一『聯合通訊社』，以脫離外國通訊社之束縛，謀自身之自由與獨立耳。

昔年愚倡茲說，有贊成吾議而以爲時機尙早者曰：聯合通訊社之組織，以各大報社爲基礎。須相當之人才，亦需鉅大之經費，現報社能獨立者少，且多朝不保夕，實未足以語此；斯亦報界之實情，然聯合通訊社之組織，亦可先由少數獨立之報社發起，先樹一基地，徐圖發展。若得熱心而有力之倡導，合羣策，集衆思，以共同籌謀，則有造於新聞事業，未可限量也。

英美通信社的現狀

——島谷亮輔原著——

蕲伯文

這幾年來有提倡須設立聯合社，實爲是新聞界可慶之事。此傾向的起因是謀新聞社記事之迅速，節省徒費的編輯費，但還沒有實現。於是各新聞社對各官廳，銀行，公司，商業會議所各派記者，所費不少。現在情形如何不得而知，在十年前各處記者

休息室內，新聞記者在那裏有下將棋的，青年記者因此有習懶的惡風。北巖爵士來日本，其通信中斷言「日本人是無能率之國民」，北巖氏旅日不久，所接近的大半是新聞記者或與此有關係的人，或者也許是赤裸裸的敍明感想，現在新聞之經營，其能率如何，頗有疑問，不待北巖氏這樣說的。

此聯合通信之實行如何，如果大都市行像在英美所行的那樣「台克爾」那便可以體現。但今日所使用的「台克爾」是羅馬字，故不耐煩羅馬字，則不能實行。妨礙聯合通信之實行的一個理由，即各新聞社若不派特派記者則號外有遲發之虞，但「台克爾」以電力動作，故只要有此機械，便如現在交易所之行市報告相同，不依此方法則通信不能迅速。

每一新聞社爲蒐集普通記事，每月須用六百元乃至一千五百元編輯費，支出若此「台克爾」之設備費，是不經事的。聯合通信社之設立，非先從備置此「台克爾」不可。

倫敦使用此「台克爾」的通信社，以路透社爲首。路透社除非新聞社不供給此「台克爾」。其理由爲防止爲其他通信社及記者盜竊其記事。且其費用極昂，通常用印刷物通信則供給大使館及其他官廳等。

此外有「中央新聞社」，又一般行的還有「Exchange社」，此社之創立，以通報行情爲主，現在則供給國內外一般的記事。路透社最近有和英國聯合通信社(Press association)合併之勢，更有國際八個新聞社共同經營之趨勢。

Press association (P.A.)仿美國聯合通信社(P.A.)，勢力漸大。目的和美國的P.A.相同，組合加入的新聞社，每月分担此社之經費，本社不求利益，只要收支相抵便可，總選舉當時，每日全國到處有幾百演說的，若是一個新聞社，不管組織如何完備，若從特派員以得記事，是做不到的，且演說報告千篇一律，也沒有各派特派員之價値。又如大阪新聞社未發達以前早已發達，自己有通信網，經費巨大，英國之新聞社無此浪費，前述那種記事，一任此種通信社，新聞社集中勢力以發揮其特長。

美國偉人馬爾，威爾斯頓氏創成聯合通信社。斯頓氏若是實業志望家則可以成美國第一流的富豪，然其志在新聞記者，固然不能致富，但是造成美國不可缺少的P.A.一大紀念物。其經歷見其所著『新聞記者五十年』一書，對於新聞記者是開卷有益之作。

此A.P.一九〇〇年組成在紐約州法律之下的社團法人。合衆國以及南美中美加奈大菲律賓羣島等處，所有朝刊，晚刊，週刊，新聞，約一千二百新聞社，均爲其組合員，各爲組合員的新聞社，支付一定的經費，而受記事之供給。A.P.之組織，記者職員千七百人以外，尚有通信員八萬人，每日經費達二萬金，其規模之大可知。

通信記事之蒐集及供給又正確又迅速而及於全美及菲律賓，這是受電報之賜。如無完備的電報組織則此大事業誠不可能。美國電話電報由私立公司經營，這時特別便利。A.P.經費之主要者是租借電報電話綫所支出，總之在美國借用電線約十一萬哩（晝間使用約五萬五千哩夜用五萬二千哩）。

合衆國內分六個通信區域，即東部（紐約）中部（芝加哥）西部（舊金山）南西部，落機山脈部，南部（阿特蘭德），各支部設編輯長一人。各支部間以二重或三重電線連絡，通信收發，並行不斷

外國方面的記事，新嘉坡以西的記事，先集于紐約。新嘉坡以東的，先集於舊金山。從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羅馬，維也納，馬德利特，日內瓦各支局所發紐約之記事一日平均八千語。

紐約桑港收到的記事，經支局局長閱過，轉送他支部，再由支部各給其支部內組合新聞社打電，新聞社視其發行百數之大小多少而需要記事之分量不同。於是U.P.在一支部區域內，給同等的新聞社用克里特機相同的方法即發送同文電報，故無像日本各各打電的麻煩。技手所打電報，同時從其支部，同時給在同一地位的各新聞社通信。克里特機英國所用的，U.P.所採用的發信受信機是芝加哥之諾克拉姆公司所造，此和打字機全同，一分間可發六十語。日本中央電報局有諾克拉姆機十數架，現在練

習中。

將來無線電話電報是否可以代替有線電話電報通信，尚費研究，因無線電話電報如空中一有阻障則通信一部分不能收受，勢須重拍，聯合通信社現正研究此使用方法，因此理由，尚未能立刻實行。

各支部的編輯長有兩重責職。其一集支部區域內之記事，通報其區域內之組合新聞社，其二是將其區域內之記事通信其他支部，其記事之輕重取捨選擇則視編輯長的手腕如何。編輯長之外有副編輯長二人，晝夜輪流各工作八小時。

為調查各支部之成績，置行政官一人以監督之。

A.P.之活動電報是必要不可缺的，既如前述。A.P.借用電話公司之線，當電報綫使用。美國之電信線多係鐵的，電話綫是銅的，後者能率較高。

組合新聞所支付經費，第一組合新聞社稱為Overhead change每週一律各付十五萬元金，此為每新聞社應付最低之經費。至小都市之新聞社，不需過多語數之記事，

便和A.P.電線通達最近之支部區域中之支部以電話而取記事。地方新聞只用十五萬元金加上電話費及給通信員的薪水，便可取得A.P.之記事。可成功較費之新聞編輯，各小都市均可發行獨立的新聞，實A.P.之賜。

經費分担之標準以其都市人口爲據。紐約芝加哥等大都市的新聞社，所需記事較多，同時支付A.P.之經費亦大。A.P.每日供給大新聞社之語數凡七萬五千，足夠普通新聞紙六十段之用。紐約和其他大都市之新聞社自己之通信機關完備，故A.P.所供給記事，不多揭載。如哈斯特系新聞，全然獨立，不屬A.P.。然地方新聞，以A.P.之記占其報紙之大部分也是不少的。因此A.P.勢力偉大。有A.P.在國內問題，超越政黨政派之上爲無色透明的，故記事有不關切要的，因此無餘裕的新聞還得自派特派員及特殊之新聞記事　但以無色透明爲標榜，故中央政府之發表聲明是最先經過A.P.之手來發表。大統領之教書也在發表之前幾天交給A.P.之手，長文的東西，A.P.預先郵送。各新聞社將其必要之部分組排準備，主筆從數日前便精細閱過，綜其思想，著成論說

而付印刷。至發表之當日，從A.P.本社發一『發表許可』之電報，則新聞社，當時付印，不五分鐘政治的大事件達於街頭矣。

斯頓氏說美國關於此種教書並無一次先行洩漏的，新聞界的公德心，可謂難得。斯頓氏很照顧日本，在巴黎平和會議中，日本記事常乞其教。他從岩倉大使一行到芝加哥時結識伊藤公。卜資茅斯平和會議當時，很爲日本出力，一九一七年石井來美成立石井蘭辛條約使日本有利的，也是這位斯頓先生。

A.P.除歐洲各地有特派員外，更和各國通信社有關係交換記事。紐約之A.P.本部，有德意志的屋爾夫，俄羅斯的盧斯他，法蘭西的阿威斯，加拿大的樸列司各通信社並機而坐，取A.P.之記事爲材料，各報告本國之本社。

A.P.倫敦支社在路透社內。關於歐洲記事，雖有以路透社爲主的時代。然路透社所集記事是以英國爲本位。今則在歐特派員直接報告紐約本社，各國通信社全係其國政府御用通信自不待論，日本之聯合通信社成立，必有大貢獻於新聞之發達，何人當

無異見，但以二條件爲必要，其最大的條件須有一如斯頓氏那樣偉大人物，放棄一身之利益，而爲全社會貢獻的；第二條件是通信機關得自由利用是也。

A.P.以外，美國尚有United Press，此社在倫敦開British United Press，歐洲通信時有不可侮的功勞。

此外哈斯特系有International通信社，此通信社竊A.P.之記事，而起裁判問題，在美以記事爲財產，不容竊盜，在日本以新聞事業之名譽與利益，亦希定記事爲一個財產，或有制定法律的必要。哈斯特系亦有重要之記事。列甯死去之報告即在莫斯科特派員所發。A.P.之特長是缺欠在美國內專賣的機敏。其他通信社注力於歐洲方面之記事時，是使A.P.失色，同時誤報亦不少。

對于英國各透社尚有Exchange社Central News社亦奏奇功不少，同時此等通信迅速而難正確，是要注意的。

英國面積不像美國廣大，大凡新聞社都在倫敦設立支局。福利特街成了新聞街，

這是因爲電報線是國有的，不能像美國一個通信社可以自由自在使用全國電線。所以都湊在一起了。現在給A.P.的東西，是政府或其他地方一同把交給A.P.的原文付印之後再分配到加入的各新聞本社及支局。地方新聞大部分其記事之大部分得自倫敦。且係重要的，故倫敦支局局長，占重要地位不亞於地方新聞主筆。此支局把從A.P.其他所得之材料加以取捨選擇，通報本社。本社和支局間大概都有特設的電報線。

外人在中國經營之通訊業

黃粱夢

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素有「中國太上政府」之稱，吾謂外國通訊社，可曰「中國太上新聞界」。蓋外國公使團之操縱中國政局，與外國通訊社之操縱中國報界，同一方略及目的也，讀者疑吾言乎，且畢其說：

吾人一披閱中國之新聞紙，則英國半官式「路透社電」之消息，連篇累牘，全報新

聞之來源，幾全爲「路透社電」所佔有，而國際新聞爲尤甚。近來亦多採用日本「東方電通」諸社發稿，此三數通訊社，均暗中爲其政府所經營或授意，各種消息之傳播，概以其政府之策略爲依歸，未足恃也。其次則國人自行經營之通訊社，據北京新聞學會所調查，爲數在一百八十以上，其規模粗具，按期出稿者，約三分之一，消息以駐在地爲多，國內則僅「國聞通訊社」略可供應，京津漢粵各大都會，亦有分社機關。其他則組織未善，或惟只懸空招牌，別有所圖，無一可述。即以「國聞社」而論，亦以拙於經濟與人才，不過略具雛形而已。國內政局凡有大變動，或交通完全斷絕時，每一新聞之獲得，輾轉探訪遞致，所費輒不貲，「國聞社」即無力勝此負擔。又因係國人所自經營，受嚴重之檢查及壓迫，亦無法盡其責職。而外人之通訊社則反是，一切消息之傳播，既不必計其值若干，戰時又不受戒嚴條例之限制，得自由行使職權。於是國內新聞，亦不得不仰給於外國通訊社，一任其操縱把持，混淆黑白，而莫可如何，此有志者所引爲深恥與隱憂也。

中國新聞紙「紐斯」News之來源，既操諸外國通訊社之手，彼輩乃使倆百出，縱横捭闔，極把持壟斷挑撥之能事，舉其要者，約有數端：

（一）製造謠言　中國戰禍頻仍，民不聊生，雖曰軍閥自相殘殺，而實由帝國主義者所傀儡，此無論新舊派別，已成異口同聲之公論。外國通訊社，即其主要工具之一。讀者猶憶數年前某社所造謠言乎，某省已成赤化，實行共產公妻；某巨公業於某日逝世，某黨完全瓦解；以及某地排外盛行。某某當局出亡，凡如此類，不勝枚舉。雖則事實昭然，未能久誣，而一時已墮其術中，受其催眠矣。又近如漢甯各案，肇禍皆啓於外人，慘劇亦演自吾方，而彼輩竟反噬，誣以第二義和團相加，且張大其辭，外人死亡若干，財產盡歸烏有，以嫁禍吾國，並失國際間之同情。及事後調查，外人死亡損失甚微，而吾方受創特巨。始知外人造謠之本能，有如是者。

（二）顛倒是非　新潮澎湃，日進千里，內憂外患，舉至交來　，國人爲謀自由幸福，而新國民運動勃興，外人不察，動輒以「赤化」「排外」見誣。前年五卅案，英人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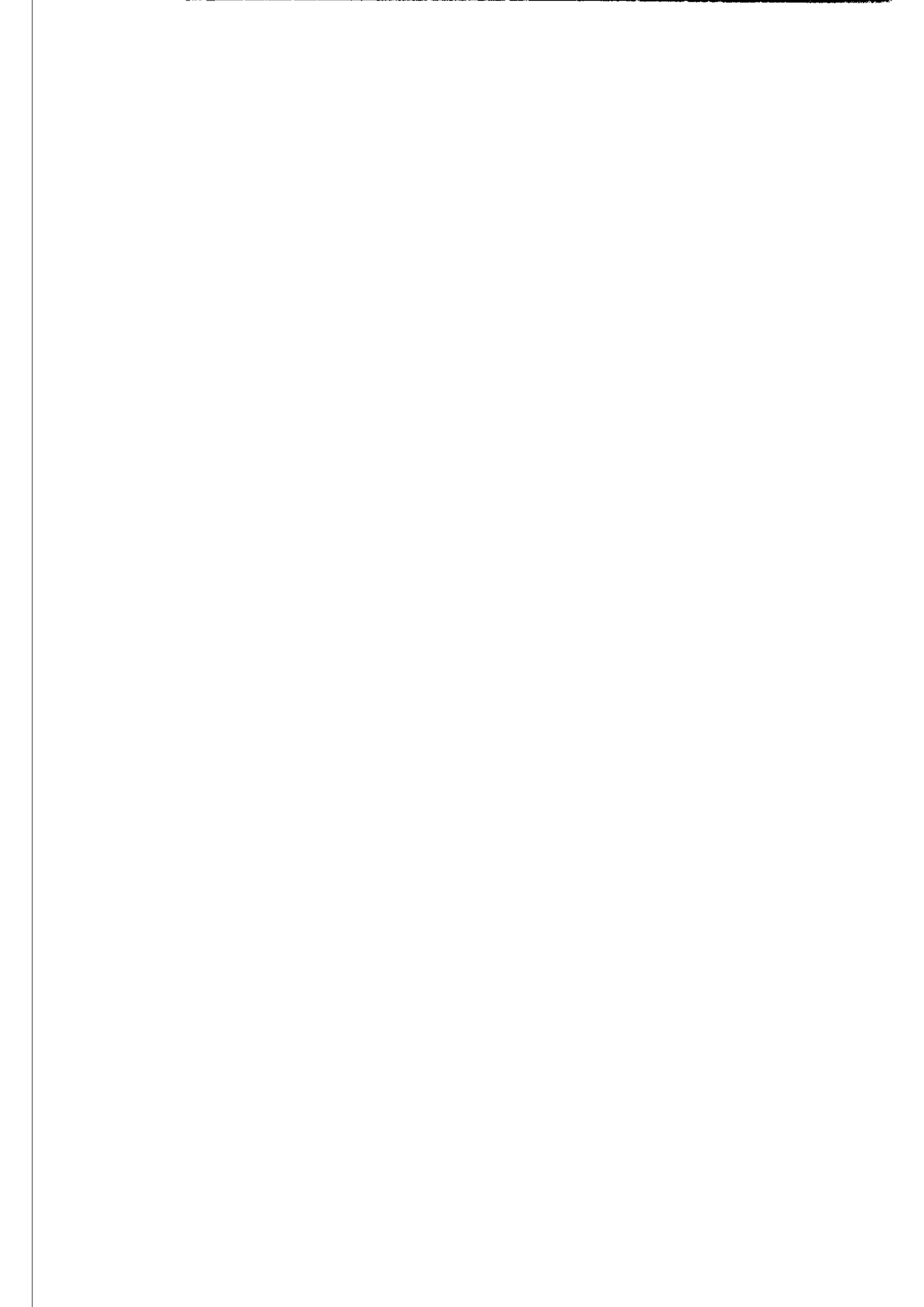
無人道，可動全世界之公憤，而彼則利用其「路透社」之傳播，信口雌黃，推責任於中國，以冀一手掩盡天下耳目。歐美民衆，每誤認中國爲半開化民族　，及種種誤解與藐視者，未始非外國通訊社所傳播之種子也。

（二）暗中挑撥　外國通信社，非僅造謠搗亂已也，其挑撥政潮，離間甲乙，措辭之妙，手段之辣，卽狡猾奸險之政客，有時亦自嘆勿如。其通訊機關，與其公使館息息相通，表裏狼狽爲奸。且藉領事裁判權爲護符，可不負何種言責。吾人每見報紙上之「某使館消息」「某要人談話」「某軍事家之觀察」「某方特訊」等等　，其言時局將有某種醞釀，某路戰事將有某種之變化，某要人對某人將如何，甲方對乙方有某種計畫，言之鑿鑿，像煞有介事，實則多屬捕風捉影之談，而爲一種挑撥之策略。但個中人已儘入其殼中，因而起疑慮猜忌，往往鑄成大錯者；而彼則袖手旁笑，坐收漁人之利。

卽此三端，嚴加取締，尚有餘辜，況其他罪惡，不計其數乎！然而麻木不仁之政

府，既未一稍加措意，而新聞界同業貿然採刊，甚且利用以達其某種之目的，誠最可痛心者也。

雖然，同業或別有苦衷，蓋明知外國通信社不甚可靠，且帶濃厚之色彩，但除此不甚可靠之消息外，報館只好關門大吉而已。即不至此，外國通訊社假如有所要挾，一致罷工停稿，則新聞除地方版及廣告外，儘大空白，世界有何驚天動地之變動，國內有何駭人聽聞之案件，立會不入吾人之眼簾，乃知昔日太上新聞界之威權，而思不甚可靠之消息，猶聊勝於無也。其言亦有相當理由，然正因是之故，吾同業亟應宜圖自立，而謀新的生機與發展。新生機者何？仿美國 Associated Press 而組織一聯合通訊社也。



美國初期之新聞事業

周孝庵

近代報紙最發達之國家，莫若美國，報紙中之勢力最大者，亦莫「美國式」若。然美國初期新聞事業發達之史略，則在吾國新聞學書籍中，尚屬罕見，爰草斯篇，以介紹於國人。

美國之得以稱強於世界者，實有四大要素，曰實業，曰電報，曰報紙，曰鐵路，

而以報紙之發展爲特甚。故今日之美國，苟不爲一『新聞統治之國A Nation Govrrned by News Papers』，則至少當成一『爲印刷家墨汁勢力所凝合之國家A Nation Held Together by the Cohesive Power of Printers' ink』。然美國新聞紙發源於何時乎，曰由在松德Sumter砲台被轟之日，當時美國之內亂，實助成其爲一『新聞紙讀者之國家』(A Nation of Newspaper Readers)，蓋斯時美人爲國效忠於沙場者甚衆，其家屬或愛人，則殷殷日盼其無恙，關山阻隔，望穿秋水，欲言無從，欲晤莫能，乃不得不藉報紙上之『戰訊』，以探求其近狀，並戰事之何若。斯時報紙銷路之大，實非夢想所及，而報紙遂被視爲供給新聞之利器，其重要不在糧食之下，實開美國報紙一新紀元。嗣後新聞事業與年俱進，而與人民之關係亦日密，雖如機器之發明，亦不能與新聞紙並駕齊驅，故今日美國新聞事業之盛，實不得不歸功於松德砲台之陷落，換言之，實『國內戰爭』促成之也。

歐洲報紙發源於一六二〇年間帕爾麥(Plymouth)殖民地之居民乘曼弗洛佛(May-

flower)號輪船赴美之時（曾開闢Massachusetts者），一六三九年，報紙之『先鋒』，由英國帶至麥賽吉塞海灣（Massa chusetts Bay）之殖民地，是為英報輸入美國之始，但厥後殖民地當局不准人民印行新聞紙，不論登載新聞或法律等等，皆在禁止之列。違法書籍之被燬於火者，亦屬司空見慣，如是者甚久，在此時期以內，絕無自立之新聞紙可言。直至一六九〇年，波斯登商人哈立斯（Benjamin Harris）冒險刊行報紙自為主筆，然僅刊一期，卽為當局禁止發行，該報名『Public Occurences』，日出一小紙，計三頁，每頁二欄，該報實為美國報紙之鼻祖，惜僅一日而殤耳。迨一七〇四年，波斯登始又有報紙出現，名『Boston News Letter』，式僅半頁，縱十二英寸，橫八英寸。印刷人為格林（Bartholonew Green）報館主人為一蘇格蘭人。任波斯登郵政局長，名康壁爾（John Campell），此小規模之先　報紙，雖每週刊行一次，然發行幾及七十五年，直至一七七六年之亂，始行停刊。一七一九年波斯頓又有新聞紙出　，未幾費城Philadelphia遂有報紙之綜跡，一七二五年，紐約亦有一報紙發行。又閱三十年，紐

約之報紙乃由四而增至九，一七七六年，全國報紙數目共三十七。(包含一三日刊)

然以上三十七種之新聞紙，或為月刊，或為週刊，但無日刊焉。其第一種之日刊發現於美國者，厥在一七八四年之費城。當十九世紀初葉美國報紙凡一百餘，而日報則僅見于較大之四五城市而已。更後數十年，突增至三百六十種，然日刊約僅占其中之十餘種耳，至一八三〇年間，雖鐵路尚未通行，電力印刷尚未發明，然已達千種矣。

茲將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間鐵路與報紙之雙方增加狀況，列表如后，以資參閱。

年份	鐵路英里	報紙數目
一八四〇	四，〇〇〇	一，六三一
一八五〇	一〇，〇〇〇	二，八〇〇
一八七〇	五〇，〇〇〇	五，八七一

一八八〇	九〇，〇〇〇	一一，三一四
一八九〇	一六〇，〇〇〇	一六，九四八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〇〇	二一，二七二

是時，（指十九世紀之初）美國居民每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八人中，平均有一新聞紙，而當十九世紀之末，則每三千六百人中已有一新聞紙，以發行份數論，仍有增進焉。

十九世中，美國人口較昔增十五倍，而報紙則增百倍，日刊尤在一千倍以上，每年發行之報紙及雜志總數，殆有八十萬萬份之多，每人平均佔一〇八份，飛躍騰進，不將令人瞠目結舌乎？

當美國最初刊行之報紙，大半由英報轉載而來，『本埠新聞』中之新聞，寥若晨星，而輪船火車之時刻表，則佔其大半，缺乏材料，聊以塞責而已。而所謂『國外新聞』者，復轉載自倫敦報紙，其達到期間，每在發行期之一月以後，雖有『明日黃花』之憾，然亦無可如何。波斯登的『Poston News Letter』主筆曾謂『美國登載國外新聞，

在『歐洲報紙發行十三月之後』，乃當時之實況也。美報之最初主持筆政者，大半爲郵政局長，蓋當時之郵局，實爲轉遞新聞之中心也。印機木製，印刷以手，日銷四五百份而已。斯時報紙之發行雖稍覺自由，然不敢稍觸當道之怒，不然，則朝成立，而夕被封禁矣。此種情狀，與今日之中國，及歐洲大陸各國無異。

美國最初之報紙，以嚴格言，實名不副實，蓋所載者大半爲道德或政治有關之論說，而爲新聞記者者亦得從容從事，不若今日之貴乎敏捷也。例如，七月四日在費城國會所通過之對英獨立宣言，直至十三日始登載於該地所謂之大日刊，而波士頓報紙則甚至二十二日始刊此文，相去幾二十日，設在今日，不將有『麻木不靈』之誚乎？且當時重要人物之『起居注』，竟視爲最重要之新聞，而別種消息，則每漠然視之，當美國革命政潮洶湧之秋，報紙實乃鼓舞國民情感之一種工具，政潮既平，報紙一變而爲政黨政客之機關，主筆之地位，竟在報紙之上，遂漫成『個人新聞事業Personal journalism』之時期。

在十九世紀中葉，其視新聞事業爲一種職業而需特別能力與預備者，幾無其人，即在一八五○年間，發行報紙竟視爲副業而非職業。新聞記者多兼營律師或醫生之業務。此其人皆貧困異常，不得不卑躬屈節，乞憐于人，以求政治或私人之厚惠，當時，報紙之利益，純在他方之醵金，瑣屑之印刷事務，及因敲詐而得之收入。商人之登廣告，亦僅欲結好於報館主人，以免其吹求耳。報館主筆亦常以筆戰爲榮，挑戰詬詈，習以爲常，浪費篇幅，非所深計，『村嫗罵街』之惡風，竟沾染於報紙，此種報紙之無發展希望，可以斷言，然今日各國報紙之與當時美報相若者，尚不勝縷計也。

然尚有令人不解者，則斯時之新聞記者，大都注意於批評新聞，而不注重如何採集新聞，居至高地位，而不圖改進，甯不可惜？新聞之重要者，時亦傳達於國中，或爲郵遞，或爲口述，或特旅客，或藉舟車，本埠新聞大都出以批評語氣，各地新聞，無力特派專員，乃不得不轉載各地地方報焉。

直至墨西哥戰起，紐屋令司New Orleans至紐約間，雖有直達電線，然一切戰訊及軍事行動之消息，莫不得之於官場公報及私人通函，每日以快馬一匹傳達消息於兩地之間。

美國新聞界之離『舊』而進於『新』之時代，實自紐約通報(New York Herald)始。該報以美金五百元，創立於一八三五年，創辦人爲戈登班納脫(James Gordon Bennett)。當發刊之初，戈氏曾宣言，『本報當力圖獨立，而不供任何政黨爲機關』，遂開報界一新局面。氏識見高遠，勇於果斷，以爲『人民需要新聞，甚於批評』，其識見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氏且具採訪新聞之天才，往往以敏捷之方法，報告重要新聞於讀者，報紙之聲譽遂鵲起，而爲社會所歡迎。一八三八年，『先鋒』輪吏拉斯號Sirius渡涉大西洋航行英美間，氏利用此良好時機，以傳遞歐洲消息，歐洲新聞之脫離『轉載』而變爲直遞，自氏始。美報之用新聞插圖亦自氏始，氏在該報刊『錢市』欄，或Wall street之商業報告，迄至今日，則『商業金融』欄，殆爲各報最重要之一部份矣。

同時，氏亦為『黃新聞』Yellow Jonrnal之發明者，其新聞動人而使人興奮，故以黃色目之，氏實為美國新聞改進史中之功臣。

厥後奴隸事件發生亦為美報發展之始點，此一時期間，吾人名之為『評論時期』，其足以代表此一時期者，厥為紐約講台報(N Y Tribune)之主筆格利蘭 Grace (Grooll-y)，禿筆一枝，論文一篇，足以左右政局，及擁護或推倒一政治家而有餘，其因氏之評論而升沉于宦海中者，不勝數計，其勢力之偉大，可想見一斑。惟當時Bennet 式之新聞、亦在社會中占大部份勢力。

自紐約通報成立後之十二年，電氣印刷發明，報界遂呈一新氣象、然斯時各報守舊者多，直至內亂爆發，各報始覺悟『新聞紙之最大功用，在刊載新聞，而不在論評』矣。

一八六一年後，機械發明，電號新聞，亦開始使用、戰事未起紐約講台已至少每日刊載電訊二欄，及至戰事發生，各種報紙之銷路，莫不飛躍突增，廣告亦見銷路增

大，不惜以巨資登於報紙，而報紙遂得盡量發展其業務。當時各報戰地訪員咸活躍于前線，以傳遞新聞，常駐華盛頓之特派員亦奉令多寄新聞，而少發空泛之議論。

斯時國民對於新聞之胃口，亦漸擴大，報紙即不得謂爲穩固之職業，然亦已視爲正當之營業矣。而最堪注意者，則搜集新聞已變爲一種實際科學，直至今日，世界各種重要事實，報紙莫不每日記載焉。

三，二八，一九二八，于上海。

蘇俄新聞事業

黃天鵬

新聞事業之將來，果何如乎？此為一有興趣之問題。以今日趨勢而言，由政論本位而為新聞本位，由津貼本位而為營業本位，證以英美各國報社現狀，已型成商品說之理想。但學者頗有資本化之慮，而為公有之主張，說謂私人之企業，應移於法人組織下以共營。今蘇俄且進而為國有，則以其特殊之政治制度使然也。此中或利或

弊，頗未易言，但大有可供吾人之探討者在。

俄國革命以後，報紙閱者陡增，一由於共產黨有組織有訓練的宣傳之力，一由於農工民衆對時事倍加興味之故。據最近之調查，全國新聞紙約六七百種，閱者近九百萬人。民衆對於新聞紙之需要，已與衣食住等量齊觀矣。

俄國各種事業，無不在共產黨指揮之下，彼素以善於宣傳著名於世，新聞事業既須傳之利器，其致全力以管理，自在吾人意料之中，故採取斷然之手段，新聞紙完全受黨之支配，私人經營及編輯之報紙，遂無存在之可能，讀者興味足以左右新聞紙趨嚮之動力亦失其憑藉。關於編輯之方針，惟中央黨部命令是視，重要之篇員，均隸共產黨之下，因而造成清一色之新聞界。政府對某一事反對也，全國報紙同聲抨擊，政府對某一事贊成也，全國報紙羣起附和，所謂一呼百應，同此步驟，易收宣傳之效者也。但政治上雖趨一致，而採登新聞之範圍，除特殊者外，普通新聞之去取，亦各略有不同者。

都城莫斯科之新聞紙，其編製形式，間於德法國式間，首當爲政治經濟之論說，次爲電報，餘白留刊文件。罪惡新聞，不甚重視，想以共產黨反對詳載驚心動魄新聞之故也。最大之報紙，一爲共產黨機關之新聞報(Pravda)，一爲執行委員會機關之眞言報(Izvestia)雙峯並峙，同屬於政府之下，重要案件，須經負責當局之允許，始得刊布，普通新聞則與各報同仰給於泰斯通訊社，國內新聞頗少精采，但國際新聞大有可觀，關於革命及勞動消息，則力事鋪揚矣。各報插圖以漫畫爲最神妙，其刺激於讀者，當不在評論之下。大報之外尚有四版之小報，若夜報，若紅報，以精悍趣味著，閱者不亞於大報、若工人報等則文淺記簡，專爲一般無產階級設想。若汽笛報（鐵路工會），若勞工報（工會聯合會），形式亦頗相類似，各依其本來之使命，而爲努力之準繩。其他，如貧寒報，以注重農民生活爲旨趣；如紅星報則爲專供軍事人員所閱讀，如經濟生活，則爲特載商工業之報紙；其銷路最廣者曰「農民報」，於民衆具有偉大勢力，造成之鄉村訪員，尤爲該報最大之成績。此蘇俄知名報紙之概觀也。

各報之狀況，約如上述，其經濟之支絀，政府自予以相當之資助，若大報有盈餘，便以事建設或改進。廣告費爲次要之收入，因工商業在國家及合作協會之手，似勿庸競爭，故不甚發達與重要，與各國特廣告爲食料者比，迥不相侔，此因蘇俄特殊國家，始有此現象也。

關於消息之迅速條件，各國視爲要素，蘇俄以政府壓迫之故，而演成一種遲滯及無甚關係遲速之習慣，訪問要人政見談話多係先印就之稿，又以泰斯通訊社之壟斷，無可競爭，亦爲養成遲緩風氣之一原因。輕視本埠消息，喜用概括而欠明顯之標題，遂成畸形之發展。私人投函之多，更爲世界報紙所罕見也。

活新聞紙與牆報，亦其特產也。凡交通與印刷不便之處，有隨時扮演戲劇，以代各種事狀者，謂之活的新聞紙，名詞頗新鮮可喜。牆報則爲隨時手寫之新聞與圖畫，頗風行一時；吾國今日之討赤反帝宣傳品之帶新聞性者，可算此種之嫡系也。

夫新聞政策，既由政府之操縱，政府爲根本着想，自應有新聞教育之設施。俄首

都置新聞學院，專以養成新聞之人才。內容據日報所傳者，其課程最要者爲階級鬥史，其次則爲新聞學術與共產黨之新聞政策，再輔以有相關之科學。三年畢業，學額二百餘名，但以共產黨員爲限，宗旨與目的，雖與各國新聞教育不同，而暑假至報館見習，則仿各國之通例。其特殊之旨趣，一言以蔽之，在養成共產之新聞人材而已。

總結一言，蘇俄新聞事業，誠如其政治制度一般，自創一新局面。在吾曹以新聞眼光論之，頗非正當之設施，有如葫蘆，只見一道煩悶耳。所謂輿論，所謂自由，更不用言也。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草於北京。

新聞紙與商業

方宗鰲

新聞紙爲報告消息之機關，而商業貴乎消息之靈通；新聞紙爲登載廣告之利器，而商業尤貴乎廣告之普遍：孰謂新聞紙與商業不相關係哉？請詳其說：

（一）商業非消息靈通不足以操勝算也

目今海禁大開，市場廣大，不論何種商業，均有國際的性質，非消息靈通，則營

業宛若賭博，失敗多而成功少。美國之棉或小麥收穫減色，雖爲微細，而英國利物浦市場二者之格價，朝夕卽隨之而變。中國之絲出產稍減，則美國紐約物品交易所亦受影響。一言以蔽之，世界生產與消費之關係，自今以往，日益密切。而商人者，立於生產與消費者之間者也。對於商品供求之緩急，價格之高低，非迅速週知不可！所謂消息靈則勝，消息暗則敗，無可或易者也。而新聞紙卽爲報告消息之機關，舉凡商品供求之情形，價格之趨勢，莫不纖細靡遺。凡新聞紙中之經濟欄商業欄，莫非商人之絕好參考資料，孰謂新聞紙與商業不相關係哉！

(二)商業非利用廣告不足以資發達也

商人之營業也，須使世人週知其商品之種類，商店之地址；是以無論中外，皆盛行廣告之術，以廣招徠者也。現今商品之種類益增，商店之競爭益烈，廣告之道，在今日尤爲重要！微特新張商店須賴廣告以求營業之發達，卽信用素孚之老店，亦當藉

是以保持其銷路而謀營業之增進也！然而登載廣告之機關多矣，除新聞紙外，若雜誌，若仿單，若廣告板，無一非登載廣告之利器，然究其實，則無一能與新聞紙相抗衡。蓋新聞紙爲普遍的，一般的，無論何種階級，皆能見之，他種姑不論，若雜誌之訂閱者，因男女階級而異，其內容又有文學的，經濟的，政治的，美術的………之分，發行部數，終不及新聞紙之多，若外國之新聞紙，常有發行至數十萬份者。新聞紙爲廣告機關之特色，即在乎此，值此商戰時代，營業之盛衰，全繫廣告術之巧拙；而廣告之普遍，全視新聞紙之銷場爲轉移。孰謂新聞紙與商業不相關係哉！

(二)商業非有普通智識不足以資應付也

現今商業規模宏大，內外貿易，手續繁多，舉凡通關之手續，出棧入棧之方法，運輸之情形，保險之性質，票據貼現之法，提單押匯之方，販賣法之考求，廣告術之研究，公司之性質，註冊之程序，成本之計算，匯兌之順逆………等，均爲大商業者

應有之智識。然而吾國商人非盡出身商校者也，欲求斯項智識，非廣閱新聞紙不爲功！近日滬上各新聞，多另闢商業界一欄，對於商業常識，多所貢獻，如工商新聞一種，貢獻尤多，不愧爲我國商業之指南針，其有稗益於商界，誠不淺也。今日之商業，與昔日之商業異，在昔交通不便，營業區域不廣；今則海陸交通，瞬息千里，五大洲中，成一廣大之市場，競爭角逐，優勝劣敗，已成不逃之公例。若無普通智識，必居敗退之列，欲求普通智識，非廣閱新聞紙之商業欄經濟不可，孰謂商業與新聞紙不相關係哉！

以上所舉三端，不過其犖犖大者而已。若夫商業道德之提倡，尤貴乎新聞紙爲之宣傳；貸借對照表之公告，尤貴乎新聞紙爲之配布：交易所物價之報告，尤貴乎新聞紙爲之傳達；新商品之發明，尤貴乎新聞紙爲之宣揚：新聞紙與商業之關係，可謂重且大矣！

中國之西字報

王伯衡

中國之西字報紙，大半均係英文，次為法文，又次為俄文。主其事者，各依其本國對華政策定其辦報之方針，或就殖民主義發表言論，或就帝國主義放其厥辭，要不脫侵略政策，各為其本國謀利益。其真與中國表同情，對於中國之種種建設事業上供獻意見，規劃大計為當局作他山之助者，幾等於無有。而尤以英國人所辦之報紙為更

甚。

英國人所辦之報紙，各埠皆有，惟以滬漢津三處為根據地。上海之英人報紙有二種，一為字林西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 一為泰晤士報 The Shanghai Times ，字林西報開辦較久，有六十年以上之歷史，其聲價地位，與華字報紙之申報新聞報相同。惟其進步之速，遠駕申新二報而上之。申新二報（卽新聞報申報）數十年以來，內部之組織，除添製新機，購製社屋，以及廣告之收入，因時勢變更而有增加外，他如編輯之方法，新聞之編製等，雖不無些微之上進，然有若春蠶之食葉，其速度遠不如字林西報之風馳雲湧也。

字林西報之在上海，其地位殊足以左右當地之言論界，一字一言，為僑華外人所重視，遇有重要問題發生，無不群視字林西報之言論為言論。卽華字各報，亦爭相轉譯，先睹為快。其所以具如是之勢力者，厥惟在工部局之維護。非特經濟上隨時以各種名稱補助，卽工部局如有公文或消息發表時，均交由字林報登載。而字林西報之編

輯部，與工部局之當事人，亦莫不息息相通，互相聯絡。是以字林西報為非正式之上海工部局機關報。英人在遠東之勢力，除香港以外，當推上海為第一。字林西報既為上海工部局之非正式機關報，則其在社會言論之力可想見矣。

字林西報在六十年以前，為一微小之西文印字館。今則鉅石大廈，矗立於黃浦灘上，儼然一大公司矣。其六十年間之進步，雖大半由於上海外人商務之發達，廣告之推廣，與其印刷收入之加增。然其報紙內容之刷新，當為鉅行遠大之主要原因。今試一閱字林西報，其內容之完備，幾足與英倫泰晤士報相埒。其最為特長之處，則為中國內地之通信，凡內地設有教會之處，即有字林西報之訪事員。沿江及黃河南北無論矣，即遠至甘新川滇，亦莫不有定期之通信，故其於中國內地之情形甚為熟悉，其消息亦最為詳細。此種通信員，大抵均係教會之人，悉屬義務性質。其通信之代價，十九皆出之於義務送報。鄙人前在英文北京日報主持筆政時，內地教會中人之願以通信交換報紙者甚多，故知其中情形甚詳。在字林西報方面，只須多印報紙百餘份，即得

有上等通信員百餘人，其法亦至善也。然此事僅富於毅力之英國人能爲之，美法諸國之在華僑民，決不能具如許之合作能力。試觀美法諸國在華所辦報紙之內容，除路透中美等通信社所送之消息外，幾無內地消息之可言。英國人之所以爲英國人，固有爲人所不可及之特長存焉。

雖然，字林報之通信員中，亦有支取優級酬金者數人。其最令人注意，爲吉爾伯氏Rodnoy Gilbert及索克思氏 George E.Sokolsky 二人。此二人者均係美國籍，然均爲英國人效力，則字林西報羅致人才之方，尤爲餘報所不能及。吉爾伯氏常川駐京，索克思氏常川駐滬，遇有重大事件發生時，二人均能受命旅行各地，爲字林西報訪特殊之消息與記載，以供獻於社會。字林西報亦不惜爲之開支旅費及交際費等。吉爾伯之爲人，其思想幾全爲帝國主義所束縛，故其所發之議論，十九皆不利於中國。對於中國各項問題，其眼光皆從悲觀方面注意。連篇累牘，皆破壞中國之文字，雖引起中國方面重大之惡感亦所不惜，十餘年來如一日。近歲普行中國之仇英運動，其原因雖

甚複雜，然鄙人以爲吉爾伯氏與吳德海氏（天津京津泰晤士報之主筆，下文當詳論之）二人侵略中國之文字，實爲罪魁中之罪魁也。

索克思氏，雖係美產，而其祖上則來自露西亞，其頭腦甚爲新穎，與吉爾伯氏之專恃帝國主義爲言論之方針者不同。彼乃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畢業，鄙人與之有同學之誼。前在上海時，又同事年餘，故知之較深。其爲文之著眼處，注重於思想運動，其上海五四運動時，目爲學聯會之中堅人物。其在字林西報上所發表之通信或評論，論調大半與吉爾伯氏所作者相反。例如去年夏季彼曾往粵中考察數星期，返滬後在字林西報上發表長篇之報告，連載十餘日，雖其所言未免有片面之見，而洋洋數千言，殊足爲南方政府生色不少。然索克思氏之短處，喜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頻年與李純勾引，與齊燮元結合，引起滬上之重大注意，爲駐滬外人所不齒，失去不少與友，蓋亦自取之咎也。

主字林西報之筆政者爲英人葛林氏。思想與時勢以俱新，交游甚廣，作評論能恰

到好處。惟好酒，終日豪飲，而不亂公務，蓋亦一奇才也。

上海英國人所辦之報紙，尚有上海泰晤士報一家，資格亦甚老。惟其規模遠不迨字林西報，恐工部局方面未能十分資助之故也。但報中之內容亦甚完備，所不及字林西報者，無名人專著或有名之通信員。而內地通信員亦付闕如，銷路亦不及字林西報之多。所恃以爲生活者，除廣告收入而外，尚有印刷事業之餘利。主筆政者爲英人諾丁漢氏 F. A. Nottingham，間亦有富於精采之議論，惟利於中國者亦少。蓋不如是，不足以迎合駐華外人之心理也。英人在華輿論之第二中心點爲天津。一因天津英僑衆多，二因天津亦有強有力之英文報紙也。天津之英文報紙有二種，一爲京津泰晤士報 Po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一爲華北郵報 North China Daily Mail。華北郵報乃一毫無精采之報紙，無評論之價值　惟京津泰晤士報之在天津，其地位與字林西報之在上海相等。蓋京津泰晤士報亦以一印字館發源，其目下之勢力，亦足以左右華北之言論界。天津之英租界當局亦默認該報爲非正式機關報，而與以物質上之助力，凡有消息

發表時，亦必先送該報登載也。

京津泰晤士報之地位，雖足以與字林西報之地位相比抗。然以其報紙之內容比之，則殊有霄壤之別。其登載之材料，非特無字林西報之富足，而編輯之方法，亦不能如字林西報之完備。篇幅中所載者，除通信社消息外，幾無所有。名家專著，特別通信，以及內地之消息，皆非京津泰晤士報所注意，其所注意者，在瘋犬每日如何詈人耳。

瘋犬者何，京津泰晤士報之主筆吳德海氏 H. G. Woodhead是也。吳德海氏之英文姓名，若以意譯之，則為「木質腦筋」，換言之，蠢虫也。蠢虫生性仇華，其每日報上之評論，莫不如瘋犬之詈人，千篇一律，從不更改其特性。偶一讀之，無不髮指。在蠢虫目中觀之，中國之事，全屬無希望，中國之人，全係無智識，故其每日狂叫之時，毫不稍留餘地，滔滔不絕，呼之欲出，如偶有作述，與之申辯者，彼反變本加厲，踰越題目以外，對於作文者本人咬罵並作，必至對方讓步而後已。是以稍有智識

者均遠而避之。

漢口之英國人報紙，有英文楚報一種 The Contral Dost。為美人，阿去鮑氏 Arch Bald 所有。規模甚小，不足以左右社會，惟其議論之與中國立於反對地位，則正與其他各英國報紙相同。此蓋為英國帝國主義政策所驅使，個人固不能完全負責也。

在中國之英國報紙，其大者要者，書於上列數種。內地各埠，間或零有小報，或不定期刊，則非鄙人所知，不能列述矣。廣州一地，英人勢力，亦屬不小，然無英國人所辦之報紙。推原其故，或因香港近在咫尺，廣州無另行設辦報紙之必要。近年以來，粵中反英運動，殊為暴烈。英人卽欲在廣州辦報，恐亦無存立之可能。觀於香港各報，對於粵政府尚不敢為無意識之攻擊，可見南粵民情之蓬勃，自有足令外人寒心者在也。

美國人在中國之報紙，亦略有左右社會輿論之力。其中最著者，厥惟上海之密勒

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遠東時報 The Far Eastern Review 及北京之英文導報 The Leader 數種。密勒氏評論爲週報，遠東時報爲月報，此二報之歷史，大致相同。密勒氏評論報之創辦人爲美國名記者密勒氏 Thomas F. Milland開辦後，不久即返國。由鮑惠爾氏 T. B. Powall 接辦。鮑惠爾氏當時初次蒞華，對於中國之感情亦甚濃厚，故評論報尤爲華人所歡迎。鮑惠爾氏亦竭力與中國各界人士相結識。華盛頓會議時，在美京尤能爲中國利益上盡力。因當時鄙人代表申報赴會，與鮑氏旦夕聚首，過從甚密，觀其態度，確係純粹之好意。及會議完畢，重行來華，因事北上，在臨城受刦。鮑受抱犢崮之苦況後，對華態度爲之大變，不若前此之愛護，每值評論中國問題時，言論悉偏於悲觀方面，而談論所及，亦深露仇華之意。鄙人與之抗辯者不止一次，因其反覆無常，遂與之絕。及今滬上中國人方面，與之不相來往者日衆。而彼亦以來華日久，深染駐華外人之惡習，對於報務，亦較懈怠。評論報因之銷路日落。每月僅依美國商會及大來洋行等美商之補助金爲生，蓋該報現已入於頹唐之境

矣。

遠東時報，初為澳籍英人端納氏 W. H. Donald 主政。材料豐富，風行一時。及後因日本政府津貼，收買問題發生，與其素志不符，奮而辭去。不久即就北京經濟討論處處長之職，安然為中國政府之吏。繼其任主持遠東時報者，為黎安氏George Bronson Rhea，黎安氏本亦為中國之友。然巴黎會議中國欠給宣傳費後，一變而為中國之敵，故奮而仰受日本政府之意旨，接辦遠東時報，為日本政府鼓吹言論。然而遠東時報之聲價，從此一蹶不振矣。北京導報，最初乃中國自辦之報為刁敏謙君所創辦。後刁君因事離京，即轉展讓渡，染了不少政治臭味。主其事者，又仰承黨系之意旨，一意為偏面之機關。經濟亦不充足，時感拮据之苦。民十直奉之役，時鄙人正任編輯之職，對於戰事之登載，不能自由選擇。必須另從偏見，甚至不確不實之報告，強行加入。以致記載失實處甚多，屢次力爭，意見遂生。偶作評論，若與當事人不合意時，不得編輯者之同意，擅自改易字句，以致文不成文，往往與立論之本意相反。

部人因此即托故辭去，自後編輯者屢易其手。迨至一年以前，始由美人柯樂文氏Gronoclarke從新組織一中美合辦之公司接辦，在美註册立案。華人方面之以股東或董事資格加入者，不乏其人。柯樂文氏更能盡力刷新，而導報遂得以復振。迨至今日，銷路增加，廣告之收入亦豐。惟以用人太多，開支太鉅，恐尚未到盈利之時代。然其報中之內容，確較從前進步，頗能處處爲閱者謀興味。柯樂文氏之評論，雖無十分驚人之筆，尚能隨時檢點，立於不偏不倚之地位。最近因中比修約事，頗受中外讀者之非難，因其對於中比二方面之立論，盡量登載，爲二方面所不滿也。然其報紙之聲價，竟因此而增加，比京有英文報紙四種，自當以導報爲最有精采，爲中外閱報者所必讀。可見辦報人若能立定方針，向前做去，決無失敗之理也。

美國人所辦之報紙，在天津有華北明星一種 The North China Star。在漢口有自由西報一種。在上海更有晚報一種，名大晚報 The Shanghai Evening News。此三報之比較，當推華北明星爲強。唯明星雖強，尚不能與導報相提並論。更無論英人所辦之

各報矣。明星報之內容，外表上甚為熱鬧，然其實際，實無十分精采。除各通信社之消息外，別無他項特別記載。所引以為自足者，僅在盡量登載體育消息，與美國本國種種無聊游戲文章而已。然此究非正派，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主明星筆政者，為一美人福克斯氏 Charles James Fox。福克斯乃天津一律師，本非辦報能手，平時不作評論，專靠美國報上之評論填充篇幅。本人所作，每星期平均尚不及一次。即其所作者，亦甚短而無味。惟近日對於漢案則每日必有所發表，頗能為中國出力。夫評論為一報之靈魂，今竟借別報之靈魂，為本報之靈魂，乃自欺欺人之法，為新聞學上所不許也。

漢口自由西報，與上海大晚報二種，均為新創之報，成績尚少，知者尚鮮，毫無評論之價值，茲從略。

日本人在中國，亦設有英文報紙數種，舉其稍為人知者，則有北京之華北正報 The North China Standard 上海之文匯晚報 The Shanghai Mercury 及天津之公文週報

The China Advocate ，三種。華北正報乃日本外務省之半官機關報，在北京亦有相當之地位。然因其爲日本人之耳目，評論一欄中，帶有日本意味太多，讀者多以另眼相看。報中之內容，正與天津之華北明星相同，似有精采，確無精采。近日以來，新自加利福尼亞聘來美國新聞能手一人，名高爾蓋者(Gorman)爲編輯，大加更改，內容爲之一振。蓋一人之力究竟有限，且其背後之關係與監督甚深，恐亦徒費心力耳。上海之文匯報與天津之公文報銷路太少，無勢力之可言，僅能於外報統計表中佔一地位而已。

此外中國之英文報紙，尙有華人自辦者數種，亦請略述之如下。華人自辦之英文報紙，資格最老者，爲北京之英文北京日報 The Peking Daily News 。創辦於民國初年。當時主其事者爲董顯北君。然因資本淺薄，不能自立。平日依賴各機關之津貼爲生，又因政治臭味太濃幾乎每逢政變，報主即易。前後主筆政者，中外人士不下二三十人(鄙人亦爲此二三十人中之一)，中間瀕於絕境者數次，爲當局所干涉者數次，停

版者數次。然每逢危險萬狀之時，必有起死回生之妙術，延長其生命。最近因經濟關係，停止出版者又已數月，不知此次之救命人又將何屬也。

華人自辦之英文報，尚有一東方時報者 The Far Eastern Times，其幕後之主人爲東北某巨公。最初爲英人辛博森氏 Lenox Simpson 所承辦，在北京建有洋房一所，有館址，中西文并刊，頗能風行一時。然不久因靡費太鉅，中外經理二人，互相推諉，兩敗俱傷。東方時報亦隨之成風中之燭。繼因政治關係，遷移至津，以管理乏人，一落千丈。近日中文部仍在天津出版，英文部重復回至故鄉，然當年巨廈，忍使其塵封滿目，不能啓用，大有王謝堂前飛燕之感。局外人固不知此中原委，恐東方時報之新經理，亦不能細道其詳耳。英文部幾經風波，頓失本來面目，飽受風霜後，無復有昔年旖旎之態　老態龍鍾，不堪入目矣。聞其開支甚鉅，即以校對一項而言，人數不能以指計，支薪皆從部曹辦法，不但不知英文，無從行使其校對之職務　，即到館劃到者，人數亦不多，則東方時報之爲東方時報，可想而知矣。

此外華人自辦之英文報紙，尙有上海之英文滬報The Shangehai Gazette，廣東之廣州時報 The Canton Times，北京之民報 The Peoples Tribune 以及青島之青島時報 The Tsingtao Times 前二者均係國民黨所辦，不無宣傳作用。後者開係魯省政府所辦，亦有其特殊之目的，色彩太深，銷行不廣，聊具名目而已。此外北京尙有一北京快報 The Peking Express，爲某君個人私產，篇幅太小，專事抄襲，不足以大報目之。其他外僑之在中國發行報紙者，舉其大者，則有法人之上海中法新彙報，主筆爲范特來脫氏 Vandelrt，北京之政聞週報，主筆爲墨納斯帝氏 Monester。與北京新聞 Le Jouural de Pekin主筆爲那世寶氏 Nashbaur。俄人之上海生活報The Shanghai Life（此報近已封閉），又哈爾濱尙有俄文報數種，其名稱不詳。

上述種種報紙之外，更有一著名之英字報紙，因其無一定之國籍，故列於最後。此報何名，即上海之大陸報 The China Press 是也。大陸發行之初，在民國初年。當時創辦人有伍公秩庸，唐公少川等名人。其資本華洋俱備。主筆政者，先後皆爲美

國人，如密勒氏及韋伯氏Charles Herbert Webb等。而尤以韋伯氏之任期爲最長，大陸報之在上海，當其創辦之時，與字林西報有不兩立之勢。因其有美人資本之關係，凡美國商人，均轉而扶助大陸報。字林西報受其影響者不小。大陸報之銷路，當其最盛之時，竟駕字林西報而上之。以其編輯方法，悉採美國制，（新聞學上編輯方法，有英美二制，較英制爲強）標題醒目，緊要消息，一目了然，讀者均歡迎之。惟韋伯氏之特性，與字林西報之葛林氏同，終日與杯中物爲伍，其習慣且比葛林氏爲深，飲量亦較鉅。惟葛林氏雖好飲，而不誤公務，韋伯氏則不然，當其酩酊大醉之時，置公務於不顧。尤有甚者，因其本人嗜酒，且鼓勵其報中諸同事亦從而效之，在編輯室之後屋，置有售酒處一所，雇有專役司其事，凡有公務往訪之人，只要與館中辦事人略有交誼，即可分得一杯佳釀而暢飲之。大有人生有酒須當醉之概。故於每日午後至半夜例應辦公之時，大陸報編輯室中幾成一酒肆。觥籌交錯，雅興豪然，有時館中之美國女職員，亦加入痛飲。當其微醉之時，且作跳舞之戲。其新聞之如何編製，消息之

如何採訪，悉皆置諸腦後，一若天地之將覆，且作及時之行樂。韋伯氏如此主持報務者，約有六七年之譜，報務亦因之以衰頹。雖股東屢加干涉，不之或顧。韋伯氏賴有合同之期限，大享其優游之艷福，以致報紙上應有評論，都付諸無何有之鄉。厥後報中諸股東執行強制手段，辭去韋伯氏職務，韋伯氏解職後，流連海上，不變故態，終日沉緬酒色，最近以染病太深，病卒於上海公濟醫院中。而聘鮑惠爾氏（即密勒氏評論報主筆）繼其任。卒因賠累太深，而不能或救，出售於不明國籍之沙發Sapher，沙發氏乃上海富有之一西商，其國籍與負名之哈同氏Hardom與愛慈拉氏Ezre同，非英非美，非法非意，僅為一生長上海之西商而已。是以大陸報至於今日，遂成一無國籍之報紙矣。沙發氏接辦該報以來，銳意整頓，稍有起色，能否日進而月盛，尙在不可知之數耳。

中國之西字報紙，已盡如上文所述。今且略述各西文通信社以補篇末。中國之西文通信社有英人之路透電社The Reuters Limited。美人之聯合通信社 The Associated

press，合衆通信社TheUnited Press。俄人之華俄通信社The Tass Ageny 。日人之電通社The Nippon Dompo中華合辦之中美通信社 The Chung Mei News Agency 華人自辦之國聞通信社The Kuo Wen News Agency，及亞細亞通信社The Asiatic New Agency 等。上列之各通信社，因其國籍之不同，而有特殊之目的 。如路透電則半係傳遞消息，半係扶植其英國之侵略政策，故其收發之種種消息，其主任均係英國。且於所發消息中，夾以偏於英國之議論，爲識知所不許。然其組織之善，分社之美，經濟力之強，爲他社所不及。在中國各大埠，均設有分社或駐有訪員，所探聽消息，報告於本國。若僅視路透電爲傳遞各國消息於中國者，則適見其一，不見其二，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聯合通信社合衆通信社以及電通社等，則偏重於傳遞消息。聯合通信社爲美國各大報所組合，僅遣派訪員駐華，發送消息回國。在中國方面，則並不發行何種通信。華俄通信社則爲俄人鼓吹赤化之機關，其發行之通信，染有顏色甚深，讀者宜好爲鑒別之。至華人自辦之國聞社等，則純係傳遞消息之機關。惟亞細亞社，

則係個人所辦，規模較小耳。中美社雖有中美合辦之名，其實亦係中國方面某個人之私有物，特聘一美國記者主其事，以遮避耳目。年來以與西北軍關係，頗感不能自由之苦，所發稿件，亦鮮精采，蓋已成爲強弩之末矣。

歐美各國大報之駐華記者，亦有數人。如紐約泰晤士報The New York Times之通信員爲密勒氏，駐上海。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之通信員爲佛來色氏David Praser，駐北京。芝加哥講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 之通信員爲戴萊氏 Charies Daily，駐北京。德國某報之通信員薩滿氏Salzmann駐北京。芝加哥日報 The Chicago Daily News 之通信員爲勃芝氏Butts駐北京。紐約講台報The New York Tribune 之通信員爲史帝珀氏，Thomas Steep駐上海。以上皆特派專員，至原在中國報界服務諸人，兼任各本國大報之通信員者，悉未列入。鄙人作此文時，發生無限之激刺，外國記者之在中國，安分守己，專心於業務者固不乏人，而不良份子，利用中國政局，加入政治關係，左右中國言論界以謀名圖利者亦在不少之數，如辛博森氏則其尤著者。飄萍

可殺，白水可死，獨於無聊之外國記者，不能加以制止。此則根本上軍閥對於外人之心理，只知敬重之所致。即如字林西報之吉爾伯氏，以及京津泰晤士報吳德海氏，終日如村婦之狂言，使中國之不利何可言喻。即于各軍閥本身，亦何利益之可言。早應驅逐出境，以禁效尤。或禁止該二報之由郵銷售，亦可平其囂張之氣。乃十數年來，未聞當局者作此提議。又如歐美各大報之駐華通信員，所發寄至各該國登載之消息，非土匪作亂之事實，即強徒刼殺之記載。 若偌大中國，無一好消息，足以報告者。歐美人士，其不以盜賊國目我者幾希。年來國際地位之逐漸減低，安知非此等駐華通信員為罪首乎。則於發寄通信之時，宜加以檢査，申以取締，然從未聞有如此辦理者也。

中國政治情形，太為複雜。國人之茫然不知，何至千萬。各國來華之記者，年少者居多，不肯細為研究，隨其意旨所至，寄送消息，則其與眞相能聯合者有幾。倫敦泰晤士報之駐京記者佛來色氏，來京日久，為文亦佳，宜其報告確實矣。然其消息之

來源，乃得之於家用之廚役。佛來色氏不喜動，好古玩，每日看守家門，鮮外出，晨間廚役買菜回家，必詢以外間有何新聞。廚役鼓其吹贊之舌，報告其聞者於其主，佛來色即據其所告，亦參加當日新聞紙上之所載者編稿，發寄於倫敦，日以爲常。其報告何能眞確耶？倫敦泰晤士報爲世界最有名之報紙，而其所得中國方面之報告，泰半乃出之於一廚役。則中國在英之利益，何能增進。政府當局者，亦當設法以糾正之。凡此種種，是豈軍閥勢力下之政府所能爲哉，吾人不得不待賢明政府之產生，從事於革新之道矣。

新聞文學研究

徐寶璜

文學之目的在美，此為本體抽象的一種原則。而如何能達此目的，則要看用於何處，及其應用之技術如何。往往在此處為美者，在他處則反為不美，例如公牘，商用文，箋劄，詩詞，駢文，散文等等，各有其適應於需要之做法。新聞紙之文字，則近數十年來勃興之一類，與其他之文學不同。而新聞紙之文學門類甚多，又各有其不同

之點。若非有清明之辨析，相當之練習，一旦從事新聞業務，必致茫然無所措手。今以京師一地而論，通信社報社不下數百家，其有新聞的文學的組織與興味者，殊苦寥寥無幾。蓋皆事前缺乏研究與練習，率爾操觚之所致也。茲就素日研究之心得，及念年以來經驗之所獲，編述其概要，或可爲將來服此業務之一助。今新聞學刊需文，復從而加以審訂删補，成爲此編，公諸當世，海內宏達，幸垂教焉。

報紙之類別

新聞紙有定期刊 Periodic Publication 日刊 Daily Publication 兩大類，依照英國註册局所規定，凡關於紀載新聞之刊物，每日出版或相隔之日數在七日以內者，皆爲日報。

七日以上，或旬刊，或半月刊，或月刊季刊，皆爲定期刊。一年一出者，則爲書

籍矣，如年鑑 Year book 即書籍之性質也。

適應於各類新聞紙之文字

新聞紙之文字，不外乎評論紀載兩大類。大抵定期刊物之批評紀載，均貴有系統詳明周密爲合格。蓋定期刊物，因中間有時間上之隔離，其時間相隔愈遠，則其新聞上嚴格的意義愈少，而於歷史的紀載爲漸近。取此隔離之時間內之事實，而整理之，編述之，使讀者獲得系統的觀念，清明的印象，卽合於定期刊文字之原則。日報則係逐日出版，其中體類亦較繁，大致分爲

評論

總括的論說，單指的批評，系統的，雋趣的。

電報

專電，普通，國內，國外。

特約通信

政治的，社會的，京都的，各外埠的，當地的，外國的。

普通訪稿

細類與上同。

餘興文字

短趣之新聞，評論，雜記，詩文：小說，戲曲，美術，及各種有關藝術，有益於知識之作品。

評論

各報多以評論列爲第一項，因其大半爲主筆 Editor 之著作。主筆者，既主一報之筆政。其言論主張，卽爲報紙之代表，當然居於首列之地位。故有時亦名社論，所以

別於『來論』（社外發表意見之投稿）、特別論著（有特別事件或特別紀念時期，約請專門名家所撰著）、此項文字，最宜每日有一篇，但其篇幅之長短，文字之繁簡，可以不必拘定。有謂一報紙理應每日有一長篇社論者，此殊不然，所謂長篇短篇者，原無一定之數量，不如以『系統的』與『隨筆的』為之區別。儘有鴻篇巨幅，而漫無頭緒者，則長篇亦不足貴。只能說系統的文字，以長篇較為多數耳。至於詳明周密之系統的批評或論說，原為適宜於定期刊物之作品。在日報雖亦不可少。但係每日出版，則系統的長文，實無逐日撰作之必要。不只編撰者材料時間篇幅上感其困難，即看報人之讀日報，亦與讀雜誌之情形不同，未必有逐日讀此長文之時間與興味。曩日時報創為短評，以雋永簡峭之筆，談言微中，耐人尋味，可謂適應讀者之時間上興味上之需要之創作。既同一非系統的作品，與其率意鋪長，尚不如短簡為合於雋峭之文格也。

作隨筆式的短評，有必認之四要義。

（一）當自立足於純客觀之地位，所謂「超以象外得其寰中」，又所謂「旁觀者清」，

能如此則胸襟先自曠朗，下筆自不致落於板滯枯悶矣。

(二)當熟讀古今名家小品，以資文學上的修養。

(三)當於平日以特別之眼光，留意於時事之關鍵與竅奧，則下筆提綱挈領，要言不煩，言必有中。

(四)當略具論理學的常識，評論一道，不外乎準事實以下批評，據理性以發議論，依前提以下斷案，雋峭之文字，雖有時可以故意不下斷案，不備方式，使讀者得有玩索之餘地，而增加其興味。然在作者，則落筆之前，不可不有論理上之修養與根據。發表之後，尤有正確的剖析之可能。蓋文字無論長短，總須言之有物，隨筆之短文，即系統的長文之縮影，未有不可以放大之縮影，即無不可變爲系統之隨筆也。

以上四項，如能完備，則所作短評，必爲最精緻而有價值的。否則或浮泛空疏，往往鬧成不知所云矣。

作系統的長文，所備之條項，則以前所舉之第一第四兩項，亦有同樣之需要。惟第二項之名家著品，以吾國古來之文人之論評，絕少論理的規律。即以韓愈之原道，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等，可謂有名之論理論事之作品，然亦只是發於感覺之隨筆。故欲從古文中選讀，甚不可得，只可於近人作作中選取。又第三項之留意於時事之關鍵與蘊奧之外，更宜注意於事實上之搜羅。蓋系統之文，舉例不厭求詳也。

電報

電報之文字，無他深義，止須謹記『簡而明』三字。簡鍊所以省電費，明析所以求閱者得以了解，欲得如此，須知以下之各要項：

(一)須熟習簡練字句之方法

(a)代替

代替又分兩種，（一）普通之代替，如詩韻目錄代日期。（二）習慣之代替，如地名山東用魯，河南用豫，但直隸又不用燕而用直，江蘇又不用吳而用蘇，甘肅可用甘，亦可用隴之類，皆緣於習慣。（此等習慣上，固亦有其來歷，如蘇直兩省，在省名中皆無重字，故不用另覓代替。然以其相互參差之故，無寧用習慣也）。（三）文學的代替，例如『某人運動某缺』，此運動二字，可以『謀』字代之。然若運動做名詞用者如『五四運動』等，則又不能用代此類之字。當時時留心為適宜之應用。（四）特約之代替，此類最顯明之例，即一機關之電報掛號，以確定之一字，可以代表多字。如電員與編輯，先做一度之商定，常用之名詞，或詞句，可預約以一一字代，彼此各存一底稿，以備查對。但此類之替代，頗易陷於混亂之危險。如不妥密熟悉，還以不用為是。近人編新民電碼，雖可省費，然拍電者與譯電者，非經過長久之練習，亦殊感困難也。

（b）減省之字，如財政總長之可減為財長，財長李思浩，又可減為財李。國務院

可減爲國院之類。總以習慣上下文之關係，可以一望而知者爲減省之標準。

(二)須注意顯明文字之方法

電報文字，並無段落句讀，每見報上有錯斷句讀，致成大誤者，如曩年某報電文：

『昨夜張勳擁宣統復辟，段宣言反對，組討逆軍』。竟排作兩行爲

　昨夜張勳擁宣統復辟

段宣言反對組討逆軍

恰與事實相反，固由於編電人失於檢點，然拍電人若書「段組討逆軍，宣言反對」，則無此誤矣。又某報電文

政府決設海疆防禦使，曹錕舉邊守靖。

京兆尹董士恩赴隴籌大選經費。

讀報者僉以當時之京兆尹，並非董某，而邊守靖亦非海軍人物。後始省悟電文原

文當是『政府決設』，『海疆防禦使』（一）曹錕舉邊守靖京兆尹（二），董士恩赴隴籌大選經費（三）』。使拍電人於京兆尹上加一「爲」字，則不致有誤矣。電文無句讀，故常常發見「清明佳節雨紛紛路上行人」之趣事也。欲免此誤，一方面須編電人熟悉政界及政界人物之情形，方面須拍電人嫻習安排字句，及明悉字句應省與否之分際，此則半關於知識，半由於熟練也。

有許多普通行用之便詞，自然的便於電文之簡省者，如國務員之爲閣員，國務會議之爲閣議是。此非正式之名詞，因內閣爲君主以下之名詞，（如前清，如日本）民主共和國家，只可有國務院，惟總統制與內閣制，既爲習慣上使用已久，新聞上當然可用。記得徐世昌做總統時代，命令中有據國務總理靳雲鵬呈請改組內閣云云，即爲不合。蓋自國體改革以來，正式公文中『內閣』二字，早隨帝制而消滅矣。（前清之內閣官報早改政府公報）

凡電報之發出報上，大抵經過兩道手續：

（一）拍電之訪員於新聞稿，（或口述之新聞）編爲電報簡鍊字句，以能使編電之主筆，一見卽能了解爲限度

（二）編電之主筆，於接到電報後，或照原文登載，或須將電文增改再登。蓋拍電人拍電於報館，只須得主筆之了解，而主筆登於報上，則更須得看報人公衆之了解。其增改之法，有時須添字，有時須加註（例如以韻目代日期，須於代字（例如眞）之下加括弧，而註以某日。（例如眞字下註十一日）蓋以便於看報人之一望而知）其必須加註，而不用改文者，（例如眞字不宜去眞而改爲十一日）所以保存電報之形式。綜括兩方之要項，則

拍電方面：一簡省字句，二顧全文義；對於報館須盡費用之經濟，及報告之明顯之責任。

編電方面：一斟酌字句，（增註或照登）二顧全電報款式；對於看報人盡便利讀覽之責任。

其公文議案，有可以摘取要點者，（但只宜減去其浮文，不宜改變其字句）。有必須照發全文者，（如重要之命令布告等）。隨時斟酌情形，要之電報之常務，只須熟練，自能得心應手，惟若兼具簡練 Simplify 編排 Arranger之文學的技能，則於報館於讀者更爲有利耳。

特約通訊

特約通訊，Special Correspondent。所以別於普通訪稿 Various reports者。普通訪稿，只須報告確速，文字明順，特約通信則不然。

（一）須以優美之文筆，深刻之眼光，縝密之研究，做有系統有興味的紀述與寫狀。並可參加自己之批評與意見。使讀者獲得特別之興趣，更深之了解。

（二）須與報社主筆爲內外相維之合作：不但特約員通信於報館，報館亦應隨時將

意見及特提注意之事件與情形，函告通信員。蓋既是特約，則所聘之人物，以能力與忠實，已得相當之信任者爲合格。通信者應盡其心力，以增報紙之價値。報館之於特約員，亦應親切而特別優遇之。外國之特約員，大抵皆與報館有信用或歷史的關係而承受委托專駐之職責，顧名思義，本應如是也。

我國報紙之發展，較歐美爲晚，自上海時報約黃君遠庸，始有特約通信之創舉，(在黃君之前，或亦有作通信款式者，但不盡合特約之意義。)爲中國報紙放一異彩。遠生通信於事實之報告方法，文學的寫狀技術，均甚優長，其參加之意見批評，亦能使讀者增加知識與興味。與舊式之只圖堆砌，漫無條理者，迥不同矣。

特約通信，亦可照評論分爲兩大類，

(一)系統的Systematic

(a)叙述Statoment如叙述一事以前之經過，現在之狀況，將來之歸結，以周密翔

實爲主。

(d)寫狀Description如對於一事實發生之場合人物等之寫狀，以活潑眞切爲主。

(c)解說Observation and explanation 如對於一事發生之所以然之原理，與他事之關係等，以清明爲主。

(b)評斷Critical judgement如對於一事之是非得失，於確當之根據以下，下以簡要之批評與結斷，以正確謹嚴爲主。

以上條項，不必悉備，例如一事之經過，如前次通信已作過者，只須略提前事，毋庸另行敘述。要之日報之系統的通信，與雜誌之系統的記載，又自有別，一爲作者與讀者之時間的關係，只求應有盡有，不宜過於繁複。一則日報所謂系統，非單指一篇而言，宜與前後之通信及電報相互的照應成爲系統。如因時間上的原因，未盡確當之處，應不惜於次篇中自爲糾正。

(三)雋趣的Bright and merry 雋趣的通信，適用隨筆式。大概系統的作品，可以

說爲科學的，而雋趣的作品，可以說爲文學的，但此類文字有應注意之條項：

(a)宜有正確的系統的觀念，有整理爲系統的作品之可能。(與評論同一原理)

(b)運用雋趣之筆，宜顧全其新聞上之本質，不與游戲之諸文相混。

特約通信若專於平板輯拾之紀載，則混入普通訪稿，若專求簡速，混於專電，若濫加評斷，而無獨得之材料，則混入評論。明各類之界限，及其自有之立足點，自不亂矣。

文學常識

中國文學體類繁複，近數十年東西文化溝通，凡西洋式口氣，東洋的名詞，已循自然之趨勢，而化於中國常用文學之中。如佛化入中國以來，印度文之譯音，往往而見也。文字本是宣達意識，紀載事物之工具。凡於舊文學及新知識有積久之研究與操

練者，一旦運用，自能積厚流光，左右逢源，取攜不盡。只須了解其爲一種工具，使我所欲言者，可以充分宣達，讀者可以充分了解，則運用不必拘定一格。卑人對於舊文學界之人物，欲與說明一新理，常用文言；而對於新文學界之人物，欲與說明一舊藝，則用白話。此亦如對英國人用英語，對日本人用日語，總不使此宣達之工具，轉爲隔離之障物而已。至新者見我用文言以爲守舊，舊者見我用白話文謠爲趨新，彼蓋各爲文所用，而不知利用文字也。故我對於各式文學，常抱一『拿來我用』之態度；用其適宜於我，適應於人者。今略具文學上應備之常識於左：

（一）文言與白話之應用

文言與白話，其本體上並無嚴格之界限。文學界知識界之說話，每每自然帶出『之乎者也』，及彼此了解之典故；非知識階級之『鄉下人』之說話，則又多用『土語』『鄉諺』，反而難解。故文言必求其通俗，白話必求其不土，則文言白話皆可用也。今

語體文固是宣達之好工具，然亦要問用之於「那一界」。新學界所用之語體文，其中固多文言典故，未必能普及於民衆，今舊文學界之迷信於古文，可謂食古不化，與新文學界之摹洋不化者，同一毛病。一言以蔽之，則不能選用工具，反爲工具所拘攣而已。舊文學派有指白話皆屬鄙夫者，似忘郤宋儒語錄，先賢先儒之白話，並忘郤自己尋常日說之皆是「鄙俗」。而新文學派忘郤中西文字文法上之根本不同，必逐字逐句摹擬者，亦屬不通。惟曾國藩先生是古文大家，亦謂「古文不宜於說理」，說理之文，固以語體文爲宜。然做語體文亦須有系統的方式，論理的常識。若謂只須語體，便無投不利，而以「呢嗎」「呀」之叫囂謾罵自鳴，則空疎虛矯，更足貽毒。大概語體之便利，在能普及多數，能顯豁理論，故如宋儒講學：多用語錄；又能傳寫神情，湯壽潛劾盛宣懷奏摺，通體皆用文言，惟末句「得攀龍髯而上升，亦算微幸」。「亦算微幸」一句乃語體，能自出其急迫之神情口吻也。

文言之便利，在文字上經濟與藴藉之美性。且中國方體單音之字體，有歷史聲韻

的系統的密切關係。只須不爲於文言之奴隸，則文言亦自有妙用也。如薛福成庸盦筆記記肅順對恭王云，「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汝」字非語體，在文言的習慣上，已成尊己卑人之口吻，足傳肅順當時驕傲之情；而『老六』則又是當時語體之稱呼，亦足傳肅順輕漫之態度。此文言與語體間雜爲用之妙也。（若改爲純文言，或純語體，皆不能如此經濟。（若改爲「老六！你與兩宮是叔嫂咋！」則你字乃通常平等之稱謂詞，分量差得多了，神情不能傳矣。）

（二）文言的虛字之應用

若作文言，須嫻習虛字之用法，欲用得便利而又適宜，且有興味，必研究舊文學之佳作，多讀熟玩，自能感覺其興味，了解其意義，且以應用場合之不同，而意義亦有差別，如「也」字通常解釋作爲決辭，以對於「歟」字「乎」字之疑詞而言，例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嚴復博士英文漢詁說『也』字如英文之云，以仁者人也，義者宜也

爲證。但仍以決辭之解釋爲是。中文中之Verb "be"，每每省略，如仁者是人也，義者是宜也，亦未爲不可，又有謂也」字在中文中另有作因爲Because之用法，如韓非子『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意即昭公所以遭難，因爲報惡太晚。但若加一「因」字於中間，亦未爲不可。不過有此一「也」字，前面之因字，的確可省去耳，所以善用虛字的可以收（一）簡看字句，（二）變化方式之效果。又如『矣』字可以傳冷靜含蓄之口吻，『云』字可以傳超然不滯之態度，「哉」字可以傳驚诧之口氣，此等用虛字之傳寫之技術，以司馬遷爲最工運用最自然最適當。其餘虛字及中國文學一切字類之運用，凡略有誦讀研究之工夫者，均能了解，今不過略舉數例耳。

（三）用典

文字之用典，亦須注意。用典不要鬧成爲典所奴，凡好堆古典以使人不懂爲原則，乃忘卻文字之爲宣達工具，甘作古典奴隸，甚可憐也。文字之用典所爲者，（A）

文字之經濟，(B)更深之印象，(C)助成了解，(指一古典可以代替許多之文字)。惟必(一)古典與現所欲述之情理或事實，有相類之情境。(二)作者與讀者先有共同之了解。典有事典，有詞典：事典者，指已過之事實，以比現在所述之事實，如說人用強力混亂是非者曰『指鹿爲馬』。詞典者用已熟之成詞，以明現在所述之理由，如說某人主張自相反者曰『矛盾』是也。藉已成之事實，詞語既易通曉，尤可省事，要在善用之耳。

用典既爲便於通曉，故此典如有習慣上已用錯者，則亦可將錯就錯。如章士釗用『每況愈下』四字，新文學家加以抨擊，云是『每下愈況』。但『每況愈下』，已爲習慣上共同之錯誤，若必考據無誤而後用，則反爲一般人所不解，轉而失却用成語之功能。歐文文法中，有已成之習詞Established idiom之例，明知其違背文法公律而保留之，則詞典之用，亦只能服從習慣。章氏文學如何，可置不論，但此四字如不出以考據的承認之方式，則爲不錯。蓋文學上之考據與文詞之應用，原是兩事也。兩般秋雨盦筆

記此類之考據甚多，如「莫須有」應作「必須有」，（李輔編年錄）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卑之無甚高論」，乃漢文帝命張釋之不要高談三皇五帝，而習慣上則作「卑淺不足道」解。「道」字應讀魚戰切，作迎字講，然新舊體文中亦只能從習慣作「此」字解，皆無可如何也。

（四）名詞

我國自周秦以後，一切學問皆不發達，更苦於科學之無進步。自近數十年以來，一切名詞有因襲日本者，有出於我國之倉卒譯成者，未必皆能確當。故嚴復博士昔曾有審定名詞之舉，如Unit之譯作么匿，Logic之譯作名學，Economy之譯作計學之類。雖此日本名詞較有意義，然竟不能如日本名詞之通行。因此等名詞，以意義論，未必恰合於原義，以便於使用及便於公共之認識論，則先入為主，應就普用者久用者用之，其理由與用典同，所以達宣傳意識之目的而已。以鄙人之意見，則主張名詞不必

譯簡，直用外國文中最普及之英文。而且主張其他文字，不妨中英合璧，因此後是中國知識界未有不識英字者。中英合璧，可以另發生一種之美象也。

報紙之標題

王小隱

新聞學會諸同人，採及菲葑，徵稿於不佞。人事匆匆，未能即報雅命；而兩期新聞學刊，俱承列入冊告，以「題未定」揭露賤名，因思「題未定」實吾儕業新聞者一極重要之問題，而急應加以相當之注意也。

吾儕欲創造一新聞事業，簡言之，試營一報紙，則此一報紙之名目，應即爲首先

解決之事。不先定此一報紙之名目，一切將無從下手，所謂「選題」者是也。選題優劣關係於未來者滋大，譬如上海之新聞紙，「申報」幾可謂一切新聞紙之代名詞，昔日「時報」亦有一時期化「專名」而成爲「共名」，如云「看申報」，即猶之吾人所云「看報」而已。此無形中所收之效果，可云宏大，不得謂非選題的功效也。報紙題目之選定，要不出乎四途：

(一)以宗旨爲題名——標舉其口號

(二)以地點爲題名——標舉其所在

(三)以時間爲題名——標舉其類別

(四)以依傍爲題名——標舉其異點

其中第一項，除最老之「時務報」以外，如「大共和報」「大自由報」，以及所謂「救國」「救世」「民心」「民聲」。其爲弊也，在不能包括其涵義，有時而偏枯。況報紙之爲用，非常普遍，不能預先畫一固定之封域，以自束縛。吾恆謂世每稱藝術之藝術，

吾敢曰新聞之新聞。凡用新聞手段以達其另外某種之傳播，以實現其某種之宗旨者，皆非新聞事業之正宗派。而於選題之際，除有專門之性質，非加識別不可外，則一概不宜採取此種之題名也。

第二項之採用，較第一項爲比較的適合。蓋爲「純名目的」，幷不含有其他任何涵意在內。如「申報」「京報」「新天津」「蘇報」「大漢報」……。此類在歐美亦多，然亦有一限度，則須視地一地名究有何等資格。上海爲吾國通商業上的首都，北京爲吾國歷史或政治上的首都，故均有取以命題之資格，他若「青島明報」「新蕪湖」「……日報」則僅爲其題名範圍以內之讀物而已。「京津」兩字，喜爲人所聯用，然因地位關係，有時而成爲兩地人士往還間所造成一特殊境地，以故尙無不可，曹錕時代有一報紙曰「京保日報」，一度出現，旋卽夭折，因「京保」兩字，實在不成其爲名詞也。

以時間名者如「晨報」「晚報」「午報」「早報」之類，然中國報紙產生太易，名目自然數窮。「晨報」得相當便利，卓立此名，晚報卽不能不冠以他字，以資識別，竟不獲單

獨以時間標題矣。憶有某一種週刊，標譯名曰「威客列」，此雖似以時間命名，而終嫌隱晦。上海雜志中之「半月」「禮拜六」，猶是此意。而新聞紙之獨以時間以爲名者，已不多覯．若德國報之Der Tag即其顯例也。

若夫以依傍爲命名者，亦初非所謂冒牌之意，不過以舊有名詞，另外加以識別而已，如「新申報」所以別於「申報」也，「京津泰晤士」所以別於「倫敦泰晤士」也，「新京報」所以別於「京報」也，「甲寅日刊」所以別於「甲寅雜誌」也；凡此皆是原有一普遍之名，既於讀者有相當印象，乃願爲之別開途轍，以自樹立，惟是否有假借之嫌，是在命名後之努力與否，不能於最初而遽加非議者也。

報紙之題目未定之初，既須加以審愼，而報紙命名又不出乎此四途之外，吾儕有無一定之標準以從事乎，是雖難於一時解答之事，然可略舉一二應加注意之點：

（a）依傍的題名，非有特殊關係，最好不必採用。

（b）以宗旨命名，須能包括富有，不有偏枯狹陋之弊。

(c)時間除旬報週晚報，非標出不可外，日報則儘可省略。

(d)題名務以簡括響亮爲主，字數愈少愈好，如「七十二行商報」「世界眞理日報」，總不免於累拖之嫌也。

(e)不宜與他報聲音含混，如『今』之與『京』，『鏡』之與『晶』，『黃』之與『光』，『望』之與『晚』，雖曰不相蹈襲，而究有不少假冒之嫌疑也。

以上所舉，不過列其大凡，將來吾國而有新聞展覽會時，不妨羅致所有報紙之名，而一一考察之也。

關於報紙「題未定」之重要，既有如上述之一事。次則新聞評論，以及小品文字命題，實爲報紙命脈之所在，所謂編輯事務其一半之工作，皆在「題未定」上，故標題如何，幾爲編輯者特殊之手眼，同一新聞，其興味之濃淡，價值之輕重，皆系於此「題未定」之時焉

報紙名稱重要，進而於報紙編輯上之「題未定」，加以討論，實報紙業務上，時時

應須注意之一事也。報紙上之應用標題者：曰新聞，曰論說，曰短評，曰小品。在二三年前尚皆以「欄」為本位。曰中外要聞，曰各省新聞，曰社會新聞，曰瑣聞，曰：……，今幾經清擴，始將欄之限制，大體打消，雖有時分別部居，已不特加標目，此亦一進步也。誠以報紙者，用各種對象而施其反映者也，如照像然，於此對象之簡單複雜，應用若干寸之底版，若干個之底版，初不能預為規定，今先畫定欄數，無論材料如何，總是分門別類，必致處處兼顧，而終於興味索然，舊日常有以內閣改組消息，用為新聞第一段者，誠以內閣改組，不失為重要之事實也，然而屢作屢輟，時伏時起，如是者已月餘，而此內閣改組之題目，猶雄踞於報紙之首頁，蓋已「續誌」「再誌」「三誌」……而「三十餘誌」矣，並無新鮮消息而永遠保存此一題目，甯非十分滑稽之舉動也哉。

故估計一新聞重量而為標題與位置之安排，均宜於「題未定」時，施其工作，嘗以謂應有數點足為此一工作之原則者：

(一)顯露其要點之所在。
(二)表現其變化之情形。
(三)引起觀者之注意。
(四)包括文內之事實。

西洋新聞學家，固嘗以「五W」以為搆成新聞之體幹矣，故於「題未定」之際，應先就此五個W中，察其究有幾個應須標出，而此五個W中更以何者為特別重要，卽舉日本大地震之事實為例，What地震之大發動，巨災之釀成也，Where日本之名城而波及於東京也，When某年月日幾時幾分所發生也，至於Who Why兩項則先不在其內，故標題竟書「日本大地震」，則要點顯然豁露矣。其餘死亡損失，則第二行之小題，卽應撮要錄出，用以形容大地震之程度，若試別標一題曰「日本發生巨災」，而以地震形容巨災之字樣，則因果倒置，違乎言語之次序，為新聞編輯者所不取矣。惟巨災中而有一著名人物，死亡於內，則亦有取為要點之資格，王郅隆其人者，初非大有聲譽之

人，不過安福失敗時，曾在懸像通緝之內，故多知其名字，於地震災區，遭壓而死，此消息一傳，則同時有親友在日本者，必對於個人消息，連類而及之旅日華僑，尚作注意之例，故標題不妨以人爲本位，而寫爲「王郅隆死於日本地震」矣。若記軒然大波之宋案，用「宋教仁在滬車站被刺」一語，即不啻一全部之新聞，若易爲「宋教仁在滬遇險」，則味索聲希，不成話說，即近來新聞界力趨空靈一派，亦無如是之辦法者也。茲舉上例，以概其餘，執筆者當知所從矣。

報紙評論析類

徐一士

報紙內容，新聞與評論，最爲主要，如雙峯之並峙也。一般人欲知而不獲知之事，吾能窮源竟委，使之知之，是爲有價值之好新聞。一般人欲聞而不獲聞之語，或欲說而不能說之話，吾能鞭辟入裏，使之聞之，或代爲言之，是爲有價值之好評論，二者苟能黽勉從事，令讀者滿意，斯於編輯報紙之道，思過半矣。評論之於報紙，蓋

猶畫龍點睛，傳神阿堵，菁華所在，全報繫焉。率爾操觚，未見其可。茲試道其梗概，用備有志研討者之一助。先爲析類，以發其凡。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更在周諮博考觸類旁通也。

報紙評論，名稱不一，類別說明如次。

（a）社論

社論者，代表全社總意而發抒意見者也；例由總主筆屬草，其主張即爲全報之總主張。其餘論評之撰著，新聞之編輯，當視此爲轉移，不可稍有牴牾。

（b）論說

論說之重要，略同社論，惟限制可不若社論之嚴。總主筆之外，亦可由其他社員爲之；外來之投稿，如議論明通，並與本報宗旨甚爲契合者，亦可登入此欄。

（c）社說

說而曰社，亦代表全社總意之作品也，可認爲與社論無殊。

(d) 專論

就一個重大事件，或緊要問題，爲系統的評論者，曰專論。或由社員屬稿，或延專家代撰，均無不可，此欄多爲長篇之作品，分日登載。

(e) 特別論著

遇有國慶或新年，報紙出臨時增刊，除由社員撰稿外，兼向學者及專門名家，各就所長，徵集論著，此項特別論著之質與量若何，可瞻報社之魄力與聲譽焉。

(f) 來論

社外投來之論文，認爲有披露之價値者，可闢『來論』一欄以載之，亦有名爲「讀者論壇」者。

(g) 徵文披露

報社可就一時爭論莫決之問題，預定題目，向一般讀者，懸獎徵文，其佳者另設「徵文披露」一欄，依次分日揭載之。此類徵文，旣可供解決問題者之參考資料，又可

引起社會研究問題之興味，且亦為報紙本身之一種宣傳法也。

（h）輿論一斑

他報論評，有與本報作同聲之應，或與本報主張互相發明者，可選入此欄，以資印證。其有每日節錄各報評論之要點，無論主張是否與本報相合，均彙而布之者，尤為名實相符也。

（i）時評

『時評』在今日為報紙上短評最普通之名稱，吾國報紙首設此欄者為時報，「時評」之「時」蓋義取雙關也。自時報以「時評」受人歡迎，各報遂踵為之。亦有另標「新評」「時事小言」「暮鼓晨鐘」「隨感錄」等等名稱者，要之皆短評類也。

（j）論評

「論」「評」二字之本詁，本不含有篇幅長短之意義，而俗皆目長篇為『論』，短篇為『評』。溯厥由來，亦緣時報首設「時評」為吾國報紙短評之濫觴，故一般人一念及

『評』，即聯想及於『短』耳。論長評短，既已成『約定俗成』之勢，報紙乃間有標『論評』之目者，取其可長可短，有伸縮之自由也。亦有用『評論』者，與『論評』同。

(k) 社評

大致同『社論』，惟恆爲篇幅較短者耳。

(l) 代論

取重要文件或名人講演之類，臨時刊諸本社論文之地位，以代自撰者，可標『代論』之目。惟此可偶爲而不宜多見，若屢代不已，既有喧賓奪主之迹，且來偷懶省事之譏矣。

(m) 譯論

選譯外人論著之新穎佳妙而有關係者，布之報端，以供衆覽。蓋含有介紹之意味者也

評論名稱上之類別，略具於斯。雖列徵引，取便說明。報紙可斟酌情形，量爲設

置，無一一備之之必要。即名稱亦大有相宜去取擇善而從之餘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苟能別開生面，何妨自我作古，固無取乎膠柱鼓瑟鍥舟求劍也。

純議論體之外，尚有「述評」一種，雜誌多用之。蓋雜誌多專以議論之文爲主，其於新聞，自不能如報紙「日刊」之纖悉錄載，則就每一時期中所發生之重要新聞，爲綜括簡明之編述，而研究因果，參以評論，以清眉目而示主張，法至善也。

報紙上除議論之文外，又有新聞欄中附入批評之法，茲亦附舉數例如下，以備參考。

(甲)　見於新聞者，此類分以上數例：

(一)用諸新聞之首　於一條新聞敘述之前，先爲發端之詞，論其是非得失。

(二)用之於新聞之尾　新聞述畢，綴以記者之意見，有用「按」或「記者按」領起者。

(三)「記者曰」於新聞後另起一行，低一二格寫。以「記者曰」云云，發抒意見。實

與短評相似，惟更簡便耳。

(四)託之第三者口氣　新聞之後，附加批評，用「說者」謂或「聞者以爲」等詞領起。

(五)新聞其名評論其實　通篇爲評論是非得失之文，而語氣較爲平質，雖列諸新聞欄，無當目爲評論。此體民國三四年間，都中報紙頗盛行之，以代正式之評論。名實相乖，不足爲訓。亦有於首端加書烏有子虛之「某界某要人」或「某鉅公」所談，藉示屬於新聞中之要人談話，自較憑空發論爲妥，然亦非正格也。

(六)夾敘夾議　新聞中隨時參加評論之語。

(七)案而不斷　於敘述一事之際，詞氣間隱示抑揚，並不參以議論，而使讀者曉然於是非得失所在，所謂意在言外，耐人尋味，新聞中寓批評之精神，斯其最巧者矣。

(乙)見于標題者

此類分以下二例：

(一)見于大題目　標題中可寓批評之義，如言「作法自斃之某某」「荒謬絕倫之某某談話」「差強人意之某事」等等，均于標題中示褒貶焉。(亦有完全不用批評的字眼，惟加『？』『！』符號，使人領略其批評之意者，所謂『不著一字，儘得風流』也。)曰「大題目」者，別于所謂「小題目」而言也。

(二)見于小題目　標題與新聞間之夾注，俗呼『小題目』，亦可作爲批評之用。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類，皆所以寓記者之感想或意見者也。

新聞發展之新途徑

顧紅葉

新聞爲一種神聖的事業：他的「命運」是隨着「時代」以生存，以悠久。他的「趨向」是隨着「社會」而進行，而努力。不能拿他當做「敲門磚」「留聲機」一般的頑耍。也不可拿他當做「金箍棒」「鐵飯碗」去使用，吃喝。他有他的使命，他也自有他的地位，可以覓出途徑去充分發展。

新聞事業是要人去營幹的，所以對於營業方面却不可不深加注意。資本的集合，人才的分配，首先須圖謀籌備。歐美各國，往往於發刊新聞之始，準備大宗款項賠蝕，以求銷路的增廣，消息的確實。而專門人才的延攬，和勤務記者的修養娛樂，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尤視爲根本急務。乃至有時售賣的數量和虧折金錢的數量成正比，他們也置諸不問。仍舊對于新聞的來源，印刷，紙張各種的改善設備，一件一件的去攷察。但使讀者心滿意足，口碑載道，那麼大願已償，不脛而走，事實終有光明的一夕。反顧那「津貼」「酬勞」「節賣」等等：徒自汚損新聞的價値，斬斷新聞的命脈。捨康莊而趨險途，我們又何必苦苦去自力斲喪呢？故業新聞而不以營業爲主者，先不必說。

幫助新聞營業之大宗，卽推廣告。廣告在二十世紀，也早成爲專門的技術。非有研究者的創作，卽不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故新聞社中，對於廣告，不僅當聘招徠廣告之人，尤當專聘審查廣告之人，與改撰廣告之人。廣告的不受人信任：第一，在廣

告的有登載價值與否？苟刊登廣告者先無誠意，不但購者讀者已受其欺，卽登載者亦已先被蔽蒙，或挾同作惡，大爲不値。去稗莠而嘉禾始生，此爲一義。又廣告字句太多，或形容過度，亦使購者讀者不願寓目。故新聞社益當犧牲地位，甯使其少佔篇幅，又一面當負代爲改削之義務，期能達文字的美與藝術的美。還有一方面要配置精當。款式地位，務要時時使人惹入眼簾。最妙將廣告雜排新聞之空隙中。則讀者看廣告與看新聞一樣的要看，換句話說，使將廣告變爲新聞化，如此而新聞事業之發展，又可得一條新途徑了。

印刷方面，萬難簡陋。快慢爲新聞紙一大關鍵，印機必速必多，換版趕印，事實上有時常常發現。新聞的價値，恆因其時間去定。西洋人說：「新聞如鮮魚」，可知稍久便變味了。歐美日本，有每天出三四次五六次的報紙，目的也在求新聞的新鮮，有時用 Stop Press 臨時改版，便於參加臨時的新聞，此種完美方法，當漸採用。

至於新聞紙上的消息，首要注意社會全部，例如盜賊的偸掠，乞丐的倒斃，可見

得社會上的經濟狀況，生活價值的高低，國家的人口過剩與否？如此之類，都於一般人民發生關係，比較偉人做壽，武士納妾，「中將銜」「九獅刀」之頒給，或許重要。廢去「起居注」之記載，而爲「流民圖」之描寫，於今日吾國，誠屬必要。若夫日日言「走到鄉間去」而鄉村新聞，年不一見，日日言「國家問題」而地名人姓顛倒錯亂，又豈僅僅是新聞一業的羞恥呢？

不走死胡同，別尋桃源洞，有望乎編輯記述論議之改良，那更一言難盡了。

一六，一，十二，北京。

評論家之七個條件

徐一士

報紙上之有評論，如畫龍點睛，所關甚鉅。欲爲一良好之評論家，不可不具下列之條件：

（1）精深之學問——報紙有指導社會之責，評論家對於一般羣衆，不啻居於先覺之地位，若不具有精深之學問，何以副其名義盡其責任乎？然學問之道，本無止境，

如何始可謂之精深，蓋難有確定之標準。從事斯業者，惟有隨時爲各種之研究，於發表評論之際，不爲膚淺矛盾之作，俾一般人讀得一篇，即獲一篇之裨益，則亦庶乎其可耳。

(2)豐富之知識——評論家秉牖啓羣衆之管籥，灌輸知識，羣衆所賴 。己既昏昏，烏能使人昭昭？吾國報界，尚在幼稚時代，從事斯役之人，竟多有並極粗淺之常識而缺乏者。如不知法律教令之區別，而言以教令公布法律，不知法人作何解，而以司法官或司法部職員當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張冠李戴，李代桃僵，種種笑柄，言之慨然。故知識上之力求豐富，實爲至要之事。所謂知識云者 ，非專從書本或各種讀物上求之，即爲已足，要當隨事留意，以廣所知，所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亦豐富知識之道也。天下事物至繁，其罕覯及不關重要者 ，吾人偶有不知，未必即爲儒者之恥。惟與其亂說，無寧闕疑，不獨爲藏拙之計，誠不可自欺欺人耳。

(3)敏銳之眼光——觀察一人，推論一事，欲其明確透闢，端賴敏銳之眼光，否

則難免含糊模稜，人云亦云之弊矣。如有一問題，衆皆淡漠遇之，視爲無足重輕，吾獨能灼見其關係重大處，論斷其得失成敗，令人精神爲之一振，耳目爲之一新，眼光若是，無愧敏銳。此事固仗天才之優越，亦未始不資練習之純熟，平日苟能於時事深加討究，當不至茫然無從著筆也。

(4)縝密之心思——心思不縝密，論事往往僅涉皮毛，不能爲有條理有統系之發揮，且最易呈露破綻，被人一駁，即擱筆無詞。語云：「膽大心細」，評論家既以評論爲職務，其膽自不可不大，而尤不可不濟之以心細。不然縱抱「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壯志，其「外強中乾」之迹，終不能掩。豪傑闊疎，亦文家之一病也。遇事潛心探討，毋掉以輕心，斯爲得之。

(5)熱烈之情感　必作者有熱烈之情感，方能激動讀者心弦上之共鳴。梁卓如自謂其文字富於情感，故爲一般人所喜讀，斯言良然。迴憶壬寅(前清光緒二十八年)癸卯(二十九年)間，清政府嚴申讀新民叢報之禁，而海內學子，奉爲秘寶，百方覓

購，大有家弦戶誦之勢。當時雖文章高古之流，不乏斥其文格卑下不啻「濫墨卷」者，而新民叢報之不脛而走自若也。熱烈情感之爲效蓋如此。

(6)冷靜之頭腦——評論家固貴有熱烈之情感，而冷靜之頭腦尤尙。頭腦而不冷靜，勢必理性爲情感所蔽。過重主觀，感情用事，徇好惡之私，失是非之正，亦評論家所宜戒者。頭腦冷靜，而後事理明晰，事理明晰，而後論斷公平，自然之理也。此端言之似易，踐之頗難，然而不可不勉。

(7)優美之文筆——文筆爲發表評論……之工具。縱具前舉六條件，儻無良好之工具，亦徒然耳。若者宜嚴峻，若者宜委婉，若者宜痛快明暢，若者宜雋永含蓄，均賴文筆之抒寫，始能辭達而理舉，故最宜有充分之修養與練習。至文體，則文言文語體文均無不可，即文言中間以白話，亦屬無妨。文筆旣優，無施不可也。惟文言文忌過於古奧，以報紙文章，重在家喻戶曉，多數了解，非若名山事業之可以俟諸百年千年後之知音也。語體文忌過於猥鄙，以其有妨人格報格，將貽「下三濫」之誚也。

對於國內的報紙幾個希望

周鯁生

比較其他的新事業起來，新聞事業在國內不算是不發達的。全國報紙總數說是已經達八百餘種；就在北京一城，也已經有七十種以上。這是一年前的調查，現在的總數想更增多了。而就銷數說，國內一般報紙銷數雖然尙很少，然而上海的報紙却說每日銷至十萬份以上的，則其數也不爲不大。但是國內報紙要和外國的報紙相比，充分

盡他的天職，自成一個社會的大勢力，實在還須得大大的改良。說甚麼材料要豐富，消息要靈通，議論要正大，發行要敏捷，這已經成了辦報的老生常談，用不着我再來多說。我所要說的，是：國內報紙內容實質上有幾個共同的缺點，不可不補救的。我現在把他們舉出來，希望今後國內的報紙注意。

第一是國內報紙的注意集中在政治問題上，而忽視了一般社會的事情。本來報紙的職分幷不專在政治的批評指導；他對於政治以外的各種社會事情，應當同樣的注意，近世歐美的報紙內容可說是社會的一幅縮圖，舉凡社會內發生的一切事變和問題莫不包容在裏面。所以社會一切階級的人無不要看報。國內的報紙，在這一層，實在是太落人後；他們的注意偏於政治方面。他們的興趣過於單調。試打開國內任何報紙一看，只見滿紙的關於政治的議論和記載；而至於社會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如市政，衛生，交通，公安等項事情，在外國報紙中爲普通的資料，一般重視者，而在國內報紙則大都幾於全不過問。例如北京街路之污壞，汽車人力車之取締不嚴，（北京汽車

速度之漫無限制，行駛如飛，不顧路人生命，及幼童之拉洋車兩事，都是極危險而不人道的事，若是見於外國，必定久已招報紙的指責。）惹起交通阻滯和危險，都是我們習見的而很明白的罪惡，都是文明都市的住民一天也不能容忍的現象，然而北京的報紙却幾幾乎都好像全然看慣了似的，從不嚴重的特別說句話，提個抗議，喚起市民和當局的注意。關於這層，外人在中國辦的新聞，倒比我們報紙要勝一籌；他們尙知道注意這些事情。例如外人在北京發行的英漢兩文并用的某報，在社論中就間有關於這些事情的評論。這却是我們要取人之長的處所。我希望今後國內的報紙在社會事情方面多注點意，不要使報紙的內容太偏狹，太單調了；不要弄到報紙僅關心政治的人的專用品，而要使他成爲社會一般人日常的讀物。

國外事情記載的不明確，也是我國報紙通有的一個大缺點。

報紙的職分當然不是專管國內的事；把國外消息傳到國內，供給國人的世界常識，也是新聞的一個重要職分。歐美的大新聞設有專門的外事記者，甚至把他看的特

別重要，以第一流人才充任。尤其如英國倫敦太晤士報，法國巴黎時報，就向以「外國事情通」著名。我國的報紙向來忽視這層，他們登載國外新聞，好像「以備一格」而已，從不在編輯取材上加以注意，所以一般報紙上儘管設有國外新聞欄，而其記載大都不得要領，甚至訛錯迭出，反倒引人誤解。假若我們要想靠着本國的報紙記載，得到點關於外國事情的知識，那眞是要大失所望的了。好在我國看報的人也大都不看國外新聞這部分。那也許是他們本來對於國外事情不感興趣；實在恐怕也半是因爲報紙上國外新聞編的不好，他們讀了也摸不着頭緒，所以索性不看他。有人說中國報的外國新聞裏，幾乎沒有一天沒有笑話或謬誤，那恐怕也未必是誇張的詞吧！一個人讀了這種新聞自然弄不清楚國外的事情，又如何能感得對於國外新聞的興趣呢？可是關於國外事情之知識，是國民重要的常識，我們現在要大聲疾呼的反對甚麼帝國主義，抵制甚麼侵略政策，難道我們就可以不要懂得列強的情勢，而可以決定應付的政策和手段嗎？我希望今後國內的報紙對於國外新聞這部分特加注意。不但新聞上不要弄錯

了外國的事實，譯誤外國的名稱，並且新聞要編的得要領，特別使國內讀者容易找得頭緒。比方有一國外的新事件發生，最好是於記載事件的本身外，並能對於這事件的起源和其關係，加以簡明的說明，使讀者得個明確的觀念。要做到這層，逕直抄譯外國電報或新聞之舊式的敷衍的辦法，自然是不穀的；至少要對於這些電報和新聞重新編過一番，以期合於國內讀者的需求。因爲外國的電報和新聞，主要是給外國人讀的；有許多處所他們已經積有點知識，用不着多加說明，也可明白。

但是這種電報新聞若要給向來少懂國外事情的中國人讀，那就非改編或再加補充，不能使讀者明瞭，不能啓讀者的興趣，我們儘管說中國人向來沒有讀國外新聞的興趣，但要知道興趣也是可以養成的；只要報紙上的這部分新聞編的好，自然也就可以引起讀者興趣，而養成國人注意國外事情的習慣，增加他們的世界常識。即此一層，報紙對於國民教育的功用也就不小了，不過担任國外新聞這部分之編輯人，必定要是比較多研究國外事情，富於世界知識的人，那是不待說的。

專門的撰述缺乏，也是國內報紙的一個缺點。一個報紙的主筆人不一定是對於某種事務式學術的專門家，更不一定是多方面的專門家。可是社會上有些特殊問題，不是通常社論所能全然包括的；對於這些問題在報上就要特別有專門家來說明，來評論，以作社會的指導，供給社會的知識，否則報紙就不算是完全盡了他的職分。在外國的大新聞，除開社論中也常討論特殊問題外，對於各種特殊問題，隨時都有專門家發表意見，或是寫成論文，或是依通信的形式。在倫敦太晤士報上常有專門家的通信，就是該報的一個特色。我國報紙向來只有關於一般政治及時事的社論，而對於特殊問題，很少見有專門家的撰述。

今後國內報紙對於這個缺點應當圖補救。他們對於各種特殊問題—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藝的，科學的，務期隨時登載專家的討論。當然這裏所謂專門家，也不一定是甚麼學者，凡是對於某特殊問題確有專門的知識和經驗，而能發為有權威的言論的人包括在內。

上面所述的，本是些很普通的希望，大約有許多人們也同抱着的。我現在趁民國日報創刊的機會，把他們寫出來，我很願意民國日報就是首先實現這些希望的一個報。

美的新聞紙

張競生

新聞學刊將創行，囑我作文以紀念。旋得天廬主人來書，擬爲新文化撰稿，叫做「新聞的美化」，由此引起我作此文以報之的決心。

要使新聞紙美化的條件：一在有美趣的材料，而一在有美的印刷術，而此二者在我國新聞界皆不能得到，以致所有新聞紙多不堪寓目。良可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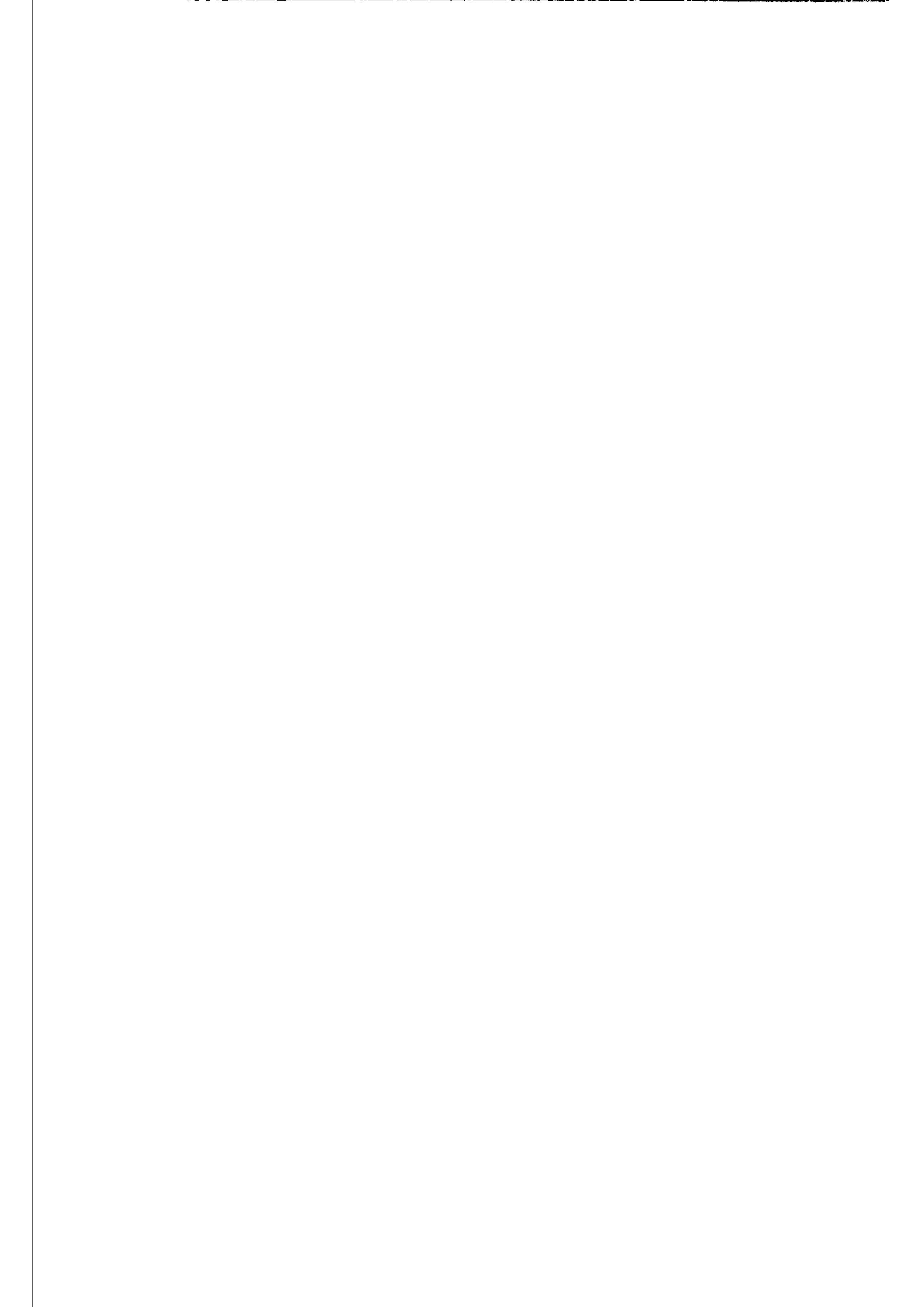
夫新聞紙所載社會紀事，與政治軍事等，全在主筆有史才，把他做成有系統起來，而又加以藝術的妙筆，使社會枯燥的事情，一變而爲極興趣的材料。例如軍事至悲慘也，但遇司馬遷則楚漢之爭，鴻門之會，敍起來又是何等生動。今日新聞界常把至有趣的事情，用了一種極枯燥的「電報式」寫出來，僅使人覺得無味。例如死囚（常有極重要的人物在內）的紀載，僅會抄官廳一紙通告以了事。其在外國則將死囚在監時生活及往刑場時狀態與其心理，詳詳細細登載出來，使人覺得津津有味。因爲「極刑」乃人生至重大的事而爲社會之至變態者，人人皆有注意之必要與喜看之趨向。你看到如今尙膾炙人口者，爲金聖嘆臨刑時的「花生米和豆腐干合食有火腿味」的滑稽與張巡的「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的壯語。今則被刑者雖有雄壯慷慨的表示，因無社會爲之記，則亦等於腐鼠爛猫而已，可不哀哉！

說到美的印刷術一層，本極容易做到的。可惜國內印刷界太幼稚，規規矩矩尙做不好，安望其有美術化？我們今後惟有希望印刷者多多學人的美處：歐美的美的印刷

法，太遙遠了，我人恐一時學不到。但極粗的日本報，其美趣已足使我國印刷界望塵莫及了。

美趣的材料與美的印刷術，新聞學刊諸君呵，您們以此時時來希望我們的新文化，我們也時時以此來希望您們的大刊！

十六，一，九，上海。



報紙校對爲神聖的工作

馮武越

大凡一種出版物，發行之後，卽成鐵案，無可移易，故排字上苟有訛舛，每能貽誤社會於無窮。報紙爲傳播消息之利器，新聞本身之不確實，貿然揭載，固屬不可，然本有聞必錄之說，尚可解嘲；至于翔實之見聞，筆之於紙矣，而字句竟爲手民所誤排，校對所忽略，則不但貽害于人，及辜負訪者編者之心血，抑亦有損于報紙之名

響，於是校對愼重尙矣。

古人刊行書籍，對于校對，十分愼重，然方今物質文明之世，時光等於金錢，容有不許效法古人，從容逸豫之處。況日報字數旣多，校對時間，又至有限，欲達到絕無訛舛地步，似不可能，但減少字面上的訛舛，以免閱者誤會而發生不良影響，乃屬報紙應有之職責，要不容忽視者也。

報業中人苦於校對不良者久矣！然鮮有注意改良之者。愚主辦各種專門定期刊者八年，校對必親自爲之，所獲經驗，一言以蔽之曰：「自己且靠不住，遑論他人」；至所持之議論，則爲「校對乃出版業中之神聖工作」，蓋出版物一經校對之後，遂付印而與讀者相見，最後工作之完成，乃出自校對者之手，則校對工作之爲重要，可以見矣。

校對旣稱爲神聖工作，則校對者本身，應先具有相當學識，雖不必如編纂撰述者之專門，然中學生以上應有之常識，要不可無。所謂校對者之常識，略舉數端于後：

（一）對于行草書法之認識。（編者書法亦絕不宜過於潦草。）

（二）對于筆畫近似之字，須知辨別。（校對時最宜注意及之。）

（三）須稍明瞭世界及國內大勢，對于名人姓氏，國名城名，及本城地名，均須認識。

（四）關于排版法，須稍有研究。

（五）中文文理必須通順。

（六）英文須有中學以上的經驗。

以上僅舉其犖犖大者而已，未敢云詳也。

至于文理通順一層，以近日教育情形而論，勿論中學，卽大學畢業生中，試問通者能有幾人。嘗聞人言，天津某著名中學，有國文教師一人，往往于批語中大寫其別字，又不獨別字，更能創作新字，如甘蔗之蔗，居然書爲篨，誠笑話也。中學國文教授已如此，則校對者之不通順，又奚足怪？是以字典辭源之類，殆爲校對室中所不可

少之書，且一部不足，多置數部，亦正無妨也。

申江各報，收入甚豐，校對者薪金自較他地為厚，文理通順而又能負責之校對者，肯能延聘，此或其舛誤甚少之故。至若平津，則一校對者，月薪通常不過十五至念五元，以此低廉之代價，而欲使人担任神聖的工作，是烏可得耶？以故如平津各報，即其最著盛名者，有時亦舛誤百出，此殆不肯多出代價之故，要亦主其事者之毫不注意于校對工作，並不明瞭校對之為神聖也。愚嘗思草一校對專書，舉報紙校對上應有之常識，盡量編入，以供校對者之參考之需；祇以事冗未及着筆，不知此願何時克償。新聞學刊行將出版，天廬主人責為文以實之，聊舉所見，匆匆草成此篇，未敢云當也。

聯盟會議中之新聞記者

李昭實

各國報館記者，職務繁重異常，其事雖勞，與味尚稱濃厚。近年世界各地，乘歐戰破敗之餘，勵精圖治，迭開國際會議，會場招待之周，最足引人入勝。以予數年來所涉歷，國際會議，莫盛於歐洲，其間大小數十國，代表集合於一堂，無時不可告成國際會議。論時間，可分短期長期兩種，短者三日，長者數月；論性質，可分公開祕

密兩種，祕密者如近東會議小協約會議之類，公開者如國際聯合會之年會，萬國議院商務會議，交通會議，勞工會議，警務會議之類。所甚奇者，會議無論祕密與公開，而對報館記者之招待設備，莫不竭盡東道之誼，在會議期，城中第一流大旅館，爲各國代表之行轅者，卽爲記者團遊息之所，旅館主人，乘時獲利。一方有各代表爲顧客，一方卽闢精舍爲記者辦事之室，以廣招待。辦事室中設置，儼如紐約時報之編輯部，電話電報，應有盡有，遇公開會議，莅會記者，固可從容入場，親聆各代表之言論，從容赴招待處，收集關於會議之一切文件。卽遇祕密會議，各代表在會畢時，亦須與莅會記者相周旋。歐美代表人物，大抵富精神，善詞令。遇祕密會議，嘗能宣示大旨，而深藏其扼要之點。有時輕重其詞，最足亂人耳目，如在近來會議期間，土耳其代表寓羅山宮旅社，每晚會畢，各代表忙於社交酬酢，獨土代表辦事處，派有常駐專員，將本日會議事件，向各記者演講，演講者正中立，記述者環坐四周，懇切之情，極似開夜館上補習課。又如小協約會議三日內，捷克斯烈夫南斯烈夫羅美宜三代

表於會畢時，先後蒞臨新聞記者招待處，儼如大學生之應博士考試，而各記者環坐質問，不啻教授之主試者。此等事在中國人眼光中，甚爲奇特，而在歐美諸邦，正以盡東道之誼爲大幸。蓋不如是，不足以假此良機，實行其會場外之宣傳政策，轉移世界各方大勢。予謂一切會議，可以商品爲喩，會場內討論之成績，猶包裹瓶罐中物，會場外之宣傳政策，不啻包裹瓶罐以外，鮮麗明艷之招牌紙也。中國版輿之大，覺如全部歐洲，近自二十二行省，遠逮內外蒙前後藏，遇有應興應革之事，不妨彼此往來，互換意見，如能效法歐洲各國，屢開全國聯合會議，則他日國利民福，當隨報館記者之興趣，同時並增焉。

中國之廣告術

張一葦

歐戰終後，西方一般實業家的眼光，都轉射到我們中國來，我們這塊土地，就成他們逐鹿之場了。

你看街面牆上立時現出許多美麗的廣告。他們用全付精神，謀他們經濟力的發展。脚踏實地，不惜重大消費做廣告的宣傳。自然，貨物的暢銷，必須物美價廉；但

無宣傳能力，俾衆周知，亦只好限於一隅。且不能引起人購買的興趣和慾望來，又那能臻於鼎盛。

我國人於廣告一門，向乏興趣和研究。自西商來，亦有倣效利用者。但商人多不能自作，即欲作，亦請一位老學究，敷衍一篇不痛不癢的文章，千篇一律的門面話。所以鴻記茶莊的廣告，換上吳德泰茶莊的牌子，仍然可以大家通用。且有一般泥古商人，一味守舊，總不肯稍事改革，以圖上進，報紙的廣告，更不注意了。今且把我國式的廣告法，就所見的述於次：

一，牆壁廣告

中國有許多商家，多於店牆上寫上幾個大字，以顯示於人。如客店之：

「悅來客店，安寓客商」

這幾個字，看去很妥當，但那限於一隅的告知，遠方來的客人，那裏知有這末一

個店？總讓客人走到店門口，因他腦筋裏沒有這店的影響，他一定很猜疑的想：「裏邊精潔不精潔，價錢便宜不便宜」都成一個問題。

二，門匾廣告

有許多商家，於他們的門上商號旁邊，多懸上兩塊匾，以表示他們所賣的東西。如點心舖的：

「粔籹，餦餭」，茶店的：

「松蘿武彝」。

這更是笑話了，一般人連字還不認得呢，那裏知道他是賣什麼的呢。

三，標誌廣告

這種廣告，頗類商標。如前門外一家鞋舖，櫃台上擺着一個「黑猴」；後門外有一

家油鹽店，門外放着一個「大紅葫蘆」，他們的取意，在示異於旁家。但他們儘管放上了標誌，沒有說明，令人見了，眞成了「悶葫蘆了」。

四，懸牌廣告

這種近於廣告的意思，但亦不過爲一種告知，且不能及遠。如藥舖門口所懸的長牌上印以膏藥的形式及各種藥的總名，與針店所懸的牌子上刻以各樣針的形式是。

五，象徵廣告

這類含有象徵的意義，如麵舖所懸的「紙麵」，可以算這類的代表了。

六，口頭廣告

買主對於一種貨物，不肯直接即買，總多所顧慮，因爲他不明白貨物的優點和價

錢，倘若你將貨物的優點和價錢告訴他，他一定很樂意買的。此種式的買賣，在北京惟有廟會的小攤，可以尋見。如賣估衣的手裏一邊拿着衣服給大家看，嘴裏一邊唱着：

「這件子，賣了牠，黑緞子面絨領子。要說價錢本公道又便宜，多了你別要，少了我不賣，整整齊齊你給塊八……」

這是他們拿着一件黑緞子袷袍，唱的一套歌。有名末好聽呵！有韵調、又有意味。又如夏天賣香面的，在廟際上，支着一個布棚，擺上許多香料，手裏拿着一塊檀香，嘴裏唱：

「大檀香，眞又眞，樹又大來根又深，採香的童兒採了去，老君爐裏把他焚。點着火，冒靑雲，各洞神仙都來聞。神仙都有聞香意，何况你我在凡塵。……」假說他拿起一塊雄香吧，他便說：

「說起雄黃香來眞是香，能避蚊又解凉，能避五毒不生瘡。走陽溝，過茅房，死

騾馬，臭牛羊，把我的雄黃帶在身上，不見臭味兒淨聞香。……」引得人不由的就要買一點。這眞可以稱爲活的廣告，總算我國廣告術裏一種特出的了。

說到我國商業的不振，不注重廣告，總算是一重大原因，願我國商家，於此途多多注意，尤其是在新聞紙這一方面。

十七，三，十九，北京通明寺。

中國與報紙

王伯衡

——世界新聞大會演說辭

主席及世界報界大會諸會員乎！鄙人能得此機會代表中國最大之報紙上海申報，以列席於此會，爲無上之榮幸及快樂。申報自接本會開會之通告後，即決定派選代表以參與此盛會。誠以中國參與世界大會之機會甚少，而尤以參與世界大會如此會之機

會為更少。此會純以全世界各國國民之集會而成，毫無各政府之代表夾雜其間，故其議論及談話，毫不受外交及國際種種規節之束縛，誠為不可多得之機會也。而極有聲望之報紙如申報，尤當乘此良機，與世界各大報携手，以共同謀世界新聞事業之幸福也。

晚近數十年以來，中國在世界之位置，一變而為與全球有重大之關係。而新聞事業在中國之位置，亦因此而與中國之進步與改造，有重大之關係。是以今日鄙人之演說，略述中國與世界新聞事業之關係，亦未始非與本會宗旨無涉。鄙人今請先以中國印刷事業之略史為引言：

夫報紙之在中國，若與世界各國報紙之進步之程度較，則殊不可同日而語。然「報紙」二字之在中國歷史上，則其由來已久，漢代當藩鎮制度盛行時，各藩鎮屬官之駐在京都者，皆有「邸報」之發行、惟此種「邸報」性質，甚為簡單，徒備為各藩鎮報告宮中詔令耳。及唐時此種「邸報」改由朝廷發行，而發送至諸藩鎮處。然其內容仍

與漢代之「邸報」無大異，無非載官吏之升降，縉紳之進退，諸臣之奏議，及皇帝之詔命耳。此種「邸報」以其性質論之，不足稱爲報紙，然已具報紙之縮影。及開元之際，都中有「開元雜報」之發現，是爲中國報紙之始，亦爲世界報紙之始。雖然，報紙與印刷有連帶之關係，非至印刷發明時，殊不足以語報紙也。印刷之歷史亦與報紙同，報紙原始於中國，印刷之術，亦由中國藝士首先發明：宋慶歷中，有布衣畢昇者發明製活版之法，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線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佈字印，滿鐵架爲一版，持就火煬之，藥稍溶，則以平面按其面，則字平如砥云，是爲活版印刷之始。然非活版之印刷，早已盛行於畢昇之先，漢靈帝熹平四年，命蔡邕寫刻石經，樹之鴻都門，頒爲定本，一時車馬闐溢，摹寫而歸，是爲中國雕版之始。

以上所述，爲中國報紙與印刷之略史。中國之利用活版，雖早於德國戈登柏(Guttenburg)之發明活版印刷五百年，然其報紙之進步則甚遲。以近日報紙之情形，與世界

各國報紙之現況較，則其相差有天壤之別。中國幅員不可謂不大也，然其報紙之數，萬不能與幅員之里數作比例。即以現有之報紙而論，多半皆以舊法管理之，能以最新新聞學原理管理者，屈指可數也。廣告太少，且收價太賤，各報大半不能依之為生活，其銷行之數，亦低少不足道。而在報紙中服務之人員，曾有新聞學之訓練者，其總數且不足一二十人。各報中之一切設置，亦鮮有完備者；新聞材料大半均無豐富之象，外埠訪員，亦無力多請，即有，而訪員之傳通消息於報中，亦泰半均依郵遞；而不由電達。故各種消息之達於讀者，頗多遲誤之患，至於編輯政策。則中國之主事編輯者，知之者甚鮮。偶有一二人，能規範編輯政策者，則非為政治所利用，即為權利思想所驅使。

中國報紙之現象，雖不發達如此，然並非謂中國報界之前途，毫無希望也。近年來種種進步之成績甚多，頗足使人有無限之快樂。普通一般人士，對於報紙漸有愛護心；漸知報紙與國家關係之重要，凡有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各種重大問題發生時，稍

有知識者，莫不以一覩報紙爲快。非特觀各該問題之消息，且欲探各報對於各該問題之評論。甚且有求假用各該報之地位，以宣述一己對於各該問題之意見者，此不可謂非進步也。十年以前，當中國革命之際，報紙所助之力甚大。吾人現可大膽說定，中國革命之成功，全由報紙鼓吹而成。革命以還，報紙之設立者漸衆，新式房屋新式印刷及機器之購置者漸多，一般舊時之編輯員，詩人及名士等，現均以學校畢業富有知識之人員替之。且教育已漸普及，識字者漸多，銷路亦漸增加，是以中國報紙事業前途之發達，與外國報紙事業，並駕齊驅之日，可指日而待矣。

今且以中國報紙之總數衡之，則知中國之報紙已爲社會上一種不可少之勢力矣。雖以中國之大，交通之不便，調查之不易，而以下之統計，尚爲確切不虛。據中報統計處之調查，中國全境現有之出版品，共計有一千一百三十四種。內有日刊五百五十種，週刊一百五十四種，月刊三百零三種，年刊一種，季刊四種，半月刊四十五種，半年刊一種，二月刊一種，二週刊五種，二日刊六種，十日刊四十六種，五日刊九

種，及三日刊九種。於此一千一百三十四種內，有二十六種爲外國人士，以外國文字發行者：十五種爲英國人所發行，四種爲美國人所發行，四種爲日本人所發行，三種爲法國人所發發，其中有十八種爲日刊，四種爲週刊，四種爲月刊，此外尙有中國文字之報紙多種，亦與外國人士有關係。中國人自辦之報，以英文發行者，亦有五種之多。

中國報界之狀況，與外國報界有一相同之點，卽報紙中心點是。中國報紙之中心點，爲北京與上海。卽以北京一地而論，有日刊九十二種之多，此九十二種報紙中，舉凡全國政治上之新聞，均登載殆盡。惟各報政治上之關係，既有不同之處，其立論亦多相異之點耳。上海乃一商埠，故出版品之在上海者，多載經濟及商業消息，凡稍有名譽之月刊，均出自上海。月刊之數，亦較日刊爲多。月刊六十三，而日刊僅三十一也。廣州漢口天津諸城，亦爲報紙之中心點，惟其勢力，終不如北京與上海。廣州漢口天津各報上所發之議論，全國均目之爲無足重輕者。而三地之報紙，亦不能銷行

甚遠。外國報中，亦有一二報紙資望甚深，所發表之意見，中國報紙多有採譯之者。

中國自有報紙以來，在報界中享有極榮譽之盛名者，厥為申報。申報之歷史，為一極長而極有趣味之歷史。五十年來，天下共曉，傳觀所及，達於里巷。內地人士申報二字，已深印於彼等腦海中。故申報二字已成為普通新聞紙名字，村儒鄉學，呼各報皆為「申報」也。申報之銷路，每日有四萬二千份之多，在中國當首屈一指。然若以中國之習慣，一人購報，鄰居均傳讀之情形論之，苟閱者皆購一份，則申報之銷數，且不止四萬二千份也。此四萬二千份之銷數，誠不可與世界各國報紙之銷行數較，然中國之大，交通不便，識字者少，得有此數，已非易事矣。

在中國報界中，申報為創設最早之報，其創立之日，在中華民國前四十年。然規模甚小，日僅出一小張，迨民國四年，始有法國式新式印機之購置。及民國七年雙十節，今矗於漢口路宏麗之新屋始成。此新屋為一鋼鐵水泥之大屋，有五層，水火不毀，內有最新式印機一架，每點鐘印四萬八千張，每張印四十八頁，如此新捷之機

器，實中國所創有。館中內部之組織，亦漸有條理，服務人員，亦均各有專長者。全館職員，均能苦心孤詣爲社會造幸福，故申報今日之在中國，爲一最有勢力之報紙。

今日報紙之在中國，何爲而如此緊要乎？請略言之：中國今日之時代，一艱難困苦之時代，一重新建設之時代也。而內政外交難題雜至，不有強有力之輿論，國家大政何以能從正道而行。雖然，強有力之輿論，豈幼稚若中國報界之所能當哉，非求各友邦輿論之協助不爲功。二十世紀，一世界交通之時代也。中國之盛衰，與世界之安寧，有重大之關係。若非求各友邦輿論之贊助，則非特中國之前途爲可憂，卽世界之前途亦殊可懼也。

據鄙人之私見，中國今日報界所宜急應設備者，爲一佈置完備宗旨正大之「國際通信社」，此爲急需中之急需者。此「國際通信社」，宜求全世界協力組織之。中國自來對於國外新聞，不甚注意，卽稍有公佈者，亦爲過時及極簡單之紀載。而世界各國

對於中國之新聞，亦未能好爲研究，以致各國報紙上所載，關於中國之消息，非爲毫無關係之事實，卽爲不着痛癢之電訊。其故在中國報界與世界報界尚少聯絡，以致彼此不能有有統系及富於興味之紀載。若能設一國際通信社，聘有中西專員，善爲編輯，一方面以中國有價值之新聞，供給於世界，一方面以各國有價值之新聞，供給於中國，或竟可將該通信社範圍擴充之。各國均有富於經驗之編輯員，在內編輯，以供給各該國有價值之新聞，於世界各國，亦未始非全球報界之急需也。

是以今日鄙人到會之職務，非爲述中國印刷史，中國報界情形，及中報進步之狀況而也。鄙人之職務，爲代表中報請到會各會員互相協助，使其恢復其固有之元氣與精神，使太平洋上之風雲，不致一日有險惡之象，使世界之共和國，均能安全度日，謀全世界之幸福也，世界之文明，已到此地步，吾人不能再以簡單之眼光，觀察世界各問題，吾人須以正大之眼光觀察之，無謂之種族存見，可以除矣。眞確之新聞及愛助之建議，可以代虛造之紀載，及詆毀之議論矣。今日之世界，非各國政府之世界，

乃各國人民之世界也。若各國人民，再互相坐視，而不知團結之利，友助之功，則世界文明之結果，正不知伊於胡底耳。是以求各國人民彼此有同情之諒解，以互助協助爲今日世界惟一之急務，鄙人代表申報列席此會卽以此，世界報界大會之組織，亦卽以此，請各會員皆以解決此急務爲本會唯一之目的。

一九二一——二七增訂稿。

中國新聞事業

胡政之

近代社會有三大勢力：曰科學，曰工業，曰新聞事業　西儒有言：「新聞紙爲國民精神上之食料」。故覘人國者，以新聞事業之是否發達，而斷定其國文野之程度；凡新聞事業發達之國家，其文化程度必高，反之文化程度必低也。

中國新聞事業，近年始行發達，與歐美先進國較，瞠乎其後。其與政治發生密切

關係，莫盛於民國初年，如民立時事諸報，各以議論鳴於時，於新聞殊不注意，其他更不待言。及袁氏箝制輿論策興，政論家多半出亡，存者又有所畏懼，論說遂呈沈寂衰象。夫新聞記者負有指導社會之職，豈容緘默，此不能不謂新聞事業之退步也。

報社爲營業之一種，同業自有所競爭，而握報界之牛耳。初以議論爭勝，及至議論受壓迫後，遂以新聞較短長；旋特殊重要新聞，以有政治關係，不得披露，而得披露者又同爲公布式新聞，而爭勝乃別開生面，小品文字應時崛起。玆舉一證例，上海各報由議論競爭而至新聞，再至小品，誠以社言既不能盡，要聞有不能刊，則惟有以副張小品，以吸引讀者而已。

北方報紙，以咫尺中樞，每難暢言，但政聞新聞，則斐然大觀；南方報紙，遠有遜色，而力事新聞採訪，以補缺憾，亦以是故也。北方報與政治關係易臻密切，言遂每有作用，而成過渡時期之畸形現象。

新聞事業依社會進化而發達，但自身亦應力求進步。十幾年前北方報紙每喜閉門

造車，云某機關開會，某項議決案等，分一二三四或甲乙丙丁，一一列舉。或說總統傳見某人，形色如何，但結局不曰內容重要，不便刊布，必曰聲音低微，莫得探悉，令讀者如墮葫蘆，莫名其妙，興味蕭索；顧此種新聞，已歸淘汰，亦是新聞事業顯然之進步。所可惜者，辦新聞者既少，願以新聞記者終身者，尤不多覯耳。

本來新聞進化，原在社會進化之前，而吾國則尾社會進展為推移，比如上海申新二報銷路已由數千而增至十萬以上，此非其自身推行之力，而為社會需要增加之效也。吾人每歉於此，謂如能前為努力，則吾國新聞事業之進步，決不止於今日之現狀。

一東顧比鄰之日本，彼新聞事業亦僅有數十年之歷史，但已有飛機送報，人家進步如彼，自家為狀如此，寧能無愧顏乎？外國報社時時刻刻有事可辦，而在吾國則單晚上幾小時耳。至於設備，因陋就簡，自身既不謀進步，何能引起讀者興趣，無怪讀者增加之比例，至為有限也，若以四萬萬人口計，竟成笑料矣！

話雖如此，新聞事業不發達，固由於自身之不振，而社會之摧殘，亦予莫大之阻

力。要謀發達，首在經濟獨立，其次一須引起一般人閱報之興味——社會一般人士，對閱報毫無興趣，新聞快緩，自所不問，讀者既少，新聞何能發達，要圖補救之法，首在增加興趣之材料，喚起閱讀之需要。換言之，閱報者爲數過少，實新聞事業不發達第一原因也。二須澄淸政治—政治不上軌道，記載卽失自由，而新聞宣傳性成分既多，卽失讀者之信仰而爲茶餘酒後之消遣，此新聞事業不能發達之第二原因也。三須健全社會—社會組織不健全，則百業滯阻，最要者如交通事業，在戰爭時期，車船停開，檢查郵電，甲乙地之報紙，本可互達，交通既塞，報紙遂成一地方之讀物。吾國電報，本不靈敏，新聞電雖經優待，而列入五等。於軍事行動時期，軍警檢查既嚴，新聞漏網者百不及二三，甚且甲地檢查後，竄改電文，始發送乙地，有時乙地檢查甲地發來新聞，又再竄易，而送至報館，報館誤視爲訪員來電如此，卽爲披露，往往鑄成大錯。處此壓迫之下，報館無可如何也。

總而言之，報社營業若能獨立，始有發展之機。通常報館收入，賣報之外，最大

爲廣告費。前日一般每誤認報紙爲文丐生涯，或失意政客寄身之地，凡有作爲之士，必不屑爲，此種根本錯誤，民衆對報紙近已有正確之認識，亦新聞業可喜之一進步也。

講到報館利益方面，新聞記者終日勞苦之所獲，半爲報販所得，十成之紅利，報販得其六七，報館僅得三四，最多亦不過剖而各半。北方報紙張數不多，售賣尚不至虧累，南方報紙有多至六七張者，每有頗鉅之賠蝕，報販之以致小康者比比也。南方自民信局取消，局人多改業販報，較有着落可靠。北方多流氓報販，常爲騙局。黑龍江有人向上海批發報紙，而當廢紙發售，道遠竟不費一文；或排代售報紙之名，而爲他種不正當營業，如販鴉片等，層出不窮，不勝列舉，此報紙發售之情形也。

夫報紙之爲國民精神養料，前已言之，而廣告費則報紙物質上之糧食也。故新聞事業須有大工業作後盾，乃能充分發達。吾國工商業不振，廣告費爲數有限，軍火嗎啡交易雖大，而無須於廣告。吾人每呼打倒帝國主義，抵制外國廣告，但報紙若不登

外國廣告，則無以維持現狀；有人說，報社爲報販謀利益，而自身却賴外洋資本家以維持，可笑亦復可憐。

其實一般人不明廣告之效力，萬不得已登一廣告，地狹字擠，費用誠省，而收效實微，幾等於不登也。大都會及商埠，人事廣告已漸發達，一般人對廣告似已有較好之覺悟。——認識其意義與功効。

賣報所獲既微，廣告收入既少，新聞事業安能發展。然不必悲觀，最近之將來，人事複雜，人事廣告卽增，工商發達，工商廣告自多。且民智日漸提高，羣衆世事觀念日切，讀者必日增一日。新聞事業前途，至有希望，吾人殊可樂觀也。

以現時言，新聞記者之位置，似乎頗小，但與昔之史官，不無相同之點；惟史官多記載皇帝之起居，新聞記者多敘述民衆之生活，史官應有不畏強權之精神，不惜殺身成仁之意志，而兼具才學識；新聞記者亦正如此。蓋社會問題至爲複雜，非在書本可以窺見，有報紙始能喚起一般之注意。故爲記者不只應虛心以察事理，尤應有獨立

不撓之意志，與公正不阿之精神。

吾國十數年來，政治紊亂，成因極多，而吾報界亦滋歉仄，蓋有時對事實判斷錯誤，有時發論偏於一方，亦負有一部分責任。故修意養志，鍛練精神，致力學術，培成完全人格，皆初步要訣也。

至以辦報爲出鋒頭，流害吾不忍言，吾人既知新聞記者爲社會史官，責任至大，今日一般人不重視新聞，爲害尙淺，他日報紙進爲人人必讀品，吾人非萬分持重，兢兢乃職不可。且新聞記者生活，多極淸苦，如圖享樂，在目下莫如爲官。吾以爲新聞記者應先下决心，爲社會服務，而不圖快樂，爲第一要務。

雖然，記者亦自有樂趣也：(一)如身無黨派之囿，得說公平之話，完全以新聞記者身分，自由發揮意見，最大樂事也。(二)他人未知之事，記者卽先知道，他人不詳之事，記者多先深悉，亦一大樂事也。先知多知，新聞記者主觀上爲樂無量也。

(夢記)

新聞事業與國際宣傳

吳凱聲

新聞事業在現時已有研究之必要，因一國政治社會風俗等狀況，必須新聞事業表明之，使一國人民得明確本國眞正之現象。吾等身居室中，耳聞目視祇及咫尺，然能洞悉天下事者，如對外各國政治之變遷，及外交之關係，對內社會事業之變動，奇形怪事之發生，均賴新聞以爲傳達，故新聞實爲人類之耳目。若無新聞，則猶人之盲聾

然。故欲求一國政治之清明，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均賴新聞以爲轉移。至於新聞學事業之發達，在歐美已有很長之歷史，日本亦有五十餘年，偶入其國，即車夫菜夫手執一紙，埋頭研究，覺其興趣無窮，至於中上等社會，則更無論矣。每一家中，至少須有二三種以上報紙，故在國內外無論如何重要事發生，無一不深悉內情，人人談及政治，故國家對於政治上偶一事發生，則全體人民加以督察。余嘗遍游英法，見其人民手執報紙，有戀戀不捨之意，一若麵包可以不吃，而報紙不可不讀，比之吾國朝野，實不可以道里計。我國近日報紙，雖較前大加進步，然以四萬萬之人民，照例每日報紙，須在四萬萬以上。而上海各報之銷路亦不過在二十萬左右，宜於國內各事隔閡，而窮鄉僻壤之區，有華夏天子何人之稱，宜乎政治之難於清明，內亂難於安定。然則吾等將如何使新聞事業之發達？其要點歐人已曾言及：(一)須求眞確，(二)應有趣味，(三)須有益於社會，此三者實爲新聞學之要旨。吾國近年報紙，對於此點已有極大之進步。新聞學對於國際間，果有如何之關係乎？其關係甚大，如各國政治之

變遷，商業之興衰，皆賴國際新聞以爲傳達，故歐西諸國，於遠東各國，無不設有國際機關，吾華每 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後隔重洋萬里之英吉利即可知之，如去年五卅慘案，余正在法京，一日後即知消息，故對於外交政策，極易統馭，如路透之與遠東，哈佛之與非洲，英法兩國，均可操握世界新聞之牛耳，如此實爲操握世界政治之牛耳，如華英 且爭端突起，英政府即可於日內派兵或可日內向吾國政府交涉也。吾國對內國新聞不可謂不發達，但對於國際新聞，悉仰外人，實爲一大缺點。須知吾國於世界，斷非專恃內國新聞，足以謀一國之獨立，吾國近年不平等條約，不得取消，治外法權之始終存在，雖吾國國勢衰弱，實爲主因，但對於國際間不可不有正當之宣傳，以使外人明瞭吾國國中眞正之情形。當余旅歐時，歐人常問余曰，貴國人士好吃燕窩，日食人肉，貴國內地人民，尚未開化，余必勉力辯護，然彼等或證以報紙曰，此載于某書卷也，或某報紙也，此吾國不注意新聞事業之過也。歐洲最大之報館，莫如法之時報，小報，英之時報，而法之小報尤爲第一，每日銷數，不下二百餘萬份，

而英國時報尤爲世界最要之報紙。英法各報，其主筆均爲當代學者，如大學教授，參衆議員，服務報界者極多，故其言論之價值不獨可以指導社會，且足以轉移內國政治之方針。吾國近年報界中之人材，正若春花怒放，社會欽向之心，亦較前爲尤，如外人之來中國也，其皆未有正確之觀察，故筆之書，均非實情，於是外人見而信之，遂起誤會，迄今藐視華人之性益起，此種誤會必須用宣傳國際新聞始。外國政府，因其本國人民之厲害，大抵抱帝國主義者居多，然其人民則未必盡然，故用國際新聞努力宣傳，則此中不難逐漸取消也。如去年五卅慘案時，英政府利用路透電以欺騙歐洲各國，吾國內同學並在法報極力宣傳，法人曾言此皆英國之過耳，可見公理仍在人間。如能以相當之宣傳，則中國人不必如三十年以前受歐人藐視也。今日在座諸君，均爲吾國報界巨子，余甚願君等對於報界新聞事業努力進行，對內可使國家政治清明，對外可使國家主權獨立，此種責任，惟諸君是賴，但此後對於國際新聞，尤在努力進行，以謀吾國國際地位之增進，將來不平等條約之取消，治外法權之收回，亦惟諸君

是賴。幸諸君勉之！

新聞電費率與新聞檢查法

——在萬國報界會議演說——

戈公振

余詳覽本會議程，對於將討論之各問題，極爲注意。以爲本會所通過之議案，中國報界團體，必竭力爲之實行。余係中國記者，敢請此國際團體注意：本議程內，有二問題於中國有特別關係，其一爲傳遞新聞之海綫，及無線電之費率；其一爲新聞檢

查法，近世報界重要原素之一，爲搜集與傳遞新聞，每日報紙之紀載，大都具有國際性質，對於距離較遠之國家之事實，比諸本埠新聞，雖不視爲更爲重要，但至少亦必相等。中國現當改革時期，凡百事業，進步甚速，而報界爲尤甚。中國報紙之數目，年有增加，銷路日見推廣，其勢更伸張至中華民國之極邊。中國報紙最大用款之一，亦與他國同，卽國外新聞費用是。中國與歐美兩洲間之新聞電費，較之歐美兩洲相互間，高過二倍有半，原因甚多，而距離則爲其要點。余固認中國與歐美兩洲間之新聞電費，應超過於歐美兩洲相互間。然中國在國際問題上既居重要位置，竊以西方之需要中國新聞，與中國之需要西方新聞，其量必與日俱增。故此相去太遠之電費，確有厲行減少之必要。本會對於歐美兩洲間之新聞電費，方將討論減少，中國與歐美兩洲間之距離，雖較歐美兩洲相互間爲大，而減少電費，更須特別。中國需要尤廉之新聞電費，其理甚明，蓋中國報紙較之歐美，尙屬幼稚，凡歐美報館能支款百萬者，中國只可支千數。西方報紙往往銷路多至百萬以上，以今日中國報紙之銷數論，

尙未能勝此項費用也。然中國讀報者欲知國際新聞，亦猶西方讀報者欲知中國新聞也。本會除討論純粹物質上之利益外，其能使本會委員遠道而來之原則，則國際聯盟爲理想所引導，知世界和平爲國際間之了解所維持。吾人對於可以增進此項了解之運動，皆表同情。雖然中國在此世界上可謂爲人最不了解國家之一：第一原因爲中國與歐美相距過遠，第二原因爲種族與心理不同，余所深懼爲第三原因，卽爲世人不欲了解今日中國之願望，如其欲之，非對於中國掃除成見不可。邇來余遊歷歐洲，觀察各國對於今日中國之「國民運動」，殊各誤會一端，深爲詫異。消息之證爲不正確者，而有極廣之傳播。余以爲事後更正，生效至微，有時其價値且等於零，釀成此種特別情形之錯誤，乃生於發電之地點。諸君當知中國對於本國及外國間之交通，無權管理，卽在戒嚴時期，中國當局對於由海綫傳遞之電報，亦無檢查之權。最近西歐報紙，有關於國民政府高級官吏之誣謗報告，迨訴諸法律，始行更正，可爲此事作證。余望本會討論新聞檢查法時，大家注意於政府之檢査。吾人念及報界權利之際，當念及報

界之義務；中國地大物博，疑成遠東商業中心。歐戰以後，進化益速。且今日之國民運動，務引起全世界之注意，昔外國對中國新聞有興味者，今中國對外國新聞，亦有興味。故從政治上商業上觀察，彼此了解之同情，其需要亦爲有加無巳。余讀去年日本電報通訊社代表老川繁信君提出通訊社等籌備委員會之建議，關於日本與歐美兩洲間之電報費，希望減少至三角以下，極爲注意。此端與中國係屬同一情形，故余對於該代表之意，深表同情，希望本會設法使之實現。電費減少之結果，將立即增加對於中國新聞之字數，私家商業上之收入，將因之增加而不減少，重要消息既可詳細報告，則中國讀報者，對於報紙自然需要日高。同時可使報紙竭力滿足其希望。尙更有進者，余以爲本會可由國際聯盟按時召集，使輿論代表，得以討論專門問題，將所有之特別利益，及國家觀念，置之一旁，專以增進國際間之了解爲目的；時報爲獨立報紙，國聞通訊社爲獨立機關，今余以時報及國聞通訊社記者發言，對於外國報紙及多數報界團體，具了解中國之誠意者，深爲欽佩，更信中國人民亦同具此感想。余希望

西方報紙，在其國內皆具偉大勢力，爲遠東和平計，宜繼續努力，以增進中國與西方之了解。今本會與國際聯盟合作，尤可獲無量之便利焉

十六年八月寄自日內瓦。

新聞紙與平民教育

顧紅葉

——北京平民大學新聞學系演講辭——

楔子

平民教育是普及的教育，而新聞紙是宣傳普及最好的工具。平民教育的目的，在將生活必需的一切常識，用適當的教育方式，灌輸一般民衆，把教育的平民化；新聞

紙的性質，則係供給一般人的讀物，以指導批評宣傳最新趣最自由最重要的一切消息思想學術等等於一般民衆，成爲人們日常的必讀品。這二者的性質類似，而且同是有共通性的，互相聯鎖的，所以二者應當同化的啊！

新聞紙負有教育上的使命，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而銷路上與平民教育，也有莫大的關係。我們知道新聞紙的生活費除大宗廣告費的收入外，也靠讀者的報資。平民教育不發達，智識僅成一特殊的階級，新聞紙的銷路，是很有限的。若是平民教育普及了，無論任何人，均手一新聞紙，這不但完成了本身的使命，而經費也得到相當的幫助，在最多數讀者中得到更大的進展。

平民教育的輔助品，要算新聞紙最有效力了。因爲新聞紙是各階級的普通讀物，一切言論思想態度，是有潛移默化的功効的。平民教育以之爲輔助的機關，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成績。但是，怎樣能夠同化呢？且在下面分解：

新聞紙的平民教育化

新聞紙的平民教育化，其方法有二，即一提倡文字言語的改良，一特別注意教育的消息是也。現分兩方面來說：

一 提倡文字言語的改良

新聞紙是供給一般民衆的讀物，記述的文字，自然應由貴族而平民化，由深奧而淺顯，以適合民衆的程度。所以應提倡（甲）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用簡便的表音符號，記述活的言語，在相當的短時期，便會自由應用，和方塊的漢字的困難比較，差得多了。從前京報疑古玄同及黎錦熙主編的國語周刊，成績很好，便是一個例子。（記者按：近查彬老珍藏二十年新聞紙，有「國語日報」一種，係上海出版。除專電

外，全用白話文，約創刊於民國八九年間，大概發刊幾年纔停版的。）（乙）（表音字）方塊字的量逐漸的廢棄，而用簡妙的表音字，如羅馬字，標音字等，以迎合潮流。（丙）淺顯化——新聞紙的淺顯化，這幾年來的進步很顯現的。民國十二年的江蘇教育會所議上海報紙改用語體文，各報以編輯印刷經濟的關係，未實現。目下世界日報社會新聞欄，已改用白話了，各報古雅深奧的文言，也將絕滅了，這是淺顯化的明證。（丁）橫排——新聞紙的直排，不合美觀，有礙眼力；且也不適用於表音文字。所以應改用橫排法。華文已有二三種實行了，將來可以普遍的。（戊）方言——本地風光，地方彩色的方言，應用在新聞上，是另有特殊的風趣。而地方人尤格外的有味。如北京的羣強報，編輯排印種種在新聞學上，本沒有立足的餘地，而以能用京音俗語，敘述新聞，並注意本地一切瑣聞的緣故，銷數更遠過著名的大報；且在下級社會，佔無上的勢力。他如廣州的報紙，大都增設本地風光的「粵謳欄」極受閱者歡迎，大有沒有這一欄便有缺點的氣概。（己）習慣語及民衆的新聞——用地方的習慣

語，記載地方發生的消息，自較普通語恰切而有味。而且消息應是一般民衆所注意，纔可受多數人的歡迎。其他的可以酌量地方的需要與情形，即作某種的改革吧。

二　特別注意教育的消息

新聞帶有教育的意義，自然應注意教育界的消息，不過教育的含義極廣，不只是各報的教育欄等，僅記載開學風潮集會等消息。今後應注意是：(A)一般的生活狀況——例如學生校內，衣食住的日常狀況，一般從事教育者，上自董事校長，下至聽差廚夫的行爲，及極瑣碎的段片，都有詳細記載的價值。(B)打破傳統的習慣——教育是廣義的，學校固應注意，其他教育機關，如圖書館，體育場，公園等，也應隨時注意。(C)社會學說的灌輸——社會問題，應詳細的闡發，盡力的鼓吹，灌輸到一般民衆。(D)常識——申報特設這一欄，不過太死板枯燥了，這些文字，應淺近而有趣，相機刊布，如現在天花盛行，可登載預防的方法等。總之應時時注意廣義的教

育，一張新聞紙，勝過幾千的教育機關，而成二者混合的結晶品。其次，把一般民衆訪員化了——報館新聞的來源，專靠通訊社及訪員，是有遺漏的，所以應引起讀者的投稿的興趣，以網羅無遺；或設「讀者一欄」，謀記者與讀者之互通聲氣。他如創設通衢閱報牌（如北京前門熱鬧一帶，及各電車站的請看某某日報等廣告。）歡迎參觀者（如招待外界報館參觀。）勉勵同事（如近順天時報的十年勛勞會）優待長期讀者，（如贈品廉價諸類）等等，均可酌量情形辦理，應有儘有了。這麼一來，可以說新聞即教育，教育即新聞了。

平民教育的新聞紙化

新聞紙的平民教育化，前已說過了。怎樣使平民教育新聞紙化？我以爲：一從事平民教育運動者到報館去——因爲他們比較新聞記者爲專門的人才，鼓吹的力量自

大，如中華平民教育總會所主辦的平民日報與各種刊物及各報上副刊的專號等。二學校出版品的新聞化——例如校刊的校聞，及學校日記等，有些學校，且有學校訪員的指派，以採訪一切消息，江浙一帶的學校最盛。三電影教育的新聞化——電影是平民教育的利器，日本成効極著，報館每可利用以灌輸一切要聞於民衆，如總統閱兵，某種大會等新聞片，其他不及一一列舉了。

新發展：生生不息：即：新新不息

以上所談雖頗複雜，細一研究，都是容易辦到的，只看努力如何能了。西諺說：「新聞紙是社會的縮影，教育卽是生活的意義」，能夠明白這個奧妙的，便可知道新聞紙的平民教育化，平民教育的新聞紙化，其關係的密切及重要了。所以我說：「生生不息」，也卽「新新不息」，或可以說是今後發展的另一新途徑了。



新聞講話

黃粱夢

——在上海新聞學會歡宴席上——

此次南來，辱承同志歡迎，心中感愧交集。此行除執行業務之外，尚有一使命，事前曾徵得海上新聞家之意見。中國今日新聞界同志，實有團結之必要，以作大規模之新聞運動，並集中南北新聞界人才，以共營唯一新聞學術機關之新聞學刊，甚希得

貴會之助力，以底於成功。

北平新聞界近另有一番新氣象，此種新精神，亦海上同業所具有，彼此同業如果互通聲息，則於中國新聞事業必有較速較良好之發展，謹將北平信息致與海上同業：

北平久處軍閥鐵蹄之下，摧殘輿論不遺餘力，京報社會日報之被封，邵林二氏之慘死，世人所共知者。自本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光復北平，新聞界得一大轉機，生氣勃勃，京報復活，新社會日報脫胎社會日報問世。新晨報（附有日曜畫報）則為前晨報之化身，他若中山，民國，北平（即前交通日報附有小津晚報）亦相繼創刊。目下大報有益世（與教會有關）順天（日人機關）世界（有畫報及晚報）民言（附有社會晚報）及京晨諸報，銷數一二千至數千不等。又有一間於大小報間之朝報，日出五小張。小報約十餘種，以羣強，實事，白話，小小諸報為最著名，銷數在一二萬以上，文字通俗，定價低廉（二枚），凡民衆莫不人手一紙，所謂婦孺皆知也。此種小報為日

刊，注重新聞外，兼及小品小說，與海上滑稽小報逈殊。畫報近頗興盛，獨立發行者，有北平畫報，美美畫報，及時代晚報之時代畫報。北平晚報之映光畫報。各報皆虎虎有生氣，可喜之現象也。

北平報界近已漸知團結之必要，新聞記者公會已成立，為新聞記者之集團；報夫公會近亦恢復，為謀工人之利益。上月且有邵林殉難之追悼，以示同業前此之哀痛。更有一事，痛快異常，則抵制順天時報是也。順天為日本文化侵掠機關，以不平等條約之故，不受我國節制，凡造作謠言顛倒黑白，無不優為，以有二十餘年歷史之故，銷數約近二萬，執北平報界之牛耳。近報夫工會禁止代送，提倡國民勿閱，商家不登廣告，通信社停給材料，遂一落千丈，銷數頓跌至數千，大概可以制其死命矣。順天既倒，華人自辦報紙銷路陡增，他日東方電通二社，亦事抵制，則外人無從操縱中國新聞矣。報界概況，大約如斯。此外尤有可記者，則北京新聞學會主唱之新聞運動，該會為熱心新聞學之記者所組織，以研究新聞學術，促進新聞事業為旨趣，會務如公

開研究，舉行演講，實地調査，及籌設新聞博覽館等，成績頗著，出版之新聞學刊，爲全國唯一刊物，風行中外。余濫竽編輯，此次南下，並擬聘合南北同志，作大規模之運動，新聞學刊亦擬移滬出版，廣約名家合辦，卽于廣告發行印刷，當較北平爲便當及進步也。

關于海上同業之努力與成績，甚覺滿意，北平前爲首都所在，政治中心發源地，近國府南遷，北平新聞界自受重大之影響。以愚個人之觀察，中國新聞事業將來之中心，厥惟上海，地鄰首都，政治文化總匯近在咫尺。且上海爲經濟首區，廣告之發達，爲全國冠也。甚願海上同業同志，繼續努力，以完成報界之革命，卽新中國建設，尤賴吾新聞界之指導監督也。

報紙史之我聞

劉墨緣

夫新聞者英稱News，法稱Journal，俄名Gazetta，意名Fiornale，德名Geittivng，美名Journalism，日本則名之為新聞，由此可見中國報紙之稱新聞者，實來自日本也。所以稱新聞史不若稱報紙史為適當矣。中國之有報紙，為時甚早，而世人罕知之者，特未以報名之耳，茲特分為五時期，就個人所認所聞，略述於後，聊為一般研究

報紙史者之參考：

(一)我國報紙之濫觴時期　昔時周代曾設官職，專派遊歷各國，探風俗而察其民情，觀眞相而窺其政略，將其調查所得，歸而告之太史，於是有國策春秋，是無報之名，已具報之實。其後竟以報名之者，則有唐時朝報，開元雜報，邸報，開元雜報見諸孫可之集，邸報見諸韓翃詩話，元明有邸鈔，清則有宮門鈔，專載宮中一切事宜。轅門鈔，專載地方官署一切事宜，以上所述，多供諸政府及一般官僚披讀，既不及社會雜事，更不載政治新聞。是爲報紙之具體而微者，故稱中國報紙之濫觴時期。

(二)外人在我國辦報時期　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六年，(道光二十九年至咸豐七年)其間外人在我國辦報者甚多，以一八四九年發刊之唐字新聞爲最早，按其初有教士某，在香港編書編報，但多用英文撰述，馬格遜之東西洋，爲用華文之始，其後有麥都思之海國圖誌，出於嘉慶末年，遐邇貫珍，出於咸豐二年，六合叢談，出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二之寗波中外新報，同治年間之北京中西見聞錄，上述中

外新聞，格致大要，機械原理等，是爲日報之始。然後華文日報循環日報七日錄等始相繼而起。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者，辦申報，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初爲隔日一出，逢星期必停，四個月後，改爲日報。一年後美查歸國，乃托同鄉友人阿拍拿及芬林接辦，光緒三十三年始由華經理席子佩先生以七萬五千元得之，民國初年，再讓與史君量才。與申報同時者，有廣州之粵報，天津之時報，字林洋行之上海新報。新聞報初爲中國商人組織而成，公推華盛頓紗廠西人丹福士爲總董，斐理司爲總理，嗣因進款不足，遂不支，乃由丹福士收買。光緒二十五年，丹福士個人破產，乃轉售與美人福開森君，聘汪漢溪先生襄理其事，光緒三十二年，改組爲公司，公舉福開森君爲總董，汪漢溪君爲總理。去歲汪死，其子伯奇繼職。

(三)中國報紙萌芽時期　欲知中國報紙萌芽時期，必論申報之經過，申報初用中國之毛太紙，一張印一面，所載皆閣邸鈔，多爲里巷所聞，當時題目以燕京春色，歇浦秋潮爲最佳，論說則以西學原理爲主體，比較確實之新聞，數官場升調，試場文

字，書院題目，命盜災異，廣告則爲輪船日期，戲劇目表，此時報館記者，並不以此爲職業，不過公餘之暇，借此以爲文字上之消遣而已。讀報者亦並無讀報之觀念，不過以此爲酒餘飯後之談助，亦不覺讀報有何種利益也。一八九三年，新聞報出版後，乃講消息靈通，並採用電報爲報告捷速之利器，嗣後一八九四年甲午之役，一八九五年台灣之役，一八九八年戊戌之變，一九〇〇年拳匪作亂，國家多事，時局不甯，必需記載之新聞日見其多，篇幅短少則不敷應用，新聞不確明不足爲國家之助，於是申報乃於乙巳年，大爲革新，此時始具正式報紙之雛形。

(四)中國報紙革新時期　甲午戊戌庚子之役後　一般愛國志士，新學大家，以爲報紙可喚醒民衆，可代表輿論，救國初步，惟此是賴，於是羣起而辦報焉。自是報館林立，報紙日見其多，但館址多設在租界，以言論可不受專制政府之箝制也。當時最著者，爲中外日報，及陳夢坡章太炎，蔡子民，章士釗，鄒容等所辦之蘇報，當戊戌庚子之役時，中國已瀕於危殆之境，輿論不一，謠諑紛起，中外日報主持正論，評

費確實，頗能得社會之信仰，創用新聞紙，一紙印二面，今之日報羣效行之。卒因經述不支，旋即閉歇。蘇報文字異常激烈，章太炎出檻書，鄒容有革命軍，公然排滿，政府非常恐慌，遂起訴於會審公廨，結果蘇報被封，章太炎下獄。繼其後之出風頭報紙，爲甲辰年（一九〇）狄楚青創辦之時報，創時評，變更排印方法，厥後復增設小時報附刊，報紙之有小品文字，實時報開其端也。其他如北京之白話愛國報，京話日報，順天時報，天津有直報，津報，漢口有漢報，廣州有功報，中西報，博聞報，於是報紙事業日見澎漲，一八九六年出時務報，一八九八年出清議報，一九〇一年梁任公又辦新民叢報。梁任公曾曰，時務報起，風靡一時，數月之間，銷數萬餘份，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就此觀之，亦可見其發達之一斑矣。

（五）中國報紙發達時期　中國報紙發達時期，概在民國以後，因民國言論可以自由也。清末，有宋教仁陳大善所辦之民報，于右任辦民呼，民吁，民立，癸丑年（即民國二年）袁世凱封報館，停止郵權，洪憲時立報律，要保證金，設種種取締方法，

意在掃除報館，掩沒輿論，以遂其私，民國六年，袁氏死，黎元洪恢復約法，晨報乃起，報界遂復興。民國八年，安福系封北京報館十一家，內地報紙亦同在束縛之中，但暗中仍極圖發展，不遺餘力。今日報紙可書出名目者，不下一千數百份，每日多者六七張，應用轉輪捲筒，照片必用銅模，昔日銷數千份者，今則十餘萬份，回顧當年，能不有今昔之慨，至於將來之發展，更無量矣。

官報史攷

天廬

「京報」之名，以愚所知，始于有清，即昔之「邸報」。或謂淵源甚古，已著名於周時，其說云日本楚人冠著新聞紙學，敍述新聞學史，謂中國周時已有官報曰「京報」，去今三千年，斯世界新聞紙之濫觴。但周時「京報」，及漢唐以還之「邸報」，頃俱湮沒，而「邸報」蛻化之有清「京報」，魯殿靈光，亦足珍已！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周設太史之官，采風問俗，觀政諜情，而筆之於書，即春秋國風之流也。其體裁格例，固未足以言報紙，然以進化論而言，謂爲報紙之胚胎，亦未始不可。洎漢唐時，王侯藩鎮，於都中置邸第，傳報詔令章奏，以及朝庭大事，名曰「邸報」。全唐詩話云，『韓翃家居，一日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進君名，已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矣』。東坡詩有『坐觀「邸報」談迂叟』句。又有開元雜報（孫可之集卷第十「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及「朝報」（春秋經解周氏後序『王荆公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重見趙升朝野類要；新聞之名，亦始是時。）後世或稱「邸鈔」有清更名「京報」。又有「宮門鈔」，專載宮庭諭旨奏摺，作皇上起居注；有「轅門鈔」則錄宦海升沈，及官署紀事（光緒末葉，改稱政治官報（光緒三十三年起至宣統三年閏六月止），宣統三年，改稱內閣官報（七月起至十二月止），民國成立，又改稱臨時公報（元年二月起至四月止），五月始稱政府公報。追溯往古，覈實內容，誠未可以新聞紙目之，而歷三數千年，名雖屢更而內容一統相承，謂爲最古之官報，實非附會

溢譽之談。愚昨呈示凌霄漢閣先生，閣主扶病爲題「中國最古之報」六字，吳公柳隅，亦謂此誠吾國報紙之雛形。聞戈氏將有「報學史」之輯，想必有精詳之叙述也。

華文報紙之第一種

戈公振

我國之言報紙者，不曰吾二千年之歷史，卽曰僅五十年以來耳。前者失之誇，而後者失之淺，其無當均也。

邸報雖起源於漢唐，然只錄成文而已，無評論，無新聞之蒐集，其性質絕似Bulletin，與現代報紙不同。至若申報之產生，乃仿香港報紙而爲之，而在香港未有

報紙以前，又有若干報紙可述也。

蒐集社會新發生之事件而定期印行者，始於德國之放府報，Frankfurter Journal 時一六一五年也。後二百年，即一八一五年（嘉慶廿年）而我國之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出，是為我國正式報紙之第一種。

先是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英國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東來澳門，是為基督教新教與我國發生關係之始（按雍正元年諭，「各省西人，除應到京效力者外，餘俱安插澳門」。）馬氏以與東印度公司書記諳，後且任該公司翻譯，故得在廣州居住。但當時只許華人與西人通商，且禁止教授西人以中國語言，故馬氏欲在廣州傳教，在事實上有不可能。一八一二年鴉片戰爭起，馬氏避住澳門，從事著述。但該地為基督舊教勢力範圍，惡馬氏相反之言論，舉其書籍印板，付之一炬，馬氏受打擊。迨中英交涉結束，馬氏復回廣州，仍理商業。但嘉慶十九年又諭：「禁止西人傳教，查出論死，入教者發極邊」。馬氏又受一打擊。馬氏見傳教事難進行，乃不得不別圖良策。

一九一四年，倫敦傳道會，復派教士米憐 William Miene東來爲馬氏助。但澳門官廳禁止居住。一九一五年，馬氏決定從文字宣傳方面入手，乃遣其往馬六甲，創設印刷所。及華英書院，教中國人以英文，印刷其所譯著各種書報，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即出版於斯時。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之名稱，由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譯出。其第一册出版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五日，當時無華文活字，故仍爲木板印刷，由刻工梁亞發總其事。最初每期印五百册，後漸增至一千册，每逢粵省縣府鄉試，由梁氏攜往攷棚，與宗教書籍一同分送。餘則散佈南洋一帶，因我國人僑商於南洋者衆也。

此報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凡七卷，五百二十四頁。除後數號由馬禮遜都思 W.H.Medhurst 及梁亞發執筆外，餘均出自米憐一人之手，我國之服務報界者，梁氏其第一人也。

此報所載，大半爲關於宗教之事。其論文之可述者，如「耶穌主義大要」，「經典

各章之解釋」，「犯罪死之何解」，「爲飲食而工作爲生命而忍耐」，「敬之勸告」，「懺悔」，「上帝愛世界」，「異教徒反對基督教之回答」，「善人應熱心宣傳知識」，「天堂地球」，「上帝爲地主」，「上帝之權力」，「禮拜偶象」，「上帝全知與遍在」，「謬附大人之不幸」，「死」，「暗殺」等。至關於科學者，則有「天體形式」，「地球爲行星」，「歐洲天文學之原理」，「彗星」，「恆星」，「古昔對日之犧牲」，「陪星」，「月之形」，「英國不出產之物」等。另有短文時事及珍聞等。其第三卷中，有一文言及辦報主旨，較有研究之價值，特由 The Chinese Repository 轉譯如下。

第一期本報文字印刷，皆不免於簡陋之譏，惟積學之士，當能心知其意而曲爲之諒。記者深願此次假以時日，俾得於中國文字，研究益深，而逐漸加以改善。至本報宗旨，首在灌輸知識，闡揚宗教，砥礪道德。而國家大事之足以喚醒吾人之迷惘，激發吾人之志氣者，亦兼收而併蓄焉。本報雖以闡發基督教義爲唯一急務，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視爲緩圖而掉以輕心。智識科學之與宗教，本相

輔而行，足以促進人類之道德，又安可忽視之哉。中國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縳，而呻吟顛頷無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餘載，一旦欲喚起其潛伏之本能，而使之發揚踔厲，夫豈易事。惟有抉擇適當之方法，奮其全力，竭其熱忱，始終不懈，庶幾能挽回於萬一耳。作始雖簡，將畢必鉅。若干人創之于前，若夫發揮光大，則後之學者，責無旁貸矣。是故不揣譾陋，而率爾爲之，非冒昧也，不過樹之風聲，爲後人之先驅云爾。

中文月報，篇幅有限，種種資料，自不能網羅無遺。然非割棄或停止也，將循序而爲之耳。前此所載論說，多屬宗教道德問題，天文軼事傳記，政治各端，採擇甚寡，此則限於地位，致較預計爲少，非本意也。

欲使本報隨時改良，以引起讀者之興味，非竭教士一人半月之時間以從事於斯不爲功，且須徵求外來稿件，以補其不足。記者甚願致力於是，他日國人（指美人）之習華文者日多，當有佳作以光本報之篇幅，而年來最不易得者，即此

項資料是也。本報發展，尚在萌芽時代，更無酬報可言。三年來月印五百册。藉友人通信遊歷船舶之便利，以銷售於南洋羣島暹邏交趾支那各地華僑薈萃之區。而內地亦時有輸入焉。

近者改印一千册，需要大增，銷路漸暢。三四年後，或能增至二千册以上，未可知也。

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而發行者，雜誌有特選撮要，天下新聞，東西洋每月統記傳，遐邇異珍，中外新報，六合叢談，香港新報，中外雜誌，中外新聞七日錄，教會新報，中外聞見錄等。日報有中外新報，華字日報，上海新報等，皆在申報前。其詳見拙著中國報學史。茲不贅述。

日本之報紙，遠在我國之後。上述各報，一部份曾由日本翻印。乃近四十年來，日本因國勢之強盛，其新聞事業，亦一躍而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先進之我國新聞事業，反故步自封，至憔悴呻吟于馬足之下，奄奄無生氣，吾記至此，能不為我國民

我新聞界滋媿乎。

一五，十二，二十。

日本新聞史前提

鮑振青

我國近代華文報紙第一種名「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由英國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於西曆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在澳門發行，其式樣如今日之小學教科書。因當時無華文活字，故仍爲木板印刷，剞工則由華人梁亞發總其事。此爲吾國近代報紙之元始也。

至於日本報紙之創刊，亦始自西人。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即日本文久元年（辛酉年）七月二十六日，巴打威新聞 Batavia Shimbun 出世，是爲日本新聞呱呱墜地之日。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四月一日，（即日本慶應四年閏四月二十九日）中外新聞誕生，是爲純粹日人創辦之報紙，但屬官軍機關報。同年八月十日，有美洲人名 Wing Riod 者，在橫濱居留地（即租界）創辦一種新聞，取名磨斯柯（譯音）草，原名 The Moshiogusa。

當是時正值德川幕府時代，群雄割據，故新聞之發行，困苦萬端；偶觸上司之怒，難免受禁錮封閉之禍。但此時日本報館已有八處矣。自江潮新聞主筆福地原一郎，因草一篇頌仰佐幕朝廷論文，致爲官軍（幕府）拘往軍事糺問所（即軍事法廷），斯時正筆禍頻頻，亦日本報界受最大刼運之日也。江戶（東京）橫濱各報館，皆遭封禁，獨「磨草」報館設在有治外法權之橫濱外人居留地內關係，故得免於難。從此「磨

草」新聞時有外援，益揮其無忌憚之筆矣。而「磨草」新聞遂開名於一時。

此刻之日本，與今日之我國無異，各雄各據一方，殺伐之聲，不絕於耳。薩長裏面，則有英國饋助；幕府方面，則有法國作後援；美國則主張中立，不援助一黨一派。當時國家思想幼稚之日本人，不知本國行政，受外人支配也。獨「磨草新聞」弄一枝生花之筆，雙方黑幕、盡情揭出，所繪之諷刺圖，露骨非常，某方受某國之軍械物資，一一揭破，言論尤覺猖獗；奸雄顧忌之人甚，但亦無可奈何也。明治維新，福地源一郎入社主持筆政，明治五年壬申二月二十一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新聞漸弛衛，二年後遂移設於東京淺草一丁目，改名東京日日新聞。未幾大阪每日新聞繼立，爾後慘淡經營，進步之速，一日千里，遂蔚有今日之壯觀，故日本新聞之所以發達者，利氏之功不少也。

查。W. Reed 氏，原籍美國，安政末年，日美兩國尚未通商時，已渡來日本矣。五年後，日美商約成立，利氏遂在橫濱美國領事館服務，暇時營雜業，故收入頗

豐，精通日本事情，其生活狀態，與日本無異。慶應四年，美國在日本招募工人，赴夏威夷島開墾，當時無人應，利氏遂利用自己「磨草新聞」，結果招募得日本無賴漢三百名送去，利氏遂博得一筆鉅額酬佣。但有一部分日本志士，力攻擊利氏無人道，外人亦不值其所爲，非難聲齊起，利氏聲名遂下落，不得已，將全盤生意，轉讓與福地氏，自己改圖販米生意，明治六年，終竟歸老於異鄉之橫濱，時年六十有五，輿論界頗惋惜之。然今日日本新聞發達到此地步者，實利氏之功不可沒也。

十六年六月四日草於須磨海浜。

國際報界會議記略

半六

上篇

新聞事業之國際組織，昔有「世界新聞大會」，近有「國際報界會議」，前者係世界從事新聞事業者自動之結合，以謀世界新聞事業之進步；後者則係國際聯盟所召集，以溝通各國政府對於新聞事業之改善與革新。旨趣雖殊途實同歸，而性質則微有差別。

各地人士對該會議，極爲重視，而報紙尤不厭求詳記載，參以所見所聞，亦頗有足述者：

會議緣起

二年前國際聯盟大會時，智利代表晏尼參議員，因感於國際新聞事業，各自爲政，亟應通力合作，以謀長足之進展，乃提案舉行萬國報界會議，由國際聯盟出名召集，其主旨爲結合世界各國政府，合力改善搜取新聞及傳播新聞之方法，俾新聞交換辦法得以改進，各國民衆亦更能互相了解，以臻世界於和平，匪特世界新聞事業之私幸也已。晏氏提案極博熱烈之同情，國際聯盟卽從事種種籌責，預備開幕事宜。

籌備經過

在過去二年中，國際聯盟籌備開幕職務，由三專門預備委員負責進行：第一組由

世界最大之通訊社十六家代表所組織；第二組由歐陸各國政府宣傳機關代表所組織；第三組由國際新聞協會各報社之執行人所組織。該三專門籌備委員會根據國際聯盟所規定關於新聞事業三項大問題，而籌畫各種應備事宜。聞將來會議之秩序，卽本此三預備委員會之擬案，積極進行協商。惟臨時或有他項之提案，亦酌量列入議程。

預會人物

國際聯盟所指派籌備委員，多屬素有關係之負責新聞記者。八月二十四日開幕時，出席人物將多爲各名報社主者及籌備委員之代表。全數約六十餘人，屆時各國或再有代表參加，則不止此數而已。此中三分之二確爲世界各大都城各新聞紙之發行者。其餘三分之一，半爲代表各國政府之新聞機關，半爲代表各國著名通訊社。另一人代表各報界協會。議長尙未定，一說將爲英人布爾納爵士，布氏爲「倫敦新聞協會」會長，兼經營「倫敦每日電報」，聲譽甚隆。近又分函世界各國政府，請派代表出席，

惟資格只有討論及報告代表政府之權而已。

遠東代表

此次新聞會議，列強無論公私代表，類有預備出席者，而遠東尚未有所聞。微訊日本決有代表來會，且擬提出一重要議案，內容為促進遠東交通事業之發展，而主張亞洲各國與歐美間新聞拍電應行減價。此問題有識者宣倡已久。吾國代表何人，尚未有所聞，年來戰亂頻仍，報界多苟延殘喘，自顧既不暇，焉有餘力及此，恐只落得「慚愧」二字耳。但尚有一差堪告慰之消息，戈公振氏西來漫遊，一路甚行活動；以中國新聞記者來歐考察，頗引起國際相當之注意，如此空前盛會，戈氏定就近參與。且吾國駐國聯夏奇峯氏及趙泉諸君，與戈氏交遊頗密，屆時諒聯袂出席也。

重要問題

據會內所透出消息，會議最重要之問題，將爲爭得新聞界之探取消息，傳達消息，印刷消息等，均須完全自由平等。換言之，取消不平等待遇是也。又一爲新聞固有權。蓋世界各國之通訊社，向分爲二大派：一曰聯盟派，亦稱政府派；一曰非聯盟派，亦名獨立派。兩派積不相容，而聯盟派因帶有半官式或相當政治關係，對於新聞採取，傳播，印刷，發行等，多有優先權，及政府特給種種之利益，實予非聯盟派最大之打擊與壓迫，此次會議，非聯盟派必要求此種不平等待遇之取消，而冀取得與聯盟派新聞紙同等之位置。新聞固有權者，卽首先獲得新聞者，享有專有權，其他報社不得抄襲或删改是也。

報界鴻溝

二派之名，始於年前預備會商議之結果，彼將世界新聞事業，分爲兩大部分：其

半官式及受政府津貼之通訊社，畫為聯盟派；其完全獨立不與任何方面發生關係者，畫為非聯盟派。聯盟派通訊社之組織，係聯合歐亞各國政府彼此交換新聞，並依照各國政府之意旨，宣達各項消息。如英國之路透電，法國之哈法電，義國之施梯電，及德國之渥爾夫電各通訊社，尚有直接由政府約束之通訊機關二十餘處。非聯盟派則以營業為本位，不受政府津貼及指揮，著名者如美國聯合通訊社及其附屬機關，電報交換公司（英）無綫電（德）東通社（日）電報聯合公司（法）等皆是也，美國之聯合通訊社，聞最近亦加入聯盟派。

待遇問題

歐戰後新聞界開一新紀元，戰前通訊社極少，規模亦狹，故各國對近所稱為聯盟派通訊社者，給予特別之利益，非聯盟派受屈而莫可如何。戰後世界變換一新局面，政府壟斷新聞界之積習，自然而然而破，非聯盟派通訊社如雨後春筍怒生。然政府對

二派之軒輊，猶襲昔日之窠臼，約舉之有數端：(一)政府之消息，只發與聯盟派之通訊社，或儘先與之，使非聯盟派所得每較遲 (二) 聯盟派有利用官電報與交通之優先權，(三)聯盟派每減收電費，(四) 聯盟派發稿每不受檢查。而各國政府於非聯盟派則恰相反，此均為非聯盟派之中命傷，而屢次力爭之者也。此次將於會議解決確定之辦法，使各國政府承認新聞事業有自由獨立權，可斷言也。

內容一斑

議案重要者一為新聞事業者之平等待遇權，一為新聞固有權，既如上述，而其他尚有十來項，約言之：(一) 新聞通電減價辦法，(二)新聞界應用密碼，(三) 改善拍電辦法，(四)運銷日報法，(五)新聞紙郵費減價辦法，(六)新聞保障法，(七)業新聞者應享之便利規定，(八)和平時期檢察新聞問題，(九)最新傳達消息之機械問題，其他無線電，無線電傳音，無線電傳象，飛艇郵運，新聞郵電拍發優先權，無綫電消息

保漏權，和平期內不得檢查新聞法等等，皆擬分別列入上列各案作細目，或擇要另行提出。其第七項內容如旅行上之便利，學校津貼與學位，辦事之敏捷，舟車之減價，以及護照通行證，訪問接洽，待遇平等等種種之優待，其餘亦有類此之細目。此外聯盟派路透社等，因政治背境甚深，有些問題擬祕密討論，仍蹈普通議會之覆轍，有識者以爲憾也。

同業意見

左列議案，非至開幕後，固然難料如何如何，不過現在輿論之輿論，亦可略窺未來之結果。據多數人意見，各項普通改善辦法，大概可無爭持而通過，即業新聞者之平等待遇權，和平時期不得檢查新聞辦法，亦可得一致之贊同。惟新聞固有權，或有所爭持。該議非聯盟派合衆社倡之已久，其他獨立通訊社自然附議。聯盟派之英德，察其素日所持凡新聞爲謀求政府之利益，應有權删改或抄錄之見解，則必出於反對無

疑。姑且待後報證實。又遠東交通之改善，與歐美各國新聞電之減價，一般人亦覺其必要云。

亞洲電報

東亞文明，遠不逮歐美，交通設備未周，傳達消息遲滯，而需費之鉅爲世界冠。新聞事業之發展，無怪其甚難也。前曾與朋輩論及，深致慨於交通之梗阻，以致各大城間拍電新聞費極高，且較遲於官私電。即與歐美之交通，亦深感不便，此實爲新聞業發展之礁石。例如北京至東京之電費，更數倍於倫敦至紐約間，以遠近計，北東兩京之距離僅及紐約倫敦間數分之一耳。如此各報社因經費關係，全部新聞僅可撮要作簡單之消息，長此以往，新聞事業安能發展，故日人之意見，竟與吾人不謀如合也。職是吾人應乘此機會，提議亞洲電報費之減至最低限度，與督促各國對交通之設備，以及對新聞業種種優待，遠東與歐美交通之改善等。但此問題與無線電有密切關

連，中國無線電，外人覬覦日甚，會議時想有所論列。吾華國庫，一貧如洗，新聞發動機之樞鈕——無綫電，操諸外人之手，在國際無眞正友誼可言之前，新聞事業難免受政治策略而起作用，則吾人所深以爲懼者也。

（八月九日）

下篇

國際報界會議之緣起及性質，記者已於前信述其梗概，月來各國代表聯袂赴會，冠蓋滿城，儘悶無冠帝王之譽，摩肩接踵，半是囊筆爲生之徒。國聯執事者招待備極忙碌，各代表預會宴集亦幾無虛日，其盛況可想而知。中國代表與會者爲戈公振君及駐國聯之夏奇峯趙泉諸氏，於世界盛會中佔一重要之席地，實中國報史上之可記者也。茲攝其開幕經過之涯略如左：

鼓聲中之喜劇

會議定於八月二十四日開幕，與會代表早已到齊，各項預備會議，開幕前業經舉行，果也不出吾人之所料，議程中之重要問題，尚無甚大之衝突，而辯論則頗劇烈、新聞固有權與平等待遇權，尤爲相持之中心，但論大體成案，可云犂見亦屬圓滿融洽，在國際各種會集中獲此佳果，已屬難能可貴矣。忽於此時演一喜劇以資點綴，前日有反抗「散叩范其第案」者舉行示威，於國聯有所要求未遂，憤而搗燬辦事處，雖非有心與會議爲難，而高興烈采之開幕佈置，如天外飛來一棒，幸趣工一晝夜趕修完竣，猶得依期吉日開幕也。

開幕時之盛況

第一日（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於國聯維新廳舉行開幕典禮，濟濟一堂均負毛瑟，

持畢彈，掉三寸舌之羣雄，前信所列之世界名報館與通訊社，以及公布局長，概如約出席，代表國家三十有幾，而人數倍焉。其議案中與中國最關緊要者，爲遠東交通惡劣而收費過高之問題，此案爲中日所合提，由日本電報通訊社經理上田氏，中國時報及國聞社記者戈公振氏聯名建議，內容與吾人前信所述者略同，而請大會促進遠東各國交通之改善云云。其次則合衆社經理畢克爾氏謂全會議秩序中應特別注意新聞界平等待遇問題，而各國政府，尤亟須優待。對於通訊社亦不得任意搜檢或扣留等情。中國代表戈氏曾爲下列之聲明：「中國對於新聞電費及取消新聞檢查兩案，最爲關心，請大會核減中外間之電費，以增進新聞之記述。歐洲各國所載華事，多欠正確，實由中國無權管理海電之發送，希望歐洲各國，避免中外誤會，以贊助遠東和平云云」。其通過之要案，如贊成加急新聞電報照平常新聞電報費加倍者之優先權等案，不及備述。

第二日（二十五日）議程照預定進行，而最要者爲一致通過昨日遠東代表之提案，卽關於遠東各城間，與遠東各城間與歐美各城間之拍電辦法，其減費改善者，中日代表均有所抒發，極得同情。至新聞固有權，多方討論，未趨一致，不若平等待遇之易得贊同也。

第三日（二十六日）新聞固有權之提案：今日反復辯難甚苦，歷久始一致通過此案，凡政府公報及官家發表新聞辦法，新聞界任何政府內，均有獲得之自由云。又其他案件頗衆。

第四日（二十七日）中日代表所請求大會減少電費，已博各國之贊同，卽組委員會擬訂細章。中國代表亦爲重要委員預備切實減費計畫，希望新聞電照商電四分之一收費。

第五日（二十八日）日來除相當之停會休息外，無時不在從長計議中，關於報界本身有共通性之利益者，無大相持通過，而所爭者則爲平等待遇權，獨立新聞業與政府派之半官式同業，針鋒相對，辯論頗烈，爲開幕所未見，將於明日末幕決定。

末日成績特佳

二十九日爲大會最末之一幕，未決之議案，均於本日定奪。其最重要而爲衆目視線之合衆社羅克爾氏之提案，得予通過，該案包括對各國政府要求對無論任何屬性之通訊社及新聞機關，一致平等待遇，卽其所要求之平等待遇權是也。其初曾惹起兩方劇烈之辯論，屬政府派之新聞機關及受政府津貼之通訊社，堅持對政府公布之消息，應有優先權，卒因各獨立之通訊社竭力辯論，而卒獲得最後之勝利。議案要點如左：

茲議決本屆會議各案，應注重世界各政府對於各政治機關，及獨立通訊社等，應以絕對平等待遇。並於下列各事內，政府對新聞界不得有畛域之分：（一）政府消

息之公布：(二)電報電話傳達消息先後之問題；(三)對於電報電話海電無線電減價問題；(四)關於一國或各國發生問題時，檢查員應以最敏捷之方法，以檢查新聞。

又如日本代表所提之議案，其要點在取締挑撥是非之新聞及引起戰爭之消息等，亦得一致之贊同。其他案件繁多，不及詳細備舉。是會入晚告一結束，即行完滿閉幕，議決案當由會長署名，送國際聯盟會行政院審定，咨交九月五日大會通過，再行分轉各國政府實行。此次獨立之新聞業者提案多可決，可云大佔勝利云。

閉幕後之餘聞

會議既告結束，其議案印成報告書，送達各國政府，以爲實現之預備。初國聯以印刷費浩繁，未甚謂然，後經弗蘭支克氏力辯，稱會議內容及議決各案，應由各關係國政府注意並實行，故應分送各政府此項報告，以備參考云云。國際祕書長亞門爵士

當即宣稱國聯不久即將此項報告書分送，以宣達此次會議之結果，並此議決案次第實行時，仍將由國聯召集。對此會極形滿意，其効果即國際問題，已得各獨立通訊機關之合作，此後將見國際新聞之新局面也。又聞美國來會之代表，將作歐洲之遊，此次會議主要人物之合衆社長赴柏林，調査中歐及德國各支部營業狀況，然後再作蘇俄之行，中日代表敦請畢克爾氏東來，畢氏尙未決定行止，未知此報界巨星肯惠然光臨否？至中國代表戈公振氏，暫擬在歐小住，以考察歐洲新聞事業，再行囘國云。

中國代表活動

此次與議之報界要人六十六人中，中國爲戈公振氏，國際聯盟公布股長及股員十七人中，中國爲夏奇峯氏：二十國政府公布局局長或代表一人中，中國爲趙泉氏。各代表極形活動，而戈氏以中國報界唯一代表資格，其議論尤聳動會衆之耳目。曾爲長篇之演說，數有重要之聲明，其最關吾國新聞事業生機者：爲取締外國記者案爲國聯

記者籌備委員會所建議，案情謂各國對駐在國外記者於職業有所錯誤，而令出境時，應先交其審查；近復經英法德及「國聯記者」四聯合會修正。常年設立委員，則由報界團體推舉，任政府選擇，但半數須不屬原籍者。此案中國代表卽表示反對。蓋中國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已無權過問外記者，今再加以此種苛束條文，益無轉身之餘地。故爲鄭重之聲明，其言曰：此案如只適用於特種國家，則吾人可無言，而適用於世界，則中國不得不聲述：中國無權干預國內之外記者，故彼等居然有發出不負責任及損害中國利益之消息。例如上海某記者因發正確公平之新聞，而受美商會之指摘與驅逐。由此可反證外人只許駐華記者之發布不利華人之消息，而中國不能加以取締。本人在歐已享得外記者駐歐之自由，而在中國則相反，可見此案不能適用於全世界，故本人表示堅決之反對。此誠理正氣壯，惜終未獲多數之同情，可見預會者非純爲眞正之記者者也。

記者之小感想

戈氏除上之爭持外，尚有一重要之工作——新聞電減程案之努力。此案前已述及，其背境甚深，且幾捲入政治漩渦。先是中日既建議此議於大會，即組海電委員會，另行商権。前年通訊社籌備委員會討論無線電時，多以中國無代表參加爲憾。後有慫恿戈氏提出中國交通改良案者，戈氏以關係國權拒絕。特華人又傳日人將提中國無線電案，戈公乃見國際聯盟公布股長表示反對意見，旋日代表抵會，戈氏即示斷然之反抗此項提案，於是此案始擴大而爲「東方與歐美間電報與無線電報交通案」。究其內容純係別有肺腑者欲以雙橋無線電懸案，乘此時機由國聯處理，用心何在，吾人不忍言之矣。抑尤予吾人以無限之感想者，則此次戈氏之出席，係應國際聯盟之函否，其榮膺此邀約，未始非其適有歐洲之遊所致，頗類乘便就近出席者。否則美國報界會議之題名錄上，固無「中國代表」四字也。以偌大之大中華民國，與每在國內自負

唯一報紙之輿論機關，注意程度幾等於零，令人不勝浩嘆，雖然，往者已矣，明年威廉博士韙在檀香山復又舉行世界新聞大會，則予吾人以一再努力之時機，而與萬國同業携手，共謀國際新聞業光揚之良機也。

十六年九月一日。

世界報章博覽會概觀

萬葉

河流者，一國之命脈。德國之有來因河(Rhein Strom)，猶我中國之有長江。來因河自南而北，沿岸皆歷史名城，而今開設萬國新聞博覽會(Pressa)之僑府(Koln)，居來因河下流衝要之區，不啻我國之南京漢口。僑府在古代嘗爲羅馬人僑居之地，其德文名曰：Koln，實與英文之Cologne同一來源，省釋其義，猶英文之僑(Colony)

字。僑府爲德國四大都會之一，高聳式之塔寺鐘樓，歸然在望，令人聯想及於南朝烟雨中之四百八十古寺。僑府居來因之西岸，有貫日長虹之峨柱橋(Hohanzollernbrucke)與懸橋，直通東岸之德村 (Deutz)。一九二八年之博覽會場，建於德村峨柱橋邊之來因河上，東西頗狹而南北甚長，其中包舉極大之林園。全部地形，略似上弦之月。予今將以邊線較長之弦背靠近河邊者爲前面，而以較短之一邊爲後面，自南而北約略分述之。場之南端盡處正門，五月十二日行開幕禮，即將此門正式開放。門外跨懸橋，可通河西之僑府。自正門向北進，一路古趣盎然，野栗樹清蔭之旁，有聖本篤派之庵堂(Die alte Benediktiner Abtoi)一所，今爲會中天主教之別館。再北廣廈平階，門牆森峻，乃前朝遺下之騎隊兵營，營後三面皆爲馬廠，中圍一院落，譬如麻雀牌搭成之方陣。缺口臨河岸，左右皆營房，其中曾居擁盾揚鞭之武士，有極深厚之歷史意味，今則闢爲文化歷史館，可謂因利乘便矣。馬廠盡矮屋，其上無樓，今爲報業發展事跡之專館，亦已煥然一新。他日此方陣，改爲僑府之博物院時，恐我國

清宮之南書房，尚遠勿及此區區之一馬廠也。自文化歷史館向北行，西望正對峨杜橋，岸樹縱橫，道途參錯，各處開來之汽車，均須由此入場。下橋復爲穿一橋洞，一瞬間叠更方向，車中人不察，幾疑身入諸葛武侯之八陣圖。其北屹然而起者，紅色燒磚（Klinker）大洋樓也，四面剷平，渾如古羅馬之堡壘，既不雜高矗式作風彫塑之工，又不若螺殼式（Roccoco）作風文飾之細，而一以堅久實用爲主，廊簷極闊，窗戶極高，仰堦至地，相隔極遠，空氣流通，天光充滿。是蓋僑府市政廳土木局長安培君（Baudirroktor derr Stadt Koln Abel）匠心獨運之新築。乃以雄冠一時德國館表現德人渾樸堅勁之精神，偉大欽奇，實爲萬國新開博覽會場之主要部分。太樓正中自北門進，過發堂即爲禮堂，開幕之日，舉就此堂成禮。樓之西半部，近俯河岸之綠澳平坡，遠望河對岸之危樓古寺，位置在會場中最衝要，今已用於德國各城鎮報章雜誌之陳列展覽。其東半，靠近會場後方之德村車站，則由德國各城都市書業製版業以及一切印刷機器分佔之。東北部之北角，滿置電報電話無線電照相器以及附屬工具，連

帶用料與成績品。西半部之北角爲會議廳，其上高建冠絕全城之「報塔」，有咖啡館在焉。去塔尖僅止一層，面面玲瓏，盡是明窗淨几，赴會者憑欄遠矚，放眼盪胸之樂，勝似登黃鶴樓臨大江而一空今古。德國之詩聖，古有哥德薛柳其人，正彷彿我中國之有屈宋李杜。惟不知中國建設之業，何時可以起行，而此歷史名區之大博覽會，更不知能否於此數十年中，使在中國一見。大難不已，人壽幾何，興念及此，不能無感矣。

萬國館（Staatenhaus）在德國館以西，居會場中央，去河岸略遠，前庭草地，設噴水池，與臨河之來因餐館，遙遙相對。樓屋作環抱勢，後部寬廣，愈向前而占地愈小，如摺扇之上豐下削，全樓分二十部，各部間地積，隨各國賽品多寡而略有伸縮。有以一國而占兩部之地位者，有以一部而數國合佔者。今其屋分爲南北兩連，而中間隔開一截，留作東西來往之過道。第一連之最南極，俄國占兩部，次爲瑞典，丹麥，挪威，賚國（Lettland），盧森堡（Luxemburg），國際聯合會，奧國，埃及，日本，

中華，法，意等國。第二連為瑞士，比國，西班牙，中南美，波蘭，土耳其，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希臘，英吉利等國。而北美合衆國則在北端，據其兩部。如是分配，輕而易舉，每國自建一館之繁忙，已可避免，處此歐戰後物力艱難之日，自應有此適合時宜之敏腕也。

萬國館之後為報街，玻璃窗閣，飾以五光十色之油漆與彩繪，多角形之建築風，幾何學之頭腦甚複雜，炫異翻新，隨處穿插立體派畫風之意味，夜間電光照耀，精采特多，自南端起，街東第一家，由綜集最新新聞(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與僑府民衆報(Kolnische Volkszeitung)合佔之。正對街西Reckendorf印書局八角形之玻璃塔。第二家曰漢堡洋報(Hamburger Freindeblatt)其屋平廣，入夜電炬通明，略如天津法租界大碼頭所見之輪船。是報在漢堡每夕有畫刊發行，乃德國各日刊中之甚闊綽者。再向北進，街東之報館，正對萬國館中央之過道，一門標列數報之名，並其業主竇猛(Du Mont)姓氏。一曰僑府畫報(Kolnische Illustriert Zeitung)，二曰僑

府市鄉公報（Stadt-Anzeiger fur Koln und Umgebung），三曰僑府報（Kolnisch Zeitung）編輯印刷各部，粲然大備，近就布置，得心應手，參觀者抵此，正可領略現代應有之新聞常識。更進爲東普魯士館以及專辦婦女時裝雜誌之馥珮公司（Vobach and Co.），均在街東獨立爲一家，作分道揚鑣之宣傳事業。而猶太教與基督教之別館，則爲街東新置之最北兩樓，其一如別墅，上六角式樹星尖之標竿，乃猶太教之表誌也。其一如銅宮，上樹十字形之標竿，乃基督教之表誌也。萬國館以北，設於街西之館僅兩處，偏北者顏曰工報，乃德國社會黨各報合辦之陳列館，偏南者大書毛瑟 Rudolf Mosse）之名，乃今德國報界三大公司之一。

僑府爲來因河上勝區，萬國館以北之郊原臺榭，均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文物菁華，國之寶也）。遊客穿過「園屋」向北進，山楂樹萬花如雪，花陰小築，盡爲三角式玻璃亭，以山林之幽逸，助城市之繁榮，定名曰買賣街，乃日夕散會時遊人遺興之所。由此再北，西可以達來因河岸之賣酒村與浴場，東可達如北京城南遊藝場一類之

民衆遊園，並有環場之小火車，可如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費城(Philadelphia)等處之博覽會場。繞場數匝，得遂兜風閒眺之樂。場中舉目皆佳景，或則碧草芊綿，草場四周，有界以方尖塔式之觀音杉(Taxus baccata)者，有分列石鼓形黃楊(Buxus)之矮樹者；或則鮮花繁美，光芒萬變中，有綴以黃紫相間之蝴蝶梅 (Viola tricolor) 者(即德國語所謂小晚孃花)，有綴以明艷無儔之藻莉魚腥草(Geranium Robertianum)者。姹黃嫣紫，紛豔品題，萬葉千花，滿園春意，而杜鵑開處，尤令人徘徊不忍去。

綜計全場五十萬平方米達之地積，除大小建築，佔去九萬平方米達外，其餘隙地，隨處可爲輕紅淡粉之色所包圍，豈彼八十五米達之淩雲高塔，亦不能出杜鵑花(Rhododendron) 勢力之範圍乎？此花在我國西湖之畔，清明前後每可見之，雖枝葉與西方所產，略有不同，而其爲杜鵑者則一。吾儕若讀上海民立報記者社英女士湖上之詩，所謂「曲徑漸深回首處，青山遍簇杜鵑紅」者，便可想像來因河上今日之勝概矣。

新錄

新史氏曰：萬國報紙博覽會，哥隆 Koln 市長亞戴諾博士 Dr. Adonawer 所倡導也，一九二六年秋季，亞氏獻議德政府，旋荷核准，開始建築會場。越年德國外交部邀請各國政府及新聞界參加，我國旅外有志人士，曾馳書國內相告，乃以禍亂之故，政府及報界自顧不暇，遂無應徵者，斯可憾也。本刊「增刊」號，胡氏有文記之。前接佛郎府中國學院來函，云受大會之託，籌備中國部，轉託本刊代徵出品，同時復得三數通訊，彙爲雜記，以供參攷。

萬國新聞博覽會徵求出品　敬啓者：敝學院代 Koln 萬國報紙博覽會籌備中國部，惟惜爲時過促，勢難向各報館徵求，伏維貴社素以推廣中國新聞學爲事，想於此事，必能得蒙諸君子之贊助，茲不揣冒昧，僅求執事代集中國各日報雜記以及傳單等

物，愈多愈妙，如需保險，則該款可由敝處擔任。惟爲時過促，尚乞卽日由西伯利亞陸續寄下爲感！徵集各報，會後自當完全寄奉，決不有誤。專此卽請

新聞學刊社主筆先生大鑒

德國佛郎府中國學院謹啓　四月四日

萬國博覽會內容　破天荒第一次之萬國新聞博覽會，將於今年五月舉行，德國僑府Koln 來因河對岸新建設之博覽會場，中分十二大部，以德報紙爲主體：(一)報紙，(二)雜誌，(三)印書工業以及圖畫上之美術，(四)工業組織與機器以及一切零星附件，(五)報界總會，(六)世界各地之德國報紙，(七)報紙及交通用具，如火車汽車飛機等皆屬之，(八)報紙與美術之關係，(九)廣告與報紙之關係，(十)報學，(十一)紙張，(十二)照片及底片。此外各國報紙，尚須別闢分館陳列之。我國報界，聞在半年以前，曾由駐法中國通訊社社長謝東發博士，預先馳函通告。卒以國內現狀不甯，京津滬大埠報界同志，莫不袖手觀望。此次開幕期近，自不及以成績品運歐。惟望書報

兩界，自此從速努力，求進步，俾不失下次之預賽機會，則幸甚矣。

又訊，哥隆市濱河畔，爲一美麗之小都城，設有大學，爲德國文化中心點之一，今設此空前新聞盛會，于世界文化傳布上尤有重大之影響。該會主旨希望世界文化日進，在國際智識之交換，予以重大之貢獻。吾人檢察各部內容，其計畫似有極深沈之興味：如第一項新聞部，首在表明德國創設新聞以來之變遷，如十六世紀之各種抄寫時代，一直時代專登歌謠之古新聞，十七世紀之初出版定期新聞，十八世紀以智識階級爲目的之新聞發生，及十九世紀中葉新聞記事殆全以政治爲中心。凡此種新聞，罔不悉羅致而陳列之，俾世人一覽瞭然。參與籌備者，皆著名之學者云。

萬國新聞博覽會開幕電訊　柏林五月十二日亞細亞社電：哥隆城舉行之萬國新聞博覽會，已照原定日期在今晨正式開幕，雖今晨天氣不佳，各國蒞會代表，亦有五千名。德普政界要人、德京外交團均到場，聯盟會祕書長朱孟德氏亦親臨其開幕典禮，狀況之盛，實爲戰後德境舉行各項國際會議所未有。德政府代表演講，力稱此會召集

之惟一目的，在促進國際感情合力進行世界之和平。德外長史斯曼因病未能涖會。按此次大會之代表包括全世界各國，意大利因前者德人未出席米蘭大會之誤會，曾拒絕參加，後由德方解釋，亦派員參與，並有大宗陳列品送會云。

萬國報紙博覽會中國出品之一

天鵬先生文几：前函計達，弟已將新聞學刊第四期交戈公振先生，帶往德國哥隆「國際報紙博覽會」陳列。因思此項學刊，爲吾國新聞界僅有之出版物，宜將已出版之四期，全份寄往陳列，幸前承惠賜各期學刊現尚保存，遂又寄交戈先生代送博覽會矣。北京中外報章類纂社等如有印行物品，亦可送去陳列，請便告王伯衡諸君，直寄柏林中國使館轉交博覽會。手此卽頌

著安！

弟奇峯白。

新聞文學開山祖梁任公

王一心

華文報紙之始刊，遠自百年前，而發展實近數十年間事，斯時開山之健將，則新會梁啓超氏也。

梁啓超氏字卓如，世稱任公先生，廣東新會人，現年五十四歲，家學淵源，幼卽治經史，九時能文，十二應學院試，十七舉於鄉，從康有爲講學萬木草堂，兼習西

籍，學乃大進。年二十遊京師，翌年任強學會記席，開始著述生涯。中日戰後康公車上書，請願變法以救亡，列名冠其曹。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創刊時務報於上海，評議朝政，昌言變法，旋赴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倡民權論，鼓吹革命，同時與唐譚諸友，辦湘報及湘學報，陰相策應，而引起新舊之爭。一八九八年應召入京，與康謀變法圖自強，即歷史上有名之戊戌變政也。失敗後亡命東京，辦報講學，從事運動。又赴美漫遊新大陸。及唐舉事漢口殉難始歸。在日刊行新民叢報（一九〇二年）及新小說，鼓吹立憲，宣傳民權思想。以累年之聲望與素養之文筆之故，國人競讀，風行全國，清庭雖嚴禁，絕不見効，每册一出，內地翻印輒至十數版，其影響之大，空前所未有，吾國新聞紙之發達，國人閱報趣味之養成，梁氏啓其端也。

梁氏筆力甚健，著述宏富，其所主持報章雜誌，又有清議政論國風庸言大中華等，溯自辦時務報以至現講學清華爲止，所著論文及典籍，不下千百萬言，其述作之多，足以頡頏東西名學者。而文章自創一格，平易暢達，筆尖常帶情感，批評舊思

想，介紹新學說，潮流激蕩，風靡一時。可云數十年來，國人無不受其相當之影響。報紙今文體多奉梁氏爲圭臬焉。

梁氏刊行之著作，以飲冰室文集最享盛名。凡談新學者，家必藏其書。近刊行有先秦政治史，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等書，其他尤夥也。至梁氏之政治生涯，世所共知，姑略之。

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爲今日新聞界之皜皜者，與氏均有密切之關係，故每有重大案起，梁氏每由此二報宣布政見焉。嗚乎，氏誠報界之傑也。

民國初元名記者黃遠生

吳貫因

民國初元，都中有名記者二：一爲劉少少，一爲黃遠生。少少長於評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遠生長於紀事，夾叙夾議，皆有趣味，而遠生因兼爲上海報數家通信，同任「庸言」報文責，各以文字相質證，顧遠生長於描寫社會之狀態，不善於推闡學之原理：「庸言」雜誌，注重政論學理，故所載遠生之文，尙非其得意之作。遠

生文之最有魔力者，乃在日報之紀事。一尋常人耳，而一經遠生之描寫，則鬚眉畢現；一尋常事耳，而一經遠生之紀述，則逸趣橫生；筆鋒所及，愈諧愈妙，寫生妙技，余於遠生嘆觀止矣。遠生之文字生涯，始於清末，而終於民國四年「帝政問題」之發生。當時余與劉少少，遠生，同居京師，少少任「亞細亞日報」筆政，然素反對袁世凱；「籌安會」發生後，強有力者，逼令作贊成帝政文字，少少不肯，辭「亞細亞報」文責，遁居法源寺，因其時少少窘甚，雖欲出都，缺乏治裝費也。然因此之故，遭強有力者之忌，邏者時至門焉。余當時任上海「大中華」雜誌，及都中一二日報文責，目擊帝政之聲，甚囂塵上，有所謂各省代表者，紛至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因與同學友陳祖虞，謀試抵抗之，擬具呈參政院，請願維持國體；查照院章，須有參政五人介紹，始可遞請願書，時僅有一梁任公先生可作介紹人，乃請任公修函與參政院副院長汪伯唐先生，屬覓介紹人；余持任公書訪汪於紅廟胡同，汪稱此舉甚善，但無從覓得介紹人四人，事遂作罷。其時帝政之進行，有一瀉千里之勢，余遂出都而南赴上海。

方籌安會之初發生也，遠生被強有力者逼脅，作一類似贊成籌安會之文，余問其所以出此，遠生答謂被強逼使然。其後遠生有兩書寄章行嚴，具述懺悔，又稱並不贊成帝政，具載甲寅雜誌。既而強有力者，又欲逼遠生作明確贊成帝政之文，遠生不肯，懼有危險，乃逃出都門，而遠走上海。遠生之既抵滬也，探知余寓所，訪余於四馬路「上海旅館」，為述都門事甚詳。幷言在都為昏濁之空氣所薰染，心實苦之，今幸跳出重圍，擬暫輟報館生涯，別有所圖，余甚韙之。繼為余言將有美國之行，藉增廣見聞，以改造思想，期於洗髓伐毛，一新面目，余壯其言，答以風雲變動，天下事正未可知，各相期於異日可也。遠生抵美未久，忽警電飛來，云已斃於刺客之手，道路傳聞，或謂暗殺者疑遠生為籌安會中人，故下此毒手，或謂籌安會銜遠生甚，故購人暗殺之說，二說未知孰是；要之遠生之　字生涯，緣籌安會而斷喪，其生命亦緣籌安會而斷喪，則乃確定之事實；甚矣惡政治之足以摧殘人物也。

遠生之死，距今十餘年矣；而談報界故事者，猶時述其軼聞，可見其文字魔力，

感人至深，斯則遠生之遺澤也。遠生於民國二三年間，頗提倡革新文學，民二之庸言報，所登遠生之文，多饒新文學趣味：其於四年寄章行嚴書，亦謂「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其志趣所在，可見一斑。顧論遠生之思想，雖屬新時代人物，而論遠生之出身，一面又屬舊科舉之人物。遠生自前清時，少年得志，早弋科名；祗以溺於文字，喜在社會活動，故仕途終不能上進。其原名黃爲基，字遠庸，遠生則其報館通信所署之號也。今日報界少壯人物，告以黃遠生，則人人知之，告以黃爲基，則鮮有知者，甚矣科舉之名之不足恃，而報界之名，乃可大而又可久也！

民國成立之後，都門記者，因文而召殺身之禍者，當推遠生爲鼻祖。然乃死於異鄉之刺客，視後之伏斧鉞於輦轂之下者，覺文網之寬嚴，前後猶大相懸殊。今者人琴俱杳，追憶舊歡，不可復得，回首當時報界之景況，不禁因懷遠生，而起無窮之感慨也！

英記者蕭女爵士來華

黃一天

英格蘭爲世界輿論之中心，若「泰晤士」之爲萬國報紙之重鎮，若「路透社」之執環球通訊事業之牛耳，此其最著而爲國人習聞之者，攷其所以致此之由，成因至爲繁多，而說者半歸功於名新聞家之輩出。蓋此項專門人才，於服務之暇，輒遊歷世界各國，考察各地同業狀況，以備鼎新之借鏡，並及政治社會教育學術諸端，歸而報之國

人，每有左右政府對外之方針。故愚謂此具有「憲法上第四之威力」（巴克氏語）者之來華，其重要不亞於國家特派之大使也，惜乎國人未嘗注意及之耳。

三五年來，英國東遊之無冠帝王，何可勝數，國人未一特為招待，詳以實情相示，俾明瞭中國之真相，予以良好之印象。乃任其盲人瞎馬，道聽途拾，率爾操觚，名曰「中國見聞記」，於是海外報章，爭相轉錄，以皮毛之觀察，而號為真確之名論，毋怪乎外人之不了解中國，而羣以為一神祕之悶葫蘆也。

上海時報記者戈公振氏，以十有四年服務之假，赴歐考察新聞事業，兼宜示國內之真相與新生機，以求各國對華之同情，此行可謂無冠帝王之報聘，其意義至為重大，與所謂國家專使之到外遊歷之玩兒，不可同日而語也。

當斯之時，英國名記者蒿女爵士，翩然蒞華，不期而成為「報國」往還之信使，以聯中英兩國之歡矣。

蒿女爵士（Lady Grace M.Drummond Hay）執筆歐美「報壇」有年，其政治論著尤

爲時人所稱頌，曾久任埃及摩洛哥諸地，其作述最常見者爲英之每日捷報（Daily Express）字報（The Sphee）及正報（The Standard）等，美爲赫斯德（Hearst）派之各種出版物，譯爲各國之文字者，爲數頗夥。性好遊歷，所至則訪問政界要人，著譽學者，交換意見，探視政情，隨時爲文，以告世人。春間決意東遊，於四月間由法之馬賽首途，歷參大小城市，二三月來，旅次所感，皆有記述，抵香港，遊廣州，過上海，而至京師。於首都建築之瑰麗，環象之多趣，頗致欣止之意，小住以研究中國國情之實况，因首府爲一國文化政治之發祥地也。

女士此行有一特殊之抱負，則不滿意於昔人著於中國之眞象，而強不知以爲知之視察，發爲隔漠淺薄之議論，以蒙蔽其國人者是也，故女士云將虛心考察，以期所作無一非眞情之記錄，凡中國知名之士，彼深願訪見，以溝通中英兩國間之感情，而釋以往一切之誤會，將來回國，將整理成集問世。」此種見解，以此種抱負，已非今日英格蘭人之所常有，而特得吾人之歡迎矣。

吾人謹以滿腔之熱誠，歡迎女士之光臨，並希望女士以中國國民眞正之輿情，與確實之狀況，詔示其國人，以增兩國間之親善，而促進世界之和平，庶不負遠渡相覿，與吾人一番歡迎之微忱也。

威廉博士之一生

鮑振青

美國密梭里大學新聞學部長威廉博士，為籌備明年在檀香山之「汎太平洋新聞大會」起見，特於上月來東，先在日本東京大阪視察日本新聞事業，及與日本報界討論明年舉行之「汎太平洋新聞大會」事。博士抵日以來，見乎日本新聞事業之發達，一日千里，欽佩不已，八月下旬，博士赴滬，惜國人對於世界報界鉅星，知之者鮮，忽忽

言旋，殊辜負博士此一行也。夫博士一生之歷史言行，足為吾人師表，今略紀要，以為世人模範。

博士為人和藹，而帶威容，與之交際者，莫不佩其人格與學識。博士二十歲時，在鄉里磅比地方新聞為主筆，二十三歲時，一躍為密梭里新聞協會會長，三十一歲時，任全美新聞主筆協會會長，博士行事進步之速，可知其努力與人物如何也。

廿年前，密梭里大學應時勢之要求，鑒于新聞事業之重要，遂特設新聞學科，任博士為教務主任，兼担任報學史科教授。博士循循善誘，指導學子，故受其薰陶之學生，無不深感其師德；在社會服務者，皆佔重要位置也。

博士非獨以新聞教育家資格，為吾人欽佩，抑其道德與技能，實亦吾報界之先覺，此外博士以新聞之力，為謀國際間互相諒解，為實現世界平和機關起見，與其執教鞭於講壇上，究不如率先求實行之路，博士具此見解，遂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在北美組織「國際新聞大會」，自主持會務，設分會於各大都市。民國三年，舊金山博覽會開

會，藉此舉行第一屆「世界新聞大會」，華盛頓會議以前，在檀香山舉行第二屆大會，昨年十月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本部招集第三屆大會，以上三次大會，議長一席，皆博士坐之。大會召集之重要原因，非獨爲新聞本身向上之法，而對於國際親善之途，亦藉此解決之，明年七月，又在檀香山舉行「汎太平洋新聞大會」聞檀香山官民，對於該會之召集，非常期待：而東瀛之日本，亦熱心贊成之，擬多派專門代表蒞會，想屆時必有一番空前盛況也。

博士謂新聞紙之使命，與海中燈塔無異，能引人人於光明之路，故從事新聞事業之人，非謹守新聞七大信條不可，若新聞記者能始終遵守此信條與具有此資格者，方不愧爲一位完全之記者也，其信條如左：

一　報導須要正確。

二　新聞記者須要具備一般常識。

三　記事須要明瞭。

四 記事除須正確明瞭以外，須要有興味能引人入勝。

五 新聞記者須具有同情之心。

六 新聞記者須要獨立自尊。

甲 精神的獨立……能力——智識——經驗；

乙 經濟的獨立……不受拘束——不受影響。

七 社會服務。新聞記者並非服務一機關一報社爲止對於社會國家事業，須知加倍服務。

記者行路之光明，新聞記者有七條星光，故一舉一動，切勿將一條之星光熄滅，然後方謂之眞正記者也。

余之辦報經歷談

吳貫因

歲月如馳，往而不返，新者忽舊，壯者忽老。處此迴黃轉綠之新時代，驅遣筆墨，叱咤風雲，自有新少年勝任愉快，亦安有我老人家搖唇鼓舌之餘地哉！雖然，遺老弔舊國河山，猶存依戀；商婦話當年車馬，不勝流連。以半生辛苦經營之事，雖一旦事過境遷，謂卽能付之東流，絕不回顧，木石或優爲之；吾心匪石，亦安能若此無

情哉！此余聞諸君子談新聞學，所爲怦怦然心動，亦欲一談我「委身報國」時之歷史也。

前清之末，各種新思想，皆由海外輸入。故國人所辦之報紙，在本國出版者，恆不及在外國，若雜誌則其尤著者也。當時風氣初開，才俊之士，多走集扶桑，故東京留學界，所出之報，先後無慮百數十種。東京之外，若横濱之清議報新民叢報，其於一國思想界，影響尤巨。余於清末，留學江戶，年少好事，亦喜舞文弄墨，雜發議論，當時對於各報，其偶一投稿，非任一定職務者，苟且勿言；若政論憲政新誌國風報，余皆擔任文責，皆嘗其中之滋味。民國以還，天津之庸言，北京之憲法新聞，上海之大中華，余皆投身其中，任有文責，此余對於雜誌之舊姻緣也。至於日報，在北京方面，當民國初元，余亦時投論文，然未嘗專任其責。惟上海之新聞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余嘗負擔文責，專作論說批評，此余對於日報之舊姻緣也。二十年來，報章變化之速度，如雷電奔馳，瞬息千里，以今比昔，恍如隔世，趨勢如此，大

可樂觀。雖然，於進化之中，亦有短長互見者在焉，余口無擇言，拉雜言之，儻亦可供讀者茶前酒後之談資耶？第一：民六以後，報章之文，有白話文言兩體。白話之文嬉笑怒罵，莊諧並作，通俗易解，突過前人，此誠國文之一大進步。然文言方面，則枯索平淡：欲求如曩日之論說，抑揚頓挫，痛快淋漓，讀之使人興奮者，幾如麟角鳳毛，不易一見。此固由今之報章，重思想而輕文采，有以致之；然於激刺感情之作用，則未免殺減其效力。故以報章文體論，不能不謂白話比前進步，而文言則比前退步也。第二：十年以前，日報體裁，每日必有論說一篇以上，時評兩三篇以上，讀者輒欲先觀其主張；其時報界對於政治之興味，尚未銷沉也。近數年來，日報對於論說時評，幾視為無足重輕之事。其在滬報，猶多缺如，若北京之報，除順天時報益世報外，凡國人自辦之報，半月不見論說者，比比皆是，若時評則更無論矣。此固由政治越軌，言論不得自由；而辦報者與閱報者，皆缺乏政治之興味，則亦無能為諱也。第三：前清之末，報紙之銷數，其在上海，惟申報達萬份以上，其餘未有銷至一

萬者。而在北京，除小報外，日報能銷至二千份，即已卓卓有聲於時。若萬之一階級，乃如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今則北京之報，亦有銷至萬份以上者矣。至上海之報，其銷至數萬者，已有數家，更有一二家已銷至十萬以上，似此銷數，以視日本大阪之每日新聞朝日新聞，日銷數十萬份者，固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然回視清末，銷數之激增如此，則又可以破涕為笑，強自解嘲矣。抑余又有感者，今日辦報，無論在何地，言論皆不自由；此誠報界一種之苦痛。然不獨中國為然也，今之蘇俄，全國報章，幾皆屬官報，若私人自由之言論，殆無從發表。又不獨蘇俄為然也，其在日本，干涉言論之程度，雖屬較輕，然彼仍有變相之干涉法在。回憶前清之末，余在東京，嘗發行一種雜誌，照日本法令，須繳保證金二千日金；余輩三數窮書生，無力負擔，故未向主管官廳呈報。余旋為東京警視廳傳去，詰問何故不繳款，余以身為外國人，未及檢查日本法令對；彼乃限期繳款。然款不易集，余為緩兵計，於一週間，三易其居，仍為日本警察偵得，傳廳勒繳保證金，卒以款無從出，乃改以上海為發行所。夫

對於定期刊物，課以巨額保證金，使不易出版，與直接干涉言論，相去幾何？今在中國，發行雜誌，尚無須繳巨額之保證金，此又可以作退一步想，而聊以自慰者也。

嗟乎！余與報界離婚，將十載矣。然回憶舊緣，香夢未斷，一朝見獵，輒攘臂欲重作馮婦。新聞學會諸子，得毋笑余之塵心未了耶？雖然，老馬識途，可効馳驅。飯瓶一斗，廉將軍尚可有爲；樹已十圍，桓司馬自傷老大。提筆四顧，長嘯一聲。念天地之悠悠，不禁愴然涕下也！

弁言

徐彬彬

吾國新聞事業之發展，僅數十年耳。報社林立，人才衆多，大而都會省埠，小而市村鄉鎮，依次普及，日有進步，此其可喜者也。惟一種事業，必賴有專門之知識與積久之操練與修養，而後有盡美盡善之可期。同業中熱心此道，研究有得，足以頡頏東西先進，固大有人在；而率爾操觚，茫無津筏者，亦所在多有。報界現象，遂不免

於複雜混亂，是必先有一公同研究之機關，集合多數積有經驗知識之人物，以時發表其意見與方法，供同志之採擇，爲通力合作之基礎。庶言論有軌路可循，事業亦得正當之發展。北京新聞學會諸君子有鑒於此，一面搜羅諸名記者之宏著，延約斯道專門人才，共從事於新聞學刊，定期發行，用心良苦，致力彌勤。展讀各稿，皆大新聞家精心結撰之作品，於以見諸君子熱誠毅力，即可以卜學會前途之悠久，學刊聲光之浩大。下走無似，亦得依附末光，共謀其是，私幸又何如耶！

一六，一，六，北京。

增刊緣起

黃天鵬

去年今日，吾刊問世，曾乞彬老序端，說明發刊旨趣；其時私願弘般，計畫遠大，妄思爲新聞界開一新紀錄，不意時局陡變，出版哭笑皆非，吾曹夙志未忘，奮力茹苦刊行，胼手胝足終年，止成一卷之數，區區收獲，亦足歉已！乃荷世人不吾遐棄，佳著紛頒，以光篇章；或賜嘉言，規勉備至；刊德賴以不墮，蔚成今日之集。願

此中投贈，有因「時間性」故，勉從割愛珍藏，下懷雖歉，事實所限，無可如何也。北旋歸途，滯留滬濱，得航廬書，知第四期已將印就，並附巴黎胡氏國際同業要聞二則，謂現既不能插印，又萬難待至下期，商另出一增刊，予然其說，報書倩代編印，並述其緣起如此。時在戊辰春日，洪陽天廬氏序於黃浦灘。

二卷首語

笠絲

「新聞學刊」是熱心新聞事業，服務新聞事業的人們所刊行的一種發表意見交換智識的小册子。

中國的新聞事業雖有幾十年的歷史，却沒有研究新聞事業的一種「學術的定期刊物」；雖有幾千人的職業估定，却沒有拿學術精神來結合互助的團體。

這個小册子，誠然微弱，然而已有了第一卷的成績，得到很濃厚的注意和大多數的銷路。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是要顯出新聞事業本身發展的情形，和需要的相當指導。打球賽馬，穿衣服，吃菜，都有很多的刊物來討論；那麼，這很偉大而又很重要的新聞事業，會沒有出個刊物來討論的必要，豈非怪事。

這一卷又開始出版了，我們現在的新聞界和未來的新聞界裏面的朋友們！大概對於它，都有個相當的賞鑑，指教，和愛護罷！

終刊感言

黃梁夢

本刊創辦之時，吾人曾爲告白，以詔示於衆，並求友聲，約略其辭曰：「同人獻身新聞事業，矢志服役記職，斯業之榮枯光晦，卽同人身心之所寄，爲謀光大發揚，爰有本刊之創辦；同人之努力無旣，刊光燦爛億萬斯年」！事雖三載，而語當新，今竟以終刊聞，世人其毋疑訝當日之言耶？誠然，與其謂「終」，不如謂之「更始」，茲姑

仍之，而紀我感。

二三年前本刊問世之初，附送一文，題曰「新聞運動」，並抱二大宗旨，一爲研究新聞學術，一爲發展新聞事業，頗以必獲相當効率自期。數年以來新聞界之進步，姑弗具論，即以本刊銷數之暢增，已足徵於報業之影響，與由本刊所喚起國人對新聞興味之激湍。以是對本刊之需求與督責，乃疊至沓來，於內容方面則主充實材料，擴充範圍，舉凡有關報業之科學，皆應有相當之注意，而廣告一門，尤應廣爲發揚。於形式方面則主張改良印刷，提早發行，皆同人之夙願，而扼於人事遲未實行也。今者海內大定，同志羣會海上，共圖振刷精神，謀有以副世人之期許，乃於二卷完成之際，爲決行終刊重組，更名報學月刊。蓋一以內容擴充，原名似未甚洽，二以刊期既更，爲利發行須另起首，故謂之終刊，毋寧謂之更始也。

新聞週刊發刊詞

黃天鵬

幽燕底定，天日重光，故都更名北平，吾會乃昇格為中國新聞學會，時勢推移，總會南遷，新聞學刊亦隨之滬出版。北平分會同仁，擬另行刊行一種會刊，適全民日報問世，有七種週刊之計劃，旅途邂逅友人瀛君，談及茲事，關於新聞週刊，懇予轉請分會負責編輯，社友咸其意殷，且亦學術界盛事，欣充合作，而吾刊與讀者相見

矣。

吾會有二大標語：曰研究新聞學術，曰發展新聞事業。出版之新聞學刊，本此旨趣，努力將事，舉世共覩，奚待辭費。夫分會既隸於總會，新聞週刊與新聞學刊，自爲姊妹之雜誌，則其負同一之旨趣與使命，是又勿須贅言也。然二刊在時間上亦微有差別，學刊屬期刊性質，側重「學」字方面，週刊爲期較遲，並重於「新聞」之報告，所謂新聞之新聞者是也。謹舉數則，懸以與世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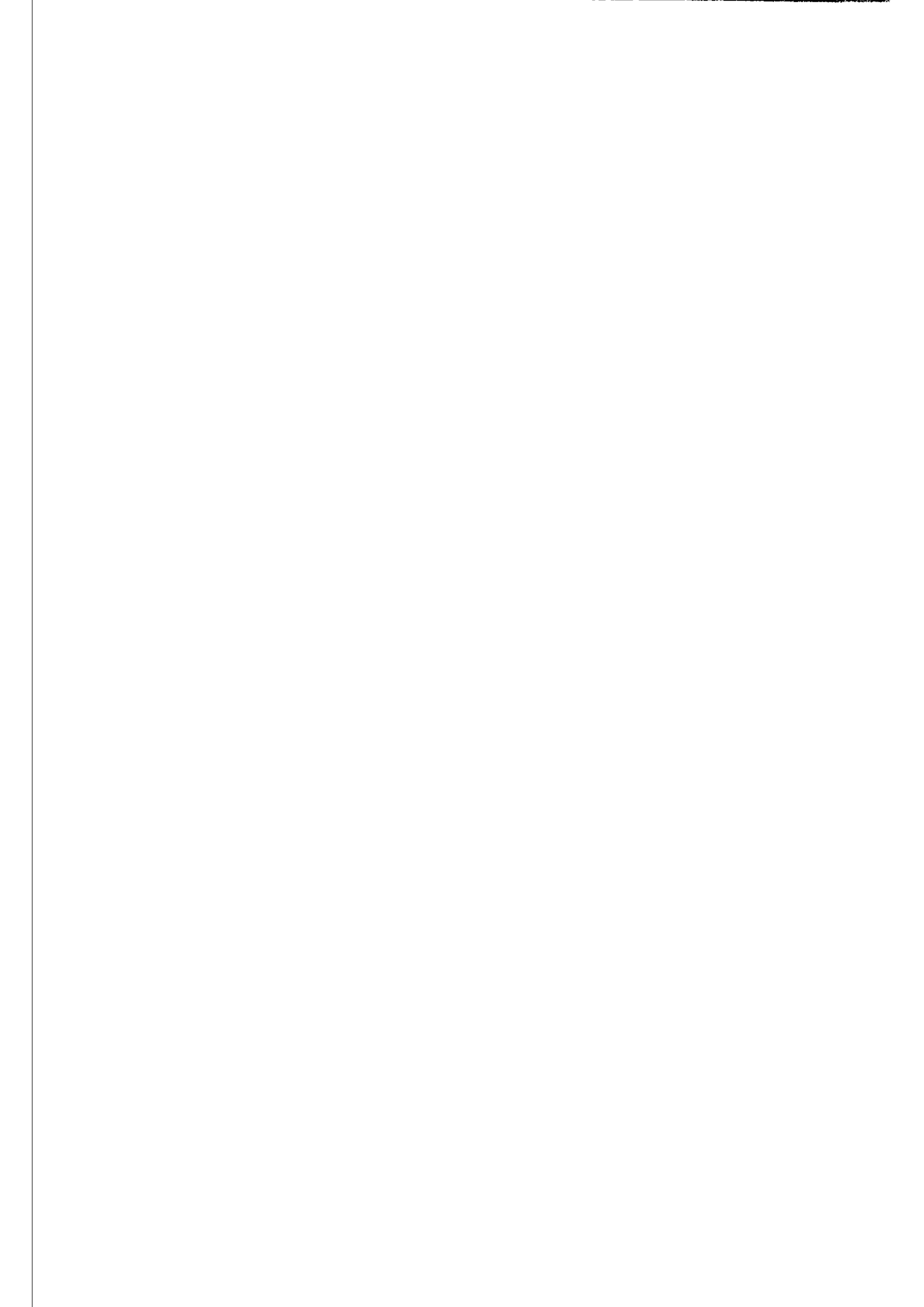
（一）釐訂新聞學理——特約專家撰稿，紹介新聞名著，純取研究之態度，歡迎同文討論，關於新聞學之性質，職務，定義，價值等等，尋繹其奧妙之學理，釐定其準確之界說，予同業及國人明顯之認識。再關於新聞與人羣之關係，其影響與將來之變遷，尤冀灌輸一般民衆以應具之常識，而完成吾會主倡之新聞運動。

（二）探討新聞法術，關於新聞社組織之方法，新聞紙美化之藝術；本身若完備之組織，與應有之設備；內容若材料之收集，去取與適合之配置；形式若排版樣式之異

巧，編輯方法之新頴：根據學理與原則，下以嚴格之批評，指示應走之徑途。其他如關於廣告，營業，印刷各項，亦為同等之注力，而求平衡之進步。

(三)提高記者位置：新聞記者為無冠之帝王，其所負之任命至重，應具之技能，高尚之人格，豐富之學問，與其特殊之修養，本刊力加注意，以造成完美之新聞人才，養成其奮鬪及自尊之信念，以見重社會，為一良好之新聞記者。

謹懷三願，勉盡棉力，倘承海內外賢豪不棄，時賜嘉言，以示進行，或錫鴻著，以光篇幅；則匪特本刊同志之私禱，亦吾新聞界之光幸也已！



日洲觀報記序

天廬生

天下滔滔，無片淨土，乘桴浮海，含身「報國」，異地飄零，眷懷故園，歸役申江，誰愁似我，文字生涯，終不聊食，無已，斯記付刊，藉換幾錢，機緣如此，不足齒矣。

雖然，我亦有說，報界現狀，不能與感，因陋就簡，少足稱道，追厥原由，實因

斯學未昌，卽云研究，亦殊冷落，我記雖無當著述末事，而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倘堪供有志者一讀也。

抑有言者，歐美報業，向稱先進，可爲我師，日步西塵，幾足媲美；且以同文同種之故，較切借鏡之需，此記於博升斗之外，頗望於我報界有相當之貢獻也。

問世有日，爲弁數言如此，並誌謝提友鮑振青陳以一二公及淸子夫人梅子女史，斯記之成，半賴諸氏之力也。己巳初春天廬主人於海上望平街寓。

囍月紀念

無量

「囍」之爲義，「喜」相逢也。夫新婚人倫之始，而以「囍」榜門；雙星福祿之極，而以「囍」爲屏，是則「囍」者，人世第一樂事之象徵也。北京新聞學會於一月成立，同月新聞學刊出版，二喜偕來，而成囍月紀念，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爲祝新婚之周，爲頌雙星之壽，我爲月老，烏可無言，不揣老朽，敬獻蕪辭：

北京新聞學會一年以來，努力新聞運動，勳業昭著，於吾沈悶而幼稚之新聞界，實開一嶄新之局面。而出版之「新聞學刊」，爲全國破天荒之刊物，內容豐實，名作如林，無忝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之旨，成績在人耳目，馳譽中外報壇。夫乳虎旣大驚人，自然蔚成大器，今者基礎周固，光大更可勿量，本此勇往精神，馬成大功告成。

紀往勵來，爲義茲大，言貫實行，奚侍辭費。吾與世人，共浮大白，爲「雙新」壽，同呼三聲，「雙新」萬歲，萬萬歲！

周年漫話

黄黄

一年以來，感想萬千，世事如斯，本刊亦然，吾弗暇言，又弗能不言，無之何，勿擇於哀樂，寫此日之所懷，讀者恕吾，吾固知「抓周」例作頌語，然傷心人難爲歡笑也。

歲在春日，吾刊既周，遠在海角，喜淚交迸：喜者此風飄雨搖之刊物，亦有今日

之盛；泯者則吾命不猶，流亡未與始終，然往者足念一也。

新聞事業之發展，有待於新聞學術之昌明，此其理至顯，何須贅言，吾國今日新聞事業，尚在幼稚時期，新聞之重要與價值，國民猶乏相當之認識，記者位置之尊嚴，社會與其自身，尚不明其責任之所在，欲救此弊，新聞運動尚矣。人類思想之溝通，世界民族意見之互換，有賴乎新聞事業之媒介，欲成此局，舍提倡新聞事業不爲功，民意機關之代表，政府設施之監督，以及文化事業，皆有恃於新聞紙之力。吾人執筆爲導，闡明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責無旁貸者也。

愚初有感於報業之不振，每擬有所建白，本刊即其一端，而苦乏機緣，去年一月，北京新聞學會成立，愚司編輯之役，乃獻首計之議，經大會議決刊行，定名新聞學刊，而以學會所標倡之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爲旨趣，即吾會旨趣之具體化者也。盡半月之力，籌畫略告頭緒，文案多虧王氏心心之勞。創刊號始於月底付梓，編制未敢自信，就正徐彬彬顧紅集諸先生，紅公頗多指正，彬老並爲頌詞，本擬以學

會宣言（黃天鵬氏之新聞運動）冠首，以代發刊，以拖於篇幅，乃行單印，而以彬公詞爲發刊，問世以後，頗荷讀者讚許，以恭逢其會，爲中國新聞學術第一種出版物故也。

當是時，時局日非，當道對言論界取高壓手段，無論任何刊物，概不樂睹，固不不問其爲學術與否也。第二期送廳核准，竟以學會立案擱置，未敢自謀於世，一方排除顧慮，毅然續版，一方從事立案，閱半年之時光，始行竣事；而心君南下歸省，愚爲生活所偪，走而傭書度生，案既核立。愚亟歸重整舊業，而難關沓來，多得張君一葦之力，並託新書林發行，第三期始得問世，以地址遷易故，第四期於年終出版，愚以學變，倉卒南去，未相始終。在滬航瀛馳函告以一卷既完，二卷未刊，會有時間性稿，商增一刊，即第一號也。臘月爲北京新聞學會與新聞學刊之雙記念，擬爲專刊，又以時局故未果，改出增刊，即此第二號也。

一年之間，歷盡千險，奮鬥所贏，共得一卷（四期）二號（增刊），內容如何，

有目共覩，何須吾人之自畫自贊，然以赤手空拳，懇爲新聞學術而學術之眞誠，爲中國新聞界創一破天荒之刊物，則吾人頗引爲自慰。今後得與海內外賢豪，共謀發展，則前途當有可記。綜之，新聞學術之光大，正待吾人之努力也。

紀往

（航）

歲云周矣，不能無言，略述刊務，爲世人告：本刊幹部，首推編輯，黃子記之詳矣。編輯旣竣，卽爲印刷，爲發行，此二部歸經理兼署，其始經過，具見新書林故址題記，玆弗複述。惟僕接辦，在第三期以後，積弊旣深，負重無力，幸賴社友之助，倘少隕戾，若印刷之力謀精美，若發行之廣爲推銷，托庇善因，得獲佳果，是亦聊以

告慰者也。

刊物言論自由之保障，政治法律之外，要為經濟之獨立，吾人為辦報而辦報，不夤緣任何勢力以自固，不受任何津貼一文錢，唯恃為新聞學術之眞誠，此特得大廣告而特廣告者也。一年之間，共出四期，完成一卷之數，附贈增刊，先後二號，每版千五一千不等，再版三版有殊，售出，萬冊有奇，所耗不下千金，同人非以營利為目的，可不斤斤於區區之賠累，然財力有限，恐終有精盡神疲之一日，茲後擬從廣告着手，以此為挹注，容另有新的生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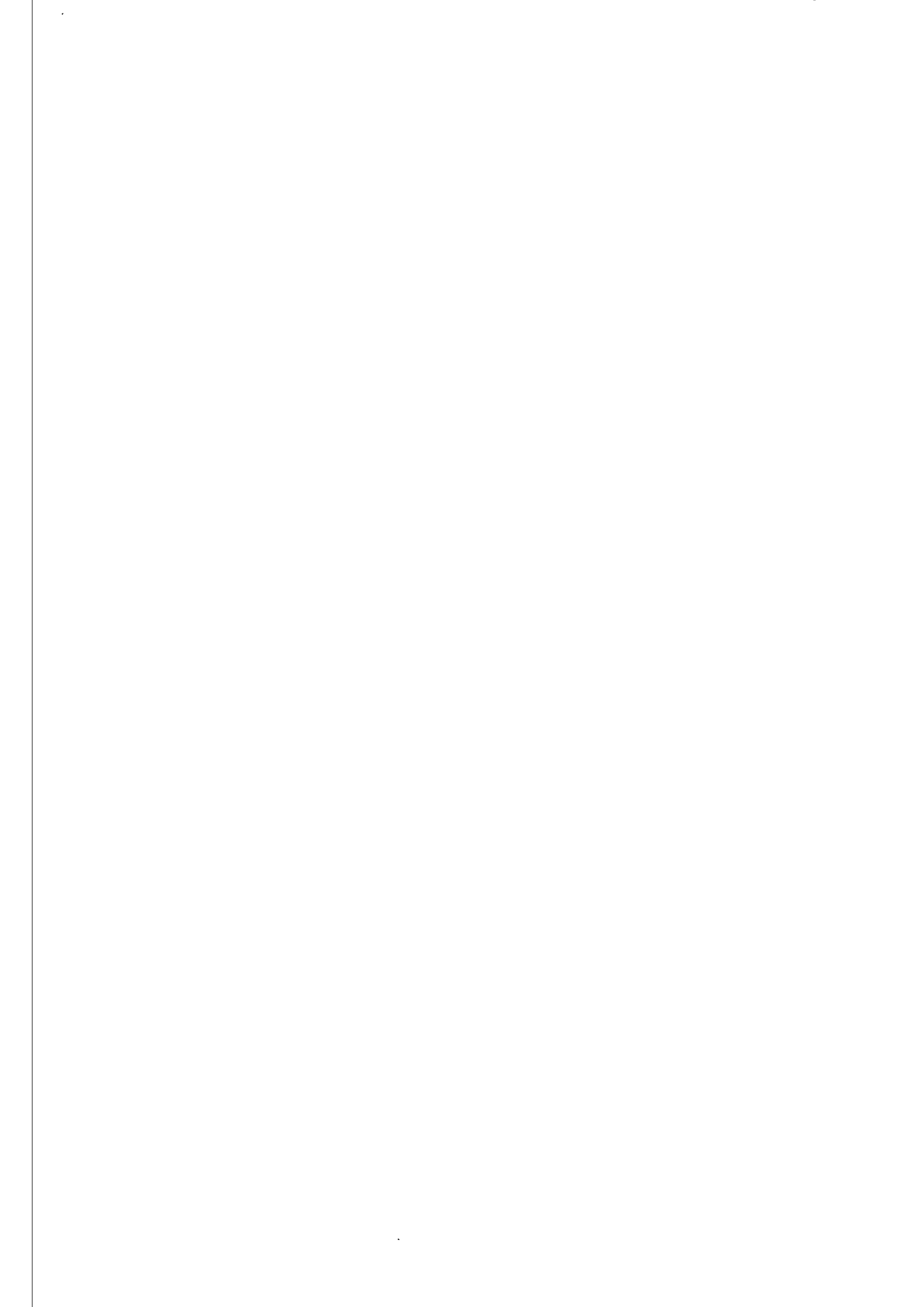
印費紙張，用二十開報紙，旋覺長狹，擬用十六開，未便驟易，一卷仍原故式。

封面題簽，概由本刊作家自署，與時下求光名賢者有異也。

發行方面，前言已詳，銷行之鉅，頗多可喜，國立北京法政大學，首期售出將近百冊，以一學府，而有若許讀者，足徵人士對本刊之歡迎。訂閱簿上著名圖書館，若北京若東方（商務印書館）若嶺南；報館若七十二行商報，若太原日報，若海外僑

報；外人若日籍，若英籍，若美籍。僻如黔桂，遠至重洋，莫不預訂，又足徵讀者之遍及中外也。

本刊同人每接讀者之來函，勉勵備至，至為感謝，懸以自惕，雖處言論壓迫之下，出版極感痛苦，如猶孤苦奮鬥，以維持此新聞界唯一學術機關，藉副各界人士之期，此後當益奮勉，本往者之經驗，力圖臻於完善，惟玆事大，願與吾愛讀者共勉者也。



二年以來

懷鷲

本刊問世，兩易寒暑，二年以來，慘淡經營，二十四月如一日。雖僅獲刊卷八期，然幸堪告無罪於讀者。其經過情形，僕已於「寄與讀者」「週年漫輯」「編輯後記」諸篇紀之矣，至於近況，「編輯後記」亦已翔述其事，茲不再贅。且談吾人創辦之初衷，二年來未獲實現之計畫，以證「報學月刊」之今後，當信努力之不虛，而讀

者之鼓勵吾曹者至厚也。

民國十五年冬，創辦之議既定，一心一葦共襄其事，一心雅擅書翰，文案多出其手；一葦學書周詳，經營半賴其勞。而指導者則凌霄漢閣紅葉山房諸丈之功也。刊旨既布報章，同情之聲踵來，難關亦隨俱至，端恃同志一德一心，始終不懈，舉凡訂例徵稿編輯印刷校對發行，皆吾曹親與其事，一心深宵賦歸，一葦驅馳九城，其毅力有足多者。然久亦感疲累，而讀者同情之函如雪片飛至，實興奮之劑，成績雖僅區區八期，而已盡若干之心血，其艱難困苦，非有外人之所能道者。溯創刊於故都，移於津門，終於海上，且實現月刊之計畫，已費七百二十日之時光，吾人於此二年之教益，彌信有一目標者終必成功也。

新書林故址題記

五峯

吾刊生不逢辰，命途外舛，數歷風霜，幾瀕於殆！幸賴吾袍澤孤苦奮鬥，海內外同志熱誠贊助，蔚有今日之盛！顧念往蹟，極世間滄桑之大觀；即印售一端，話及已不勝談天寶之慨！新書林主者以斯影囑題，爰記其事變經過之大略，聊供讀吾刊者茶餘酒後之談資，亦大雅君子所不深惡歟！？

元旦吾刊付梓之時，目次早已公布，予雖不肖不足道，而執筆者均係吾業先進與名家暨碩學之士，又得徐宜與顧泰騄諸公之助，於蕭寂之出版界，頗博虛聲，嗜痂者復溢譽為我國斯學破天荒之刊物，新聞界唯一之明星，世人亦謬以「紙貴洛陽」相期許。以是之故，坊間遂有願任印行之職者，同人亦以不諳此道，皆深首肯，議既定，商訂細章，吾曹以發揚文化為前提，而彼則以逐什一之利為基礎，相持不下，事乃作罷。適社友有識者樂任總經售之勞，予恐其負全責，彼頗有難色，吾刊未敢締約。而出版期迫，學會乃暫置發行部專司其事，主者韓氏，羈於業務，未能常川駐會，商假寒舍南房辦事，故吾刊首兩期出版印有「十剎海松樹街十五號天廬」之通訊處也，然地在城北，殊非交通之區，發售推銷收款諸務，臨時僱役奔走，既乏專責之人，所費亦頗不貲，坐是吾刊所贏得者，發行部上代售處題名錄而已。第二期出版，韓氏他去，先後倩謨石踏君代勞，數易新主，部務彌紊，書生不習，虧累日甚，負人者括囊以償，人負吾者莫之奈何！予與心心君，屢擬整頓，另闢途徑，乃積重難返，

愈覺出版之計畫，亟須積極籌商，以脫離書賈之剝奪，自行經營文化的出版業，無如時局俶擾，集資不易，遂歸停頓，吾刊亦因出版執照愆期。入秋，予決心出國遠圖，編事之暇，共襄清理部務，則出版基金賠累尚不敷數，貸予計字論值之稿費作抵，始彌此虧空，損失若是之鉅，誠初所不及逆料也，推究原由，固因辦理未善，而予襄助無方，亦難辭其咎。際此進退唯谷之時，而摯友東安張氏一葦翩然蒞都，訊予所苦，攘臂相助，云將與其戚姜氏塈齋，聯合作家與讀者，組織新書林，可刊行吾刊，囑予寄食林內，少盡側力，俟規模粗具，始行東去，此吾刊從「發行部」到「新書林」也。

都門文化之中心，在西南城，故最適宜之林址，爲宣武門至西單牌樓間。初賃屋頭條胡同，地在西長安街雙塔寺後，爲金時大慶壽寺遺址，舍利屹立，椿樹夾院，四通八達，正慶得所。第三期即日出版，「書林」日內亦可行開幕，詎意居停得訊，以時局多故抗阻，齟齬累周，幾於法庭相見，吾人不願多樹怨敵，怏怏遷居宣內糖房胡同，損失頗鉅，當事者爲之減膳，予亦嘆吾刊行年之不運也！此片即陽月中澣將遷時

之留影，用以紀念者。塔影林光，別有天地之致！時不我與，斯影已成吾刊一紀念品矣。

北京新聞學會紀略

（鴻）

北京新聞學會成立於民國十六年一月元旦，初爲北京新聞界人士所倡導，後同志遍及中外，其旨趣及事業，各報紀載，尙稱簡要，記云：

北京新聞學會係都下矢志從事新聞事業者所組織，以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爲宗旨，純粹學術團體，爲首都研究新聞學術之唯一機關，主要會務有探討新聞學

術，調查新聞事業，舉行新聞講演，創辦新聞博覽所等。該會前曾呈請京師警察廳立案，茲聞廳已批准，該會所編輯之「新聞學刊」，繼續出版，撰述均係名流學者，內容形式，備極優美云。

往者一載，時局晦淡，而「新會」會務著著進行，不遺餘力，其出版之「新聞學刊」在全國爲唯一出版物，一卷以來對於新聞界之貢獻與影響，昭昭在人耳目，勿待吾人之贅言，邇來會務益加擴充，各地除現事籌畫之分會外，京內高等教育機關，「新會」皆駐有幹員，均有成績可考。京內集會討論學術，京外則用通訊，調查新聞事業，一俟竣事，即刊專號；新聞講演，以時局故，未能擴展；新聞博覽所，現着手籌畫；會員則新聞記者，學者，官部曹，司電政，業印刷，營出版，皆有其人，蓋一以志趣結合也。際茲周年，略記如此。

北京新聞學會簡章

大綱第一

一定名　本會定名爲北京新聞學會（以本會會址設在北京故名）

二宗旨　本會以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爲宗旨附屬之各地分會其宗旨同

三組織　本會由對於新聞事業有志人士所組合純粹學術團體組織細則另具詳章

四會址　本會總會設於北京各地得設分會

組織第二

一會員　本會組織以會員爲單位（甲）對新聞頗具興趣而決心從事新聞事業者（乙）對新聞事業有相當之研究與著述者（丙）從事新聞記者生涯及研究新聞學術者（丁）其他凡經本會特別認可者此四種會員入會手續須經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大會三分之二之通過塡具履歷表繳納一切會費始得爲正式會員

三職員　本會採取委員制分股辦事由大會記名選舉任期一年聯舉得連任計文書研究交際編輯會計總務共六股每股各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由各主任聘定之

二顧問　本會得聘請富於新聞學識及名新聞家若干人爲顧問由大會議聘以指導進行事宜

會務第三

一事業　本會會務由各股分工規畫綱要爲研究新聞學術調查新聞事業舉行新聞演講籌備新聞博覽會編輯新聞學書報等依其性質由各股負責進行

二職權　本會各股職權如下（子）文書股司理本會文牘記錄事宜（丑）研究股專掌研究事業設置參考圖書及講演等（寅）交際股專司對內對外交際事宜（卯）編輯股主編叢書及會刊事務（辰）會計股專司收支款項（巳）總務股總理其他一切會務

三集會　（一）常年大會每年二次於春秋二季行之（二）臨時大會遇有特別事項由文書召集之（三）委員會由其自定（四）特別會由主任定之

經費第四

一基金　凡會員應繳基金一元出版金五元

二、會費 凡會員應年納會費一元

三、捐款 本會經費不敷時得舉行特別捐

規約第五

一 本會為學術團體不涉其他事宜凡會員應恪守此旨

二 本會會員應盡力發展會務若有妨害本會名譽事項應受大會處分

附則第六

一 本簡章有未善處得以多數之同意修改之

二 本簡章自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刊徽圖解

新史氏

刊之有徽，猶國之有旗，商之有標也。吾刊採取天安門前崇柱，配以報紙背景爲徽，以象徵吾刊之旨趣與使命，其意義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

柱銜擎天　中國新聞事業有專門刊物，自吾刊始，吾幸何刊，而忝膺第一，今猶未獲弟妹，以共肩責任，故實一柱擎天也。卽謂「中流砥柱」亦無不可。

龍云僔貴　新聞爲神聖高尚事業，舊說云，龍爲鱗蟲之長，天子爲九五之尊，故以黃龍爲象徵也，即謂龍之力偉聲鉅，亦足以睥睨一切矣。

獅表權威　獅爲百獸之王，報乃民衆喉舌，記者則社會之師表也。吾刊爲報紙之報紙，自具一種權威之權威也。

報示背景　吾刊以研究新聞學術，發展新聞事業爲宗旨，其對象則新聞紙也，故以報紙爲背景，所以示其本質也。

筆乃太冠　世稱新聞記者爲無冕帝王，拿破崙曰「新聞記者一枝筆，勝於三千毛瑟銃」，其僔崇記者可謂至矣，故用爲全徽之外彩焉。

至若石喩其堅，基比其固。猶其餘事耳；他如筆剪糊三寶，亦夥驥焉，其命意蘊義大矣。

天廬談報

洪陽生

新聞有學，爲近數十年事，光緒末葉，坊間始有「新聞學」書問世，爲我國人士知有斯學之始，其時尚不爲士大夫所重視，洎國變後二年，史譯「實用新聞學」繼出，稍稍引起學術界之觀聽，至七八年徐著新聞學大意刊行，又七八年新聞學刊出版，斯學乃發皇盛進無已。

都門報販中人，有所謂報道者，一老報販語予，云自城南以至城北一帶，有百八十家之閱戶，月有二百金之交易，若以轉讓，最低可得數百金之值。蓋新業報販者，街上零售有數，而閱戶又盡爲舊業先得，非買得退職老販之報道，無以維持或發展云。

寄塵晚晴報婆娑生聯云：中年愛惡摧君命，亂世文章值甚錢。寒士故鄉，爲灑一掬同情之淚！輒生十年湖海，一事無成，內窘贍家無術，外悲傳世不宜，落拓賣文度日，半飽半饑，重誦胡聯，淚痕猶新。杜工部云，文章憎命運，其然，豈其然乎？

文字姻緣，千古佳話，萬葉小可伉儷，即以翰墨爲媒，而訂白首之約。譯者曾王氏「旅美觀察談」於申報刊布，小可女士讀而心儀其人，李翁愛女心切，挽友爲介而宴萬葉爲雀屏之選，結縭後漫遊歐美，兼業記者生涯，夫婦皆有名於時，爲文典麗而具美術意境。

西人舉新聞記者爲無冠帝王，歲在戊辰，俗云龍年也，曹大曾戲攝一影，龍袍加

身，自題云，『何事黃袍妄加身，分明不是平民，無愁便欲追孺子，有累終當遜愛神。水底游魚爭默化，天邊老衲祝長春。鞏龍戰野莊嚴在，大地初回萬象新。』

孤桐社主重興甲寅之日，自詡新聞記者職業為鐵飯碗，一時傳誦報壇，夏奇峯氏既去國際聯盟之職，貽愚書有云：國聯秘書年俸萬金，不啻一金飯碗，既碎，擬回國重操鐵碗生涯，究竟金不如鐵也。

南海康氏創設強學會，為清季維新唯一機關，其發刊之中外新聞及強學報，由其門人新會梁氏主持，頗風行一時；中外紀聞在北京報界，實有篳路之功，愚有藏本，遷居竟佚

「乞丐新聞」創自巴黎，專為乞丐而發行者也；內容若記事欄專載人家婚姻葬式洗禮祭日集會等日期，若通訊欄為同行之聯絡、意見之交換等事項；而尤注意者則一班慈善家之往來，以便造求佈施云。

晶報為小報之魁，其材料饒有雋趣，執筆者亦具文學素養，惟提倡風雅有洋場名

士氣習，頗為盛名之累。年來小報風行，羣以晶報為則，多襲皮相，竟成下流花報，而晶報遂膺作俑罪名。丹翁有詩解嘲云：『辦小報必冒晶報，要冒尤先冒大雄，酒興豪於花影下，報材編到柳形中，電燈紫色當場黑，櫻紙哉該滿地紅，那位包先被偷了，赤金鏈表狷披風。』

女子專習新聞得學位者當推二英，曰張繼英女士，得新聞學碩士於美洲；曰汪鏡英女士，得新聞學學士於北京。張頃再度西遊，汪則服役寧府。愚與汪氏有同窗之誼，伊人巾幗而鬚眉者。旣膺學士冕者，又有無錫徐鑄白女士，合肥汪鏡蘋女士。

報館先生衡稿，多以名為取舍，字紙簍中，不知屈死若干才士。時人有投稿嘆云：「投稿一束，心血數斛，寫得手酸，鈔得筆禿，不怕麻煩不怕勞碌，投到報館，但望采錄；其心皇皇，其欲逐逐，有時呵呵笑，有時哀哀哭；登之如上天堂，屏棄之如墮地獄，揚之如膺華袞榮，抑之如受濤鞶辱。」此寫投稿者心理，入木三分，歌長

不克全錄。

項城帝制議起，籌安會諸子假造民意，京外報紙先由左右檢閱，凡持反對論者，則在京另印，改成贊成或歌頌言論，始行呈覽，項城惑之。後以僚屬晉謁，揭破假時報事，袁悟，已無及矣。

新聞文學開山祖爲飲冰室主，而健將推故黃遠生氏，遠生以不世出之才，當籌安會發生，避禍渡美，不幸以袁黨之嫌，被殺於舊金山，時在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七日，噩耗一傳，天下同哭，十年談及，筆猶惜此奇才也。

新聞記者一枝筆，勝於三千毛瑟鎗，如斯豪語，大有天下英雄唯拿翁與記者之慨。愚畢業時，知交觴此相賀；禿筆無靈，寄足得碗且不保，遑云事業。實在今日，空有三千雄毫，不若一枝毛瑟，不見幾許所謂無冠帝王，奴顏屈膝毛將軍前耶？令人不勝嘆感。

報紙命名，有宗旨地點時間依傍之殊，若以屬性命名者，若神州女報，女子日

報，婦女週刊，姊妹旬刊。專供兒童讀者，則有兒童畫報。專供工人讀者，則有工人小報。他若父子兄弟等，商賈有取以爲號，他日當亦有以之名報者　愚每思辦一夫婦日報或雜誌，以夫婦爲主幹，亦報界一大快事。

愚初至京，專治新聞，憶鄉丈貽書相規，良多閱歷新聞之言，示曰：大學學科若干，精一均足鳴世，惟業新聞，恐非安身立命之道；夫貴重新薄，無供仰俯，數黃論黑，易犯罪戾；往事若蘇報章（太炎）鄒（容）之留於縲絏，時報遠生海外之及於奇禍，足爲後事之戒。愚笑置之；後兼治政經之學，兩無所得，及文憑到手，走而謀生，果命也不猶，顛沛倫落；追憶丈言，淚輒盈睫。

報紙在今日已成社會之需要品，西人未有不閱報者，我華雖未至如許程度，顧在數十年前，報不取值而猶乏人惠閱，以視今日出重值以爭先睹爲快者，其別不啻天淵。客言光緒末強學會中外紀聞之發行也，厚賂京報差役於送宮門鈔時附送，時猶白送不看之諺也。

筆墨生涯，書生本色，謀所建樹，端特筆刀。愚公扶病編醒獅記，口占一絕曰：一書生報國無他道，祇把毛錐當寶刀，心血未完終欲嘔，病中握管敢辭勞」；愛國文士，誠應有此種心力。

積十數載之力，搜羅新聞故紙，及可供參考材料千百篇，饑寒迫我，竟換柴米；頃整行裝，副本凌亂，悵然有感；貧不爲累，假吾餘暇，稍事整理，定可裒然成帙。嗟呼！送窮無術，吾欲囘鄉問昌黎。

亡友秋心貽愚書有云：「女子業報，以今日論，單身入羣，深宵獨歸，殊多不便，吾如擇婿，當志同道合者」。以適非人，蹉跎以沒，追憶伊言，每爲潸然。

美有自動車協會會員，自民尼冰里城向冰川公園爲遠足旅行，途中發行一種日報，曰「冰川公園之光」，專載自動車消息，其印機裝在行李車上，計有四馬力之自動機一具，新式印機一副，彫版機一副，卽以車上電燈機發電，先後共印九版，發售卽在停車場云。

報業發達之迅速，實爲科學昌明之力。米索利大學開新聞學大會，與會者在四百以上，專討論新聞上之各種問題，並表演美洲新聞界傳達消息之能力。於會場內設試驗場，置總發電機一具，當場向美國及世界各電報局連環發電，於發出後八分鐘，該電之同種字句，已由全球繞一匝轉回，仍直到該會場；其電訊之速，實至可驚。

冰心每見報上詩詞，積月剪訂部緒，愚感而爲「新聞剪稿」。悉愚有辦報志，謂願司文藝之輯。不幸及笄而逝，愚哭之痛，舊遊不堪寓目，追哀閩南，悲緒縈懷，留美華書院治西國語言，院長兼主思明報筆政，壯愚志，每爲述辦報經驗，京居久梗音信，愚學畢時，先生已下世。良師益友，荷負良深，幸耿介負志猶昔耳。

新聞紙有所謂定讀性者，爲讀某報止爲某人之著作，若無某人之作品，此報在彼個人即不覺何種之興趣。鄙中有報，編製並不見長，而記者痛快淋漓之社論，頗足號召一部分之讀者，故署名制在今日猶能屹然不廢者，亦以此定讀性耳。冷紅所言如此，錄之以資談報。

歐美煙酒店，即兼銷賣報紙，晨報曾仿其例，於北京各大煙酒店懸牌代銷，初辦頗新社會面目，旅行讀者稱便，旋以多少相差迥殊，每苦積存過多，或不足供應之苦，而代售者又以利薄事繁多不願助，旋即取消，摯友一心曾紀其事。

愚不善書，滿紙塗抹，手民每苦潦草，易成魯魚之病。初學投稿，竟以見擯，後識主者，囑作小楷，愚笑相語，文章自有價，豈以書法較短長哉？旨主司休矣。主者謂在今日誠無妨事，但新作家實有限耳。愚嘆曰：學書不成求人苦，佳句雙存割愛難。子才實獲吾心；幸非詩人，少受割愛之苦。

北京每在軍事時期，軍警設有新聞檢查處，凡有利對方之消息，即予撤去，明日報上多大空白，讀者益形疑慮，軍警囑事調版，實則時間所迫，不及改版，乃以廣告補白。晨報出版有小說一種曰『說不得』，每以補白，其義雙關，一時稱爲補白妙品。又有以『人間地獄』『渾不似』等廣告補白，亦別具意義。

文章無價，而悲覆瓿，若在今日，朝讀夕棄，鬻以裹物。落華生更恃書籍爲唯一

包料，豈唯覆瓿已哉！憶海報日出六張；紙質精良而定價僅二分錢；於東北留一代舊處，昔供過於求，售去除賬難收，索性將報存儲，積月間廢紙售去，以清大批之報價，尚有餘裕，今此風已蔑矣。

社會日報記者白水以謂狗肉將軍策士為將軍腎囊，遂以殺身，自被捕以至受刑，為候三時而已。開祭之日弔客盈千，輓聯若筆有陽秋，文字冀成孫盛禍；獄無左證，士民爭識陸機寃，以切實而沈痛著；長物無存，贏得寸心如水白；斯文將喪，可憐萬里泣春紅，以嵌名而淒冷勝。他若淒涼燕市月，澎湃閩江潮；佳聯甚多，惜未錄存。

汪穰卿與梁任公協辦時務報，後梁以意見不合去職，時務奉旨改為官報，命康有為督辦，汪乃創昌言報，而發生移交問題，開汪梁筆戰之端，此筆戰之最早者。汪在京曾辦京報，時在光緒三十二年，旋被封，另營芻言報，所為社言，頗多可傳之作。有汪穰卿遺著行世。

少年氣盛，蚍蜉撼樹，挾一知半解之識，而馳騁報壇，歷世既久，學彌不足，愧負記者萬能之譽，棄職北遊，力謀深造。文友餞別，各集古人詩詞為贈。太歲云：筆尖見橫掃三千人，天翁為吾報北京特約通訊，飲。一鳴云：筆鋒墨劍，「人天漫談」，當之無愧，飲。一座佳話，美不勝記，至若莫愁此去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愴懷今昔，不堪回首前塵矣。

清捷贈予綉枕，繡四字云：「鵬程萬里」，序曰，天兒名鵬，展翼北溟，前途無量，贈此寄意。梅華檢硯，為箋「盡忠報國」成對；箋云：吾所謂「報」，與流俗異，報者，報紙也。天廬獻身報業，借此相勉。今存枕中，淚痕已斑，黃翁廬生，一夢黃粱，愧負巾幗知己也已！

天廬朋輩歡聚，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一日野叟忽曰：新史氏以治新聞學名，吾欲求益方家，中國海外訪員，始於何時，乞語吾來。倉卒無以應。叟徐言曰：始有清康熙，李漁歸故鄉賦不云乎，訪新聞於異國，細繹其義，以今語譯，非外國之特派

員乎？

歲在丁卯，爲遠生十二周祭，愚曾訪遠生故物，得遺像遺著各一，其京寓在東南園，故宅愴神，不勝王謝庭前之感。日昨讀書北海快雪堂，見龔定菴文集，卷首鈐有「黃遠生藏」方印，赫然遠生故物也，手澤之遺，殊足珍貴，遺物存館以垂久遠，亦紀念先賢之道。

王丈招宴，座客爲言清末報界，其時士大夫初見報紙，甚資駭怪，有詩記云：欲成衆志障狂瀾，言論忽開于報端，冷雨西風敧比竹，此間從此不平安。

天廬譚報未是草也。初愚應報館之請，爲撰「報屑」之什，旋有燕趙之遊，十數則後中輟。越數年都下文友，有著作林之設，每以續撰相勗，乃於編政之暇，信筆拈寫，復成數十通。體制則筆記詩話不拘一格，取材則瑣聞軼事，但錄與報有關，雖未暇事整理，而頗覺有可供譚資者在。附存如干，以補餘白。戊辰冬月，時客海上望平街上。

編輯後記

天廬

一

元旦在充滿歡樂的宴會上，我們便開始從事於本刊的工作，承諸大名家熱烈的贊助，各惠專門的著述，我們謹表示最誠懇的感謝。

本來我們預定於念日以前出版的，後來臨時變更排印樣式，改用上等紙張，稿件

也有些出入；又逢春節停工，印刷因之需時。我們敬祝作者讀者新年的快樂與筆健，新聞界進步無量！

浪遊歸來，適逢本刊三版印行，感荷讀者諸公歡迎之微忱，與同人意外之榮幸，自恨半生不學，愧無佳句掬示衷懷！

本刊創辦之初，學會即設發行部專司印售事宜，主其事者古燕韓氏，書生不擅籌算，賠累不堪。旋以天災（前門勸業場迭燬於火，本刊經售處付諸一炬。）人禍（首善整頓學風，各校號房類多撤職。本刊售款存書，俱隨以去；而郵寄又屢以扣留或失當開；外埠道遠，亦無法徹底清理。）出版基金，耗失殆盡；孳知此非長計，始有自行經營出版事業之議，旋同事多擬襆被他遷，予復有東遊之思，事遂中寢。越三月，社友將營「新書林」，倩予襄其編事，予乃訂互惠約，以本刊出版事相託，七月初版售罄，重排再版，大事增改，而成今本，印刷亦較美觀矣。

二

創刊號蒯廬湯餅會的當兒，居然得到讀者新聞學唯一刊物的榮譽，這種意外的寵幸，實是撰稿諸公熱誠贊助的收獲。此後如能得到讀者實力的援助——多數長期的訂閱，本刊量質兩方面，自信定可以長足的進步。

本來是定准期出版的，並且用我們可靠的人格，保險繼續出版。然而這個年頭兒，怎容易說！這期送呈「無上」檢查時，擱了不少的日子，讀者原諒之餘，別忘了共同的努力，謀本刊的新生機。

三

本期恭候「出版執照」，從印刷到發行，整整半年的時光！讀者諸公默無一言，這種愛護的熱誠，在荊棘道上的走者，也頓忘其所受的痛苦了！

回想這新聞學術第一胎的產兒——本刊，於滿城風雨的古都，冰天雪地的初春誕生下來，在親朋慶賀欣樂聲裏，她的微弱的保姆，却變成無形的囚徒了：有盡義務的護衛使，有不花錢的跟隨人，蓬蓽不時有赳赳者的光臨，函件有不速客代勞披閱，危機四伏，在在可嘗鐵窗的風味。然而愛兒心切，自信坦白無邪，便忍心度這針氈的生活，撫養這唯一愛子的長成。

這一年來的首善之區，已成秦始皇的時代！『無文不「宣」有刊皆「傳」』，在這種低氣壓之下，名刊叢立的北京，大半搖其葬鐘！卽學校的講義，也須檢查後付印，這種情形如何，讀者可想而知了！本刊自然也同一命運，今日痛定思痛，不禁捏一把冷汗！

溯自第二期出版後，學會卽正式向官廳立案，誠恐的恭呈進去，侯門深似海，一點消息也沒有，過了些時，奉口頭諭是，「靜候查核」，幾個人輪流如舉子望皇榜般去看批示，走了幾個月的工夫，最後一天見到「未便遽准，再行呈報核辦」的皇令，又誠

惶誠恐再呈進去，盼了月餘，也杳無音訊，問問閽者，只見冷森森的面孔大聲的說，「不知道」！而立案又勢成騎虎，幾個人只得在烈日之下奔走，輾轉託人說項，經過嚴重的檢查和具結，得蒙皇恩的「勅查所報各節，尚屬相符，准予備案」已將半年了。滿想既經「官准」，此後可以依期出版，却不知道「會刊應遵出版條例，另行呈報候示」又再恭具呈稟，等到出版執照下來，早是秋涼的時候。我們感念創業的艱難，九死一生的掙扎，今日與讀者諸公再見，說聲「別來無恙」，大可異地同浮三大白了！

四

冰雪殘年，歸帀故園，束裝待發，馬上媽媽虎虎的把本期編完了！這是卷末最末的一頁，循例寫點雜記補白，一時思潮千頭萬緒，都擠到筆端來，我薰醉在離愁中了！

幾年來古都流浪的生涯，只有這點編事值得懷戀，風火連天，時局相妨，努力整

年，僅僅出了薄薄的四期，完成一卷之數，自家既覺不滿，那自然更不値識者一笑了，但是在這言論慘罹浩劫，出版界沉寂的當兒，這點小小的螢光，不至於滅亡，也足以聊自慰情了！

一走到出版界，每感着定期出版物往往變成不定期或停版了的流行病，這實半由混亂的社會的擾攘，而半因他種的阻礙，事勢如此，幾於沒有辦法。但只要吾吾尚存，本刊不遠出版，讀者拭目，請看第二卷以後的本刊。

這幾期來編輯的方面，因爲特種的原因，頗有不少遷就之處，明眼人總可以共諒，在這一卷之末，本擬有所剖白，繼想既在我們聰明的讀者鑒察之中，也不必多此一舉了。

第二卷的革新計畫，已見前期的告白，近來擬附報發行一種副刊新聞之新闢，以容納較瑣碎及風趣之作，而增加讀者的興味，新聞界消息，也特別注重，必要時另出「增刊」或「號外」。

五

第二卷第一期開始了，進了一個新的門檻，編輯印刷兩方面都有新的計畫，不意在這炎夏編者却病倒故都，雖以生活所逼，力疾執業，但編著的工作，委實沒有力量，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而第五期老沒弄好，等到快七月了，萬不能再延，勉強粗略編次，匆匆郵寄天津印刷，未妥的地方，就拜托黎維諸丈的大筆了。

這次印刷由華公主持，精美是不消說的，材料很想側重批評，以期有切實際，以促進新聞事業的發展，推華公擔任國際，而不肖勉任國內，既以第四期評某報事惹起糾紛，善意的規勉，反成惡意的回聲，同業不諒如此，稿遂删去，等到時候到了再說了。

六

征塵甫卸，捲土重來，在這年底，無論如何，第二卷總把他出齊的，材料也差不

多了。

這期稿件，最令我們感慨的是「鐵窗風味」，這是我們的紀實，也是本刊的一個切運。記得戴天仇先生說，「坐監是記者的便飯，怕坐監的不是好記者」。我們既以筆椎當刀，利害自不應多所計較，但可憐我們處在這黯無天日的古城，這種地獄還不如的監內生涯，天外飛來之莫須有奇罪，不能不感到悽涼的悲痛，讀者諸君，這次能夠再度筆談，眞是死裏逃生了。

但是我們仍並不因此而灰心，經此一書的風害，愈感到我們應積極的努力，筆槍木劍，建樹我們眞理的威權，向着光明走去，成功總屬我們的。末了感謝讀者的慰勉！

七

時光流水般似的過去，年度又將終了。關于一些離亂的話，留在下一期再說，這

裏略譚這期的內容：本來第二卷的計畫，是注力於批評方面，但為事實所限，亦未能多所刊載。

近來編者正與海上的同志，商量一個偉大的計畫。過去我們的貢獻實太薄弱，甚礎又沒有大穩固，現決盡我們的力量擴大經營，把編輯，印行分開，改成月刊，下月便有新消息報告我們的讀者了。

又讀者詢問新聞週刊售價，這裏總答覆一句，新刊附于平中報紙發行，自從編者南走，該刊無形停頓了。這四期週刊他日亦擬附入全集中，以慰我們的讀者。

八

這是本刊最末的一期了，在告結束中，不免往事的懷戀，本來舊事重提，又是一番傷感，但我們為求讀者的原諒，惟把經過的事實，剖白於愛護我們的同志之前。

本刊第二卷愆期的原因，最初是發行所的被封，我們的張經理不得不暫時的隱

晦，後來便是編者們、的流亡，，餬口四方，東飄西零。回想起來　，是二三月的事了，那時我們還在所謂大元帥統治下的北京，大約亦算是一種討赤罷，一輩便在莫須有之罪之下，進了警廳，我亦蒙了數日保護之恩，慘淡經營的事業與進行的計畫，一切就此忍淚的死滅了。航君的「鐵窗風味」，禪君的三日軟監記，就是這事的紀實，這里不多贅了。談到編者的個人，假如世上有命運的話，這幾年來便是命運的流年。自從前年粵變，把我普當的園庭給人家共去了之後，這顛沛的廿口之家，便肩到我的身上，從潮州重回北京，再理舊業，文字無靈，終救不了我的貧困。從此而津而滬而甯而日，東南西北，像野鬼覓食一般游蕩，新刊便隨我的命運一樣的飄零了。我時時不忘重整旗鼓的抱負，我刻刻深切感到無以對本刊的愛讀者，然而在這種環境之下，怎樣奮鬥，結果終是沒有法子的延就着。

讀者大約還記得罷，在七八月間本刊曾發一紙復版的通告，有改月刊的話，時管翼賢氏主天津泰晤士報筆政，招我重遊津門，在費縣博士的宴席上邂逅管公，他對新

刊熱烈的同情，着實又燃起我想在津續版的興奮，後來北洋畫報社作一度的商議，決定擴充按月發行，在這熱烈的空氣中，那紙通告便映入讀者的眼簾了。霹靂一聲，阜姑屯的炸彈震動津門，王氏去益世報之職，歸隱故園，馮氏回粵，我一事無成，悵然偕管氏又回古都重操通訊生涯，「新刊」在這樣命運之下，便宣告停頓了。不久又有商報之約，想這回總可作幾時之住了。便匆匆地將第五期編好了，寄往天津北洋畫報託人承印，又偕我們的張老板在全民日報辦了一個姊妹雜誌的新聞周刊，等到蔣總司令參靈南歸，我的通訊生涯便像古城一天比一天的冷落，我便忍淚的離別「新周」到處流乞，「新刊」在這樣環境之下，又再度擱淺了。

我流蕩到了海上，又把「新刊」重興，第二卷總算弄出來了，而在津印刷的第五期因印刷延誤，直到今日才運申發售，盼穿了讀者秋水，我們總覺抱歉，但一年一卷的最低計畫能夠成功，我們也深慶幸了。

這回來到上海，大約可以把我這飄流的生涯結束了，關於「新刊」未來的計畫，亦

經切實的籌商，決定在這完成二卷之時，作一大結束，擴大範圍，改組「報學月刊」實現二年來的計畫，我們此後當益努力，並把過去的集起來出一全集，以留一個永遠的紀念。

海外雙魚

芈六

同人創辦本刊，私願爲新聞界謀一研究與討論之場所，問世以來，厚蒙海內外賢達，不以不肖見棄，交相質證，探學論術之札，雪片紛下，愚與心君，每就管見所及裁答。無何，心君南歸，愚復爲生計所迫，走而傭書，愁病交加，懶散彌甚，案頭遂積牘盈尺，心雖耿耿未已，而窮忙亦徒有飲憾耳！今行將去職，爰就編輯餘墨，抹冗

牽復，擇其性質相似而有公開價值者布之，亦一答百復之意，附述始末，以誌歉忱。至孤桐社主雙簧式之通訊，則吾豈敢。時在七夕，天子擬語於西廂。

（一）

記者先生：出版界蕭索久矣！一聲春雷，新刊（此二字私意可為貴刊之縮寫，蓋新聞學刊，出版物之出版物也）出而開一新局面，海外人得此祖國佳音，喜何可言。僕於新聞事業，極有興趣，以國內無從研究，故西遊專治斯學，今國內有共鳴之刊物，殊願貢其一得之愚，附驥尾為新聞界効力也。

吾國之有新聞事業，不過七十年間，報界飯碗政策相承，毫無進步可言！說者謂由於政治越軌，社會紊亂所致，實缺乏專門之人才，其要因也。數年來新聞教育，國人已逐漸注意；而研究與討論之機關，促發其進步者，尚無所設；專門學術之刊物，以作記者之準繩者，亦付缺如，乃妄想其光大發揚，是緣木而求魚也。貴刊在此不寒

時其光芒四射，誠新聞界之明星，記者之嚮導！但同時既具惟一刊物之資格，獨肩新聞事業開創之重任，則持論尤應謹嚴，力矯時弊；惜貴刊於此，不無小病，如評各報之過於推崇也，記先進事之溢美也，皆眞正記者之大戒。僕鯁人，遂不擇言，幸恕其狂妄焉。他作亦有微疵，容另寫出奉呈就政。

又僕意吾國新聞學術，甚屬幼稚，人才亦少足言，似應多取法於歐美。貴刊創刊號以威廉—論新聞學冠首，或即此意歟！國際同業消息，貴刊應多介紹，以爲國內同業風也。

（半樂）

（二）

和尚記者：詩僧古已有之，和尚記者，則未之前聞也。上人禪餘兼業筆墨生涯，佛門又開一衣鉢途徑矣！

承贈貴刊兩期，奉讀至快！指政愧無以報命：吾曹有一面之交，讀之則有揄揚之

嫌，譬之則又無從挑眼，姑且藉他人之月旦，以塞此責，順博一笑。(原報附上)夫此種文字，亦云批評，實吾同行之羞，吾知上人不屑與較也。惟言上人有依附嫌疑，似應辯正。現上人任某報編職，月入甚豐，而以間接不當為顯者効勞，實沾權貴餘惠，忍窮去職，茲事可相質證，借句讕言，此可風末世也。(三四)

(三)

半公侍者：迭奉手教，萬里神馳，承囑致力「新刊」，勉為報界前驅，盛意溢言表，同仁心感何極。僕也貧賤，潦倒依人，事願兩違，徒負世望。溯「新刊」之創辦也，純由學術之興趣，鬻文集資付刊，既無有所憑藉，撰述者皆為義務之職，其時僕任三數大報通訊，所入頗足自給，因得銳意經營。旋京師文字獄興，十刹荒刹面壁，轉而計字論值，苦虞不給，無何去都為傭書奴，不習等因奉此，懶轉棄筆江湖。「新刊」立案既成，應名歸理故業，而猶僕僕京津道上，覓蠅頭養生，說來可憐，在今日

之中國唯有槍階級始能生存，筆墨何能活人，辦學術刊物，尤自無倖也。公試思，筆舌兼耕而僅以不至於饑寒，邇以不善詼笑，失歡人主，索然去職。又復遑遑爲衣食謀，尚有何力向上。公知僕非不甘清苦生涯也，乃意謂生活不獲相當之安定，事業卽無所附麗，並以求諒於讀者耳。唯願公與讀者，不遺在遠，勿以不肖而教之，幸甚。

如是我言。

頑石

十剎

頑石先生有道：古都苦悶，忽奉佳音．謬承錯愛，啓示前程。憂思殘人，感激淚零！記者祕訣「從辦報到升官發財」，益吾良多！年來憔悴京國，正悲餬口乏術，得石公衣鉢，半生吃着不盡！惟和尙非富貴中人，恨不相逢未鬍時，有負盛意，殊資耿耿！小子不肖不足教，願公寬宥是幸！尊函本當如命刊布，普渡世上窮編輯；但多涉

報界隱私，格於成例，勉從割愛，並非於本刊連捧帶罵也。竊同人厠身輿論界，亦有所自信，不以社會之可否，而定立計之方針。實相告，捧固喜慰，罵而得當，尤所欣幸！越此範圍，則不屑與較矣。蓋社會海闊天空，包羅萬有；人之志趣，亦各殊異，公以爲是者，不慧未必以爲然，反之亦同此理。故社會之所以成爲社會者，亦以此形形色色之是是否否耳，緣是理化學者無須詈「詩詞歌賦」爲無聊，騷人墨客，亦不必譏科學乾燥乏味，各圖於社會有相當之貢獻，則各有各存在之價值。古德有言，學術無涯，吾生有盡，故步自封，徒自蹉跎，望洋興嗟，亦自暴棄，必也發展個性之所長，求愚者之一得，庶不負此一生。斯雖老生常談，實亦不刊之名鍼，而同人所懸以自警者也。勞人草草，不盡下懷！如承開示尊址，謹當負責另復。（十刹閒禪）

尺素

嶺南生

戈公著席：前奉手教，適有粵行，道路梗塞，未答爲罪！承示新刊，性質太專，須研究持久之法，同人籌之已審，友好亦曾以是獻言，初版之時，原有久計，銷數之鉅，竟出意外，私喜未已。而三數月間，人事遽變，因以賠累，非初所及逆料；特約撰述，外來投稿，期有盈餘，足敷月刊，而時局壓迫，困難疊至交來，未思純學術刊

物，亦同罹浩劫。某君謂我，生於今日，無事不哀，明哲保身，箝口爲上，若要筆桿兒，論政則升官發財之捷徑，談藝則有風月愛人以快情，最無聊賴者，爲純學術上之探討。不幸與於橫禍，縱幸亦成「書呆」而已。言雖有爲而發，實亦可見目下出版界的隱痛之一斑也。「新刊」前途如何，現白難言，惟必竭同人之力，以維護之，此外則希望於讀者同情之援助矣；如喬緣遷就，以求續命，則甯可停版也。至於蒐材，尤宜從事實着手，同人亦力事於是。祇以各地戰禍方殷，交通阻塞，一時未易集成豐富之材料耳。匆報鄙意，希時賜教，附於諍友之末，曷勝榮幸！——天拜言。

餉鴻

天涯

瀛兄足下：「新聞週刊」倉卒編呈，無當大雅，蕭規曹隨，則吾何敢？再度南巡，又是一番心情，昔爲歸弔劫後故園，今爲南來筆耕覓食，貧病不復爲累，中秋想可抵滬，生計褻裝，思之潸然！「新聞學刊」無論如何，決行續版，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故都身遠心邇，本刊尤夢寐在懷，途次未獲澄思爲文，略述改良意見，以供吾兄

參考：

本刊應行注重新聞界消息，吾已於「弁言」詳之矣。夫教育有專刊，經濟有特欄，而新聞界獨不能獨闢一版，吾同業實太忽略自家，吾如得於報界，當闢一新聞界專欄，以紀載各地新聞事業，溝通同行消息與意見，以求新聞業長足之進步，海上如有所聞，敬時奉寄。惟新聞網端在各地同志之贊助，始克普遍，此於研究學術外，應行注意者一也。本刊篇幅至為有限，吾意以通暢明顯之新聞文學體最為合格，而以短小精悍稱雄於世。弟為此言，兄或謂有復古反白之嫌，實乃文言於報紙上尚有存在之餘地，電報無論矣，即為篇幅計，文言尚未能作廢，惟必日趨淺顯，遲進於白話之域耳，此又似應行注意者一也、釐訂新聞學理，探討新聞法術，提高記者位置，為本刊之旨趣，此三大標語，在另一方面觀，似可曰連環式，為釐訂其學理，須下研討之工夫，為探討其法術，須由調查入手，批評指示乃有所根據，而効果則新聞學術昌明，新聞紙日趨完善，新聞記者之位置，自高尚莫與之京矣。此又吾「新聞學刊」之老法

寶，研究調查批評並重者也。拉雜書此，聊當贈言，窮途多感，日暮興悲，俛仰身世，孤語酸情，而環瞰吾新聞界，欣欣向榮，又覺得吾曹年來之工作，亦還值得一覩。總理有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國新聞學會萬歲，新聞週刊萬萬歲。

——情僧閒禪合十——

無冠天子南巡記

黃粱夢

粵變既起，天廬歸省，「三新」別宴，一座黯然！飲罷，天廬氏云：「予憂患殘生，心如凉露，獻身「報國」，愧無建樹，幸不以愁苦冷灰耳。此行道出海上，視察新聞業，當有所記，旋時卽以奉答諸公此日之盛意。」愚壯其言，因選輯其通訊一二爲南巡記，以供同文先睹之快！（葦識）

上海新聞雜話

（天廬通訊之一）

葦兄足下：別忽墜淚，予懷可知：黃昏殘景，徒增惆悵！晚過津沽，破浪南行，蜷臥舟隅，無以自遣，翻讀舊報，遍及告白，晨報亦登「罌姐招徠」啓事，爲之扼腕！吾刊廣告，希秉素旨，嚴格審查，概負相當之責任，勿以幾個銅臭，同流合汚：吾曹來日自營報業，於不正當之廣告，應行屛絕之也。是夜，有兜賣津報，僅索半價，此似係頭等客所棄置，茶役以之轉售者。天曙，風浪陡起，坐食不得，孤零愁眠，呼茶無應，舟中頭二三等客之位置及待遇，今日整個社會之縮影也 行行止止，四日安抵海上。黃浦灘頭，風光猶昔，而人物已「一朝天子一朝臣」，卽吾報界而論，亦換一新局面，報史上又換一新紀錄矣。

青白旗飄揚以來，新聞界最明顯之變遷，則爲新聞紙之「黨化」，民國日報無論

發，素以超然自詡之中新，亦成半黨式之機關，蓋國民政府治下皆須黨化，新聞界自不能例外也。世人以爲黨軍之成功也，半由文字宣傳之力，誠然，黨軍於文字之宣傳，極爲致力，每下一城一邑，黨報隨之勃興，以發揚主義，記載黨務爲最大責任，軍隊中則有隨軍日報，內容約分命令，口號，標語，軍歌，及關於戰事狀況，行軍條例等，閱者只限於軍部人士，各軍相沿成例。均出日刊或三日刊，以報告該軍之工作，前敵日刊有時且插影繪圖，亦「新聞政策」之別用，以助軍事成功者也。「民國日報」爲黨報之中心，曾以接近西山派故，被粵府正式否認。經費初極困難，賴辦事者之枵腹從公，維持至見忌於孫氏時，無已停刊二月，黨軍抵滬，卽行復活，由市黨部及總指揮部，代宣布爲黨的唯一正式機關，給予大宗補助，將發展爲國內唯一之大報，近增出晚刊，較前益形進步然黨部以海上僅一正式言論機關，猶虞未足也，乃於商報地位，另組「中央日報」，由彭學沛充任，日出四張，規模頗大，尙有應駕乎申新二報以上之計畫也。

申報向來開罪何方，黨軍抵滬之時，曾被扣留數次，茲後言論亦傾向國黨，工會成立，每喜干涉記載，屢次增加工資。南京消息，尚然靈敏。一年來之損失，多開幾萬工資而已，至登宣傳黨義廣告，各報均同也。新聞報新屋落成，物質頗有建設，去年曾有被封之虞，以美署註册及汪氏之疏解得以無恙，「藝海」一欄專以宣傳黨義爲主，不黨今亦黨矣。主筆改組委員制，而申報互競不遺餘力：例如昔郵局停寄該報時，讀者轉購申報，彼則助時事推銷，其一端也。時報自黃伯惠氏接辦，開年賠數萬，新置五色套印機，插圖一版，佔全報八分之一，與廣告等量，新聞改排「新四號字」甚新耳目，編輯部移至小花園已屋，營業部仍舊：平等閣主所建之七級浮屠下，已爲有正書局矣。和尚如得辦報，此地最宜也，一笑。圖畫時報近改出二小張，逢星期一三刊行，新聞改成分類記載，標題小說化，日趨美術方面，自能號召讀者。時事新報力翻新樣，現居上海報界第三把交椅矣，重要職員，多與申報有關，營業尚未至獨立地位。商報社址已墟，招牌尚存，聞將另賃屋續刊；新申報機器被收沒，館址已

成商店。神州日報已停版，附刊之晶報獨立，館址與「開明」「新月」毗連，月可盈餘千金。嗚乎！處在今日，亦只有談談風月耳！中華日報門面復開，小報之多，如過江鯽，光怪離奇，無所不有，甚至「長三堂子」「嚕哩嚕囌」「垃圾馬車」「好白相」等亦以命名，內容之糟，不言而喻。予於望平街旁報攤，搜得小報八九十種，擬携至京，製一銅版，爲「新刊」插圖，亦新聞界一怪現象也。此外陳(畏壘)馬(文車)籌備之「大中」日報，蔣氏東渡，事遂中寢。目下滬報，大者只「申」「新」「時」「時事」「民國」「中央」六家，「民衆日報」二小張，近始問世。小報則「晶」「金」亦尚有一部分人喜閱，其他不足道矣。

國民政府痛於外國通訊社之把持也，故有「中央通訊社」之組織，然消息止供給東南各報，未能遍及中外。外交部亦有感於是，曾有同種之計畫，以外交新聞有限，乃併入「國民通訊社」，開籌備「中華通訊社」注意於國際之宣傳，通訊社頗興起也。

旅次數日之觀察，見聞如斯，此間謀鐵飯碗，尙非甚難，唯者副窮骨頭，自知非

食肉衣錦之相，若樣半官式記者，花和尚如何做得，還是回到古都，重理舊業爲是。明晨稍暇，擬草「北京特別記載」幾篇走鬻，換得幾個銅臭歸去，否則盡所有進「窮人銀行」耳。歲暮深宵，零人多感！愴懷身世，何以入夢。「一葦！一個人在途中，又際冬殘年終，此景此情，不忍言矣。預計月底寧潮，想我家人流離失所，得見遊子歸來，必也抱頭大哭，和尚做不得也，奈何！海濱小雨，寒風刺骨，京雪冷否，珍重，珍重！

亞夢於海上村寓

嶺東報界見聞

（天廬通訊之二）

心弟左右：倉卒出都，未面爲勞。故鄉青山仍舊，景物已非，刼後餘灰，不堪言狀！而敵成流寇，來去不時，殘屋荒園，歸也不得，顛沛流離，乞食汕島，廿口待哺，何以爲計，每念及此，狂歌當哭！

此行不殆，或以爲幸，我則覺未甚然，止要一網打盡，誰不必哭誰，亦是解脫妙法；否則存一和尚，憑大長號三年，隻身擔經飄零，亦了無牽挂，今則此臭皮囊，已永爲一門衣架飯桶，永無窮時，「三新」乏力奔馳，茲後光揚，端賴諸兄，此九死一生廢人，抱恨終天而已！

昨得一葦來書，轉示王丈手札，讀之淚下，摯情如弟，必有同感也，示云：

天鵬南下，爲之黯然，故鄉如此，何以爲懷，吾儕孝剪兩兼，坐待淪胥，扼腕而已！「新刊」未能按期出版，實爲深惜。但此組合，則希望其永久堅固，前途屬望甚大，夢寐以之者也。

誠然「黯然」者大有其人，「欣然」者又何曾無有。一年來關於「新刊」之毀陷，吾已爲代罪之羊羔，今忽遭此奇刼，未相始終而去，有負師友與見愛者之期許，此心耿耿，何能已也！

安子夫人，名門淑媛，靈運才華，胡云勿佩！若賢弟者，斯眞幸福，下逍庸僧，

烏有此命　吾爲者言，弟謂負氣猶昔也，實則時至今日，家破人亡，孑然一鰥，尚何有於恩讎，祇以謬承王師器許，廣爲延譽，而遭逢坎坷，半生潦倒，一事無成，竟以不舞之鶴，重爲羊公之羞，故猶耿耿於懷耳。閒情小敘，仿稗官筆例，言歸正傳，爲弟一談此地報界：

嶺東雖爲沿海要港之一，報業究以地方性質，鮮有特殊可記，姑就見聞所及，隨筆幾則，以與弟調查川中報業相證。六七年前，　時治西學於美華書院，兼爲報紙撰述，曾爲文暢論汕島報業，雖多淺薄之論，而所述各種事實，概據的確情況，如分析報界亂雜衰落之原因也：一由於失惡政客，無聊文丐，假報紙爲升官發財之捷徑，信口雌黃，顛倒是非，敲平民之竹槓；歌功頌德，打權貴之馬屁，以圖一官半職，或領宣傳津貼；二由於八股舊學究，冒牌道學家，誤認報紙爲舞文弄墨之場，失意寄身之處，何謂新聞之學，本身有何使命，概屬茫然，而妄思以之正人心端風化；三由於流氓虎紳，外假辦報之美名，而騙募巨款，濫招股東，掛一招牌，購一剪手　，托人代

印，所費無幾，而坐享其利，職此三故，新聞界遂以無色。此種情況，以我足跡所經，京津漢寧滬廈，半中國滔滔，莫不皆然也。今日落魄歸來，情形亦無甚異，故願舊作奉閱，不另淚墨。但以今比昔，亦不可謂無進步，全市人口約近十萬，而報館八九家，銷數有至三千份者，南洋各地，亦頗流行。所覺新奇者，街上商店門首，遍貼「某某日報止派」「某報止派不負報資」等紅條，聞係年終結帳，新正另換戶頭，以是各報爭相招攬，強行上門送閱，商店不勝其煩，故有是條擋駕耳。昨宵無俚，披閱各報，新聞剪自滬省港各報者，先後互見，往往某項消息，數日前已見甲報者，而乙報始行登載，今日見之丙報者，明日丁報又復刊出，其故則以外來船舶，有時誤期，譬如今日同得某報，各自選登，明後日外報忽又不至，則只得就昨晚剪餘之報，擇其次要刊布，以是各報所載，遂參差先後互見矣，此交通梗阻之咎，非純辦報者之罪也。「報界公會」久無動定，「新聞記者聯歡會」聞亦解體，排字工人，威權無上，星期休刊，有節皆假，近以自行更正消息，擅改工會新聞，編輯認爲有越職權，聯合停工一

天，經當局及各界之調停，以各事須商量作結。某記者云，從今日起，無冠帝王之頭銜，應讓與于民先生始稱，吾亦謂然。夫地方報紙，誠不易辦，讀者之需要既極薄弱，舉凡廣告印刷發行，又皆太不成樣相，稍有相當訓練之人才，即不願屈伏僻地，因而各報之執筆者，於新聞學半多門外漢，焉能產出良好之報紙。以吾個人之管見，報紙之良劣，與社會之文野，成正比例觀，在今日混亂狀態之下，發展自不易言，然養成普通編輯員與外交記者之人才，實爲根本之辦法，而「新聞學院」之提倡，刻不容緩也。去年吾曾獻策於某大主筆，勸其於館內間屋，附設一新聞講習所，只授下半日之課程，三數月即可訓練相當之新聞人才若干。講師由各有學識與經驗者擔任，費用至爲有限，可由報界公會措籌，暑假特別班，專課各地中小學教師兼任訪員者，授以簡要之新聞智識，則此後地方訪稿及通訊，當可煥一異彩也；後吾東漂西零，音訊遂絕，此事遂如曇花一現矣。川中報界，有相似處否，調查不厭其詳也。

下月思應友人之召，赴省港一遊，其地爲吾國新聞業發祥地之所在，足供吾人之

考究，尤其是吾者立志以「新聞記者」終身之人，益有一行之必要。聞女子參與報業者頗衆，想必另有新的可觀，吾每謂夫婦同一職業，必獲美滿之良緣，因職業之擇定，基於志趣學術人格諸端，男女雙方既能從事共同之事業，其素行必吻合也，可以斷言，且深宵燈下，共事筆墨生涯，或並肩伴讀，極人間之樂事，成就必更有偉大之事業也。然戀愛與麵包，究不兩立，謀生計拙，一籌莫展，追憶途次，悲從中來，此次川資，半得報館餘瀝，半承一輩之助，中途耗盡，阮囊羞澀，又復在陳，窮則智生，迫而賣笑，持筆寫道：「特別記載」：

北京見聞寫真

亡名

景象蕭條　一國首府窮澈骨

新華門內蛙聲—閣—閣—閣

戰事沈寂　八方視線集涿州

社會百面觀

卽此標題，擲廁當作金石聲，何至連一文還不値得，到底搖尾乞憐心虛，又仿街頭文丐平席地上之哀求過路君子啓曰：

頃自都來，歸弔故園，道出寶方，資斧中絕，坐困逆旅，百莫爲計。無何扶病搦管，走筆命篇，敬以投贈，乞賜幾文，藉此窮途。長者憐士，必樂予施濟也。敝居停云，大報向不臨時買稿，恐徒勞往還，顧文人末路，娼既無能，盜又未可，亦止有出此下策耳！倘蒙開恩採用，稿費懇賜館役帶下，救一文氓殘生，勝造七級浮屠也。恭叩

亡名頓首（卽晚）

主筆大人著安：

嗚乎，一生鄙視阿堵物，終爲銅臭所苦，鐵鉢無靈，尙何言哉。

汕島行脚，隨緣鄭氏，桐城夫人，齋僧有願，稍作盤桓，北之荒都，想弟伉儷，

早聯袂先至矣。會晤匪遙，川菜備未？百無可慰，唯健啖逾曩耳。臨牋神馳，不盡下懷，阿彌陀佛！萬福萬福！

情僧合十

富貴關頭

一幕

他是一個可愛而有爲的青年，看他沈默寡言，和他雄壯的姿勢，時刻的顯露出深思與毅力來。他無論作什麼事情，眞是斬釘截鐵，爽快而乾脆、在一般師長，同鄉，親戚和朋友中間，沒有不欽仰他的——欽仰他思想清明遠大，欽仰他遇事剛果敢爲。

他不願意學文學，因爲文學是站在時代以前的，和現在不能說無關，但究竟不能和現代洽切。他不願學哲學，哲學雖是指導人生的，種因收果，也總需相當的時間，和他直爽的脾胃，還隔一層薄膜。他不願意做官，因爲他有一種不可磨滅的見解——這個見解不能說沒有錯　做官的總是一般壞蛋！他雖不想做那個，做這個，他却想做皇帝　做無冕的皇帝。

他常想社會的安危，不在治者與被治者；國體政體的改革，不在甲黨乙黨；總而言之，不是社會上的第一種力，第二種力，而是第三種力　新聞記者的一枝禿筆。

他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新聞大學畢業生；但他在新聞界裏邊，已有聲望的了。他雖是二十幾歲很年青的人，他做記者生活，已有相當的歷史。

他在一個小學讀書的時候，就住在一家報館的隔壁，他時常跑到報館裏去玩耍。跑到鉛字房，跑到製版室，跑到印刷處，和一般工人說幾句笑話，有時弄兩手油墨，

從報館裏跑回家去了。

有時他跑到報館編輯室去，當主筆在作一篇社論，他就靜悄悄的立在主筆旁邊，瞪着兩隻露眯般的眼睛，看那枝筆順着紙格子不停的動着，也立刻發出一種玄妙的思想：「這種東西，比我念那本教科書，讀的人，還要多吧。」

主筆得意的將一篇社論作完，回過頭來，向他笑着說：「你也來作一篇吧？」他紅着面頰，便跑開了。但他心中一種不甚明晰的、一直不能忘了。

更奇怪的，他有時在編輯室裏，看見幾個人拿着剪刀，從一大堆報紙裏，每一張上，剪下些許來，用漿糊粘成一條條的，再用紅鉛或藍鉛，東一道西一道塗的亂七八糟。他心裏非常納悶：「這是甚麼把戲？」

時間過得真快，華生從小學畢業，到鮀島一個教會中學讀書了。鮀島是一個很大的商埠，靠鮀江的北岸，外臨海口，內通鐵路船舶，全省東邊的貨物人文，全都會粹到這裏來。

鮀島也有三五報館，規模雖不算大，也有每日出一大張半的，新聞以海外及商業爲最多，國內的佔一小部分。

他從僻陋的家鄉，跑到這繁華商埠來，心情爲之一變。因爲這五方雜處的地方，不久他便知道社會之所以爲社會了。

他課餘的時候，便獨自跑到各熱鬧場所去遊逛，有時遇見些新奇的事情，如獲珍寶似的，回到學校裏，寫出投到報館。第二天早晨同學還沒有起床的時候，他早已立在校門等候賣報的了。

有一次在秋深的時候，樹葉都辭別了樹枝，帶着傷感的樣子，飄零遍地。地上被了一層白霜，他立在學校門口，四下裏張望，鼻子凍得紅紅的，但他非買到他所要買的那張報，是不肯回校的。

他買報到手，旁的是不能先看，急迫的翻到本埠新聞欄，看有他那篇稿子沒有，假設有了，他便手舞足蹈的，心裏樂的，不知如何方好，若是沒有，他便垂頭喪氣，

一聲不響地回到屋裏，同學的便以向日嘲笑他的口調說：「報迷！你那篇新聞又登出來了吧！」

他對於新聞的嗜好，一天深似一天。他以為操筆墨生涯，做記者生活，誠有無窮的快樂。所以他在中學畢業，便決意到報館裏去任事。靠親親朋友的力量，進一個報館任地方版編輯，每月薪金雖微，工作雖苦，但他却樂而不倦。

他在報館任事不到半年，即覺悟到新聞學實有研究的必要，便跑到蘇省鎮江升學，仍兼做報館的通訊，後來又跑到北國一個古城，進一個新聞大學專攻新聞學。

他眞有新聞家的才幹。他在古城學了二年新聞學，他對於此道，越發精明了。加以文字的流麗，題目的鮮明，材料的新穎，很博得一般人的贊許。他的古城特約通信，便任了幾家了。

他一邊上學，一邊作通信員，每月收入多少，他不以為意，因為他樂此不倦，非金錢所能驅使；況他家裏，也很富有，不在於此呢。

距大學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裏，他故鄉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他舉家累世經營的事業，一旦破產，他心中雖然很憤懣，也無可如何！

他家既遭此事變，生活都難自給，他這批學款，更沒法籌措。所幸此時經朋友的介紹，又任二三家大報館通信，每月收入，足夠一切費用，他也很相安的在大學畢業了。

時過境遷，報館都被人以金錢和武力收買作宣傳機關了。他以利害與自己主旨關係，毅然辭卸各職。

他想在古城候一候時機，再幹一番事業，但時勢越來越不像樣，所以他在古城裏飄蕩了五六個月，初時尚可勉強度日，後來便漸漸不支了。

他雖是落魄窮光，然門前頗不冷落，時有長袍馬褂及洋服架子或信差的影子，然大多數都是債權人呵！信差帶來一封一封的信，也都是討債的消息，氣得他連看都不看，便投到字紙簍裏去。

每日靠借債過生活，他也知非長久的計策，立刻想作幾篇有統系的文章去賣錢，有時提起筆來，一切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事蹟與計畫，一齊都浮到腦際，拚命的寫，也寫不成一點東西，有時方想靜思一下，門環一響，討厭的債主，又來索賬了，他只是長嘆幾口氣！

一天過午，半空浮着幾片白雲，一隻飛艇，往來旋轉，門前古柳，落了一地黃葉，他正在階上，看別離故枝的樹葉，感到自身的飄零，這時門環又響了；他又以為討賬的來了，心裏非常不自在。開門一見，却是同鄉宗子，手裏拿着一封信，笑着向他說：

「你不必哭窮了，你又來了好機會！」

他接信一看，是從某機關報寄來聘通信員的，每月薪金連開銷在內，有百餘元的光景，心裏一動；但再一考慮，却很堅決的辭謝了。

他一天比一天窮，衣服早已典當精光，幾本書也都換了燒餅果腹。近幾日來，餓

直要絕糧了，急得他屋裏屋外亂轉，終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因為他借債的道路，差不多都絕了。

他有一位同鄉，又是他的前輩，新近謀得外部一個差使，約他去幫忙，他躊躇了半日：但究與他「不做官」根性不合，他一口回絕，且時時拿「君子固窮」來自寬心腸！

近幾時他益發難捱了。冬天漸近，他還穿着那兩件薄薄的夾衣。有時借得錢來，便吃兩個飽：沒錢時，便跑到朋友處吃一頓，就挨過了二十四小時。這樣情形，他實再難忍受，很後悔以前幾個機會都失掉了；否則也可挑個較可以的還就一幹呢！

他現在惟一希望，只盼有歷史關係的報館，能寄幾個錢來花。因為在半月前，他曾寫信向報館要，但時不容緩的一天天飛也似的過去；報館的錢，那有一個影兒？

有統系的文章，是沒有心緒來作，沒法子，每天胡亂寫一點雜感，投到古城各報

館去，古城各報館是非常刻薄，每千字以五角起碼，最多也不過五元；他們算字數方法，也非常的巧妙，標點符號是不能算數，就是引用成語，也總得除外，將賣文的人，真刻苦到家了！他每日雖能隨便寫二三千字，而緩不濟急，「杯水車薪」，他還是飢一餐飽一餐的度日。

秋盡冬初了，有錢的都燒上鐵爐，都披上輕裘了。他呢？依然是他那身舊夾襖，鎮日裏，在上街跑；屋子裏空空洞洞，越顯得淸冷。和氣的房東，也變了舊時腔調，常向他發出厭惡聲來。

他急得要命，總想弄一筆大款彌補積債，再籌筆路費南下；但錢終不會從天上落下來呀！

南城裏的大公，想宣揚他的教化德政，每月犧牲鉅數的民脂，想辦一個機關報，每月支乾薪不多作事，他的老師很憐恤他的窮蹙，便一本把他薦上去，回來徵求他的意見。

他也以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心裏不禁的這樣想，隨口便說出：

「我看也……」

一句話剛說半截，就吞住，改換了口氣說：

「請容我攷慮一下吧！」

他的先生走後，他思前想後的，又大費躊躇，一刻想到又漂亮，又溫暖的寢室；一刻又想到可口，又適意的美味，一刻想到痛快淋漓的指揮一些人工作，一刻又想到素昧平生的登門拜訪；一刻想……

一些亂七八糟的想象，都來向他請願，趕快就了這個好差事吧！

他想來想去，一會陡然跳起；一會惛然躺在床上；一會面色緋紅；一會又行慘白。把一個素稱剛果的他，弄的顚三倒四，幾次決定就，又幾次決定不就。他頭昏了，他精神錯亂了，他不願再想了。于是他恨命的要睡眠，用被把頭蓋得嚴嚴的，連呼吸都費力了，但終於睡不着。一夜間翻來覆去，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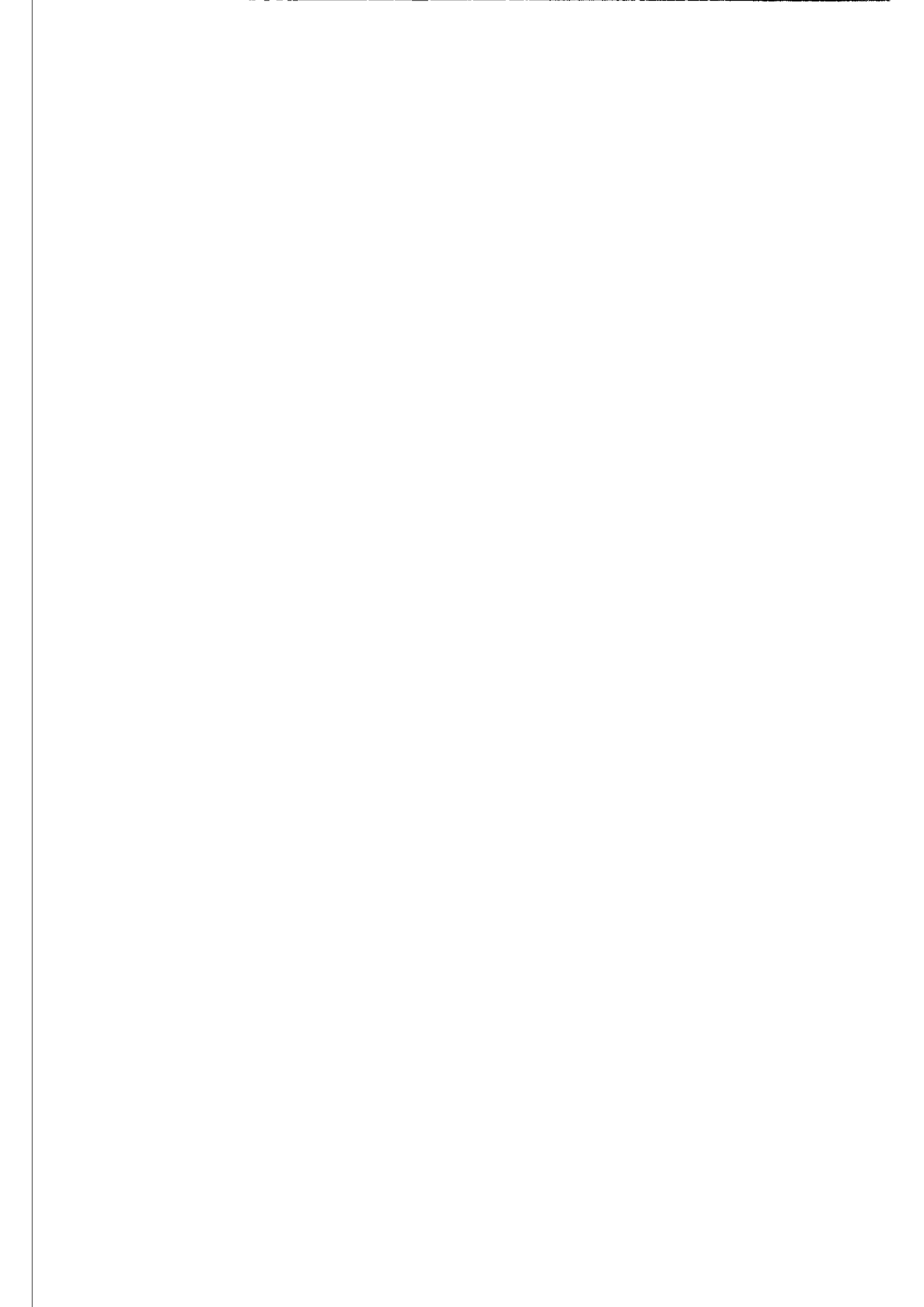
淸晨來臨了，她方朦朧睡去，美麗而溫柔的夢，給他以無上的快活。但終於驚悸醒了。好像有人警告他說：

「別忘記了新聞記者的人格呀！」

他的先生來討回信，他更不得主意，雖然先生說，許多就了的好處，他還是很躊躇的請先生給他半日攷慮的時間。

他的同鄉和朋友，沒一個知到他落魄的。紀君——他的老同學，想替他幫忙，恰好古城有人要聘一位編輯找到他來，可是薪水却低得很，他在這兩種地位懸殊事情中毅然就了這個職簡薪薄的編職。

一九二七，九，北京，新書林。



鐵窗風味

——新聞記者生活之一幕——

航盧

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幸的話，便提不到了，一時心緒紛繁，祇覺得亂，倒感不到旁的。當我同幾個差人在路上走，夜已深了，沒有月色，冷森森的也沒有一個鬼，除去電燈下搖來搖去的巡警淡影，大小長短肥瘦的變換。馬路兩邊的房子，特別顯得

高大，冷靜的矗立着，好象審察什麼似的。胆慚慚壯起來。穿過幾個小胡同，沒有燈光，頭上一閃眼一閃眼的小星，似乎特在注視，放出強一度的光來，小胡同越發黑暗。我們幾個人參差的步伐，傳到耳鼓裏，很淸晰的分別出來，心漸漸的平靜了；立刻感到空虛，但心弦又振動了，好奇的念頭，差不多佔了心田全部；接續着舊日聽到的牢獄故事，一頁一頁的在腦子裏翻動，身子有一點顫搖，但好奇心又增加了勇氣，便投身直步的急走。

「哇！把着點！」

「不要緊，饒不了！」夥伴的回答。

轉了幾個灣，到了一個腐舊的門前，黯色的電燈下，站着一個崗兵，一臉的倦容，但寒冷的天，使他站立不定，見我們幾個來了，嘴上露些笑樣，再看他的眼角，很帶些苦的滋味，

「一個！」差頭向崗兵說。

過了幾個門，記不清了，進任靠後牆有一排大坑的屋裏，一種說不出的氣味，立刻傳到鼻裏來，我幾乎嘔吐！

「有什麼東西？拿出來！規矩！」

「沒什麼；一枝筆，一把刀，一個錶，一付眼鏡。」我的回答。

——「拿出來！」

——「…………」

——「還有什麼沒有！？」

——「沒有了。」

——「姓什麼！？」

——「×」

——「叫什麼！？」

——「×××」

「爲什麼事!?」

——「不曉得。」

——「渾蛋!不要臉!」

我把頭低下去，覺得平生第一次無上的恥辱，淚流向心裏去是酸味。可是究竟爲什麼，自己眞莫明其妙，有顚覆×××的嗎?不有那樣想;文字上有什麼過節嗎?並沒有瘋狗似的不負責任的亂說，究竟爲什麼，實在到悶葫蘆裏了。所以他們辱罵，也沒有分辯，也無須分辯，也沒有分辯的價値，旣到這裏認運背罷了。

約過十二點鐘了，他們把我送到另一個小屋裏去，走過天井的時候，缺過半的月已出來，天上落落的有些綃雲，月從雲縫中窺着我，心中有一點難過，知道今天的月，也懷疑我了，似往日似的，露出愉快的臉來歡迎我，有些愁容，有些恨意，大部分還是睥睨蔑視，我心中感到異常的空虛。

這屋子非常的小，在一排長房的犄角上，開一個小的門，進去又矮又小，顯然是

特別蓋造的。屋裏的氣味，比方才那屋還要濃些，潮濕的壁，都發了霉，離地不及一尺高的土坑，舖着破了幾個窟窿的席，木坑沿上釘着許多鐵環，不知是做什麽用的。半明的燈，屋裏一切都很糢糊，現出陰森的氣象；坑上似乎有兩個在熟睡了。心裏發悶——苦悶，進來時，自然的感覺。

「上坑！睡！」狹小的門口，坐着兩個守衛的人，一個特黑，兩隻曠大的眼睛，忒楞忒楞的發光，凶煞的臉，冷氣逼人；那一個臉不那樣的黑，黃一點，兩個細小的眼，好像席篾割開的一條縫，臉上大有和氣的樣子。

「特別優待你；給你一個皮襖舖！」不知是誰的，——他們的同伴，——他拿來拋給我，一種生羊的味，令人氣塞，但究覺強似於無。

「謝謝！」我全體縮攏成一堆，蜷臥在老羊皮襖上，曲回自己的臂，權當做枕頭吧！灰黑的窗紙，還有許多破孔，夜深冷冽的寒風，不客氣的襲擊過來，身體瑟瑟的發抖，屋角上雖然有一個半滅的小火，但那抵得住深寒呢？我的頭很清爽的，無論如

何，不能入寐。

坑上的同伴，也在蠕動，想同我是一樣的毛病。心裏的思潮，澎湃洶湧，萬緒千頭，像春蠶的綿絲，把心織成密密層層的亂網，抽那頭也不是，結果弄得頭非常痛，也不敢再想。靜息，努力的靜息，終於睡不着，但耳鼓裏聽到守衞人的談話，注意力移動了。

「嘿！他媽的，那一年，眞玄！不是我跑的快，早就完啦！他們把一個營兵排完了——嘿！祇跑他媽的一個。——」

「怎跑的!?」

「他當時嚇暈了，以爲他死了，後來他又還陽過來就跑了。」傻禿子——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的別號。——答複了後，又接續說道：「不是排完了嗎？×××的人都知道勾進五百多土匪是我做的。本來是我告訴他們不要傷人，誰想他們把東西搶了，還打死許多人，所以商會就把我告了，仗着我跑的快，不然早就完了！」

魯黑子很誇張的說。我的思潮，打了幾個旋窩，變了幾個方向，再聽他們的話，已改了。就聽見那黃臉膛的說：

「他媽的！灰面跟他跑了！他一定要票，我就說他把車上的差給開跑了；後來他和我要執照看，我說執照有就不是給你看的！你不配！他媽的！這班東西，非這樣制不了。」他也很得意的述說他英雄事績，不讓魯黑子專美於前。

慘淡的燈光下，灰色黑色銀灰色的耗子，滿地亂跑亂叫，起着我的身軀，緊張着我的心田，悠長的夜，便這樣過去了。

六點七點八點九點都敲過去了，他們只說一個「起」字，我們三個一同坐起，我看他們倆滿面灰色，曠大的眼睛崎露的兩個顴骨，我立刻想到我的樣子，心裏的血，又加緊跳動起來！

從分處到總處裏來，不是那樣了。進的不是霉濕的暗室，卻是一個籠，一個木籠，這個籠的樣子，不難想像，凡到過萬牲園的，都見過那盛虎的籠子。但這個

籠裏的人，不準動，比起虎來，真要遜色多了。裏邊倒不冷，也不潮，但吳出先生，不時的光顧，給人以不少的警惕！我到這裏來，已是上燈時候，從電車上下來，走不遠便到了。

「一個！」

崗兵點一點頭，我們便進去了。

「來後太晚，公事已經交上去了。」好像總處的一個辦事員的樣子，這樣說。

「公事辦得太慢了．勞您駕，無論如何收下吧，帶回去太麻煩了。」送我的那個差頭，和顏悅色的說。

「留一定留下，但你們辦事，也要看一看鐘點。」辦事員很帶些上級機關的威嚴說。

進籠以後，自己覺着已變成護國寺所賣的鴿子，任人玩弄，任人顛倒，心裏的血，熱度又增加了，急劇的顫動起來！

牆上滿掛着手銬脚鐐，很向牠們惡視幾眼，拘束人的自由，就是這個東西了。

這時裏邊人不多，一共才六個，一個乞丐樣的小孩，大約也不過十二歲，赤着兩脚，雖然穿着棉衣，但敝舊的棉花都露出來，龜裂的手，不時的把上衣解開，捕拉虱虫，被看籠的看見，立刻拿小竿照頭上連打幾下，還要罵幾句，他苦笑幾次，不久仍然解懷捫捕，把挨打又忘了。

還有一個很和藹的老者，聽說是無辜的。

從一鱗半爪的談話中，知道總處用刑很酷的。不自禁的把從前聽到的殘酷故事，又都兜上心頭來：

「吊大拇指，……呵！強靭的老絃。」心一悸動！

「上腦箍，呵！四體的汗……」

「掛在南牆上，掛在北牆上……」心中悸動悸動悸動，不敢繼續再想。但又轉了一個方向，回到方才電車上所見的兩個小孩，一對活潑的小孩，他們倆互相耳語，我眞

是罪過，使他們純潔的腦子上，有了這個最不好的印像……

「睡吧！」命令下來，「一個挨一個，」最不幸我挨那個小乞丐。但我不厭惡他，他好像我的小弟弟。

這裏沒有可鋪可蓋的，一個緊靠一個，穿着衣服睡，木偶般不准動轉。

本想把一切都放開，靜一靜心神，那裏能夠呢！父親和母親蒼白的臉，在眼前一閃一閃的增加我的罪惡，心裏覺得寒，同時感到空虛，忽覺着有物從鼻梁爬過，又以爲是臭虫先生來光顧，用手一摸，却是兩滴淸淚！心裏很是悲哀，沒丈夫氣了。

思想又轉了幾個方向，覺得在這種特殊社會之下，這些事情是必然的，是不可免的。心裏立刻又覺到充實，神精與奮起來，不那樣苦了。

一點二點……八點九點，天已經很亮了。

「起！」大家一齊坐起來。

「放茅！」看籠的把不及三尺高二尺寬的門，用鑰匙開開，一個一個的手提着褲

子，到廁所去，因爲腰帶都被收沒了。

不久，就見拿來一大籮窩窩頭，一盤子老醃鹹菜，看籠的從小門上的小窗送進來，每人一份。結果我只吃了一片，那個小孩，卻吃了一個半，我對他很有愧色了。

又隔了一個多鐘頭，每人給半瓢水喝，檳榔瓢滿佈着汗腥味；年代的久遠，亦可想見了。小孩子半瓢不足，再請求，即被斥絕了。

在裏邊呆了兩天，到後來心腸變硬了，鐵了，得到不少的安靜。夜裏也可以睡着，並做了許多祥夢與噩夢。一次夢與最濃的時候，被「送差」的聲浪驚醒了。接續着就聽見：

「×××！」我立刻被帶出來；帶上手鐲，綑上兩臂，在星明月上的時候，在風虎虎聲中，從總處走出來。心中甚是躊躇！

到了地點以後，才知是總處以上的官署。但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被送到特別室裏，當時心很忐忑，放手由運命之神處理罷了。

裏邊比較好些，人也很少，也比較隨便。在裏邊存了兩天，所得的，一部分是同情，——特別的熱烈同情；一部是舊勢力惡習的存在，又增了許多憎惡！

一九二八，四，一○獄外。

(禪)

「附」三日軟監記

歸弔刼後故園，一懷愴涼北來，命也不辰，竟罹無妄之災。三月十六日飲於×××，金烏西墜，歡宴未罷，而剝啄聲起，廚夫方忙其後，主人趨出啓門，予屏息靜待，意綠衣使者來也。而足聲雜沓，似有客至，主人聲曰，此編輯部也，予知有異，擁擠探視，則便衣偵騎，武裝警士環而審予姓氏，生平坦白，未識誑言，即以實告。並謂之曰，編輯部臨窗陳設，爲予以存。左廂「××××」文件，啓以相示，乞予檢搜。「×××××」部廳有案於此，純粹學術團體。一年來事業可證。遲者有作獰笑，有注目凝視，翻箱倒篋，百物凌亂，而函牘千數，瀏閱需時。粵來家書，端詳至再，輒有所詢，隨時剖答。歷三小時，一無所獲，似難銷差，乃將書去，云涉嫌疑。囑其

結紙，自無他援。勢迫處此，亦唯任之。署名今予加「××××」記者字樣，予反詰之，謂抑檢「××」也殊然，而係私人也弗須。既畢，主人傳去囘話，留二差相守，予與執事者，想莫須有罪，旋可得白，亦無所懼。午夜換班者至，主人猶未歸，姑懼，蓋其時×案方興，枉死無算，慮波及也。燈下與槑老默坐，相對慘然。稍作高論，守者曰止，姑談風月，聊消永夜。俄起更衣，門外步哨，身後尾監，已無刑爲一囚徒矣。察此景勢，案情似重，想及×獄酷狀，爲主人危，爲自身悲也。哀緒萬頭，如坐針氈，熬至雞鳴，草草入夢。幻境之惡，不敢言狀，醒已紅日射窗，守者又易，狀較平善，詢主人事，以未詳對。勸予小安，亦姑聽之，所謂事到無何心轉平者也。晨餐食不下嚥，心酸神動乃爾。索得「彭氏五十年史」記其以文字開罪顯者，遠謫新疆事，同是淪落人，觸景爲之淚下，法律廢物之國，一枝禿筆勝萬刀，總非安身立命之道也。惟思患難，百無可挂，縱有意外，亦弗可憂。主人家國，兩深期計，萬一不幸，何對良友，夜漏消息，另謀營救，而守者綦嚴，苦乏機緣。心彌焦迫如焚。餐

後悔分來訪，徵邏者捕，囚禁數日，無名同押，始得逸去，凡吾親友，當可得訊矣，為之稍慰。繼之者有學童數人，亦以不正事，亦被拘[illegible]，鬢詢本部，亦得歸去，面學童甚小，住膝案，幾不能步矣。入晚有者由數，自述其生平得意事，舉凡盜賭姦竊，莫非個中翹楚，年來倦鳥歸林，遂投身叢此，言際之快，不失綠林本色，談至夜深，就寢入寐，翌已天曙矣。早天閉坐，相對無言，午後看守者來語曰，部示「撤了」，停之快慰，思惟現有之方，其一了結，還吾自由，奔詣戚友，則主人訊問沈寂，惟思此無形者與撤，則有形者之撤爲期通矣。開後主人始歸，相對痛飲，罷酒放聲大哭，如世情說，求恐惜矣。[illegible]一[illegible]記[illegible]。時在梅月五夜，記於淨業湖畔。

報界使用郵電案之陳請書

上海報界向五中全會提議請保護及獎進新聞事業，其陳請書原文如次：

竊新聞事業，與國家文化，社會教育，宣傳黨義，修明政治，具有密切之關係。而新聞事業發達與否，尤與交通狀態，息息相關。良以報紙之運輸，新聞之傳遞，舉無不以國家交通之路航郵電四政爲媒精也。事理昭揭，無待贅陳，是以先進諸國，對

於新聞事業之所以保護獎進之者，無微不至，尤以交通方面，予以種種便利爲最著。我國新聞事業，歷年因軍閥當國，迄未有保護及獎進之政策，茲幸北伐成功，建設伊始，交通部長以樹立百年之大計，有全國交通會議之召集，濟濟多士，萃集一堂，行見碩畫宏謨，總能福民利國，而高瞻遠矚，必有洞鑒於新聞事業之負有偉大使命而謀扶掖之者，上海報界爰列舉需求如下：

(一)關於郵政者

(甲)劃一郵費，郵政爲國營之偉大事業，故以通盤籌算，劃一郵費爲原則，此與民間信局，以遠近計酬者之大別也。今寄遞報紙納費，分汽機已通汽機未通兩種，收費相距爲一與十之比，甚有數處，平時汽機常通以偶有二三個月之阻滯，而常年作汽機未通計費者，此種不合郵政原則之辦法，應有根本取消而歸於劃一之必要。夫交通艱阻之地，類皆民智蔽塞，亟應推銷報紙，力謀啓迪，乃重以十倍之郵費窘之，究其結

果，政府之收入增加者無幾，而文化因以阻滯，影響甚大，此郵寄報紙應一律按照現在汽機已通納費者也。（乙）改訂郵綫，郵件傳遞以敏捷為主，故如何裝卸，如何轉口，應不以手續繁簡為取捨標準，而以需時較短為唯一條件。查郵局目前辦法，並不盡然，如上海各報之寄往蕪湖以迄漢口各埠者，向由滬甯路運至下關，然後分別裝由長江輪，分投各地。嗣因戰事，郵局將蕪湖以上各處報紙，直接裝輪，迄未恢復原狀，此一事也。又如徽屬報件，若由郵局直寄，則稽延時日，若由上海寄杭州，轉運餘杭，分寄徽屬，則極敏捷，但前後共須繳付三次郵運之費，此又一事也。諸如此類，事例甚多，於郵寄上極感不便，此郵局方面亟應尊重敏捷之原則，隨時自行考察革新，並盡量接受報界之意見，切實改定郵綫者一也。（丙）恢復郵差，郵件往來，自以汽機為工具，但在交通設備尚未周備之地，當然不得不借重人力，故郵局向有陸路挑班，今近今各處輒以節費為藉口，將挑班撤廢，改交民船運遞，天時人事，兩不可恃，以致緩慢積壓，不堪言狀，此郵局方面，亟應恢復郵差，以利交通者三也。（丁）

增加郵班，郵局對於內地郵路，分晝夜兼程班，逐日班，間日班等，近以節費問題，減少郵班，而郵班出發復與報件之到達不盡銜接，以致積壓併遞，不但報紙價值為之虧減，即按之郵遞求捷之本旨，亦復不合。又內地文化，與日俱進，而郵遞佈置，猶多墨守成規，此應請郵局對於原有郵班即予恢復，對於日漸發達之村鎮，亟增郵班者四也。(戊)嘉惠僑胞，國外僑胞對於祖國供獻之偉大，與夫祖國對於僑胞文化之灌輸，無待煩言，茲查各報寄往南洋，及其他郵會各國者，每份須郵費七分，是郵遞之費倍於報價，終年訂閱，非三十金不辦，此無異錮蔽其耳目，而絕之千萬里之外也。事關國際而權操之我，此應請特定變通辦法，低減郵費，以嘉惠僑胞者五也。(己)改良寄遞，以新聞業現狀而言，已達請求郵局派員到各報館辦理郵遞之程度，查上海各報館，每月所繳郵費不下數萬元，此為全國郵務中唯一之特別狀態，是郵局方面，極應特別辦理，庶幾互謀便利，相得益彰。今以上海之大，僅郵局十有餘所，增設一局，原不為多，或以一局移設各報館集中之所，甚為經濟而最適宜之辦法，尤莫若特

設一局，其組織務期適應事實上之要求，於每晨專辦每月收入數萬元之業務。進一步言，如能將上海北站附近之郵政分局，移設在上海北站內或派員至各報館辦理遞寄之手續，則非僅可免送總局之周折，且能減少其間裝卸手續時間之遲緩，卽在郵局方面，亦可免分局之支出，事屬兩有裨益，此應請改良寄遞者六也。

(二)關於電政者(甲)

重視新聞電，政府以新聞電訊之性質，有因國民公共福利，故減輕納費，以示提倡，乃各電局未能深切了解，以其收費之廉，輒擱壓至最後拍發，如是辦法，何異於一二三四等電之外，另設五等電，此與政府優待新聞電之本旨，絕相剌謬，應請通令各電局，尊重新聞電，務必須隨到隨發者一也。(乙)有線電納費問題，新聞電之納費，不分外省本省每字均納三分，但商電本省較外省減半計算，現在政治中心首都，與新聞事業中心之上海，同在一省，而最多數之本省新聞電，猶以外省計算。未免苛

重，此應請關於本省新聞電，以每字一分五厘計算，又三等急電照章較四等商電加二倍收費，應請關於新聞急電亦按照普通新聞電優待辦法比例收費，其外省每字九分，本省每字四分五厘計算者二也。（丙）無綫電納費問題，明電密電費不同，惟有綫電洩漏之機會較少，無綫電則凡裝有收電機者，皆可接收，故報館爲珍視其尚未發表之消息計，若交無線電台傳遞者，有用密電之必要，否則無綫電在報館殊覺不便。又無綫電之維持費，較有綫爲省，故收費亦應較有線電爲廉，因此二端，應請訂定新聞無綫密電，每字以五厘計算者三也。（丁）長途電話諸問題（一），現在長途電話，對於新聞事業之徵費未有優越之待遇，擬按照普通通話費收取三成，（二）長途電話通話，以十分鐘爲一次，過限打斷另接，此於報界新聞報告消息殊感不便，片段之消息，易滋誤會，而另接能否如期接到，並無把握，請每晚規定時間，專備新聞界輪流通話。（三）現在新聞界在滬甯間長途通話，每月繳費殆數倍於三線之維持費，應請另設三線，專供新聞界使用，而以空閒之時間，供給商用。凡此三端，關於長途電話，應

請電政當局容納者四也。綜上二端，倘荷採納實行，則新聞事業，固受其益，而於國家文化，社會教育，宣傳黨義等事影響尤屬重大。且際此北伐告成，建設伊始，一切除舊布新之政策，更須報紙隨時為之宣導，使人民明瞭當局之用心，與政治之眞相，俾得推行盡利，故國家為建設前途計，為溝通人民與政府之意思計，尤當在交通上予新聞事業以相當之便利，使得完成其上述偉大之使命，則實受其惠者，又豈止新聞同業而已哉。敢請會議諸公，俯賜核准，量予施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交通部不允劃一郵費之原呈

上海日報公會，前以抗爭劃一郵費等事，屢與國府交部接洽，茲知交部業據郵政總局呈復，轉呈國民政府，就中對於劃一郵費，始終未予照准，即其他關於郵電各項之請求，亦多未有澈底之辦法，明確之規定。茲將交部原呈公佈，逐條案舉，俾關心輿論事業者知之，原呈如下：

呈爲陳復關於新聞紙類使用郵電遵經查酌妥辦，仰祈鑒核事，竊於本年九月十二日奉鈞府訓令，以據上海日報公會代表趙叔雍等呈新聞事業使用郵電應行確定各條，列舉陳請指令實行一案，除批呈悉，所請各節，係爲宣揚文化啓發民智起見，應予照准、仰候令行交通部查酌施行可也，此批，印發外，令部查酌妥辦具報查考，等因奉此，並據申報館等具呈到部，當將關於郵政事項令行郵政總局查酌妥辦去後，茲據復稱，遵查該報館等所陳劃一郵費，廢止汽機未通價目，一律按照現在汽機已通價目計算一節，徵之歷來事實，諸以寄費清單，該報館等不無根本誤會、一經郵局查詢，對於寄遞報紙，分列甲乙丙三種，條例具在，報館照章付價，其比例實爲十與一之比例，清單爲郵局內部之事，列舉與否，非局外所與聞，報館但知此爲郵局之定章，而郵局即以不列入清單爲寄費未嘗不劃一，則對於甲乙丙三項之分別，乃爲規定，將謂之何。」茲謹縷晰陳之，郵政寄費清單對於新聞紙類，所列寄費，向係劃一。「案十與一之比例，甲乙丙三項之規定，郵政章程所具載。」從無汽機已通未通之分，自前

費光緒三十一年起爲優待新聞紙起見，特於普通者而外，另訂寄費分爲乙（商務）丙（總包）兩類，乙類資費，係將原定每公斤二角，減收二成，定爲一角六分，其丙類資費，每公斤僅收二分，但以因機車不通之處，必須僱用人力，運費異常浩大，故丙類（總包）報紙之寄遞，祇限於汽機已通各地，誠以當時郵件交火車輪船運寄者，概不付給運費。

「案當時對於輪船仍照徵噸稅總數若干於海關一該項特殊辦法，實爲東西先進諸國前例所無，故向不列入寄費清單。「案東西各國注重發揚文化，且郵政係國營事業，尤當以公濟公，故無論通都僻邑，寄費均屬一律，我國在外人管理時代，強爲分別，不知途程有遠近之分，遠者寄費稍大，而近者獲利實多，乃強分爲汽機已通未通之別，以阻礙我文化，蓋必強爲分別，即在汽機已通之地，由滬至蘇州，與至北平，其運費又不一律，又豈能強爲分別，而此中運費之盈絀，可以知其通盤籌劃之可能矣。」及民國初元，先總理令改訂寄費，對於新聞減半收取。「案此時黨國完成統

一，日報公會正根據總理當日建設之盛心，宏文之盛意而請求。」於是此比例外低廉之總包新聞紙資費，復隨之減半，而爲每公斤收費一分，顧以收費雖然減少，而當時火車輪船運寄郵件辦法，旣與民國紀元以前相同，且所運之總包新聞紙亦不似近來爲數之多。「案此正先總理提創文化，減少郵費之效力，郵局正力求貫徹應不必問所寄報紙之多少」。當可勉力維持，迨至民國八年，各輪船運寄郵件，改按所占面積重量，按實收費。「案是時郵局已有盈餘，且輪船所取者，每次每一公斤洋一分，逾重者每一公斤洋二分而已」。民國十二年各鐵路亦一律開始收取運費。「案是時郵局盈餘已多，火車所取者，每一千里每一公斤洋二厘而已」。頓使郵局該項支出逐漸增加，竟至每年多支百餘萬元之譜。「案民國十四年郵局盈餘多至二百萬元，此後每年盈餘百餘萬不等」。若以歷年之數目統計之，其負担之鉅，已可概見。「案若以郵局歷年之寄費收入統而計之，數尤可觀」。第以新聞紙與宣揚文化有關，故此例外廉價辦法，仍復始終予以維持，該報館等享受特殊利益，歷有年所，已往事實，應熟知之。「案新聞

紙爲社會公共事業，而郵局爲國營事業，實爲同屬公用，要求優待，自屬分內，且寄費本不劃一，焉得謂爲特殊利益」。乃今之所請求者，竟欲以例外辦法，變更規定之章程，雖現行規定之報紙運費，已較東西各國爲低廉。「案卽以日本證之，無論國內何地至於蝦夷沖繩諸北海道，倘以三千公分爲標準，合計五斤，則我之汽機已通者，在同一標準之下，在第一三千公分價相同，其第四千公分以次之寄費，卽昂五厘，而未通者則第一之三千公分，已昂至二十一分，第四千公分以次，更昂至二十一分五厘，懸殊過甚，深爲顯然」。而獨希求其減少，實非郵局所能負責也。今更就局對於運送總包新聞紙所得所付運費言之，各地有汽機已通未通之分，因運送之方法不同，而運費之低昂遂異，邊遠偏僻之區，姑置不論。「案該種地點，文化較遜，本無總包新聞紙寄遞」。卽以上海至成都一路爲例，就下列之表觀之，（表略）郵局對於運寄新聞紙，照現時郵資計算，每十公斤已賠累三元一角六分，若以報館所請收費，每一公斤當賠至三元八角六分。「案卽如郵局所言亦不過每一公斤損失七角而已」。試參觀表

內所列，自上海至漢口輪船運費一項而論，每一公斤郵局須付二角，而取諸報館者，每一公斤只有一角，由此足見寄往汽機已通之最近各處，郵局轉運者，每一公斤郵局已須賠累一角，倘使輾轉寄遞，賠累何止倍蓰。（按報章爲國家推廣文化之政策而謀求減費，郵局但斤斤於局部損益數角比例之參差，且成都自屬遙遠，何得即爲標準，由上海而運蘇杭嘉鎮等處，爲數最多，其付費之損益又若何，即以郵局論爲汽機未通之地點，若距離上海最近之浦河涇及浦東各地，與上海不過一小時之交通，仍須爲未通地點，郵局何不只就此類地點爲計算成本之標準耶。）蓋汽機未通之地，亦何能應迅捷，不能如書籍及他項印刷品只可由慢班遞送，必須專用郵差，往往當日去，往手而歸，往返兩程，概須付費，此項虧損，爲數常屬不貲。（按此正由交通不便之故，試漸以報紙爲灌輸之一途，則教育漸溥，信使交通，必可日多，試觀一地報紙銷數之多少，即可以察文化程度之何如，即此種專差遞送之地，亦爲最少數，而報紙本更不多，郵差亦無幾人，未能舉爲標準。）而各報館在汽機已通之地，皆是照已

新聞紙，如有他法可減少運費者，往往另取他途，並不專賴郵局。「案報館從來以他法寄遞新聞紙，且他法寄遞，例須經過報關等手續，廢時爲多，安有此理，惟間有軍事倥偬之際，郵局往往不按定章收寄報紙，則報館因顧全尊重輿論起見，不能不自起而謀之，以便利於遠地之讀者，迨軍事一平，即復原狀，此蓋正因郵局寄遞之廢弛，不能盡其責任，而報館則不得不犧牲額外之運費與精神有此臨時之措置，此外則向未有另行寄遞之事也」。惟汽機未通之地，無論何種運送機關，其收費決不能如郵局之廉，去年郵局決算，祇運費一項，竟達六百萬元，而除郵差外，其他人員薪水文具郵袋等項，尚不在內。雖其間非盡用諸新聞紙類之運寄，然因運寄新聞紙而用者，其部分較大，可以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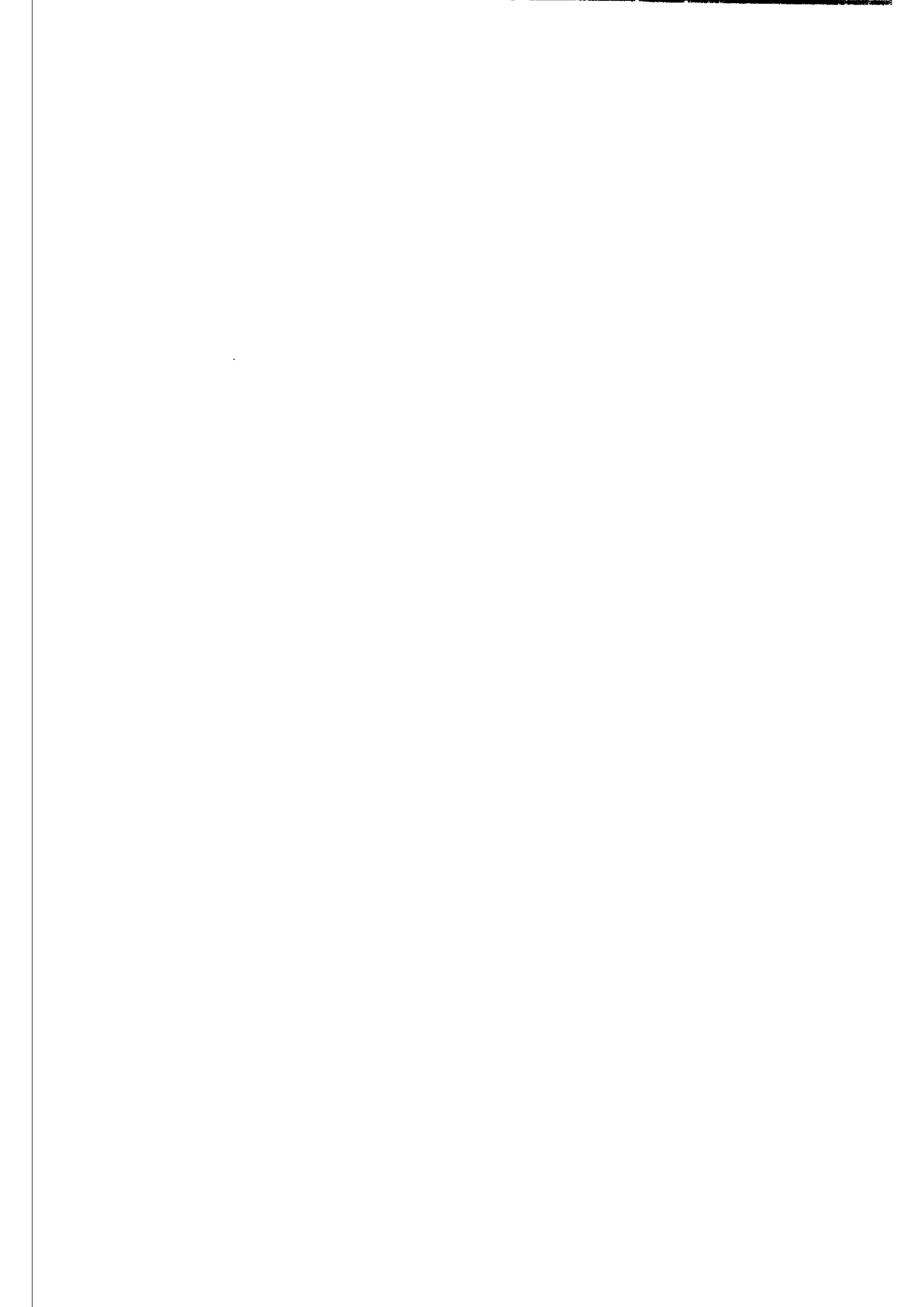
「案郵局平日信件包裹最多，新聞紙以文化之不發達，列於全國寄遞總額中爲絕小之數，謂六百萬元中所占爲大部，殊非事實，且郵局不以真確之統計爲根據，但云可以斷言，尤難徵信」。此郵局對於運送新聞紙運費虧損之實在情形也，近年以來，

郵局經濟，已不如前。「案此為去年軍事期間之特殊現狀，不能定為常例，今年已恢復多多」。因而縮小範圍，撙節費用，僅可支持，去年郵政盈餘，雖有八萬元之譜，而實際所虧，已達百萬以上，緣現時所用物品，均係供應處前所積存，又人員防後金等，亦暫予停辦，若圖彌補，已非百萬元莫辦。且裁減二三等局及代辦八百餘所，縮短郵差萬七千餘里。「案此為郵局通盤籌劃，其得宜與否，不過因軍事期間之緊急情況，而有此權宜縮減之策，在此時期，任何公私業務，多復如此，要為一時之變態」。値此建設伊始，尤應謀恢復原狀，預算需七十萬元，最後雖擬加收掛號及快遞之費，約計所得不過四十萬元，不敷尚鉅。「案公用事業，徒欲苛取於民，早於交通會議中與郵局擬加收教育書籍一案，同為工商部大學院所反對而取消矣。且查議增寄費，但有北京偽政府時代高恩洪長交通時所提出，仍以格於輿論而止，現者統一完成，正圖為人民減輕負担，遽而加價，事屬不宜」。苟如該報館等所請，運資既須減少，郵路又當擴充，雖有巧婦，亦難為炊。「案此一為推廣文化，一為顧及公用，正

爲主持國營事業者所當注意。」一況以我國經濟現況言之，政府既不能歲給郵局以相當津貼。「案國府令交部以推廣文化，而郵局獨謂不能得政府之津貼，且郵局前此歲有盈餘，正足以挹注國庫，何能以軍興以來之特殊狀態，卽責政府以津貼，且現者郵局尙按月報解萬五千元於交部也。」一設將來虧蝕過甚，勢不得不再縮減，其結果不僅報館等之希望不克辦到，且將影響全國交通。「案但爲通盤籌劃之謀，軍事停止，郵件加多，恢復正復易易，何必遽以危詞，聳人聽聞」。再職局對於運費一項，早有深切研究，試以上海而論，交通便利，已無待言。由此寄往各區管理局及一等局之郵件，照普通而言，管理局及一等所在地，當爲汽機已通各處，然卽此汽機已通各地中間經過之旱班途程，總數竟達三萬三千餘里之多。「案此與寄遞報紙無干，且鐵道部正已組織，逐漸築路，則旱班可立時減少，且現在報紙於滇黔等處，銷行絕少，正不足耗及郵局之運費」。至若其他汽機未通偏僻之區，全線均賴人力運送者，其運費之浩昂，更不待言，謹繪具圖表以明概略焉。郵局爲國營事業，固不能專計盈虧，置文化

於不顧，然關係自身前途，「案軍事終了之後，郵局本身，但能善事通盤籌劃，當無發展之理。按諸東西各國之統計，可以概知。郵局既云不能專計盈虧，而結果仍於報界所請求者，深拒固絕，當非置文化於不顧。」似不能不設法維持，今爲兩方面計，郵局擬於經濟可能範圍以內，籌撥款項，增加各路郵班，及改良寄遞方法，務使各報館獲寄遞新聞紙敏捷之效果及文化之宣傳。「案此兩項既無統計，又無規定，令人無從懸揣。」郵局亦不致因之而妨礙前途等情，並繪具圖表前來，職部詳加查核，郵政經濟，近甚困難，該局擬於經濟可能範圍以內，「案數目之規定，若何爲可能，郵局亦未分別具呈公布。」籌撥款項，增加各路郵班，及改良寄遞方法，洵爲兼籌並顧起見，自應准予照辦。至原呈所列，關於電政事項，查新聞電報價目現經本部核減，不論本外省華文明語，每字收費二分半。「案此爲交通部與建設委員會之無線電競爭營業，但無線新聞電每字僅收二分。」長途電話亦正在籌備，在首都與上海間增設電話專線，將來擬專撥一綫，供各報傳達新聞之用。預計三四個月內，即可竣工。

在專線未增設以前，減收電費一節，自應暫緩置議。其新聞電報按照定章，在官電公電急電之後傳遞，與商報受同一之待遇。職部為優待起見，已飭各電局格外注意，惟電話因有時間之規定，及掛號先後之限制，該公會所請，隨到隨發一節，事實上礙難辦理，除分別飭遵外，以有關於新聞紙類使用郵電遵令查酌辦理緣由，理合繕具圖表，備文呈復，敬乞鈞府鑒核訓示祇遵。謹呈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羣。



上海日報公會抗爭郵費經過

上海報界同業向以郵局寄費之不平等，以至邊陲腹地人民，有礙於智識文化者甚大，故久有要求政府改善寄遞郵費方法之請求，惟以歷年以來，當局者每加漠視，迄未得行，今幸黨國統一，訓政開始，交通部本年夏季適有交通會議之召集，維時上海日報公會遂亦召集會議，討論此事，推派代表吳樹人趙叔雍赴京接洽，適兩君被聘爲

交通會議專門委員，按日列席，即在大會提出優待新聞事業使用郵電法一案。（提案見前）同時工商部長孔祥熙，前大學院長蔡元培，鑒於中國工商教育之不振，實由於新聞事業之萎靡，而扶植新聞事業，自當從交通郵電機關入手，故亦先後提案，任交通會議分組審查之際，吳趙兩君，亦分任郵電兩組，與預審查。電政組主任邵曦，對於本案尤表贊同，故審查之際，順利通過，郵政組則以列席者多為郵局職員，輒於營業範圍之內。深致辯論，而趙君與大學院出席代表張西曼工商部出席代表孟以本，咸注重於國家推廣文化之政策，發言較多，結果以原則通過，提付大會。在大會閉會之末一日，討論本案時，廣東省政府代表周[illegible]，更臨時動議，限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實行新章，全體會員多數通過，既而由上海日報公會及申新時時事民國中央、晨報等分別呈請國民政府及交通部，俾早促成。（原呈見前）並由吳樹人趙叔雍赴京、分別謁見中央孫哲生王亮疇于右任邵力子吳鐵城等各委員，瀝陳寄遞報紙拍發電訊應予減費，及其他郵電手續便利各問題，深為中央諸委員所見許、諸委員亦屢次函商，交通

告以國家文化政策攸關，郵電納費，務爲減輕，俾資扶植，其未及面謁者，又皆分別致函蔣介石胡展堂譚組庵張靜江李石曾李協和褚民誼諸委員，咸以爲此事關係至大，應予贊許，旋奉國民政府九零八號批示應予照准，着候令行交通部查酌施行，又分令交部查酌妥辦具報備考，又奉交部第一零一五號批示稱，現正從長討論，以期兼籌並顧等語。即仍由上海日報公會疊電催辦，督促實施，不得於局部損益之間，定考核從違之計，郵電本屬國營事業，以公利公，本無局部損益之可言云云。維時代表等仍與郵政總局總辦兼郵政司長劉書蕃屢次接洽，告以此係國家文化之政策，萬不能與局部營業併爲一談，而劉書蕃則表示郵局之營業減色，支出浩繁，難於爲繼，當令郵局查核帳目再定辦法。代表等謂帳目爲郵局內部之事，減費爲國家文化之政策，應請注意，然終未得要領，代表等繼又晤及王交長，徵其同意，時郵局罷工，甫告平靜，鐵道部又正在組織間，王以事務紛繁，頗感不安，而稱此事自當同意。郵局對於文化，應予提倡，惟此次罷工以來，重定新額，每年超出百數十萬，近年郵局營業，尚無起

色，去年停閉之分局代辦所，均須恢復，爲費均鉅。代表等終應以政策爲前提，王亦深爲見肯，稱此事終須俟郵局統核後，再定辦法，本人前亦辦報，頗具同情，代表知其民國初元曾在上海主辦報紙，政論風發，旣爲同業先進，應具贊助之情，因再訊以前此其本人與中央委員所發表之辦法，謂劃一郵費年需耗款百萬元，擬分三年，每年耗資三十萬元，以圖完成此事。且定約日邀請日報公會派人開議之說，王又謂姑假時日，當約面談，代表等又稱如交部有需會議之處，請於參事秘書中簡員接洽，則明瞭政治，或不致與郵局局部營業之人，同一見地，王亦唯唯，謂自當派比較臨空之人，與公會接洽，即本人有暇，亦可面談云云。代表等欣然以退，而前次晤及李次長仲公時，而陳種切，結果李亦謂郵局之困難，確係事實，惟本人對於此事，當然以政策之立場爲言，決不盡以營業爲主。李蓋前在北京亦曾主辦報紙，均同業中人也。及代表等歸至上海，事爲上海總商會所聞，以現在建設伊始，工商事業，均有賴於新聞之宣傳，故即致電交部，俾早實現，代表等亦正準備一切圖表統計，候交部之定日開議。

乃前日接交部一一六〇批示，對於劃一郵費，始終未予通過，卽退一步言，亦更不値公平遞減之計劃，僅稱業據郵政總局查復，於經濟可能範圍以內，盡量扶植，而交部呈復國府，卽據郵政總局之原呈，內中轉稱報館之要求劃一爲誤會，郵局局部營業之錙銖，中國寄費較世界任何各國爲低廉等，飾詞以對，至其他電報減費，仍不能與無線電一律，專設長途電話，及電話減費等，亦迄未有澈底之辦法，上海日報公會得悉此事，深致不滿，已開會定卽日另呈國府及交部抗爭矣。

查中國報業與世界各國爲比例，最屬幼稚，歐美各國無論矣，卽日本每日全國報紙總銷數一千一百萬份，以人口七千萬計之，六人中必有一人閱報者，中國每日全國報紙總銷但六十八萬餘份，以視倫敦每日郵報之一家每日銷二百萬份者，尙不及其半數，而以人口四萬萬計之，須五百餘人始有一人閱報。此固國家教育程度之落後，亦以歷來政府扶植之未盡其長也，至於寄遞郵費，歐美向無已通未通之別，雖窮邑通都，從無二致，而我則於總包郵件，有已通未通之別，其納費爲百公分一分與一厘之別，

差率至於十倍。而行時附近已通之地，若上海之浦東諸小碼頭，及濟河涇等處，但距通都數里之遙，即作未通計算。又每年但有年終停止汽船十數日清江浦等埠，亦作未通計算，而即此外凡汽機未通之處；尤爲民智蔽塞之區，爲國家文化政策，尤應注意之點。乃郵局獨苛以重稅，此爲日報公會所要求劃一之主因，而郵局方面據劉書蕃所稱，謂此種寄費出於特別優待，故不列入寄費清單，本無不劃一之名，報界要求，有所誤會，不知寄費由郵局定之，而各報館付之，已歷歲時，照價繳費，此固明明郵局所定之寄費，何與於清單。報館既按定章而付之，自然承認此均郵局之價格，列入清單與否，爲郵局本身之事，初不與於寄報付費之報館，今謂其特別從優，不列清單，即本無劃一之處，則試問同一寄報於各埠，此十與一之比例，是否爲劃一耶？又豈與寄信寄包裹之一律，而用爲一定之價格耶？又豈郵局必欲懲窮鄉邊邑之文化？此種定章，實緣當年郵局爲外人所主定，早爲帝國主義之劫持，在外人本無利我發揚文化，推廣教育之心，而今此黨國重新，又豈不急應加以更改者乎。所云根本誤會，正恐郵

局方面，有所云然耳。至郵局方面，又每以自民國八年以來，輪船收費，民國十二年火車收費，報紙又銷行日多，故每年支出百餘萬元，擔負日重。實則郵電等公用國營之事業，本當首顧公用，不宜專講營業，即以收支計之，年歲愈近，需用愈繁，寄遞加多，則收入亦銳增，即以民國十四年計之，收支外尚盈餘二百萬元，舟車雖然取資，其價爲特別約定，所取無幾，（輪船每公斤洋一分，鐵路每千里每公斤洋二厘，小輪每百里每公斤洋一厘半等。）初不妨於郵局之盈餘。後此每年營業總額，約在三千萬元之譜，徒以支配淨盡，遂不得使國家少沐盈餘之利，人民少得擔負之輕，以通盤籌算之法，利推廣文化之資，爲可婉惜者也。又郵局提出成都之報紙運費，謂現在十公斤要損失至三元一角六分，若再照減，勢須損失至三元八角六分，夫成都爲窵遠之區，與京滬交通，至爲不便，而以日報公會之調查，各地報紙，按日以總包運往該地者，爲數至微，今郵局隨意舉例，即以成都而言，豈不引用迪化疏附等爲得乎？然以距離上海至近之漕河涇，南京出城數里外之村落等，均作未通算，則其運費之成

本，又爲何數，究竟報紙在江浙河北等省推行之數，視成都爲何如？此不必明眼人而自然知之。夫日報公會正以成都偏遠，故欲推廣文化，俾其減價，卽郵局之運費收支相抵，亦不過每十公斤多損失七角而已。郵局甯不能於數千萬元之每年營業中，支配此至微之數，以利川滇黔等蔽塞之地耶。又郵局每稱報紙以慢班寄遞，郵差滿載而去，徒手而歸，實多損失，夫苟能以快班運遞，俾遠省人民，得早聞國家之大事，豈不甚妙，今以慢班爲之，已非報界之初衷，至云徒手而歸，則正以當地人民智識教育未盡充分發展之關係，倘每日以報紙灌輸爲補助，則庶幾人民之程度，可漸增加，而郵件之發展，亦自在意中，故日報公會每次呈文，輒稱郵局一時之損益，正卽他年發達之預徵，故卽此七角之費，與其謂爲損失，無甯謂之投資也。證諸歷年以來，各省各埠，察其教育文化之程度，每可於報紙傳遞之多少徵之，爲不誣也。郵局又輒謂中國寄遞報紙，較東西洋各國爲低廉，此實架虛之詞，卽以日本一國言之，同以五斤爲單位，（在我爲三千格蘭姆，在日每一千格蘭姆合一斤十一兩奇，故三千格蘭姆適

爲五斤）以我之已通，與爲比例，第一千格蘭，同取運資三分，而第二千格蘭姆，日取一分五釐，而我仍取二分，已超出五厘，依次類推，報紙以總包寄遞一處，份數必多，則損失可想，至與我未通爲比例，則第一千格蘭姆日取三分，我至取資二十四分。（按三十分八折實收計）而以後第二千格蘭姆以次，我每千格蘭姆須損失二十一分五厘，其數目之驚人可想。蓋假定任何報館，每日有汽機未通地點之報紙一萬五千份者，即每日須損失一百零七元五角。而有汽機已通地點之報紙四萬五千份者，亦須損失至六十元。以我國家生產事業之落後，文化程度之遠遜，每日使報館損失至一百五六十元之鉅，其何以堪，若銷數更多，則損失更大，必有終於不能維持之一日矣。

郵局劉書蕃又云，去年郵局表面盈餘八萬元，實際存料均已用罄，而人員防後僉等，亦予停辦，局所取銷，郵程縮短，故實際爲虧損，實前去年以軍事關係，爲全國統一之前驅，其情勢特殊，有不可以爲定例言者，蓋郵局取盈，多在匯兌包裹，各地多被兵事因而減收，遂致短絀。今年則國家統一，兵事已停，恢復之勢，蒸蒸日上，郵局

何得以軍事頻繁之統計，作爲日常預算之標準，而卽指爲郵局營業不振，無必以執行國家宣傳文化之政策也　至於郵局本身之經營問題所難，自爲郵局整個營業，公用事務應據之步驟，應定之辦法，而今年國情一往，自有已然之勢，不能與優待新聞事業併爲一談者也。郵局劉書藩又稱部國家不能歲給以津貼，故無術以爲巧婦之炊。查郵局本爲發達事業，民國十四年有一百餘萬，卽此後亦歲盈百萬元不等，在至軍事期內，始少中落，現者中落之現象，已經過去。乃以政府令行推廣文化之政策，而郵局據以國家無可補助言詞爲推諉，則殊謬於大體，且近之郵局，每月解萬七千元於交通部，此年十八萬元之數，非郵局營業中之支出耶。交通部爲主管之機關，自應責以報解，而新聞事業，以國家政策之關係，譬以剔一郵資，又何嘗爲不當耶。至於郵局又請，擬加掛號快信諸資，乃甄別教育書籍加價，以爲挹注，此則舍大逐末之事，亦本在交通會議中爲大學院工商部所堅持反對。查我國郵局普通寄資，舉辦以來，已屢次加增，在北京僞政府時代，高恩洪長交通時，曾有提高書籍等擬議，終以格於輿論，

勢不得行，令郵局不謀於本身上整理其數十萬元收入之支配，而尚欲取諸人民公用之間，及教育書籍等費，此非更與國家推廣文化之政策為相背乎？總此諸端，則知郵局之所憑藉，以為不可之理由，事實上的不切實，而或者為暫時的變態，尤不可以為常訓者也。

關於此次呈請，交部批示上海日報公會，以郵局擬於可能範圍以內，籌撥款項，增加郵班，改善方法云云，夫一曰可能之範圍，不知其預算，一曰擬籌款項，不知其支配，豈能以擬於可能之四字，而遽謂盡其優待新聞事業之能事，及新聞電報，現者減價五厘，合為二分五厘，則自交部以建設委員會張主席人傑主持以來，力體國情，減低報費，故不惜減價為營業之競爭，而無線新聞電，每字收取二分，則猶視之為至五厘，滬寧間增設專線電話，部批亦僅云籌備，遙未有期，而減價之說，則未提及。總之日報公會所屬望最殷者，交部竟概未舉辦，而所謂為舉辦者，又為其本身營業之競爭，或迄未有明確之規定，縱上海日報公會之請求，不為主管者所諒解，然國民政

府之批令于前，王交長李交次之接洽於後，重以中央各委員之深加贊許，大學院工商部之先後提案，上海總商會之宏開議論何。上海日報公會誠不知郵政總局，是否秉承交部，仰體國府明令，以執行事務，而國府明令照准之政策，是否即以交通部從違，而遂不貫徹其主張，此則爲日報公會所不能即已而必欲再爲抗爭，以務期其必達於成者也，特以經過情形，及郵電實況，述告國人，及我同業，乞共注意之。

使用郵電案已獲相當之結果

上海日報公會請求交通部，優待新聞事業使用郵電辦法一案，前由李次長仲公來滬，與日報公會代表協商，(一)汽機未通地點之運報郵費，當以郵局一時力有未逮，暫先自每百公分八厘減至六厘。(二)新聞電費減價，已於十月一日每字自三分減至二分五厘，再圖議減。(三)滬甯電話專線，已在設立，電話減費一節，俟新線成立，再

另訂辦法、(四)其他郵班寄遞等事，另與郵局逕行洽商。上述四項，業經議定，日前公會代表趙叔雍吳樹人晉京，面謁李仲公次長，交部已決定將汽機未通地點之郵費，減至六厘一節，準於十八年一月一日實行。並通令郵局遵照。擾攘多時之電郵爭持，至此暫告一段落矣。

新聞記者優待條例草案

國府現將檢查新聞條例取銷，並因首都新聞記者聯合會，前開執監聯合會議，已將中國新聞記者優待條例草案，審查通過，呈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核准，已將草案原文披露如左：

（第一條）凡中國新聞記者，均得受本條例之優待、（第二條）新聞記者監督政

存，領導民衆，在正義法律範圍之內，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權。（第三條）新聞記者，承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之指導。（第四條）新聞記者言論與記載，如有失檢之處，第一步受黨的勸告更正。第二步受黨的警告悔改，第三步受黨的嚴厲制裁。任何當局，不得隨便直接干涉。（第五條）新聞記者在軍事戒嚴時期之地區，關於軍事消息，應受戒嚴當局之檢查，以防軍事洩漏，但言論與非軍事新聞之記載者，仍不受任何拘束。（第六條）新聞記者向各級黨務政治軍事機關，及民衆團體採訪新聞時，各該機關團體，不得藉故拒絕。應一體優待之。（第七條）新聞記者履行職務時，凡水陸來往，持有全國新聞記者聯合總會執照，應受交通上之頭等免費優待。（第八條）新聞記者所發之新聞稿件。電稿，一律以急電視之，其電費則照通常電報四分之一實收，無線電同此，郵稿一律以快信視之，其郵費以平信計之，長途電話與無線電，新聞記者爲傳遞新聞，均得優先應用。（第九條）新聞記者所發稿件，受第八條之優待者，以純粹新聞稿爲限，如有非新聞語句者，照常納費。（第十條）凡中華民

國郵政局，認爲新聞紙類之刊物一律以快信視之。（第十一條）新聞記者，如遭軍警之當局之逮捕侮辱，檢察官應提出嚴厲之檢舉公訴。（第十二條）本條例解釋之權，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全國新聞記者聯合總會。（第十三條）本條例呈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核准公布之日起，發生效力。（第十四條）本條例爲適應事實必須修改，特在全國新聞記者聯合總會未成立以前，暫由首都新聞記者聯合會，呈請中央國府核准云。



蘇報呈請優待新聞事業

江蘇各縣報界，以各縣新聞事業缺乏相當保障，同時關於新聞之採訪，消息之傳遞，以及新聞記者其他業務上各項事宜，政府亦未訂定予以特殊便利之辦法，致新聞事業，發展殊感困難，特於各縣報界代表會議提出討論，經出席代表公決，分呈中央國府、請求擬訂保護新聞事業條例，頒布優待新聞記者辦法，實行黨綱確定之言論出

版自由，同時具呈內政部江蘇省政府省指委會，請求先行頒布明令，保護新聞事業，優待新聞記者，關於交通部分，另行專案具呈交通部，請求訂定交通機關優待新聞記者辦法，飭屬一體遵行，茲分錄原呈於下：

呈中央國府　呈為呈請訂定保護新聞事業條例，頒布優待新聞記者辦法，實現黨綱確定之言論出版自由，以資宣揚文化，發展輿論事，查新聞事業，為輿論之代表，宣傳之利器，與一國文化及政治之盛衰有至密切之關係，徵諸近世歷史，例證至多。現值革命告成，全國統一，訓政開始之際，新聞界對於宣揚文化，發展輿論，所負責任，因愈見重大，而政府對於新聞事業，似亦應特別加以扶持保障，以促其發揚進展，俾得適應時代，恰盡天職，九月十六日，江蘇各縣報界代表會議，在無錫開會，出席各縣代表，僉以中國新聞事業，尚在幼稚時代，較諸歐美各國之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正有賴於國家之提攜扶持。乃徵諸各地報界現狀，雖言論出版自由，載行黨綱，而各地報界動受摧殘，毫無保障，此外關於新聞之採訪，消息

之傳遞，亦尚未訂定予新聞記者以特殊便利之辦法，以致進步濡遲，毫無生氣，非特不能與歐美各國相追隨，且不足與黨治下之新局面相適應，因此一致感覺，有請求政府酌予優待及保障之必要、當於九月十八日上午第二次大會提出下列各案。（甲）關於待遇事項者，一．蘇州新聞記者協會提議，新聞記者應享受交通上之特別優待案，二．無錫報界協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提議，改善新聞記者待遇並請求保障地位案。（乙）關於保障事項者，一．江陰報業公會提議請求中央國府通令全國，遵守黨綱確定之言論出版自由案，二．江陰報業公會提議請求中央國府訂定保護新聞事業條例案。三．鎮江新聞記者聯合會提議請求擬訂新聞記者保障條例，呈明國府核准，明令頒布施行案，四．常熟日報協會提議請擬訂報紙條例，以資保障案，五．蘇州新聞記者協會提議，行政官廳，如須逮捕新聞記者時，應先將逮捕理由，通知各該地報界團體，不得非法逮捕，如遇非常特別事故，應於事後補行手續案，當經分別併案討論，由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特派指導員之指導，蘇州江陰常熟武進吳江太倉南通鹽城興化高

蘇無錫十一縣代表等二十四人，公同議決，歸納各案要點，疏述理由，呈請鈞府酌量採納，訂定保護新聞事業條例，及優待新聞記者辦法，明令頒布，俾各地新聞界得受相當優待及保障，以資漸謀進展，恪盡其代表輿論，宣揚文化之天職云云。（下略）

呈交通部　呈爲呈請核定交通機關，優待新聞記者辦法，通飭遵行，以資扶助新聞事業，發展輿論，宣揚文化事：（中略）徵諸國內現狀，關於新聞記者業務方面，並無訂定予以特殊便利之辦法，雖最近鈞部核定上海日報公會之呈請，於郵電部分，酌予新聞記者以優待，惟水陸航路舟車往返，仍未能規定予新聞記者以業務上之便利，因此均感覺有請求鈞部擴充優待範圍之必要，當於九月十八日上午第二次大會，由蘇州無錫兩縣代表提出下列二案：（一）蘇州新聞記者協會提議，新聞記者應享受交通上之特別優待案，（二）無錫報界協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提議，改善新聞記者待遇，並請求保障地位案。其內容關於交通部分者，大致包括下列各項要求，「（一）新聞記者於履行職務時，凡佩帶合法省報界團體之證章，並携有省報界團體給予之業務憑證者，遇

水陸舟車往返，得受交通機關之頭等免費優待、(二)新聞記者所發之新聞稿件電稿，一律以急電視之，其電費則照鈞部核定上海日報公會請求優待辦法，每字實收二分，長途電話及無線電，均隨到隨發，照加急電辦理，電費實收二成，郵稿一律以快信視之，郵費照平信計算。當經併案討論，由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特別指導員之指導，蘇州江陰常熟武進吳江太倉南通鹽城興化高郵無錫十一縣出席代表等二十四人公同議決，除分呈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請求明令頒布保護新聞事業條例及優待新聞記者辦法外，關於交通部分，另行專案呈請鈞部核定交通機關優待新聞記者辦法，明令頒布，通飭各主管機關一體遵行。(下略)另呈內政部省政府省指委會文與呈中央國府原文內容相同，從略。

新聞紙及通信社指導條例

新聞紙指導條例　第一條，本條例根據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指導科職務第三項規定製規之。第二條，各縣市黨部宣傳部得適用本條例指導本縣市內之新聞紙通訊社。第三條，各地之新聞紙及通訊社須向各該地之最高黨部宣傳部登記。第四條，各地之新聞紙及通訊社須經各該地黨部登記備案。第五條，各地之新聞

紙及通訊社除遇該地戒嚴時期須受檢查外，其平時只須絕對受各該地最高黨部之監督與指導。第六條，各地新聞紙或通訊社須按期寄送全份於省及所屬黨部宣傳部審查。第七條，各地新聞紙及通訊社須儘先登載黨務消息。第八條，各地之新聞紙及通訊社如有下列之錯誤者均須加以相當之處分：（一）登載違反本黨之反動言論或消息；（二）故意造謠釁亂登載不確實之消息；（三）登載挑撥社會惡感之言論或消息；（四）登載掩護反動派之言論或消息；（五）登載洩漏黨部秘密之消息；（六）故意拒絕登載黨務消息。第九條，凡犯第八條之規定者分別情形予以下列之處分：（一）警告；（二）自行申明；（三）停刊一星期；（四）封閉。第十條，黨部不得干預各新聞紙通訊社之營業事務。第十一條，如執行第九條各項處分時，須先請省宣傳部核准，然後通知各該地行政機關辦理。第十二條，各地之新聞紙通訊社如有成績優異，為黨宣傳十分努力者，得呈報省宣傳部請予嘉獎或贊助其發展。第十三條，本條例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省宣傳部提出省指導委員會修正之。第十四條，本條例經省指導委員